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

何仲簫編

文海出版社
印行

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目次

上集

圖像

遺像一

遺像二(經商時攝)

遺像三(留學日本時攝)

遺像四(在滬經營革命時代)

遺像五(滬軍都督時代)

遺像六(民元南京政府時代)

遺像七(民元在杭與諸同志歡迎孫大總統)

遺像八（工商總長時代在北京農事試驗場攝）

遺像九（癸丑後在日本助總理規劃革命時代）

遺像十（遇害以後）

王一亭先生繪英士先生肖像

王一亭先生繪英士羣戲圖

沈玄廬先生題英士羣戲圖

故居（在浙江湖州府學前）

誕生之處

被難之寓所（在上海薩坡賽路十四號）

被難之客室

墓景一（全景在湖州碧浪湖畔峴山麓）

墓景二（墓道全部）

墓景三（墓道之第一階）

墓景四（墓道之第二階及墓穴）

墓景五(自池側望墓門)

墓景六(墓後山巔之雄跨亭)

杭州湖濱公園之英士先生銅像一

杭州湖濱公園之英士先生銅像二

英士夫人

英士先生長子祖華

英士先生次子祖蘇

癸丑失敗後至民國五年間朝夕相處之三同志遺像

周淡游 丁景梁 余建光

英士先生前欣賞之物(宜興砂器附題字)

遺墨

致蔣士書

神戶旅次致周淡游等書

抵大連後致諸同志書

在大連致諸同志書(大字二號)

在大連致諸同志書(大字三號)

大連病中致徐忍如書

在大連致諸同志書(大字五號)

致諸同志報告大連日官廳橫加干涉書

致周漢游等報告大連方面失敗情形書

致徐忍如書

致石黎書

致覺生書

書贈蘇飛長者聯

胡漢民先生序

邵元冲先生序

陳果夫先生序該序刪去

編者序

例言

卷一 傳述

年譜初稿何仲蕭

革命小史鄧元沖

癸丑後陳英士先生之革命計劃及其學略蔣中正

肇和戰役實紀鄧元沖

被刺案情概要蔡寅

軼事

卷二 遺著

就職通告

致張勳招降書

撤南京文

撤浙江福建文

議建臨時政府通電

呈大總統請取消滬軍都督名位文

附錄 孫大總統挽留滬軍都督陳電一

附錄 孫大總統挽留滬軍都督陳電二

附錄 爲滬督廢置問題上政府書譚人鳳

附錄 傷革命犧牲

爲辭職事與共和建設會等二十餘團體書

爲財政事覆熊希齡電

爲唐內閣辭職通電

爲同盟會辯評通電

痛斥參議院議員通電

解職宣言

附錄 歡送陳公頌詞 工商勇進黨

附錄 歡送陳公頌詞 實業聯合會

附錄 代表滬防將士送陳公文 李顯謨

附錄 上海市民歡餞陳公序 李平書

附錄 歡送陳公頌詞 滬防編字營

討袁宣言

二次革命檄北軍文

致上海領袖領事書

致黃克強勸一致服從中山先生繼續革命書

大連旅次致勤士藹士書

台中九旅次致果夫書

致果夫書

卷三 語錄

卷四 殉國唁詞彙錄

行狀

卻元冲

唁電

團體

浙江參議院一

浙江參議院二

浙江參議院三

神戶華僑

東京中華革命黨支部

兩院浙籍議院

怡朗中華革命黨支部

菲列濱中華革命黨支部

菲列濱第二支部

舊金山中華革命黨總支部

甲必地中華革命黨支部

國會議院

留日學生總會

小呂宋宿務埠中華革命黨支部

小呂宋救國

團

個人

許世英等

褚輔成

王文慶

黃

吳

范賢方

葉獨醒

呂公望

岑春煊等

黎元洪

周鳳岐

居正等 張翹

祭文

團體

浙江參議會

個人

沈澤體 譚人鳳 顧乃斌 王文慶等 戴傳賢 李警衆 胡漢民等 胡碧澄 盛碧潭 范賢方
蔡寅等 蔣介石 嚴振聲 呂公望 申種 錢選青 鈕永建 管鵬 先生之友 喬紫陽等
向楚 徐朗西 周瑾瑜 居正 陳其文 陳其煊 孫文

輓額

沈渠汀 沈應巒 沈樹人 沈在善 沈毓麟 湯化龍 湯復和 潘國華 章瑜笙 譚荷青
許玉農 廖仲凱等 顏冠三 馮祖瑛 王寵惠 趙伯康 楊虎等 楊伯泉 楊兆鑿 楊兆鑒
丁人傑等 戈朋雲 虞和德 呂公望一 呂公望二 史庚身 吳必昌 吳思豫 吳學堯 吳學釗

閱詠沂 俞肅齋 朱介生 伍廷芳 徐璞誠 徐 棠 劉松齡 張書紳 張子敏 姚文哲等
 姚本泉 陸樹基 陸同源 陳其采 陳廷凱等 陳季封 孫 文

輓聯

團體

淞滬警務同人聯合會 湖州旅滬公學 浙江憲兵第四連全體士兵 浙江警廳全體職員 浙江第六
 師副官處 浙江省議會全體 浙江參議會全體 淮屬旅滬同人 環球中國學生會 新浙江報社
 競立公學 競雄女學 越南東京同人 嘉興王江涇鄉自治職員全體 南社同人 中華革新報社
 中華革命黨日理支部 中華將校招待所 開北慈善團 開北紳商學界 鐵道協會 復旦公學
 民意報同人 民信報同人

個人

游運熾 沈 濱 沈濟清 沈宏顯 沈祖章 沈祖綿 沈士達 沈其泰 沈其來 沈聯桂
 沈醉僧 沈在善 沈鈞儒 沈鈞儒等 沈耕莘 沈積詠 沈秉模 沈毓麟 沈仁壽 沈俠民
 沈彙源 沈承源 汪洪芝 汪誠耀 汪庚年一 汪庚年二 汪遵遠 汪克銘 汪齡生等 汪蘭皋

汪子周 汪鏡清 洪兆麟 湘君 湯濟滄 湯武爲 湯增璧 湯金 涂恩澤 涂德芬等
 潘潤祥 潘謀光 潘殿熙 潘月樵 潘國楨 潘國華 潘國綱 梁興業 梁國棟 梁鍾漢
 梁少文等 宋輯先 宋徵儀 家華 宛廣潤等 安健 龔肇治 龔鎮鵬 章炳麟 章世嘉一
 章世嘉二 章彬 章增森 章曇 章保世等 章乃焜 童堯山等 童杭時 童晏球 童保暄
 譚心休 譚惟洋 譚人鳳 譚制虜 許文紹 許震亞 許世欽 許成 許農 許崇智
 許德宗 許繼祥 謝雲璫 謝震 謝碧田 謝大湖等 謝翰聲 謝鼎 卞永璋 高一某
 高亞東 高頤孫 高錢瑜 高仰山 高小劍 郭燊等 郭城 郭以元等 龐元激 應夢卿
 應磐 應兆松 廖廉能 廖劍公等 唐毅 唐支厦 唐乃康 唐繼堯 文富彬浦鐵 顏立才
 顏也懋 方漢城 方潛 方滄海一 方滄海二 方於笥等 方震歐 施方白 施偉 玄嬰
 凌祖壽 凌霄等 凌強等 姜渭等 姜憲武等 鄭憲武一二 鄭守祥等 鄭權 鄭笠父
 鄭師德 鄭際平 馮汝良 馮祖鑾 馮遜 曾尙武 曾鏞 曾膺愚 曾傑等 曾貫吾
 顧宗深 顧宗况 顧餘 顧鐸 顧企韓 顧乃斌等 祝震 祁耿寶 祁本初 平 扶
 雷家駒等 慧庵 王漢江 王漢強等 王寵惠 王篤 王章頌 王文慶 王文藻 王慶庭等
 王炳日 王煒 王震 王正廷 王克華 王桂清 王樹枏 王連德 王有才等 王貞安

王觀光等 王則民 王國棟等 王公衡 王延初 王仲清 王 鍵 王鳳飛等 王民貴 王續
 王維鏞 邢鍾翰 于 三 于均生 于右任 趙文衡 趙祖望 趙志陸 趙英育等 趙巖
 趙念伯等 趙筱軒等 趙毓鑿 趙 稱 趙鵬飛 趙鵬飛等 趙 璧等 彭澤民等 彭養光一二
 彭泰元 彭素民 袁 毅等 袁開科等 袁希洛 戴天球 戴傳賢 耿 毅等 耿觀文 燕 翼
 黃守正 黃 實一黃 實二黃競白 黃應達 黃天評 黃元秀 黃志鈞 黃榕福 黃鬚因
 黃 興一黃 興二黃中瑟 黃人杰 黃 鄂一黃 鄂二黃金鎔 黃毓材 黃伯羣 黃復生
 黃 紱等 杭愛山 杜天健 杜醫生 杜 英 杜師牧 杜師預 林世傑等 林世傑等 林
 林百舉 林學衡 林德軒 楊文郁等 楊文蔚 楊庶堪 楊 燧 楊雪卿 楊天驥 楊 超
 楊 聲 楊 愷 楊長元 楊映章 楊山立 楊企孚等 楊公偉 楊季重 楊作樾 楊伯泉
 楊兆鑒 楊兆崑 楊嶽離 楊乃榮 楊紹蘭 楊子霖等 樓聿新 柏文蔚 柳棄疾 李 鑾
 李六更 李文輝 李煒章 李雲夔 李雲卿等 李雲和 李玉昆 李元白 李執中等 李 黃
 李 恭 李 鑿 李桂芳等 李乾玉 李次九 李成暉 李振亞 李叔謙 李華棠 李國定
 李顯謨 李鼎浙 李鍾珏一李鍾珏二李仁壽 李徵五 李維賢 來偉良 歐陽豪 歐陽振聲
 東武劍郎 曹斌一曹 斌二曹祖彬 曹亞伯 曹 篤 曹任遠等 曹鳳笙 曹鳳儀 粟無忌

左世炎 胡漢民 胡玉珍 胡聘臣等 胡朝陽 胡恩 胡仁清 胡維金等 胡水翼等 夏之時
 夏琦 夏壽華 夏尙聲 夏國鈞 夏鍾澍 夏純 韓恢 盛碧潭 盛邦彥 丁文龍
 丁士杰 丁其燮 丁克濤 丁維汾等 丁造 丁建南 裘紹 悼華館主 上官邦彥一
 上官邦彥二 馬名驥 卓觀瀾等 虞和德 盧治安 盧相湯 盧鍾嶽 盧佛眼 裴宗益等
 裴定一 悲憫生一 悲憫生二 范宗城 范昶 范雷 范天平 范樸 范賢方 華彥雲一
 華彥雲二 華玉梁 葉復南 葉健夫 葉騰 莫永貞一 莫永貞二 莫若痴 葛敬恩一 二 葛傳賦
 葛尹 董鑿 董福開等 董亞舒等 董持嚴等 蔡濟民等 蔡寅 蔡公時 蕭炳章等
 蕭光禮 蕭髯公 蕭鍾俊 蕭仲祁 莊之盤 莊桂榮等 莊景仲 蔣清瑞 蔣著卿 蔣天穎
 蔣萃琛 蔣介石 同濟 嚴守銘 嚴振家 嚴振聲 嚴葆仁 嚴彝等 單芳潤 史建本等
 喻澤霖 喻兆元 哈在田 呂衷和 呂樹藩 呂公望一 呂公望二 呂衡等 呂月屏 吳江左
 吳瀚 吳文龍 吳炳生 吳永潯 吳玉 吳堪 吳丙生 吳大洲等 吳爾脩等 吳光
 吳駿英 吳藻華 吳芝瑛一 吳芝瑛二 吳觀瀾 吳夢騎 吳忠信 吳鳴庚等 吳景濂 吳昆三
 吳巍 吳錫永 吳鍾鎔 吳學堯等 吳學釗 吳筱舫 吳佩璜 吳皋民 吳殿揚 吳繼元
 吳陵等 時寶官 易宗夔 易宗周 易家鈞等 畢靖波 畢焯 瞿鈞 睨 觀 睨 觀等

田桓 田桐 田稔 田毓衡 思痛 閔浩 閔祖培等 闕鈞 關麟書 崔仰之
 羅榜辰 羅傑 羅得勝等 金淦 金治培等 金會同 金鐵軍 金維繫 金維南等 錢潮
 錢剛 錢少蓮 錢選青 錢鴻鈞 鍾憲欽 鍾冰 鍾玉田 鍾英 鍾山 鍾劍
 鈕家蒼 鈕家蕃 鈕永建 余光凝 余贊衡 余冠澄等 余性良等 俞濤 俞淵 俞煒
 俞景朗 俞鳳韶一 俞鳳韶二 俞鳳韶三 僧希能 公孫長子 翁耀僧 管應啓 管朋 竺鳴濤
 朱海山 朱宗良 朱良才 朱福恩 朱元嶽 朱增濟等 朱惠瑛 朱光斗等 朱光奎 朱卓文等
 朱葆康 朱蘊章 朱劍俠 朱廷燮 朱重明 朱自強等 毛福全 先生之友 嵇如冲 程天遂
 程思洛 程壯 香山老人 黎揖遜等 魏斌 魏夫 魏子浩 焦忠祖 傅文郁 傅范翔
 傅典藩 傅彝 傅仲三 傅丹如 何唐志義 何玉龍等 何天炯一 何天炯二 何嘉祿 何亞希
 何成濟 何錫康 邱子寄 任錫藩等 倪寄生 倪剛吼 仇鸞燮 樂挺志等 射陽烈士後裔
 鄧振磐 血痕 向瑛等 向楚 德山等 徐濤 徐宗鑑 徐謙 徐一龍 徐霽生
 徐琳等 徐璞誠 徐功金 徐振中 徐步丹 徐蘇中 徐景驥 徐則恂 徐思防 徐疇
 徐劍秋 徐公覽 徐稚秋 徐行等 徐翼等 徐豫發 徐建侯 徐忍茹 徐紹楨 徐承庶
 殷振亞 劉鴻材 劉灝 劉韻琴 劉三 劉世傑 劉世傑等 劉樹楷 劉若擊 劉英一二

劉思英 劉創民 劉學詢 劉德澤等 劉德裕 劉少舫 劉強夫 劉民畏 周應時 周文烈等
 周 斌 周善培等 周之棟等 周肇昌 周震麟 周 珏 周來之等 周友樸等 周駿彥
 周日宣 周思鎬 周廷華 周竹三等 周伯馨 周培箴 周從聖 周鳳岐 詹大悲 詹子仁
 包延爵 包延佩 熊克武 尹子遠 居 正 槃 于 藏汝鑫 張淡烟等 張 潔 張 浩一
 張 浩二 張海濤 張宗海 張之權等 張心蕪 張心蕪等 張啓垣 張祥三 張祖訴 張永森一
 張永森二 張元齡等 張 達 張嘉森 張 棟 張百麟 張 翅一 張 翅二 張才斌 張 熙
 張 嘈 張昭漢 張人傑一 張人傑二 張金鎔 張鍾濂 張 岳等 張伯岐 張德全 張兆辰
 張書紳 張 羣 張紹光等 張承樞 費公直 章以黼 邵元冲 邵兆中 姚文哲等 姚 霽
 姚志道等 姚正孚 姚兩平 姚樂道等 姚復學 繆啓賢等 陸 鴻 陸壽章 陸熙成 陸同源
 陸學文 陸頌橘 陸重光 陸乃大 陸費達 陳 漳 陳 滋 陳海南 陳寄浮一 陳寄浮二
 陳家鼎 陳文選 陳方度等 陳 榮等 陳炳華 陳祖瑤 陳祖燾 陳一夔 陳素卿 陳志洵
 陳志廣 陳去病 陳其煊一 陳其煊二 陳其林 陳其業 陳其器 陳其采 陳其佐 陳其熊
 陳匪石等 陳惠疇 陳南陽 陳克培等 陳 揆 陳紫楓等 陳 莘等 陳 英 陳時夏
 陳明善 陳 鑑 陳欽安 陳廷凱等 陳 白 陳自新等 陳民鐘 隱 農 孫 江 孫洪伊

孫澐 孫涵等 孫文彬 孫武 孫志僅 孫鼎 孫貽棠 孫伯康 孫乃泰 孫繩武

孫縱橫

輓詩

團體

南洋中學

個人

湘君 潘公展 汾南漁俠 許蘇民 高爾登 鄭素兒 馮成蹊 邢鍾翰 燕翼 樸庵
查左青 柳棄疾 李勁 李警衆 胡仰維 盛春浪 嚴庸 明彝居士 朱之洪 劉筠
槃于 張心蕪 姚汝霖 石谿詞客



像 遺



(攝時商經) 二 像 遺



(攝時本日學留) 三 像 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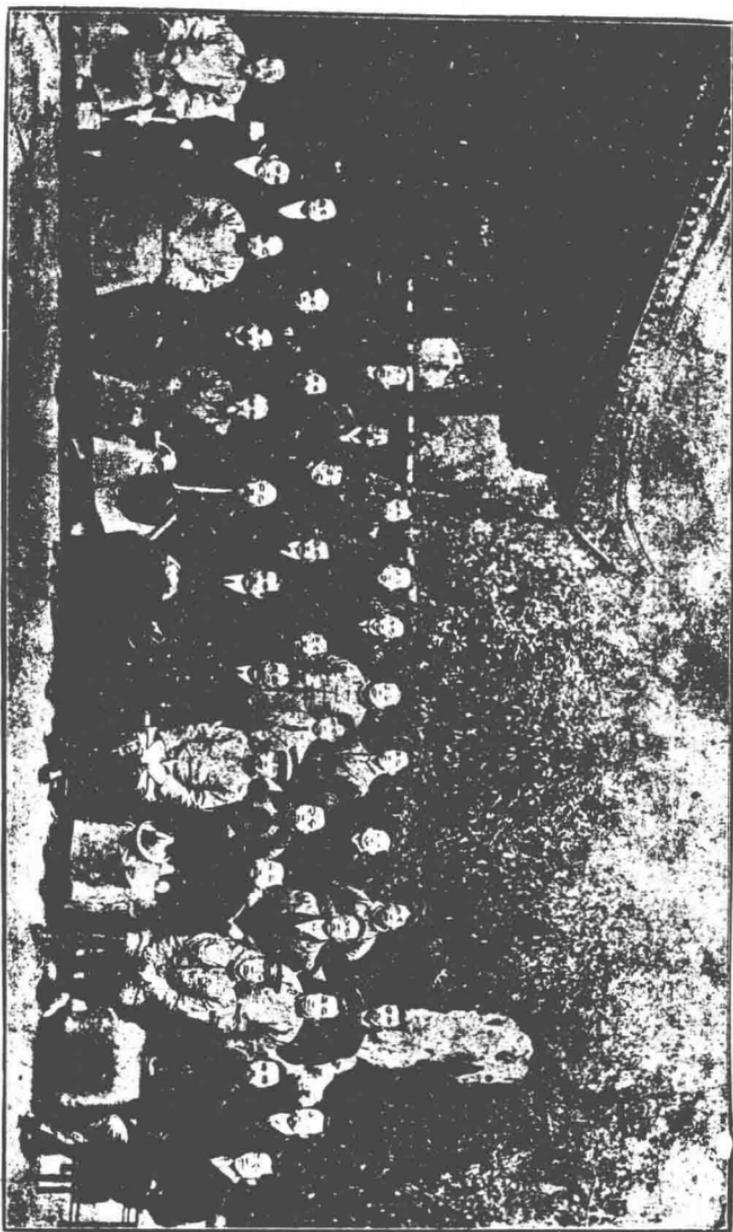


(代時命革營經滬在) 四 像 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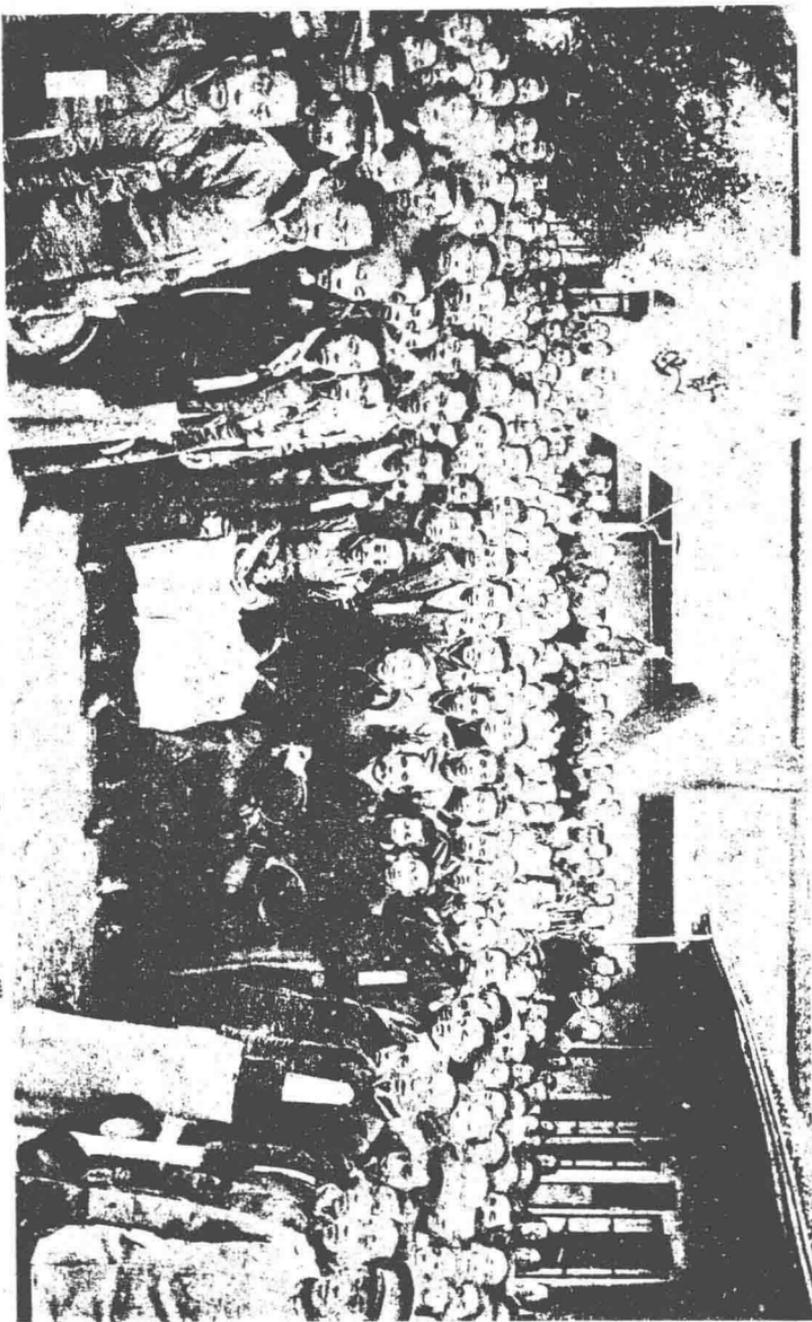


(代時督都軍滬) 五像選

(代時府政京南元民)六像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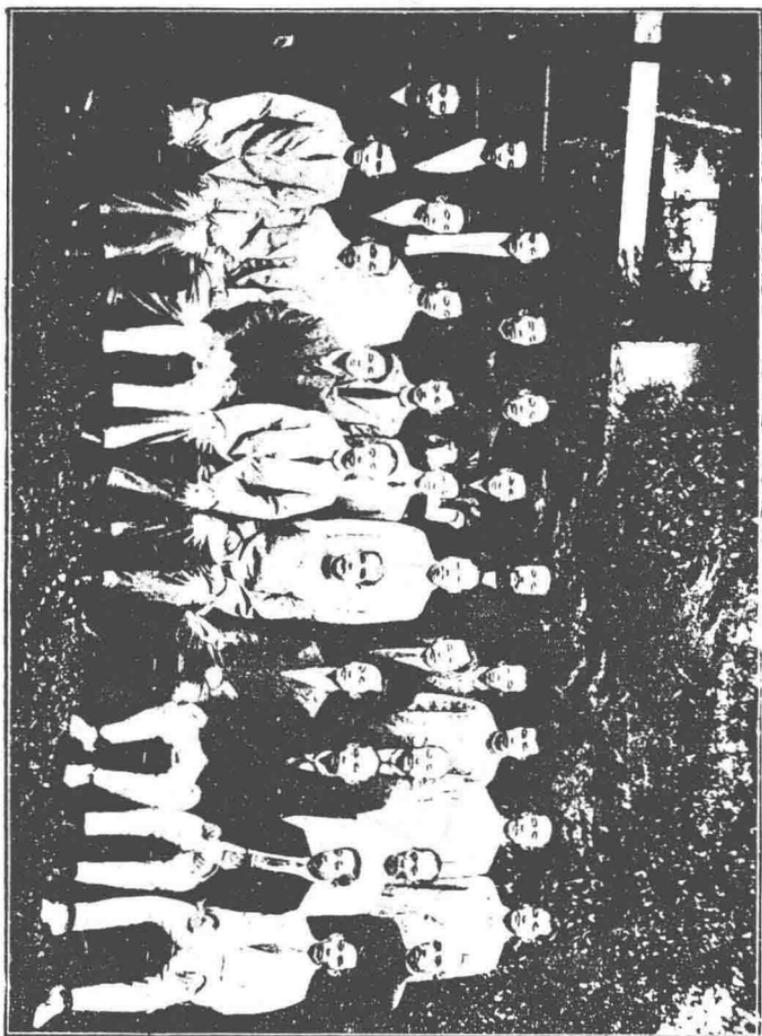


祝總大孫迎歡志同諸與杭在元民（七像遺）





(攝場驗試事農京北在代時長總商工)八像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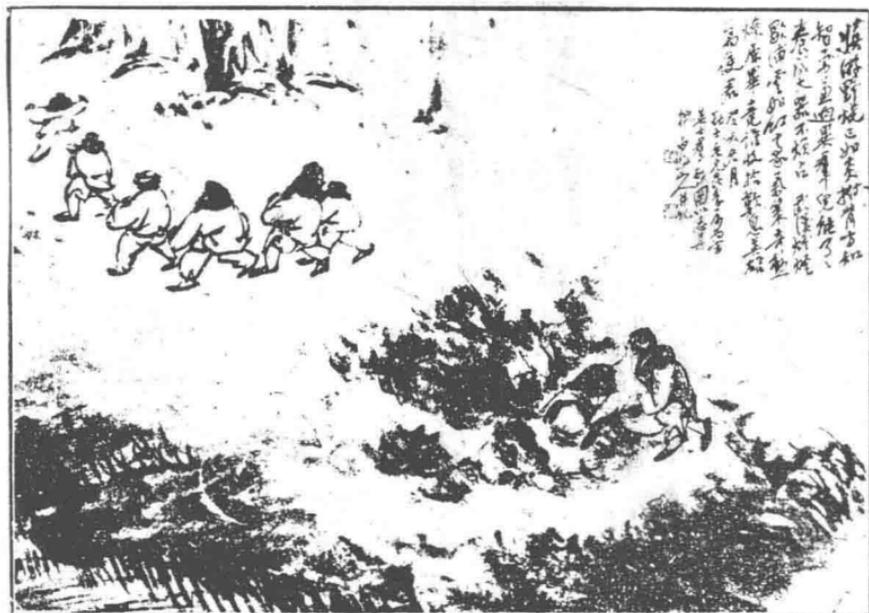
遺像九（癸丑後在日本總理劃革命時代）



（後以害遇）十像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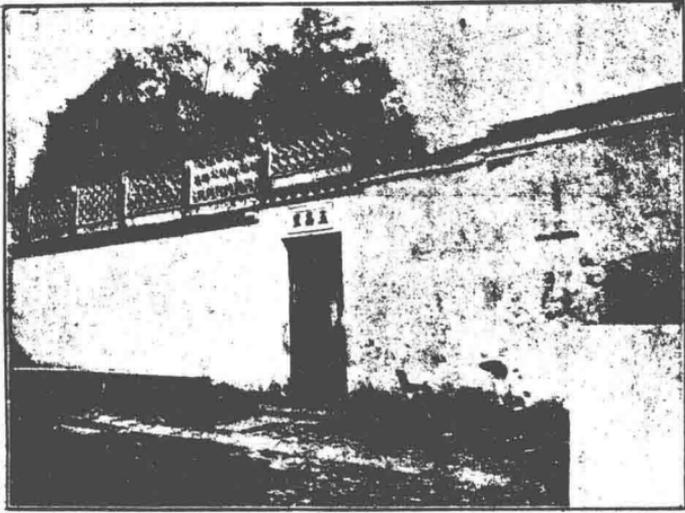
像肖生先士英繪生先亭一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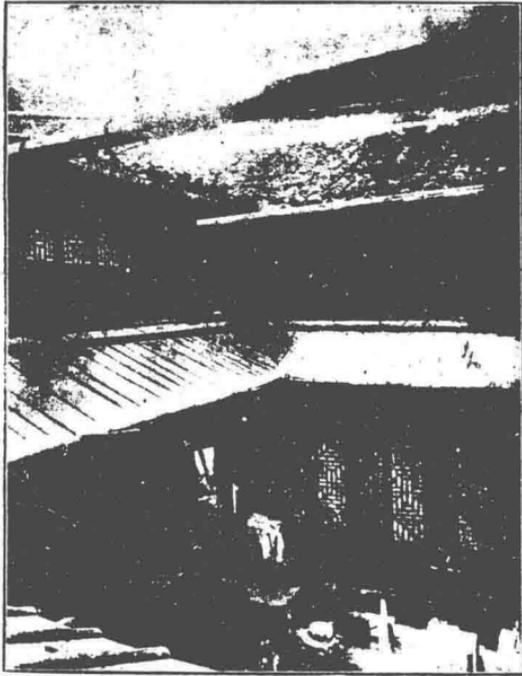
圖戲羣士英繪生先亭一王

英士剛八歲底冬季，有一天和八九個小孩子在湖邊一個海島地方玩。風動草枯，玩了一陣，想出有趣的玩法來，就找了一個火種，背着風，分頭燒起枯草來。頃刻間，風拉着火，吹着風，小孩子旋着草，火又拉着小孩子。天驕膽拿，正吼着玩得有趣，忽地小孩子中間一個摔倒了，火勢一讓就撲過來了，衣服燒着了，大家都跑了。這個燒着的小孩子拚命地叫，聲音中被火舌頭佔去吞了。正危急間，忽地又有一個小孩子衝開火圍，直燒場撲在那個燒着的小孩子身上，抱住他，用風滾出火圍去，兩個站了起來，沒有傷。

這則燒場的小孩子是沈玄廬先生所記。
英士幼年時事。



前學府州湖江浙在)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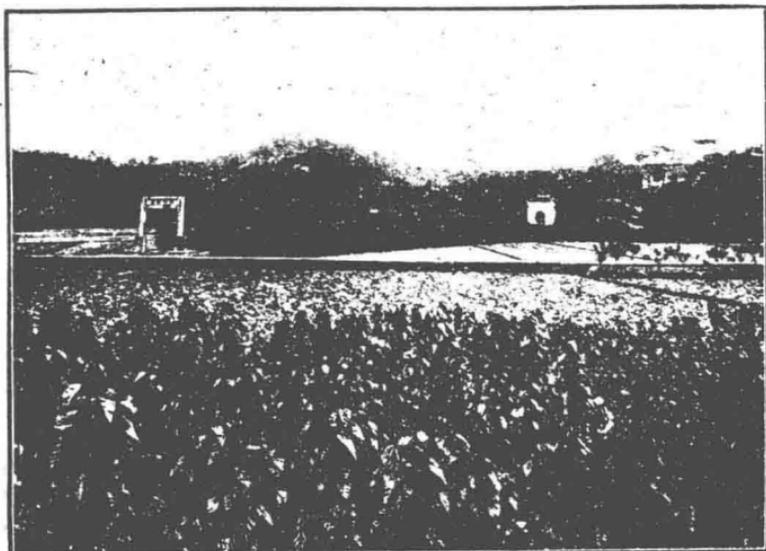
處之生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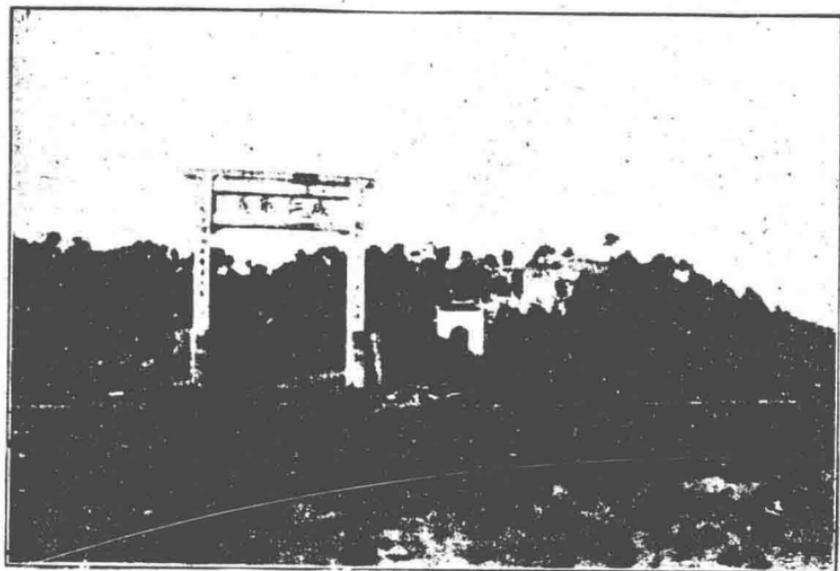
號四十路賽坡薩海上(在)所寓之難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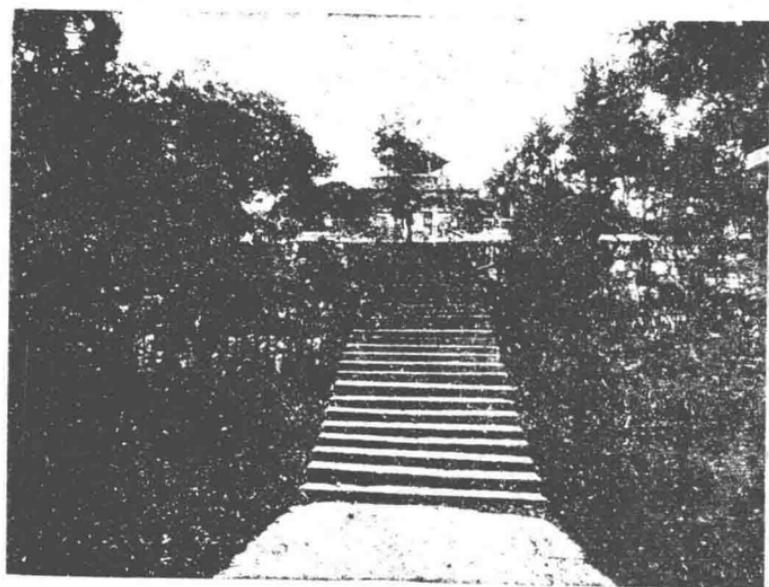
室 客 之 難 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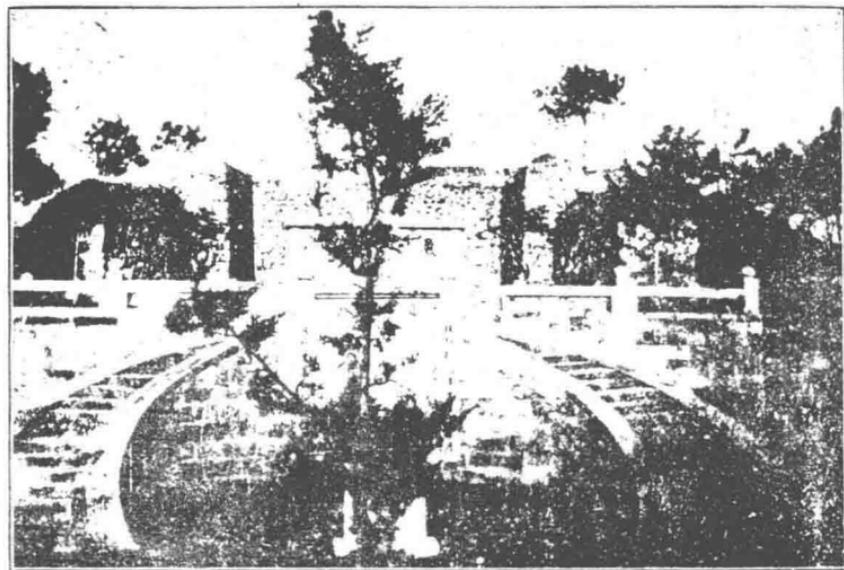
(麓山峴畔湖浪碧州湖在景全)一景墓



(部全道墓)二景墓



(階一第之道墓) 三景墓



(穴墓及階二第之道墓) 四景墓



(門墓望側池自)五景墓



(亭跨雄之巔山後墓)六景墓



一像銅生先士英之園公濱湖州杭



二像銅生先士英之園公濱湖州杭



英士夫人



英士先生次子祖蘇



英士先生長子祖華

癸丑失敗後至民國五年間朝夕相處之三同志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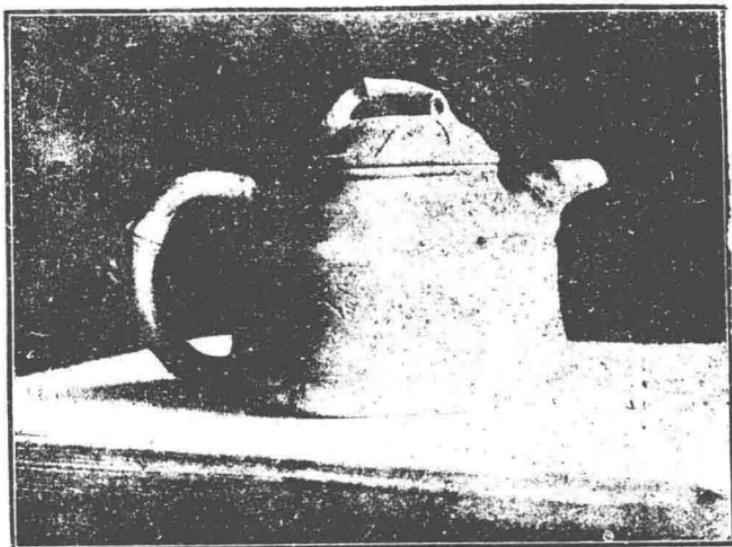
周淡游先生



余建光先生



丁景梁先生



(字題附器砂興宜)物之賞欣前生先士英

江蘇宜興砂器為我國第一良種他處
 所出向皆工製者究於本質見近新多
 優點中外賞鑑家無不稱之矣近世工
 藝上多斯者亦難於動競爭誠宜改良
 淘法精工以製愈見進步歲歲成南洋
 創設廠會到匯全國產品比較優劣
 有者者更思精進於此擇他種製法務求
 神靈類一種奇異者數十種古者厥見
 新者怪足博怪此不古不新之式以人最
 為難許能為其價值既購者爭先會
 悅置備不下數百不三日而為其自快易
 去矣如要果人計同字友入共往工務當
 心得爭得一個見贈更力述工於之方以
 予別有計為為此役壹覽解好手果不
 願之矣實百只于良友也
 夏五月廿日英士倪德

大考好保壹兒向何修碎

讀勇手足自捷則洋欵
宜向本一收案二安信錄早先從

送別

弟瘡疾已痊愈未耶尔為託念

弟究何時到南京近來

身體雖弱何故仍湖板依然

強固抑亮者春命智兵而

年冲盡弟並代其正值

用兵之際孫堂任制者必要常

幸者精神固而支持者急

弟身雖弱任子之為之

過密系切望

字字是生我七轡湘軍情光

如何中外樞度大相量皆在

咄咄有而矣身身海外瞻念祖國

現在三狀德寸寸堪懼惟恐向

外省吏弊子政流錫高名而亦

務案江浙之毒冲補救靈

之精志空品為其隨此外海派

東舍木板拒物之碼頭再自操

戈是遠之心元子哉此信曾味

念國事何敵塞枕飽餐而

曾人子之離每有種種現狀

發生時之故哭而中淚也嗚呼

生之黃任何苦事大重不

此亦勸所各就前所法國民之
 者為之喜與亦為其甚行
 種之之荒所不勝枚舉且其思
 光也先任之而監校全校身
 (前此之四層進支團) 既知自愛者難
 也子之之因現生當字德教已達
 一萬四千人不勝其有千人
 方國家存于陸勝也又亦故
 其細字籍係各府高吸現奉
 沈邊學張寧命三思來年攝
 或身中與相敬我浙之提學使
 公百年持重事之何意之現
 培名之學福之行豈人與他
 其起也此如尋浙之而事也
 提學使來東物之行支部力
 宜為事之培發與之開深講
 培之密核之學期之同而
 提學使有向於上課者有一
 以上二課在有多行課事之
 束學費高而採國在成福之
 感推之事之分之不之桂
 不被他作長官之言而已
 提學使中之於此也為小
 心忍力有者如也者隆
 唯此之天沈子培談
 考察惜費進泰不為上博新甚也

性靜功課極好每試驗必在頭數
 上下及公倍不知試驗至幾是名
 處而試驗人何也
 試驗者十有
 畢成城業後進上學每進大學
 有科約每七年先長成其完全
 內一科其進於工業故竟昔(晉)
 現其年終二十歲特切三十歲則皆
 而完全科而塔士必可得到其我
 治此之名齊見於其計其女也也樂
 其性溫厚常與是超力其功地也
 猶生婚生時代故必能擔任事務持
 業是婚有進款為其擔任事務能
 費一項何用過惠惟也立身志不慚
 是七女大教其而羅漢其
 弟對手權命之而念之其表同情
 于其子果未至何年自其佈
 策之其及漢文焉通此致年後進
 之疑政雖當其性而靜而如誰使
 塔志律也宜也其成(古)法律
 家其弟其為何也其家何也
 其法味未之夫其書也其心也其
 二十二年後其家內可也其書其
 長子其子而長痛者四二二冠
 不事其死其命而性中四九作其

其家叔 曰 我兄弟 对 之 极 是 惜 惜
 现在 且 之 弟 甚 富 当 理 为 回 也 惜
 位 固 且 固 性 静 固 自 安 能 许 慎 慎
 从 中 事 亦 皆 有 固 矣 存 到 之 心 意
 且 女 行 事 相 改 正 年 管 中 案 案
 事 务 必 可 详 知 在 南 云 前 借 借
 以 立 三 结 语 人 亦 有 相 见 亦 引
 固 固 固 固 固 固 固 固 固 固 固 固
 世 好 若 犹 未 如 登 君 弟 趁 空 替
 引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在 柳 行 别 堂 前 挂 朝 野 四
 来 书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这 个 空 倚 板 板 板 板 板 板 板 板
 还 生 也 足 孤 固 相 中 礼 报 而 改 文 送
 湘 名 帖 于 信 息 亦 亦 亦 亦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迹 未 若 毛 和 亦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信 来 同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家 中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又 为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榜
 沈 田 幸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概 与 老 荷 荷 荷 荷 荷 荷 荷 荷 荷 荷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甚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時必欲與女婚者其非史記事也
 其是身抗經之念與之懷愧乎也
 費其心為尋弟抗經抗財而兄弟
 一子為子之敵而於方而日守母南
 目守念之徒究何為也兄弟與身
 體之健而清及如深為恨者而本行
 記世世誰之有友入直與經行向之同
 極因明女之沉默標而此身廢盡之
 可存全精惟女相繼支結現困費是欺
 弟身揚光射之此等勵為善塔之此身
 不忍見女絕骨廢廢塔為之此長
 走與一弟希中弟與白弟與白
 許之為之此嘆於午冲之間補其
 向與乃女妻與結恩而矣之曰其家
 其繁繁斯亦得何善為女志也振孝行
 南亦二遊法法法法其為已辨其
 有款于其聲之不疑弟之此弟
 新婚焉當來南亦于此
 弟善切為温法年冲皆塔裁成
 生其志少而可可亦也又形學
 事短之有以自味之岸而而此定
 生其善思及有以塔善教其善也
 何老之亂案村于國家困人行終
 大同題而出也厚法善備戰終不
 計所之在人其兄在東用費金然
 弟父其來而用費甚大化塔善

神作三兒望家遠送

感威令早八時半

身疲神戶杯美

最早晚

用之

臨廿三日上午十時

所得

不務三天心為集

家

身可少天健

健

至堪若欲上海某板

板

有圖系贊信若款

款

少款下空牙之司書

書

少為如斯報中

報中

既始望在神位遊西
 過門日各書一書
 可送 學 於 庚 子 年
 時 中 與 於 達 位 滿 錄
 臨 院 矣 在 達 籍 者 感 冒
 且 曾 時 病 時 病 已 籍
 望 醫 治 貧 父 此 間 事
 恐 未 盡 矣 望 一 來 取 去
 東 切 勿 勿 會 醒 竹 君
 後 再 行 先 此 履 止
 及 此 書 有 信 付 禮
 隨 時 寄 寄 進 錄 錄 錄 錄
 帶 書 課 出 回 他 三 部 在 物
 可 也 祇 為 為 冰 之 靈 靈
 照 可 不 必 使 知 若 母 命
 失 之 心 也 此 亦 錄 於 此
 是 子 亦 美 於 可 也 此 亦

復定所據據後
 印行商據據後
 刑部司員送
 覺令會具此問
 各要事如係
 將行現據有
 籌款方法似皆
 其款可據壽
 此其之解
 尾信有引其甚
 念能事再振
 日心未敢然
 陳子如
 此兩行係為大字三行

張先如來之昨

書有得之天則

惟伊之理究何如善歎

西君有自法况之行羅進

行且後來一眉之成後

如以再之後何之

向家費力不較陳疏

中受之權何外之傳書

方名與兵去盡變則

的之故之信相志文流

報及國神中德為善

來中定之靈靈地

德極信且靈靈地

日祀

弟美如可廿氣
子三

君如兄 弟少 與 固 秘 德
瑞 為 憾 事 近 有 病 又
作 對 弟 亦 時 向 母 為 疾
廣 共 主 義 裁 信 皆 建 矣
而 心 者 愈 感 又 屈 年 間
兄 弟 間 用 節 亦 何 快 樂 行
君 於 校 矣 得 劍 秋 之 家 子
知 任 何 妙 朱 鶴 年 家
原 者 乃 孫 家 同 任 不 和
知 近 事 亦 仍 舊 矣 兄 弟
知 共 近 情 者 抑 事 家
斗 必 爭 思 欲 有 以 措 信
之 力 難 得 也 弟 亦 知 之 信

告我伸權是為
付去二百元
治遊女檢木
他友殊為
苦慙錢高有人
即見有沙
為者願生我
少應酬
外戒慎
人不能
也必
儼心

儼心
百世

作兒如掌按地以爲
 田圃而爲之戲遊
 望昨日接引
 事自爾物各信
 於妻從事此同若
 好車振馬爲去概
 矣此同事去杜登進
 而先然也 極新備
 卷不過此同進美
 之者快心討戒耳也
 如此知父與天何
 別後世同美之與會

吾知舊友
 乃知信與
 行如
 先以
 看自
 不知有
 念越君
 必將
 心亦
 吾家
 閣不
 身不

世之宜一須拯引

陸是之自以是是周

君之政事如此極忱實

敬師事未自應指

法是吳欽權律張之

法甚早每每甚泰曰愷

王若後事者與子範事

曰例將謀全安文以

了自有義後之法文此

問事外交平涉日陰音者

欲稱之而兩致之開其節

時曾以受其就其統任失

不但拒不見而且已命其

部 序 行 下 逐 客 令 未 未
 未 雖 望 有 的 文 大 有 心 子
其 美 播 德 亦 自 播 誠 時 力 也 亦
 在 完 信 濟 日 身 現 痛 如 痛
特 為 學 於 性 在 醫 國 云 用 醫 學 一 反 應 文
 臨 臨 何 甚 數 口 五 五 五
 此 同 乘 一 三 月 一 輕 帶 已
 完 善 非 暖 出 最 名 科 的 日
 望 推 絕 意 專 推 加 胆 力
 世 思 何 有 文 明 心 理 之 在 在
 可 藥 如 可 根 又 格 每 每 每
 之 常 亦 亦
 之 到 好 境 二 日 四 十 年

侯見未敢棄種惟其
 財未各信及載相德如
 於美深向幸符德榮
 一着如完備豐豐道
 行不哀與男日未堪所
 于沙但止致信之心熱
 後地男嚴查究查道
 者善教捕回捕信者
 也皆君好寄寄道就
 為之捕獲捕獲十十獲
 密亦必捕獲捕獲其其獲
 是向况巨巨獲獲獲獲
 未之獲獲獲獲獲獲

此我毒藥甚感者先高
 其身也後徐同救國責任
 重大為國於空如
 需用發一接請
 以擔任也黃真氏兄
 誠實了此亦不補之欠矣
 共共美視之同康也者
 何人中有不醫也者即在
 念之矣致美亦

不孝先王古學前漢書
 東名二商酌而為事行於
 身千念無常與
 君子學以公之全惟言不足與人
 作新現在人心古懷其其非
 歎何物私學奇不有也
 故幸有見據白必力是記立志救
 國者首為同胞傷天者幸福
 君子修計一身一己之德其方
 且昔做我目的君外思德印選
 學念不任乃永也達到福國利
 氏之目的也且不能吸自己身
 先王共思之 古學為之 君子而後能為事
 這山德任其甚固也 復啟
 廿九年五月廿九日

此真中...
 示南...
 近且病之...
 後春...
 亦...
 是...
 是...

君如我兒定為之而
事亦欲不擇其兒已列
後已接信及廢元不覺
一屋如月松意亦一每進
中心之說我誠喜能得一教
大局何願皇時此人確哉
聞兒少住乃著京時三九星
孩然得此如門幾極外審
慎記得孩兒中隔仙死時
黃陽堂一業甚不謹慎也
得此空屋與人尤宜小心
不薄此如我注意我兒為
國民先覺也亦國存國固

日據於中山昔年天運
 嗚呼痛哉國恥致系維
 不履之懷矣山東幸
 於進新故有夫欒道
 計程已遠而國俗未
 變若依紅日變新
 造器也惟此
 所各方之用且保何
 後再垂如
 利於國稱
 人出之矣且未
 何後之與夫
 子牙亦精食
 中已反矣
 民國二年十月

蘇東坡詩云：『長生不死藥，不如好文章。』又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言文章之貴，非徒以文字之工拙為斷，而以其所以為世用之與否為斷也。

敬此長者正字

有萬夫不當之概

蘇東坡詩云：『長生不死藥，不如好文章。』又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言文章之貴，非徒以文字之工拙為斷，而以其所以為世用之與否為斷也。

蘇東坡詩云：『長生不死藥，不如好文章。』又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言文章之貴，非徒以文字之工拙為斷，而以其所以為世用之與否為斷也。

無一事自足於懷

王右軍書其美書

蘇東坡詩云：『長生不死藥，不如好文章。』又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言文章之貴，非徒以文字之工拙為斷，而以其所以為世用之與否為斷也。



胡漢民先生序

余始識 英士先生於廣州三

月廿九日彼後其時孫師失職

烈士傷亡相封檢於英龍其志

不手載 先生遂先返上海治見

余後在中粵反 總理至滬始復

相先交副此立 先生砥柱東南

且飲志北伐 總理倚如左輔

今之時存不計 及情事迫位台

遂無所 拿到非 先生志也二

身先起兵討者不克余從 總理

之身年 先生志 最公之命 品系

贊 總理成之十 革命革命 黨

贊 總理成之十 革命革命 黨

兩人也遂益發三年 先生遂

大連奴書北方革命 既後革命

歸能以院革命 中心協力如

平時素甘飢渴困憊 忘之甚

飲則利 先生於 漢城漢路余

方高是皆座上 賦於人仍為

言確身方以道 先生于接見

忽同飲強 研道 余寺下視以

先生志不越 夫同志同耗皆之

視痛哭在晚 先生云其愧甚

約其志甚強 死者若有知射報

有道豈能人為 黨公厚為身

有道豈能人為 黨公厚為身

於薄萬方正多難麟鳳非
 時以不祥閱月如素世凱死
 先生智勇絕世自任以天下之重
 天下人皆畏之然接物極之故然
 孝名自足視同志如骨肉惻
 沈洋能仗義保軍為之無
 如學多能其文平海編多不
 丁氏特為不世之勳業所掩耳
 余共先生之交唯序於年而
 厚共昭廣相與愈深先生
 致心亦虎黃一似中郎者
 同志皆以為不可得也此

中山會議應用紙

編不知序成之何從也
 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漢武致謝

中山會議應用紙

邵元冲先生序

英士先生瑛澄法之志
蹕厲奮者高折石回卒
以身殉以見道剛而峻
於赴義百世之下猶將同
風而興焉集其所著蓋未
足以費之也業且之從載
師既燔同志多急色以出
上可為先生獨排浮儀
力贊德經如先生再樹
匡以之業至政克強一出
歷陳忠敢之由以美之
勇於理之格尤足儀而
後來破者一後經之陰
江續自臨同旅雷破
空莽動之地遂獲遂
隆之魄雖宥之矣勿者味

白五少能持神解膽
照映乾坤 先生為不死

矣先生才在雲霄外

明人不能欺於同胞

惡款親如兄弟國人

緩急求竭其意其所

使求盡其能以與人樂

與之共患難

中其匪徒行誼去特

之鳴呼弗能^{自也}以出人道

如此今能急集一利維

一維一爪而曲聖所

故其可教者又

也

中華民國九年

徐元坤敬啟



編者序

傳述陳英士先生之作。最初有玉田三郎先生之「大革命家陳其美」一書。內容失實。未行世。其後有邵元冲先生之「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取材謹嚴。爲人所稱道。中央既明令規定。五月十八日爲陳英士先生殉國紀念日。海內外黨部競事宣傳。不遺餘力。於是前之探討於邵氏之作者。至此乃頗以未窺先生之完整言行錄爲憾。時先生之姪果夫先生。亦深慮先生之遺言軼事有逐漸散失之虞。民國十七年冬。遂屬予廣爲搜集。以便彙編成冊。藉資紀念。並盡發其家歷年珍藏之資料。凡十餘萬言。以實其篇幅。

英士先生。於民國爲元勛。於吾黨爲先覺。綜觀其生平所經歷。當其微時。行年二十七。八。尙寄身市肆。局促如轅下駒。及其蹶然奮起。光復上海。奠定民國之丕基。力助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而示同志以黨紀之不可不守。奪取肇和兵艦。而促逆袁之速敗。所謂一人鞠躬盡瘁。而黨國咸拜其賜者。非耶。讒慝者流。不究先生之苦心孤詣。惟日事張皇嫉妒。必致之死地。以爲快。初不料先生之事功。久而彌著。其成仁之日。將永久成爲吾人熱烈紀念之時。公道自在人。

心古之人豈欺我哉。茲編之作。非敢與語完整二字。但先生之人格之事業。由其本身所表現者。及由後人爲之表揚者。均嘗竭吾力搜集而刊入之。冀以立懦廉頑。一振吾黨同志之精神。當世碩彥。其亦恕我之不自藏拙。並進而教之乎。

本書自集稿以至編纂校對出版各時期。除果夫先生及先生之姪寶驊先生。不時予我以極大之助力外。並承先生之兄弟勤士。藹士二公。先生之姪立夫。衡夫二君。暨楊譜笙。陳布。雷陳壽松。沈惠先。劉舜載。李尙春。潘聖一。趙德麟。姚貽蓀諸先生之贊助。書成。復蒙譚延闓先生題簽。胡漢民。邵元冲諸先生題序。爲本書生色不少。併誌於此。以致謝忱。

中華民國十九年春何仲簫序於上海

例言

一 本書分上下兩集。凡九卷。卷一爲傳述英士先生之作。卷二卷三爲英士先生遺著及語錄。卷四至卷九。則大都爲英士先生逝世後。以至近年來。海內外同志追悼先生之實錄及唁詞。

一 本書材料。由英士先生家屬及海內外同志供給者。各佔十之三四。選自舊日報章者。佔十之二三。併此誌感。

一 自卷四起。刊有海內外同志所送之祭文聯額等甚多。茲爲便利閱者起見。特依照陳立夫先生所創制之五筆檢字法序次排列。以清眉目。其法係按各姓氏之筆畫類別。分爲「㇇」(點)「丨」(畫)「丨」(直)「㇇」(撇)「フ」(屈)五組。點爲第一組。凡姓之首筆爲點者均屬之。如「文」「沈」等姓是。畫爲第二組。凡姓之首筆爲畫者均屬之。如「丁」「李」等姓是。直爲第三組。凡姓之首筆爲直者均屬之。如「葉」「盧」等姓是。撇爲第四組。凡姓之首筆爲撇者均屬之。如「金」「毛」等姓是。屈爲第五組。凡姓之首筆爲屈者均屬之。如「

張「陳」等姓是。每一組中。更可以第二筆第三筆按上法依次排列。例如「沈」之前三筆爲點點撇。「宋」之前三筆爲點點屈。故「沈」姓應排在「宋」姓之前是也。同姓者依上法序列其名。以團體名義署名者。亦如之。

一 本書登報徵求材料期間。爲時甚暫。重以編者心餘力絀。蕪雜錯漏。知所不免。海內外宏達。尙其匡我。

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卷一

傳述

年譜初稿

何仲簫謹擬

陳英士先生殉國已十有四年。而其年譜至今尙無見聞。仲簫願宏力薄。勉成初稿。並請陳藹士陳布雷楊譜笙陳果夫諸先生審閱修改。但自認不滿意之處仍多。正式編述。當有待於黨國先進。惟讀者諒之。

編者識

公諱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縣人。先世由陳州輾轉遷居陽武穎川等處。至邦德公。諱纘。爲胡公滿七十八世孫。始遷歸安東林山。距郡城東南五十里。爲東林支始祖。十七世敬山公。諱應恪。遷居郡城。公爲東林支二十六世孫也。

曾祖蕙庭公。諱泰。吳興名儒。著有靜愛廬詩文集。采入湖州詩錄。本生曾祖松庭公。諱豐。事行詳載郡志孝義傳。

祖錦峯公。諱綬。本生祖賡枚公。諱絢。俱未仕。賡枚公篤實好義。經營鄉里。公益事業。卓著成績。有司先後旌贈『聖門狷者之流』及『矜式鄉閭』匾額。

父眷倉公。諱延佑。在里經商。以勤儉謙冲著聞。邑族母吳氏。射村吳文濬公之次女。家學淵源。秉性溫淑。三鄰稱之。公兄弟三人。伯其業。字勤士。季其采。字藹士。公其仲也。

民元前三十五年（清光緒三年丁丑）公一歲。

公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卯時誕生於湖州府學前。初生體氣孱弱。公母吳太夫人。以產後多疾。雇媪乳之。

民元前三十四年（清光緒四年戊寅）公二歲。

民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五年己卯）公三歲。
民元前三十二年（清光緒六年庚辰）公四歲。
受母教識字。穎悟過人。

民元前三十一年（清光緒七年辛巳）公五歲。

民元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壬午）公六歲。

民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緒九年癸未）公七歲。

入家塾。從同邑名儒忻穀生先生受經傳。

民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緒十年甲申）公八歲。

二月。吳太夫人逝世。冬。與羣兒戲於野。一兒爲野火所困。幾焚其身。公奮勇撲救。始免於難。義勇智略。已見一斑。

民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公九歲。

民元前二十六年（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公十歲。

繼母楊太夫人來歸。撫公一如己出。公事之亦克盡孝道。

民元前二十五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公十一歲。

民元前二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戊子）公十二歲。

民元前二十三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公十三歲。

民元前二十二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十四歲。

民元前二十一年（清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十五歲。

正月。公父眷倉公逝世。是年隨杭州吳小舫先生就石門善長典習商業。勤慎

職守。爲同人所器重。

民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公十六歲。

公於典務之暇。好遊覽。當地公共機關。留意其措施。退與諸友詳究得失利害。

對風俗人情尤注意考察。視迷信爲一切事業進展之障礙。創主破除。人有非笑之者。公輒與辯。恆徹夜不倦。

民元前十九年（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十七歲。

公日閱滬報。洞悉世界大事與中國國情。深自奮勉。博置羣書。日夜攻讀。學識大進。

民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十八歲。

民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十九歲。

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割地求和。公憤慨殊甚。馳書親友。痛言清廷失政。須人民自圖振作。二十年後方能重振國威。洗雪國恥。並馳書其弟藹士。勸習西學。以求實用。藹士與兄勤士均聽其言。

民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二十歲。

民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二十一歲。

時德人強佔膠州。俄覬覦旅大亦急。公知武備之不可緩。力勸弟藹士赴日學習陸軍。

民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二十二歲。

民元前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二十三歲。

民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二十四歲。

義和團事起。京津相繼爲外兵所陷。全國震動。公致書其兄勤士。憤言清廷昏瞶。忘信妖惑。並贊許當時兩江總督劉坤一能見其大。

民元前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二十五歲。

公元配姚夫人來歸。

民元前十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公二十六歲。

公弟藹士歸自東瀛。爲公詳述日本致強之原。在變法維新振興實業。公大感動。以內地見聞。隘。決易地改業。以擴新知。

民元前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二十七歲。

春。辭去典事。就上海同康泰絲棧佐理會計。暇時研究我國與海外貿易狀況。瞭然於出口商情。力謀改革。

民元前八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公二十八歲。

入理科傳習所研究科學。與學界志士多所往還。聞見益廣。識見益宏。革命情緒。自此深植其基。

民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二十九歲。

秋。赴長沙。視察藹士治軍。並商決留學東瀛之計畫。時美國苛待華僑。海上志士。倡抵制美貨運動。公在湘竭力鼓吹。以爲響應。並聯絡三湘革命同志。爲推

翻滿清之準備

民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丙午）公三十歲。

夏。東渡日本。入警監學校。識徐錫麟。秋瑾諸志士。是年冬加入同盟會。聯絡同校志士。組織軍事體育會。熱心倡率。從者甚多。

民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三十一歲。

改入東斌學校習軍事學。是年徐錫麟在皖。秋瑾在浙。均以舉義遇害。

民元前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三十二歲。

春。公返國。間行浙滬京津間。從事革命運動。時日本侮我益甚。鴨綠江伐木問題。間島問題。二辰丸等案。層出不已。國內反日呼聲益高。公奔走號應。靡役不與。並赴漢皋籌設大陸新聞。爲造成革命輿論機關。旋以資竭而中輟。

民元前三年（清宣統元年己酉）公三十三歲。

設計接辦上海天寶棧爲江浙革命機關。夏江督端方據其黨探劉師培之告密。派兵按捕。繫張恭以去。江浙事遂暫遭頓挫。公隻身走南京。運動獄卒優遇張氏。同志皆以親入虎穴爲公危。公毅然勿顧。卒能避清吏之耳目。冬在滬復本前志。創辦中國公報。

民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庚戌）公三十四歲。

與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笙等組織中部同盟會幹部。遍佈機關於各地。爲長江一帶革命勢力之策應。組織經營。多所成就。與于右任宋教仁等辦民立報與姚勇忱等辦民聲叢報。並設計驅除在上海租界中活動之滿探。使不敢加害於同志。會英人在滬有擴充租界之野心。公聯絡同志。多方抵禦。英人卒勿敢逞。時公致力革命益勤。名益盛。滿探詞伺百端。務欲得公而甘心。公賃居租界馬霍路德福里。陽爲縱情聲色。以掩飾偵者耳目。外間僅知德福里爲游宴之

場而不知爲發縱革命決定大計之所在也。武士霍元甲在北方享盛名。公招之南下。在滬籌設精武學校。期以十年訓練數十萬軍事學識健全青年。爲大規模之革命運動。與改良軍事之準備。會霍以才長招忌。爲某國人所斂。計未實現。識者痛惜之。

民元前一年（清宣統二年辛亥）公三十五歲。

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失敗。公聞訊驚惋。以上海報界代表名義兼程入廣州。營救被厄同志。保全甚多。並在港爲趙伯先料理身後事務。死生靡間。同志多嘉慕之。秋武漢起義。公奔走甯杭鎮滬。計劃進行。布置略定。卽於舊曆九月十三日發難。躬率同志突攻上海江南製造局。倉卒未能下。公曰：「是非僅兵力所能濟也。」隻身入局。曉守軍以革命大義。勸令歸降。卒被執。已而同志等增調軍力會攻破之。公始脫險。衆舉公爲滬軍都督。分兵略取江浙。收復南

京並電各省民軍議建臨時政府。奠定民國基礎。

民國元年（壬子）公三十六歲。

革命軍興。清廷進行和議。公以革命不能澈底。必貽後患。心竊非之。及政府北遷。袁世凱以公爲民黨健者。嫉之甚。特調京任工商總長。冀解其軍權。公以結束滬軍事遲未就職。世凱疑忌益深。密令羽黨力謗之。謂公擁兵自固。公憤極。遂於七月將滬軍移交蘇督。並辭去工商總長職。將漫遊海外。以寄其志。八月。總理應世凱之請蒞北京。公亦繼至。察世凱舉動。知其必不利於革命。南歸後。力勸各同志陰爲戒備。世凱時以勳位勳章餌之。均不受。復輦贈鉅資。諷公出洋考察工商。亦拒絕。未果行。

民國二年（癸丑）公三十七歲。

三月。宋教仁被刺。公在滬設計探獲兇犯武士英。應夔丞。及重要證據多件。袁

世凱之陰謀遂暴露於世。二次革命發動。公於七月間在滬就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職。迭率所部攻製造局。皆受海軍牽掣。以致失敗。仍祕密留滬。袁黨及奸商某某等環請領事團加以逮捕。公據理抗議得免。遂於十一月間再渡日本。懲前毖後。知前此各同志不能完全服從。總理實爲革命失敗之最大原因。遂決心助。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並致書黃克強先生勸其合作。是年十一月公長子祖華生。

民國三年（甲寅）公三十八歲。

春與戴天仇赴大連。成立奉天革命黨機關部。經營東三省革命。燕遼志士聞風來歸者日衆。進行頗順利。會日本官廳受袁世凱運動。對革命工作突加壓迫。使無復有活動餘地。時公又患病頗劇。不得已復回東京。病滯醫院者三閱月。夏六月請總理。經營長江方面。命蔣中正圖滬不成。陳喬蔭死之。命夏次

岩范鴻仙分圖浙滬。吳藻華圖蘇。亦以準備未熟。均告失敗。

民國四年（乙卯）公三十九歲。

二月。公自日歸滬。主持討袁軍事。並電總理謂事如不成。決不再到日本亡命。夏。籌安會成立。袁世凱謀帝制益急。八月。應總理召赴東京。商討袁方略。自請赴西南主持。十月。赴香港。過滬。爲同志所挽留。仍留滬主東南事。同時輔助西南同志。分別進行。十一月。命王曉峯王明山刺死袁黨鄭汝成。十二月五日。公以淞滬司令長官名義。命令楊虎率同志襲取肇和兵艦。並以重砲攻襲造局。揭討袁之幟。以後。援不繼。失敗。同志死傷甚衆。公忍痛辦理善後。討逆之心益堅。是月。蔡鍔得公之同志雲南軍官董鴻勳鄧泰中等之援助。入滇主持護國軍。宣布討袁。

民國五年（丙辰）公四十歲。

四月十二日。公運動滬海陸軍發難。以海軍背約未成。派楊虎圖江陰砲臺。夏次岩圖浙。仍失敗。自此益遭袁世凱之忌。嗾使黨羽謀公益急。五月十八日午後五時。遂遇害於上海薩坡賽路十四號寓所。是年二月。公次子祖龢生。

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

邵元冲

第一章 陳英士與民國的關係

辛亥革命。從武昌發難以後。雖然半月以內。湖南和長江沿岸的九江湖口等要塞。先後爲革命軍占領。聲勢已經漸大。但是因爲湖北革命軍和清軍相持於劉家廟大智門漢口一帶。互有勝負。因此各處仍抱觀望的態度。後來因馮國璋等統清軍南下。漢口復落清軍之手。各處更加震動。在這個時期之中。所以能轉危爲安。挽回當時的局勢。其最有力的。當然要推上海的光復。而主持上海光復事

業的。就是陳英士先生。因此我們可以說。武昌發難以後。如無上海的光復來作武昌絕大的聲援。則清兵於再陷漢口以後。或將藉戰勝之威。沿江東下。銷滅革命勢力。則革命事業必受絕大的頓挫。滿清或再延長若干年的命運皆不可知。但因為有了上海的光復。而上海又為世界重要交通區域之一。言論機關又極發達。國內的民意和各國對中國的觀察。多以上海言論為標準。自從上海落於革命軍之手。上海的言論遂充滿了革命空氣。對於指摘滿清的腐敗和排斥滿清的論調。遂充滿於新聞紙上。全國民心因此益傾心於革命軍方面。各國亦因此明瞭滿清之不足有為。而減少其擁護和助力。以促滿清的覆亡。這關係是很大的。同時又因為當時滿清的海軍集中上海。郵政電報的中樞又在上海。英士先生光復上海以後。即聯絡海軍。使其宣布脫離清政府。同時收復郵電機關。交通消息既因此靈敏。而海軍又宣布贊助革命。聲勢更加大振。上海基礎既固。英

士先生乃聯合蘇浙各軍。組織蘇浙滬聯軍。收復南京。作革命政府的基礎。這都是英士先生在創造民國時代很偉大的成績。

臨時政府成立。孫先生就任南京以後。以北方尙未反正。對於援助各省的革命。及上海的開南北和議。多由英士先生計畫辦理。宋遜初遇害。袁世凱方欲誘爲民黨主使。乃英士先生以努力偵緝的結果。在刺宋的第二天。就獲到各要犯及主使者的姓名。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亡命東京。其時各重要同志。以爲袁世凱勢力方張。多主張緩進。獨有英士先生贊助孫先生的主張。並助孫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計畫革命方略。分遣各省同志回國作革命運動。後來袁世凱的帝制運動發生。英士就首先在上海肇和軍艦發難。爲全國創。雖然因海陸軍當時未能同時響應。遂致失敗。然袁世凱受了這重大的打擊。帝制進行遂受停頓。各省遂因此紛紛起義。推倒袁氏。這也是英士先生維持民國的偉績。永永不可磨滅的。

總之英士先生一生完全係爲革命事業努力的人。憑着他滿腔的熱血。錚錚的鐵骨。努力往前的奮鬥。他不計事業的成敗。不計本身的安危。只問事的當做不當做。只問他自己應做不應做。他遇到了應做當做的事。雖明知做了去未必能成功。或者於他本身有大危險。但他總是努力的往前做去。他的勇毅堅壯的精神。能夠感動一般同志來和他共甘苦患難。他的敏銳深刻的眼光。能使一般惡魔震懾恐懼。他的一生。受許多人的畏懼。受許多人的忌嫉。受許多人的詛咒。但是無論何人。總不能說陳英士不是一個純粹的熱烈的革命黨員。這就是英士先生的真精神所在。也就是英士先生的真價值所在。

第二章 幼年時代及習商時代的陳英士

陳英士先生名其美。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丁丑。卽西歷一八七六年。兒童時代已經很有胆量機智。爲羣兒所不及。八歲的時候。有一次同一

班小孩到野外用火柴燒枯草爲戲。中間有一小孩忽然被火燒在衣上。大哭起來。一班小孩都嚇走了。英士先生趕緊跑到這個小孩的跟前。將他推倒在地。自己緊緊的伏在那小孩的身上。衣上的火就馬上熄了。那個小孩因此一點沒有受傷。這種急智在幼年的時候已經如此。

英士先生的幼年時代。正是中國受外患日漸嚴重的時代。所以先生到了十五歲的時候。雖然學習商業。但因爲留心國事。時時非常感慨。每與同事中談中國之危狀。以期引起多數人的注意。後來在上海習商業的時候。又邀集同志創立學社。以研究科學爲名。暗中留意聯絡有才識的同志。作革命運動的準備。後來又陸續交結徐錫麟、秋瑾、張靜江、譚人鳳、褚慧僧等。共同計畫革命事業的進行。民國紀元前七年。卽乙巳年。因美國禁止華工入口。全國大憤。發起抵制美貨。英士先生以爲乘此時機。可以借抵制美貨之名。在內地宣傳救國。並可藉此聯絡

革命同志。乃於秋間到長沙。以抵制美貨名義。號召同志。而在暗中聯絡湖南革命同志。其時英士先生之弟藹士先生來湖南任新軍統帶。英士先生每每參觀其軍隊。並告藹士先生注重軍隊的精神。同時並聯絡新軍中同志。以作革命的準備。

英士先生在那數年中間。雖然時時往來各處。運動革命。但常憾自己學力不足。新智識缺乏。希望出外留學。又因爲日本方面爲中國革命黨員總滙之處。尤其希望能到日本。不過因經濟不足。不能決定。後來因藹士先生贊成其留學。並担任留學中的經費。英士先生遂於丙午年夏東渡日本。

第三章 留學時代及運動革命時代的陳英士

英士先生到日本以後。先入警監學校。學習警察法律。同時又多與革命同志交遊。聲氣愈廣。其時孫先生在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作革命運動的總機關。英士

先生遂於丙午年冬季加入同盟會。所交各省同志愈多。對於革命工作乃愈加努力。

英士先生到日本的第二年。因覺得革命運動時代。軍事智識極爲重要。遂改入東斌學校習軍事學。當時因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巡撫恩銘。預備起事。失敗遇害。滿清政府竭力搜捕革命黨人。不久又殺秋瑾于浙江。各省的革命風潮。又時時發生。人心憤激。革命思想。益加普遍。英士先生覺進行的時機已益見成熟。乃于戊申年春季回國。一方面團結上海同志。同時往來浙東。聯絡有志之士。又到京津一帶。考察北方形勢。回上海後。遂於馬霍路德福里立一機關。爲江浙兩省革命運動的大本營。

己酉年夏。英士先生在上海與江浙兩省同志商議大舉計畫。當時有黨人劉光漢。時時往來上海機關中。但暗中實作兩江總督端方的偵探。將黨內的消息報

告端方。這次英士先生商量江浙大舉的時候。劉光漢也在座。得了詳情以後。立刻報告端方。端方就同租界當局交涉。派巡捕到機關部查抄。適值英士先生不在內。在內的褚慧僧周淡游又改換了工人的服裝走脫。結果祇捉去了張同伯一人。不久。張同伯移拘在南京監獄。英士先生祕密的到監中看他。並運動獄卒好好的待遇。因此張同伯不十分吃苦。但江浙的大舉。受了這次的挫折。遂不能不暫行停止。

庚戌年。英士先生在上海。因長江方面的革命運動。日見擴大。不能不有統一機關。以統籌長江全部的規畫。因與譚人鳳宋遜初陳子範范鴻汕周淡游及楊譜笙諸人組織中部同盟。規畫長江的黨務。後來辛亥革命時武昌的發難。長江各省的響應。都與這個中部同盟有重大的關係。

同時英士先生又深深感覺到言論宣傳的重要。因在上海創辦中國日報。並辦

民聲叢報。作爲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其前後上海同志所辦旬刊日報。如競業民立等報。無不盡力協助。有這種言論機關繼續成立。全國民衆對於革命運動。遂增加了重大的注意。

英士先生在這時期之中。又覺得有準備軍事人才的必要。其時北方有拳術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重其技術。就相結識。談論間頗覺霍君亦富於愛國思想。乃運動上海各界人士之好尙技術者。謀畫創辦學校。預備挑選同志中志向堅定體格強健者五十人。由霍君教授拳術。並及軍事學。以六個月畢業。再由畢業的五十人到各處組織同性質的學校。每人再担任教授五十人。照這樣辦去。不到十年可以練成數十萬或百餘萬體力強健並有軍事學識的青年。則對於革命運動或軍事改良上必有極大的影響。同時爲安東間島問題。先生等正同作排日之舉動。被某國人探悉內容。益懷忌妒。因設法邀霍君宴會。於飲食中置毒。霍君

遂中毒身故。這個計畫不能實現。也是很大的憾事。但是光復前後由精武學校出來協助革命者亦頗有人。他們還是受了先生鼓勵的影響。

庚戌年上海租界當局藉口開北市政腐敗。當道不能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要求清政府擴充租界。地方士紳函電力爭。政府置而不答。而外人進行甚力。英士先生知道清政府不足與謀保全領土。乃與同志商議設計驅除在租界活動之滿探。清政府亦得藉詞答復。外人不致再有華界腐敗之責言。後來開北地方所以不致擴充成爲租界。就是英士先生這次策劃的效果。

辛亥三月。英士先生正在努力經營長江革命事業的時候。東京許多同志和趙伯先黃克強等決定在廣州發難。英士先生亦被邀到香港。計畫進行。二十九日廣州的匆促發難失敗。同志七十二人皆殉難。其餘隱匿省城的還有多人。情形極爲危險。英士先生到港後。得李準張鳴岐等屠戮之慘訊。乃隻身入城。用上海

新聞記者名義當面勸導。暗中設法救護許多同志脫險。後來李張等探悉連帶緝拿。在港諸同志以爲同及於難。不料先生竟巧計脫走。安然到港。其時趙伯先因這樣大事失敗。氣憤身故。病中先生朝夕看護。並盡力經營其身後事務。事後仍回上海。

第四章 辛亥革命及滬軍都督時代的陳英士

英士先生自從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的失敗。回到上海以後。以爲廣州經了這一次重大的犧牲。發動更難。南部既然一時不容易進行。因此決定專經營長江。長江的軍事形勢。以武漢爲中心。以上海爲咽喉。如能夠在這兩處發難。一定可以震動南北。影響大局。所以一方面更加努力的計畫上海的革命軍事運動。一方面與兩湖同志切實聯絡。八月中。武昌發難以後。滿清政府派重兵由京漢鐵路南下。打算一舉撲滅武漢的革命軍。武昌軍政府因基礎尙未穩固。極爲搖動。催

促各省同志趕緊響應。英士先生得到消息後。先到南京。和當地各同志商量。打算在南京發動。響應武昌。南京同志以爲鐵良張勳擁有重兵。倉卒不容易發動。主張稍緩。英士先生又到杭州。與各同志商議在浙江發難。大家又以爲滬杭交通太便。如上海尙未入革命軍之手。浙江一動。極爲危險。因主張上海發動以後。浙江立即響應。英士先生乃立刻回到上海。部署進行。上海方面軍隊事先本已有一部分聯絡。又加了一番布置。遂於九月十三日組織一部分同志。再委託高子白楊譜笙共同督率進攻製造局。製造局中駐守的軍隊。一部分已表示贊成革命。一部分還表示反對。因此革命同志進攻製造局的時候。一部分軍隊仍舊抵抗。一時不能攻下。英士先生看了這種情形。遂請各同志停止攻擊。自己擔任徒手進製造局。向反抗派軍隊開導。勸其贊同革命。大家都以爲這是很冒險的舉動。但英士先生仍舊決心去做。他到了製造局以後。果然爲駐軍扣留。用一條

鐵索將他鎖在一把椅上。鎖了一夜。外邊的同志因此益加猛攻。到第二天將製造局攻破。纔把英士先生救了出來。

製造局占領以後。吳淞也就不久光復。浙江蘇州鎮江於數日內先後宣布獨立。當時上海各同志在小東門內海防廳開大會。討論獨立以後的辦法。大家以爲上海地方衝要。必須推一統率軍政的人担任。滬軍都督纔能應付。其人選問題。大家都推英士先生。先生既不能推辭。遂應允担任。卽日就職。當時駐泊吳淞的海軍艦隊。還未曾表明態度。英士先生事先本已與海軍有相當的聯絡。因此又促海軍卽行宣布獨立。以增加革命軍的聲勢。同時又收復郵政總局及上海電報局。上海局面就從此大定。各省響應革命軍的就更加踴躍了。

這時候。張勳仍舊盤踞南京。爲滿清盡力。反抗革命。英士先生遂與蘇浙各軍。共同組織蘇浙鎮滬聯軍。推徐固卿君爲總司令。會攻南京。不久粵軍也參加其中。

在圍攻南京的時候。設立總兵站。一切籌備軍餉服裝。補充軍械。調撥舟車。多仰給於上海。急電往來。晝夜辛勞。如是者二十餘日。纔將南京攻下。長江方面。形勢略定。各省除兩湖江浙江西以外。先後獨立的有安徽陝西山西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等十餘省。滿清政府遂有根本搖動之勢。

在南京未曾攻破以前。湖北都督黎元洪。以各省已陸續響應。主張設立政府。以統一政務及軍事。各省多主張在武昌設立政府。不久。漢陽爲清軍攻破。湖北基礎又覺搖動。正在這時候。恰好南京已經克復。各省代表又多在上海。大家遂主張在南京設立政府。這計劃剛剛決定。又正值中山先生從海外回到上海。全國都竭誠歡迎。英士先生遂與各省代表商議。推中山先生主持大計。十一月間。各獨立省分十七省代表在南京組織大總統選舉會。推選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次日。中山先生到南京就任。改元中華民國元年。臨時政府遂告成立。

臨時政府成立以後。袁世凱派代表南下。與臨時政府商開南北和議。英士先生初時絕不讚成此舉。以爲革命黨同志應乘此時澈底肅清帝制餘孽。不應立刻妥協。貽誤將來。無如當時同志中及大多數人民心理。都渴望平和。反對繼續戰爭。因此英士先生遂不能堅持其主張。這是他後來很引爲遺憾的。

和議既成。清帝退位。中山先生遂辭去臨時大總統。由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政府遷到北京。組織唐紹儀內閣。推英士先生爲工商總長。先生以袁世凱難與共事。不願受任。不久。又解除滬軍都督職務。

第五章 宋案發生及二次革命時代的陳英士

英士先生辭去了滬軍都督以後。又不應參議院議員之當選。準備出洋考察政治實業。行期已定。忽有袁世凱指使趙秉鈞洪述祖等派人在上海刺死宋遜初的事發生。宋君遇害以後。袁世凱以爲事極機密。反誣說民黨中人自相殘殺。以

作嫁禍之計。幸而英士先生上海情形極熟。於是助租界捕房搜查兇犯。第二日將行刺兇犯武士英應夔丞統統逮捕。又搜到許多證據。及洪述祖給應夔丞的密電。於是袁世凱主使刺宋的事乃完全明瞭。

宋案發生以後。人心激昂。民黨同志尤其憤激。以爲堂堂民國總統而成爲暗殺案的主謀犯。決非嚴辦不可。但當時主張嚴辦袁世凱的。也有兩種主張。一種爲中山先生的主張。以爲袁世凱罪狀既已明瞭。但袁氏仍舊手握大權。可以調兵遣將。必不服法律的裁判。所以應於袁氏準備未完成的時候。先發制人。起兵聲討。必可有利。一派則爲黃克強諸人的主張。以爲袁氏既以行政首領主謀殺人。自宜依據法律以爲解決。由國會彈劾袁氏。並組織最高特別法庭。召袁氏到庭。依法審問。並判決其罪名。依法懲辦。這兩種主張各有其相當理由。英士先生當時以深信克強的緣故。所以也主張法律解決。不料後來袁世凱果然蔑視國法。

對於國會彈劾案等皆置之不理。一方面竭力促成二萬五千萬的五國大借款。借款到手以後。就添購軍械。收買議員。布置軍隊。免除廣東安徽江西三省民黨都督。造成二次革命的大失敗。英士先生後來對於這件事。很抱憾。當日因爲自己不贊助中山先生的主張。以致失敗。努力懺悔。這也是他勇於改過的一個表示。

袁世凱在六月中免除了三都督以後。不久就派李純段芝貴的軍隊陸續南下。以武力壓迫全國的心理完全暴露。當時上海同志以爲袁氏如此行動。決非起兵討伐不可。因推李協和回江西發難。南京廣東湖南安徽福建各省陸續響應。並推英士先生爲上海討袁軍總司令。江西發難以後。英士先生對駐上海陸軍已經有相當的聯絡。不料同時鄭汝成奉袁世凱命令到上海。也竭力收買海陸軍。使其助袁。到英士先生準備發動的時候。海陸軍互相觀望。不肯發。袁氏援助

鄭汝成的軍隊又陸續南下。海軍又正式表示助袁。因此上海討袁軍成立以後。幾次攻擊製造局不能得手。遂致潰散。吳淞方面的討袁軍因爲不得援兵。也就相繼失敗。九月間各省討袁軍完全失敗。各同志已陸續到日本亡命。英士先生獨留上海。繼續規畫江浙有二月之久。爲袁黨偵悉。正謀請上海領事團逮捕。英士先生乃草致領事抗議書。領事團得書會議。感覺得抗議書中義正詞嚴。就與袁黨虛與委蛇。陰屬暫避。英士先生仍行其素。進行益烈。後因中山先生由東京電召改組黨部。於十一月間也就前赴日本。

第六章 中華革命黨時代的陳英士

英士先生到東京的時候。中山先生正在組織中華革命黨。當時亡命的諸同志多數以爲現在袁氏勢力正極爲強盛。所以我黨有了這樣大的地盤和武力。仍舊不免於失敗。現在既然受了如此的大挫折。一時必不容易恢復元氣。非休養

五六年。決不能再行發動。中山先生則以爲二次革命的失敗。並不在於我黨力量不足。實在由於我黨的不能統一。而各同志又不能信從我的主張。祇想敷衍利用。以致結果如此。此後要謀捲土重來。根本上須使黨有統一的組織。堅固的宗旨。黨員有純潔的志趣。纔有辦法。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以前。我黨以數十人而可以攻擊滿清的省城。二次革命時代。我黨有數省的地盤。十餘萬的兵。多數的金錢。結果反致土崩瓦解。統是這個原因。所以我黨在現失敗的時代。更應該鼓起從前的勇氣。勇往直前。就一定可以有效的。況且以袁政府現在當局的荒淫。軍隊的驕橫。土匪遍地。民不聊生。這種情形。革命運動決非極難。如果能從現在準備。一兩年中。一定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勢。英士先生聽了這一番話。就非常感動。而且回想這一年多的經過事實。覺得許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見到。想到。因各同志見識學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處處牽掣中山先生的主張。不能

服從其命令。因此有這樣重大的失敗。自己非常的追悔。遂決心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助其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嚴格的訓練黨員。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中山先生卽任英士先生爲總務部長。對於黨的組織擴張。多所計畫。每日接洽各省同志。常有數十人。黨務因此日見發達。

英士先生常對人說。『機會必須由創造而來。決不能由等候而來。我們若能努力創造機會。則雖然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又說。『我所以服從中山先生的緣故。決不是盲從。是因爲我現今已經實在認清楚。此刻中國有世界眼光。有建設計畫。有堅忍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沒有第二人。所以我誠心的服從他。』……此時黃克強因不贊中山先生急進革命的主張。已經到美國去。英士先生曾很懇切的寫過一封信給他。勸他回來贊助中山先生的革命。同時並說明自己在過去的兩年中。因爲不能

了解中山先生的主張。以致時時妨礙先生的進行。現在已切實懺悔等語。說得極爲痛切。

英士先生既贊成中山先生積極在國內布置革命潛勢力的主張。因對中山先生建議。以爲第一第二兩次革命。雖然因種種原因以致失敗。但我黨不能在首都革命。不能搖動敵人的基礎。以致袁世凱有所憑藉。能用政府的名義發號施令。來壓迫民黨。所以我黨以後應注意於東北黨務。以作首都革命的準備。三年春。英士先生到大連。經營東三省革命。住大連約五十日。成立奉天革命黨機關部。於三月間歸東京。同年夏間。英士先生又請中山先生經營長江方面。派同志分任江蘇浙江安徽軍事。

四年春。國內變化漸急。長江方面同志。又迭催英士先生歸國主持。英士先生乃于二月間抵上海。主持長江方面進行事宜。當時因種種障礙。一時不能得手。英

士先生極爲焦急。曾電告中山先生說。如果不能成功。決不願再到日本做亡命等語。中山先生恐英士性急。以致犧牲。屢次函電促其回東京。英士先生仍不肯行。

第七章 袁世凱帝制時代的陳英士及肇和戰役

四年夏。袁世凱因爲謀帝制的心日急。因承認日本二十一條的要求。以作日本承認袁氏帝制的代價。秋間。楊度等承袁氏授意。組織籌安會。向袁氏勸進。各省袁黨紛紛附和。帝制運動日見鮮明。人民大憤。中山先生因催英士先生從速到東京協商。英士先生不得已。乃於八月間到東京磋商。其結果則以爲現在袁軍在東南方面兵力極厚。西南比較空虛。不如從西南發動。並以廣東作爲發難目的地。各同志多表示贊同。並推英士先生主持西南進行。十月中。英士先生由東京到廣東。經過上海。上海方面負責同志。以爲現在上海方面海陸軍來與我聯

絡的極多。頗有希望。且因袁氏中日交涉失敗。民間大表反對。有機可乘。留英士先生仍在上海主持。英士先生審察實際情形。確有可爲。因此仍停在上海。主持上海及長江進行。同時輔助西南同志分別進行。

英士先生觀察長江形勢。以爲上海地形重要。勢所必爭。但當時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甘心作袁氏爪牙。率海陸軍固守。如果要取上海。必須先去鄭汝成。東三省同志王曉峯王明山自告奮勇。担任殺鄭。十一月某日。探得鄭汝成要到日本領事館。必須經過外白渡橋。二王遂在外白渡橋邊等候。是日正午。鄭汝成乘汽車經過。王明山因向汽車先擲一炸彈。汽車頂炸去。汽車夫已驚惶不能開車。王曉峯急速跳上汽車。取出兩根駁壳鎗。向鄭汝成連續射擊。鄭頭部中十餘槍。立刻身死。二王也登時爲巡捕拘捕。解到鎮守使署。不久被害。但有此一舉。數年來沈悶的空氣中。忽現革命的活氣。

鄭汝成死後。袁世凱異常恐慌。派楊善德爲淞滬護軍使。楊氏老朽庸懦。絕無辦法。英士先生乘人心浮動。袁軍布置未定的時候。準備發動。長江及江浙方面同志又催促由上海發難。以爲如果上海發難能夠成功。各省必可陸續響應。同時袁氏的海軍總司令部在十二月三日命令肇和軍艦於六日開到廣東。但肇和爲上海各同志聯絡海軍各艦中成績最好的軍艦。如果離去上海。將來的發動更難。因此要求英士先生在六日以前響應。英士先生見情勢迫切。必須發動。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也贊同發動。遂決定於十二月五日午後四時發動。當時的計畫和任務的分配大略如下。

(一) 淞滬司令長官陳英士。參謀長吳忠信。

(二) 海軍總司令黃鳴球。

(三) 海軍陸戰隊正司令楊虎。副司令孫祥夫。

(四)以肇和艦爲海軍總司令部。楊虎率一部分部隊占領肇和。占領後卽開砲猛擊製造局。孫祥夫率一部分部隊分別占領應瑞通濟。作肇和輔助。

(五)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開北等所聯絡之軍警。聞軍艦砲聲。卽同時響應。

(六)夏次岩担任在城內各城門舉火響應。

(七)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份同志攻擊警察總局。

(八)闕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担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九)陸學文等担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

(十)姜匯清曹叔實楊靖波余建光等担任聯絡開北方面軍警響應。

(十一)楊滄白邵元冲周淡游等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

當時計畫及任務既已規定。五日午後。各同志分別依照其任務着手進行。楊虎

率海陸戰隊同志三十餘人攜帶手槍炸彈。乘小汽船襲取肇和。艦上同志陳可鈞等立即響應。遂占領肇和。孫祥夫一部分同志預備的小汽船。因沒有照會。爲巡捕干涉。不能登船。因此不能占領。應瑞通。濟肇和。遂成爲孤立的情勢。

楊虎在肇和艦上。因尋不到砲彈庫的鎖匙。不得已到六點鐘的時候。打破庫門。取出砲彈裝置後。向製造局方面射擊。岸上各同志聽到砲聲。就分別占領電報。電話局。巡警總局。工程總局等重要機關。英士先生也率領幹部同志向華界出發。不料這時候袁軍大隊前來。武器較優。我方同志以武器不及。支持多時。傷亡太多。不得已退却。陸軍也不能響應。陸上各方面遂完全失敗。袁軍及警察密布各要區。英士先生及幹部同志遂不能通過。不得已退回漁陽里五號總機關部。其時適值法捕房因漁陽里五號連日出入的人太多。疑心藏有軍火。故於是夜派巡捕前來搜查。捕去同志數人。並派巡捕看守房屋。英士先生率幹部同志避

至別處。總機關部遂被破壞。各同志間的聯絡線中斷。遂無從接洽繼續進攻的計畫。

在肇和艦上的楊虎和諸同志已經對製造局發了幾十砲以後。見製造局方面並不還砲。以爲製造局方面已經爲我軍占領。所以不再發砲。而應瑞通濟兩艦又發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因此不加準備。不料陸上袁軍方面楊善德薩鎮冰楊晟等商議結果。決定用重金收買應瑞通濟。在六日黎明。開砲向肇和射擊。肇和方面因事出意外。匆卒還砲。多不能命中。而艦上汽爐又中砲炸裂。同志死的極多。楊虎等知道已經不能支持。不得已改裝浮水退走。其餘受傷各同志多爲袁軍捕去殺害。肇和遂復入袁軍之手。這次轟轟烈烈反抗帝制第一聲的革命軍。遂不能不暫告停頓。

肇和之戰。雖然在十餘小時以內完全失敗。但以袁世凱重兵所在地的上海。半

月以內。連續發生鄭汝成被刺及肇山發難等重大事變。袁氏氣焰爲之大受打擊。不久西南遂宣布討袁。終於推倒袁氏。不能不說是英士先生在上海慘淡經營的影響。

第八章 西南討袁時代的陳英士及其遇害

肇和戰事失敗不久。雲貴已起兵討袁。反對帝制。英士先生仍舊鼓勵同志在上海進行。同時分助湖北廣東同志向武昌廣州進行。此時經濟異常竭蹶。英士先生又以焦勞多病。時時帶病會客。磋商要事。一日。會客談話稍長。忽然暈去。同時別派黨人也在上海計畫發動。遇事牽制。英士先生以爲革命勢力貴於統一。極願與別派聯合動作。別派不聽。英士先生因此更爲感慨。病從此更深。

西南獨立以後。英士先生在上海用了幾個月的苦心經營。情況已較有進步。因定四月十二日晚間十二時發動。約定以號砲發動。海陸軍就同時響應。不料那

天晚上。適值大雨。號砲不能燃放。直到早晨三點鐘纔放一響。因此海陸軍不能響應。第二晚。海軍担任開砲。陸軍隨後響應。但海軍臨時仍不發砲。又不能動。十四晚。担任運動海軍的同志宋振。率領一部分同志親到艦上指揮。因艦長不在。兵士開槍抵抗。宋君憤極。遂投江而死。因以上三晚。海軍方面始終不能發動。故陸上也不能響應。但陸上軍警因一連數夜的準備。形跡漸露。袁氏將領防禦更嚴。並將有嫌疑的人逮捕殺戮。因此上海遂更不容易發動。同時英士先生派楊虎到江陰發難。已占領長江要塞的江陰砲台。但因不得援助。不久也就失敗。夏次岩入浙發難。又爲屈映光逮捕殺害。浙江事也陷於停頓。

英士先生以屢次舉動。統歸失敗。而經費又異常困難。處處設法張羅。總不能得舉事的大款。當時因袁世凱非常畏懼英士先生。懸重賞募人暗殺。在上海的袁探既調查得英士先生經濟竭蹶的情形。遂由許國霖程子安等假設一鴻豐煤

鑛公司。又勾通一民黨叛徒李海秋來對英士先生說。鴻豐公司有一塊鑛地。預備向日本人抵押大款。如英士先生能從中紹介簽約。則借款到後。可以十分之四幫助他作革命軍費。英士先生正苦無法籌款。就馬上承認介紹。李海秋因約定於五月十八日下午帶鴻豐煤鑛公司辦事人及合同底稿來請英士先生簽字。十八日下午。李海秋招許國霖等五人到薩坡賽路十四號英士先生的寓所客廳中。與英士先生見面。剛剛坐定。李海秋忽然推說忘記帶來合同底稿。出去取來。遂出門去。李剛剛出去。外邊忽然衝進兩個兇徒。拔出手鎗向英士先生頭部射擊。腦部連中數槍。登時氣絕。此英勇果毅百折不回的革命健兒陳英士先生。遂從此放下重大的責任。脫離民國而去。唉。

英士先生的被袁探暗害。固然自己也有不免疏忽之處。但因為他自從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親見許多黨員的變節和怯懦。心中實異常悲憤。民國四年由東京

回上海以後。已有爲黨犧牲的決心。所以有誓死不再回日本作亡命的痛語。當時又曾自撰聯語。就是「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二十字。說來何等悲壯。後來李海秋等以鴻豐煤鑛紹介的事來說時。英士先生雖也覺有不十分妥當之處。但因籌款困難。決計冒險一試。不料因此竟爲兇徒暗算。可痛啊。

第九章 陳英士的世界革命思想

英士先生的一生雖然完全努力於中國國民革命。但仍抱着世界革命的大志。不幸中途被害。不能發揮其志願。實是恨事。

英士先生嘗對人說。『我生平最恨強權。並喜打不平。凡是見到有以強凌弱的事。必爲憤憤不平。現在的世界仍舊是一個不平的世界。所以我願意作世界革命的工作。不過現在的中國。尤其要從速革命。我又是中國人。因此我先着手於

中國的革命。俟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我當盡力助各弱國及亡國之民革命。務使世界上強權能完全剷除。全世界民族統能獲得獨立自由。我的志願纔算能完全達到。

英士先生平時對於亞洲民族的聯絡也極爲努力。對日本的民黨。朝鮮安南的黨人統有聯絡。以謀互助。又屢次請託東三省當局保護東三省的韓國僑民。因此英士先生遇害以後。各國黨人來弔的多痛哭失聲。可見其平時感人的深切。

第十章 陳英士的性格

綜合英士先生一生的事蹟來看。我們可以認定他是一個極純潔極勇猛的革命家。他生平不知道有所謂艱難挫折。總是前進。總是奮鬥。他富於自信力。但也勇於改過。他在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以前。因爲不十分信從孫先生的主張。所以常有和孫先生意見不同的地方。但自從二次革命失敗以後。纔明瞭孫先生

的見解確多過人之處。因此就痛自懺悔。以後數年就完全聽從孫先生的指導。他在東京時寄給黃克強的信。就將他自己當時對孫先生認識的錯誤。很明顯地敘述出來。這都是英士先生勇氣過人的地方。爲他人所不及的。

英士先生在滬軍都督的時代。外間曾傳說他已經積聚了幾百萬家產等話。實際上則因他部下有幾個不良分子。曾攪得多金。而英士先生本身確係毫無所得。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在東京亡命的時候。經濟就非常的困難。常常身邊只剩了幾角小銀圓的。到被害以後。其夫人與小孩幾乎不能維持生活。由同志間設法担任其家庭生活及小孩教育費用。這凡是稍與英士先生接近的同志都能曉得。從前的謠言也就可以不攻而自破了。

英士先生是一個極闊大的人。也是一個極精明的人。因其極闊大。所以能夠容納各種的人才。爲他所利用。因爲是一個極精明的人。所以凡有人想對他欺瞞的。

事。他常常能夠看出。並當面指摘出來。他對人固然極和愛。但遇着行爲不對的人。他也能很嚴厲的加以訓斥。因此也有人恨他和忌刻他。

袁世凱對於民黨中人。最怕的除了宋遜初外就是英士先生。因爲英士先生敢作敢爲。不爲威力所屈。不爲利祿所動。其才能資望。又能夠指揮號召。所以袁世凱視爲大敵。當民國四五年間。袁世凱因爲英士先生在上海。所以在上海及長江各要隘駐紮重兵十餘萬人。不敢遣調。以防範英士先生。其聲威也就可以想見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英士先生是一個勇毅果敢精幹偉大的革命家。他的被害。實在使孫先生失了一個極有力的實行信徒。使中國的人民多受了若干年軍閥的壓迫。使世界革命運動中少了一支有力的生力軍。這實在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不幸。也就是世界革命運動的不幸。

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

蔣中正

「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軍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銷沉之所致也。此陳公英士自日本赴大連時所寄之言也。一時勢所造之英雄。非真英雄也。吾甚愧癸丑以來。凡有聲望者。嘗具假面目。以投機於革命事業。不復犧牲其身命。以致民國孱弱。黨名墜地。至於此極。吾已決心。吾願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之代價。以挽我國之弱風。吾願掃除中國之惡魔。吾願建造世界之平等。」此又陳公英士回滬時臨別之言也。至今人亡言存。讀其所言。而審其所存。吾黨之能言行一致。俯仰無愧。如陳公者。其有幾人。吾述其方略。而舉其事實。其精神能貫徹於千秋事業。可垂範於後世。如陳公者。亦能有幾人。吾於是謹述其癸

丑以後之方略及事實。介紹於世。以供國人之景行也。

(一)第一期之革命計劃及其實行 (自第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至歐戰發生時止) 陳公嘗謂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貫澈革命黨之三民主義者。以東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搗北京。以掃專制惡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於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猶覆其轍而不自悟者也。且袁軍密佈於東南。防範壓制。不遺餘力。如不度勢量力。率意逕行。是無異於鄒與楚敵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謀第三次革命。當於東北數省培植根基。以爲犁庭搗穴之計。乃於三年正月請命於孫先生。卽與戴季陶君等首渡大連。設立機關。聯絡東北各省首領。磋商大計。籌備發動。逗遛半載。袁逆四出探索。終不得志。既困於病。又受外交之掣肘。以致有志未逮。飲淚回東。卽將東三省委之於方劍飛等主任。而命陳寧等運動黑龍江軍。力謀三次革命之發動。陳公此行。雖未獲成效。而革命黨東北各部之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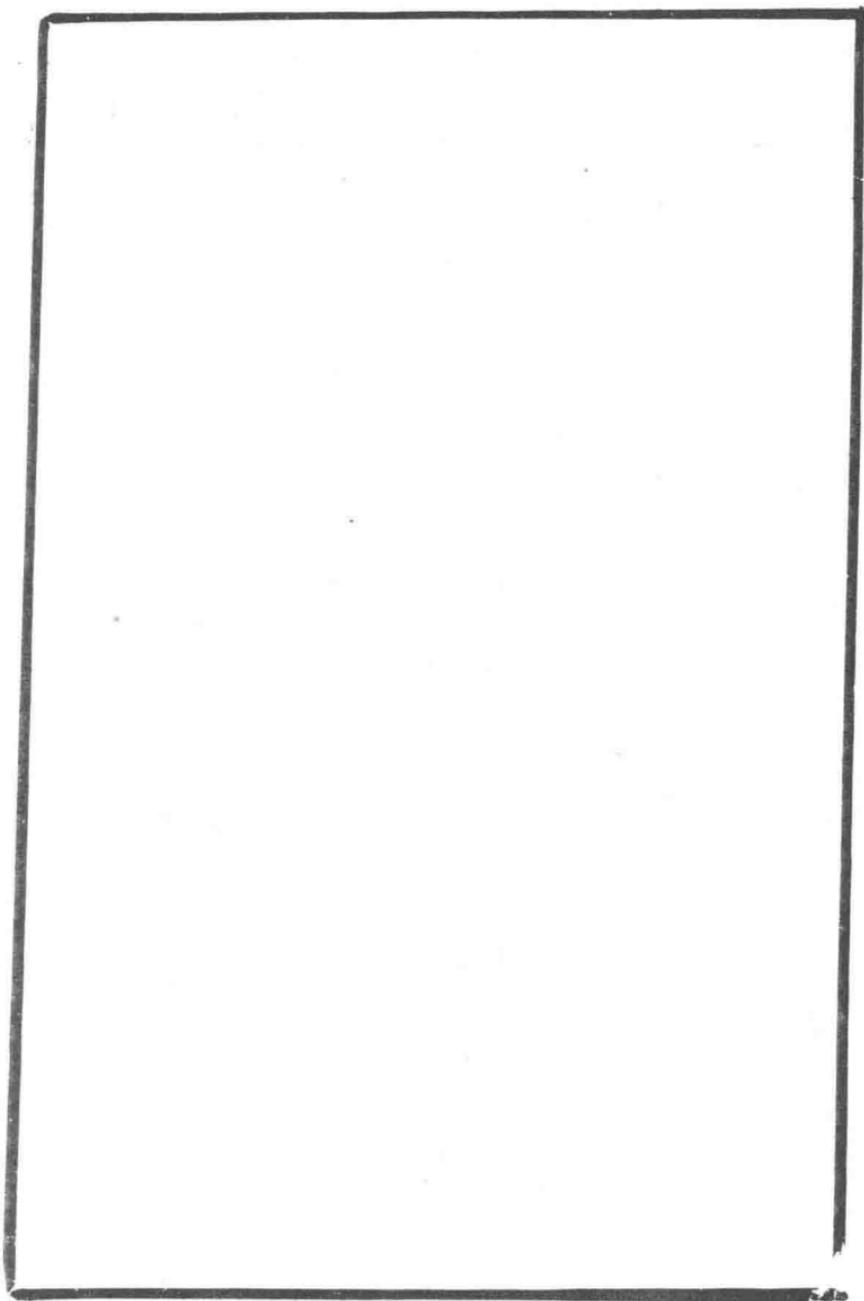
實賴此以成也。三年六月間。接中正等謀滬之報。故暫居東京。以望滬事之成。及滬事失敗。陳喬英王軍山章得高陳新民等殉難。知其事不能急進。乃令中正東渡。重商大計。當時接東省同志之報。有巴英二統領者。請其速往主持。以在東事繁。不克速離。乃命中正與丁景梁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往視察。據報不確。故未親赴其地。未幾歐戰突起。乃命中正回東。以謀東南之進行。

(二)第二期之革命計劃及其實行(自歐戰發端至袁世凱帝制發生時止)三月六日。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由孫總理委任公爲總務部長。襄助孫先生一切黨務。因當時歐戰已啓。青島開戰。時期不同。局勢一變。前之謀於東三省以養成潛勢力。使其一舉而成者。終以該地勢力薄弱。不能速舉。乃注全力於江浙二省。而以東三省作爲繼起之區。請總理委任夏君爾璵主持浙事。范君鴻仙主持滬事。吳君藻華主持蘇事。極力猛進。卒遭失敗。四年二月間。因各處起事。着着失敗。

一無成效。乃單身返滬。自行主持。卽實施其犧牲一己以償代價之期也。回滬後。以謀浙爲主。而兼謀蘇。經營半載。猶無成效。乃因孫總理電召者四。以所事未成。無以對在東同志。決不東渡。不久以籌安會發生。總理又以電來召。商酌大計。乃與許汝爲同時東渡。在東京本部與諸同志決定吾黨進行之方針。

(二)第三期之革命計劃及其實行(卽籌安會時代)籌安會發生以後。在東同志商酌大計。公主張以時期急促。迫不及待。東南諸省。袁氏爪牙密佈。如不從西南方面乘隙抵虛。則事難舉也。孫總理等然其計。乃決從雲貴入手。而設籌備處於香港。羣推英公爲之長。不幸時間緊急。財力不足。主持西南者歸又稍晚。否則西南半壁之義軍。不待年終而早起。英公回滬後。乃朝夕不忘於西南。各省軍隊運動成熟者。已得三分之二。如有力者爲之主持。其事可立舉。故暗中仍命董幹臣盧錫卿安順卿諸同志從中進行。不遺餘力。惜其身爲衆阻留在滬。不能親至。

香港組織機關。卒致所謀不成。是實爲革命軍失敗之最大原因。亦卽公畢生最大之恨事也。西南進行之計。既受挫折。革命經費。又一無所着。乃奉孫總理之命。與許汝爲親赴南洋。代理籌款。及公過滬。同志多以時迫事急。東南半壁非公主持。決難成功。孫總理亦有留滬之電。堅辭不獲。乃留滬主持一切。以南洋籌款事。囑諸許汝爲。當時以時間迫促。如海軍不爲我助。則海上交通不便。陸上聲威不振。東南半壁難以保障。若從事於海軍。又非自滬入手不可。蓋當時最有力之第一艦隊練習艦隊。皆泊於淞滬一帶。癸丑之役。以海軍不歸我有。卒致失敗。且上海爲東南第一要區。吳淞要塞。扼長江之口。製造局爲後方重地。皆爲當代必爭之所。辛亥之役。上海克復。則蘇杭立下。閩粵響應。皖寧續降。癸丑之役。賊酋負隅。而全局失敗。是上海之關係於戰局之重且大。果爲何如乎。故海軍不得。則上海難下。上海不下。則東南難圖。而逆酋不殺。則上海與海軍二者皆不能急圖也。是



以從事殺曾爲第一要務。第二乃在襲擊海軍。後卽攻製造局。再取吳淞要塞。然後圖浙攻寧。以爲東南之根據。未幾。鄭汝成果爲王明山王曉峯二烈士所殺。賊曾果授首於滬濱。於是第一任務已盡。乃定年杪舉事。以着手於第二之任務。忽聞十二月三號。有應瑞肇和卽將駛赴廣東之報。於是迫不及待。乃臨時定期於本月五日。乘各艦長公宴薩鎮冰之日。與肇和艦長黃鳴球相約。於是日舉事。推其爲海軍總司令。囑其暫避滬寓。乃命海軍陸戰隊長楊虎率其部下三十餘名。由黃浦乘小汽船。襲取肇和。同時命副陸戰隊長孫縱橫率其部下三十餘名。由楊樹浦乘小汽船。襲取應瑞。不幸孫副隊長所率之小汽船。爲警察干涉。難以着岸乘載。以致應瑞不克襲取。惟楊隊長勇往直前。單獨進行。卒能攻取肇和。砲擊製造局。惟不願殺傷同國之敵軍。以燈號招呼其來降。不料敵軍失信。竟聽從楊戾之議。命令各艦發砲。回攻肇和。楊隊長以衆寡不敵。固守至翌日拂曉。令部下

退去。自亦幸而得免。是日陸上方面。則令薄子明率其部下二百餘名。襲擊巡警總局。令吳禮卿之部下陸學文等襲取電燈電話各局。公與中正親臨南市工程總局之司令部督戰。各方面皆能如計攻取。卒因器械不及敵軍之充足。以致敗退。是役也。海陸各方面死者二十餘人。傷者以百計。公受此大挫。維持秩序。辦理善後。卒能措置裕如。再圖進行。迄無稍餒。謂非英姿卓絕過人。其能於創鉅痛深之餘。指揮若定。不稍却顧乎。凡此又皆爲當世之所共知者也。

(四)第四期之革命計劃及其實行(自肇和失敗至被害時止)肇和失敗。雲貴繼起之時。其主張則以上海廣東湖北三處爲根據地。彼嘗謂以此三者得其一。則可號召東南。三者得其二。則可風行全國。如三者盡得。則大局可底定矣。當上海再舉之計。尙未成熟之時。乃力助廣東之朱執信。及湖北之蔡濟民田梓琴等。嘗恐謀滬不成。而希冀粵漢成功之心益切。未幾。請款於公者沓至。公告其左

右曰：「肇和之役。所費者不過二萬餘金。吾輩革命全在精神。如借金錢以爲運動之具。實啓今日亡國之機。且肇和失敗。日無百金之索。非故却之不得已也。所與共事。亦嘗曉以大義。雖不吾從。天也。」第二艦隊來滬。本已運動成熟。乃爲人事齟齬。以致艦隊司令生疑。不能如計發動。故改變計劃。乃定五月間先取江陰。扼長江之咽喉。使長江海軍不能活動。然後再圖上海。故江陰發動後。決計由吳淞響應。先固要塞。再襲江南製造局。以扼長江門戶。不幸初八日爲別方謀攻。製造局不成。引起敵軍特別戒嚴。以致我黨運動之軍隊。內外隔絕。消息不靈。故五月十三日所定計劃。率歸無效。至此經費更竭。又爲異己者所扼。而公勇往之志。因之而益堅。再接再厲。百折不回。袁逆加害之心。亦因之而益熾。竟受其偵探機關鴻豐公司押礦借款之欺。當時雖明知其事之不確。而乃不顧生命。冒險籌款。思貫徹其宗旨。以達吾黨革命之目的。不幸卒中奸計。爲賊所算。悲乎。自古無不

爲庸衆疑忌之志士亦無希榮惜死之英豪。公雖賈志以終。公之事業足千古矣。

肇和戰役實紀

邵元冲

一、肇和戰役之原因 霹靂一聲。震人耳鼓。起全國國民於醉夢之中。使之恍然有來蘇之望者。非民國四年十二月五日之上海肇和戰役乎。溯自四年之秋。籌安會創立。帝制黨狂熱既極。推戴勸進者遍於全國。袁氏俯仰自雄。以爲將莫予毒。飛龍之期。指顧可待。一時朝野愛國之士。形見勢絀。屈於淫威。則亦惟有相顧吁嗟。無能爲役。不謂於此陰霾晦塞之時。而忽有素稱全國重兵雄峙之上海。兩大革命以起。先是民國二年。第二次革命既失敗。義烈愛國之士。紛紛遁逃三島。故東京一隅。遂爲亡命客集中之地。是時陳英士先生亦於上海失敗以後。至東京。與孫中山先生協籌大計。然當挫敗之餘。衆多沮喪。或則謂非十年以後不

能革命者。惟孫中山先生獨主張速起三次革命。而英士先生贊同之。於是中有中華革命黨之組織。公舉孫先生爲總理。而英士先生任總務部長事。初謀北方。繼圖江浙。皆不幸挫敗。於是英士先生以爲今日根本大計。宜注重西南滇蜀兩粵湘五省。而以香港爲樞樞。議論甚偉。卒以時勢逼促。財力亦匱。計不果行。於是英士先生再縱觀大勢。以爲上海一隅。爲長江咽喉。而又重兵所在。足以控制南北。故第一次革命之成功。實以上海之影響。而有以促成之。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以上海戰爭。攻擊製造局之不能得手。及海軍之不同意。而攻擊上海攻擊湖口等。爲全局失敗之大原因。故英士先生以爲非占領上海。不能促成長江各省之響應。非海軍得手。不能獲上海革命之大成功。乃以此計陳之孫先生。孫先生大然之。於是英士先生本此計畫。於四年春秘密回滬。進行運動上海軍警及聯絡海軍事。而以江浙兩省爲之輔翼。成效既日著。會夏間以孫先生有要事商榷。自東

京電招。於是英士先生又赴東。冬初。又因事須至南洋。道過滬。滬上同志挽留之。以爲海陸軍警成績已漸可觀。且因帝制潮流日急。益促人民革命之勢力。挽英士先生在滬主持黨事。先生觀察一切。知事實有可爲。乃電孫先生。告以可以有爲之情況。並請多派同志回滬。襄助一切。孫先生復電報。可於是英士先生乃決留上海辦事矣。是時上海陸軍及警察。已多表同意於我黨。而楊虎等所聯絡之海軍。成績尤佳。肇和通濟應瑞各艦。贊同我黨者亦幾及半數。然當時孫先生委任主持上海軍事者爲吳忠信君等。當英士先生回上海之時。上海同志暨吳君等。議公推英士先生主任滬事。而各同志共輔助之。並公電孫先生。孫先生復電允任英士先生爲淞滬司令長官。遂組織總機關於法界霞飛路漁陽里五號。其吳忠信蔣介石楊滄白周淡游邵元冲丁景梁余建光諸君。分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聯絡諸職務。孜孜進行。不遺餘力。而時機於是益熟矣。

二、戰爭發動暨攻擊計畫 英士先生既支持滬事。準備漸完。惟尙未確定發難時日。而其長江及江浙各省同志。紛來敦促。以爲苟上海能任發難。則各省必可尅期響應。且海軍總司令部。又於十二月三號。命令肇和軍艦。迅於六號開赴廣東。於是同志聞之。共告英士先生。以爲我黨聯絡肇和之成績。爲各艦之冠。今若聽其開去。則將來發動尤難。因要求英士先生。於六號以前發難。先生重以衆意。且準備之成績。實亦可以發動。而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事前亦同意。由先生電請孫先生。委任黃爲海軍總司令。故遂與總機關部各同志會議。決定於十二月五號午後四時發動。當時計畫及分任任務之概略如左。

- (一) 淞滬司令長官陳英士先生。參謀長吳忠信君。
- (二) 海軍總司令黃鳴球君。

(三)海軍陸戰隊正司令楊虎君副司令孫祥夫君。

(四)海軍以肇和艦爲海軍總司令部。楊虎君率一部份部隊占領肇和占領後。卽開砲猛擊製造局。孫祥夫君等率一部份部隊分別占領應瑞通。濟以爲肇和之輔助。

(五)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閘北等所聯絡之軍警。聞軍艦砲聲。卽同時響應。

(六)夏爾瑛君擔任於城內各城門舉火響應。

(七)薄子明君等率領山東部份同志。攻擊警察總局。

(八)闕鈞沈俠民朱霞譚斌君等擔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九)陸學文君等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

(十)姜匯清曹叔實楊靖波余建光君等擔任閘北方面軍警。余建光君並任散

布告示檄文。

(十一)楊滄白周淡游邵元冲君等。擔任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

三、戰役真相暨失敗狀況。時計畫及任務既定。五號午後。各同志分別出發。從事着手。楊虎君率海軍陸戰隊同志。隨携手槍炸彈。於三時頃乘預先購置之小汽船。由黃浦灘開駛。逕向肇和艦而行。艦上陳可鈞君等。即率衆響應。時以事起匆猝。且艦上事先同意者已多。故餘衆亦隨即附和。皆不敢動。而黃鳴球又尙未回艦。故楊君等即向衆宣述吾黨宗旨。暨此次創義之目的。衆皆歡騰。復出酒遍犒之。已命向砲彈庫取砲彈。准備裝置射擊。以司庫者不在。鍵無從啓。良久。已將六時。迫不得已。以大椎破門入。取砲彈出。裝置竣。遂實行射擊矣。先楊君之率陸戰隊由黃浦江向肇和也。孫祥夫君等一部份之陸戰隊。亦別乘預購之小汽船向黃浦灘登舟。擬占領應瑞。然購小汽船時。以爲時既迫。未及向海關請領護

照。且不知海關向例無護照之船隻不能旁岸停泊。故孫君等將登舟時。卽爲巡捕干涉。迫不令上。不得已折回。於是應瑞通濟兩艦。遂不能得手。朱霞譚斌君等攻擊電話局。既已占領。嗣以袁軍大部隊來。武器較優。戰既久。勢不敵。不得已退却。陸學文君等二十餘人。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警察全體皆潰走。占領後。正圖布置一切。而袁軍一隊又來。遂互戰。以袁軍數過多。我隊喪亡過半。馮茂齋君等殉焉。不得已亦退却。薄子明君等率山東部同志赴警察總局。正在攻擊間。而袁軍亦至。以武器不敵。亦退却。於是陸上各方均失敗。製造局贊同吾黨之軍隊。聞肇和砲聲。乘衆洶懼之時。正擬發動響應。然未幾砲聲忽輟。疑已失敗。遂不敢動。於是製造局之響應亦失敗。英士先生既分遣諸同志出發。卽與諸幹部同志在漁陽里五號總機關部籌議一切。聞肇和砲聲。知事已得手。卽率幹部同志吳忠信蔣介石丁景良徐朗西周應時及俞信大等。同冒險赴華界。以期指揮

一切及抵警察第一區。卽當時假定爲總司令部者。則陸上各方已失敗。敵軍警遍布。不能通過。不得已折回漁陽里總機關部。先數日。各同志以發難伊邇。出入於漁陽里五號者。人數甚衆。五日下午尤甚。比鄰某法人見之。疑中有危險品物。恐波及。以告法捕房。法捕房定五號夕搜查。故英士先生等歸漁陽里五號未久。與諸同志正計畫。再取應瑞並攻陸地各方面之際。法捕房適遣巡捕多人前來搜檢。既前後包圍。搗門甚厲。旋破門而入。諸同志由窗牖間見之。疑有意外。遂擁英士先生登屋頂潛匿。同時伏匿屋頂者有吳忠信。楊滄白。蔣介石。章杰。諸君。而樓下之丁景梁。丁士杰。周濟。時吳靖諸君。適與入室之巡捕。遇丁君等。以懷挾手鎗。巡捕指爲携帶軍器。逮入捕房。次日判定驅送。至日本焉。英士先生等伏屋上。既久。以室內有巡捕。邏守嚴。不能再入室議事。乃分別由別室潛出。同赴他處。遂不能再計畫進行事。而各同志之失敗歸來。欲圖再舉者。以總機關部破壞。不能

秉承命令。故聯絡線亦中斷。而事愈不可爲矣。楊虎君等之在肇和艦上也。既以巨砲向製造局猛擊數十響。而製造局絕無動靜。且不發回砲。楊君等以爲初定之計畫。爲海軍發砲後。陸軍同時響應。今製造局既無動靜。或已爲我軍占領。故不敢再發砲。以慮誤傷本軍。同時由艦上發信號。至應瑞通濟。詢其是否同意。兩艦回信號稱。正在會議。當可贊同。請勿攻擊。以是肇和艦上同志。益坦然無慮。時駐製造局統率上海軍隊者。爲淞滬護軍使楊善德。聞肇和已爲吾黨占領。並見其向製造局發砲。意殊張皇。乃遍邀在滬官紳薩鎮冰等集議。方策衆說莫決。惟袁世凱軍事參議楊晟。力主攻擊肇和。謂雖擊沈一艦。亦無所惜。議既決。乃向交通銀行提取巨款。厚賂應瑞通濟兩艦官長兵士。促其攻擊。兩艦中本有吾黨事前所聯絡者。對肇和既舉義。擬卽圖響應。以懼衆意尙未一致。故猶未動。及是衆人既得厚賂。又涎於未來之美官。乃率變計。主攻擊肇和。餘人雖有反對。亦無

能爲役矣。六號拂曉應瑞通濟兩艦遂發砲向肇和猛擊。肇和艦上同志初不慮兩艦之驟變。亟行還砲。而爲時匆猝。多未能命中。相持時許。艦上同志死傷狼藉。衆議開出吳淞口。又不諳電氣起錨之法。錨不能上。而應瑞又復砲中艦上汽爐。汽爐炸裂。同志死亡愈衆。傷者亦疲頓不能起。楊君知已無可爲。不得已易裝泅水而遁。至浦東復易農人服而歸。其陳可鈞君等數十人。以痍傷未能行。卒爲袁軍捕去。悉行就義。而此轟轟烈烈之戰役。亦遂於此時完全告終矣。是役也。死傷及失蹤之同志。據英士先生事後統計。謂殆及百人。其時成敗之機。介乎一髮。而所以失敗之原因。(一)同時不能占領應瑞通濟兩艦。致肇和有孤立之勢。而卒被兩艦所攻擊。(二)担任陸上各方面攻擊之決死隊等。武器皆僅手槍炸彈。不能與正式軍隊之槍械抵抗。(三)晚間總機關部被破壞。幹部同志遂爾分散。不能再計畫進行。而對各方面之聯絡線亦斷絕。(四)陸軍方面不能確實響應。以

爲海軍之援助。故陸上無根據地可以憑藉。此皆主要之原因也。

（編者按肇和戰役與英士先生之關係及其在黨國史中之重要。茲篇著者邵元冲先生更嘗於紀念肇和戰役一文中扼要論之。其結論云。『總理孫先生之組織中華革命黨也。實以陳英士先生爲其惟一之柱石。而肇和之役。集全黨中之菁英。或精勤擘畫。或從容布置。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實中華革命黨全精神之表現也。辛亥之役。英士取上海以響應武昌。而民國之基礎定。肇和之役。英士發難於淞滬。以樹滇黔討袁之先聲。民國乃由危而重光。故英士者。爲黨而生。爲黨而死。爲創造民國而生。爲保障民國而死。肇和一役之慘淡經營。又英士之全精神全人格之表顯。則肇和一役之關係於黨國者。又爲何如也。』）

英公被刺案情概要

蔡寅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先生在上海法界薩坡賽路十四號屋內。被人暗殺一案。經法捕房捕獲許國霖宿振芳二名。法公廨聶宗義判解上海地方檢察廳懲辦。

供詞概略

許國霖即許萱庭。在法公廨供認係受朱光明囑使。爲政府辦事。賞格十三萬。其目的先辦政府最忌之陳先生。因許與程子安在滬開設鴻豐煤礦公司。故與日商中日實業公司商議押礦借款。日人請找保人。即由王介凡轉知李海秋向陳英士先生說項。請陳出而担保。陳允可。王介凡並訂定五月十八日在薩坡賽路當面簽字。彼等預備暗殺事宜。而由杜福生担任租賃汽車馬車。預備脫逃。是日許與程子安王介凡李海秋及日人分乘馬車前往。王殿章王潤甫王子連潘甫庭等各持手槍石灰包。分佈路上。與陳見面後。李海秋喝令動手。程子安開槍轟

擊。此案主使之入係朱光明。程子安招集兇手。布置一切。李海秋王介凡介紹陳先生入勾。許與日商接洽。及招杜福生入夥。王殿章任子廣王子連王潤甫王恩普潘甫庭等均係程招來。潘又招四人。宿振芳即徐勳臣。係程令其在弄口把風者等語。

宿振芳在法捕房二次供詞。承認程子安奉張宗昌命令。暗殺陳先生。許國霖王介凡徐豐山王典章尹子光王鳳林王恩普蔡阿六等等均受程指使。渠亦受程命在門口把風等語。不諱。惟到法公廨。即狡供不認。

上海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林炳勳訊問許國霖。祇承認知情。不承認實施。且謂陳之被殺。完全爲黨務關係。以黨殺黨。實係程子安所爲。因程子安本爲張秀全韓恢胡俠魂等部下。深不滿陳之爲人。雲南事急。以都督問題又與陳有爭執。程子安王介凡是以決計謀殺。渠與程子安張達生等曾經談論。彼此意見均用炸彈

謀殺。朱光明與渠並不相識。捕房係私刑逼供等語。

宿振芳亦稱捕房所供出於刑逼。此案伊不知情。

上海地方審判廳推事趙毓璜審訊許宿二人均不認暗殺。惟許國霖稱借款事。陳先生要多借二十萬作革命之費。我心中不願意。後來程等勸我答應等語。上海地方審判廳認定事實如左。

程許組織鴻豐煤礦公司。招附商股。以振興實業之名。行補助黨費之實。厥後商借外債。邀請陳先生担保。因陳有多借二十萬之酬金條件。介凡等憤其太苛。然黨費迫不及待。不得不曲徇之。而謀殺之心亦於是乎決。十七日許囑子安預備。一面通知陳翌日簽字。先令振芳門首把風。見面以後。開槍行兇。

認定證據

(一)許國霖在法公廨之自白。(二)在偵查中之自白。(即知情等語)。(三)徐和

尙之證言。(徐和尙係意泰洋行汽車夫。供述鴻豐來條雇用汽車。槍聲以後。親見許國霖跳上汽車)。(四)宿振芳在法捕房之親供。(五)胡先鳳之證言。(胡先鳳係薩坡賽路十四號日人山田家茶房。供述是日上午宿振芳與許國霖等同來)。(六)宿振芳在公堂之自白。(略稱公堂復函。既無刑訊。我亦沒法。祇求從輕判斷等語)

判決罪名

上海地方審判廳判決許國霖按刑律第三十二條第二十九條暨第三百一十一條處以死刑。並按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十六條四十七條。宣告褫奪公權全部二十年。宿振芳按同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及三百一十一條。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並依三百三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宣告褫奪公權全部二十年。其理由以許國霖教唆王程等暗殺。屆時共同前往。教唆於前。實施於後。邇來暗

殺案件層見迭出。視身命如草芥。以法律爲弁髦。自應從嚴懲辦。處以死刑。宿振芳望風。屬於消極進行行爲。亦屬共同正犯。惟情節尙較許國霖爲輕。處以一等有期徒刑。

江蘇高等審判廳推事邱祖藩唐維翰彭榮。以許國霖雖係同謀。究非主動。處以極刑。未免過重。將原判關於許國霖處刑部分撤銷。仍於法定範圍內改判無期徒刑。並褫奪公權全部二十年。

執行地點

高等檢察廳呈報司法部。執行徒刑以下人犯一覽表。列執行監所吳縣監獄備考欄內。第一審係上海地方廳。俟奉指令再行指飭上海監獄執行。十二年許國霖一名。轉入江蘇第三監獄執行。有該監公函。附上海地方檢察廳卷可考。

案內供犯及嫌疑犯

程子安 王介凡(當場中槍身死) 潘甫庭(當時受傷在廣慈醫院病故)

王殿章 任子廣 王子連 王潤甫 王恩普 杜福生 朱光明 李海秋

(不認) 以上均係許國霖在法公廨供出

徐豐山 尹子光 蔡阿六(不認) 張宗昌 王甫庭(張宗昌在滬代表) 以

上均係宿振芳在法捕房供出

楊殿臣 張志仁 吳新來 以上均係潘甫庭在法公廨供出

張達生 楊 充 以上均係許國霖在地方檢察廳供出

吳國華 李海秋在檢察廳供內日本傭人在捕房所指

寅按此案當時上海地方審判廳認定事實。完全爲北政府開脫關係。將許國霖在法公廨原供認「受朱光明囑使爲政府辦事。賞格十三萬。其目的先辦政府

最忌之陳先生。以及宿振芳在法捕房二次供。一程子安奉張宗昌命令。暗殺陳先生。等語絕置不問。祇藉詞「鴻豐公司因陳先生有多借二十萬之酬金條件。憤其太苛。決議暗殺。」殊失本案真相。陳先生與鴻豐公司素不相識。所說承認担保借款。爲補助革命經費云云者。亦徒出於彼黨之口。彼方偵知陳先生需用革命經費孔亟。乃假設公司爲餌。以爲接近之機。據日人住山中治供詞。謂係礦師旅費五百元之關係。則尙未到借款作保之期。况借款成立之先決問題。既重在保人。事先將保護之不遑。而先殺之。是其目的不在借款。雖三尺童子亦知之。而乃謂憤其條件太苛。採取以彼之所謂黨費迫不及待。不得不曲徇之。而謀殺之心。亦於是乎決等詞。委曲鍛鍊。據此爲以黨殺黨之事實。可謂矛盾已極。非別有作用而何。江蘇高等審判廳更寬免許國霖之死刑。駁斥檢察官聲請加重宿振芳之刑名。既認爲非主動矣。而此案之主動何人。並未澈究。沈沈黑獄。長

此終古可慨也夫。

軼事

先生八歲時。與羣兒赴野。以火柴焚枯草爲戲。一童偶不慎。延燒及衣。羣兒駭走。先生獨跑近其前。迅將被燒之童推之倒地。已則緊伏其上。火乃熄。兒得無恙。

(贊召)

先生十歲時。約童輩驅馬於海島曠地。突有一馬向先生奔追。羣兒爲之驚懼。先生獨從容行幾十步。將被追及。陡然伏地不動。馬失目標。思轉身回入其羣。先生亟起立。痛擊之。馬奔逸益速。而先生竟未遭險。(贊召)

叔倡革命。初非由學而來。全由於天賦之自覺心。蓋先大父欲叔繼其商業。而令家嚴與三叔專意讀書。故昆弟三人。惟叔讀書最少。在石門典中時。同事多固舊。叔每日公畢。必相與談論。聽者咤爲創聞。莫敢與辯。叔旣自信其主張之非謬。顧

以爲久居典中。必不能有爲。因忽然去而至申。廣交益友。互換知識。乃更私喜向所主張。雖屬理想。而與學者之論調。適相符合也。因決與諸人共策進行。(果)

某年舊曆十月二十三日。石門俗爲城隍誕日。上夜。鄉嫗齊聚。盈千累萬。達旦通宵。比鯽下廊。高誦南無阿彌陀佛。俗名謂之宿山。先生與友人散步其間。嘆積習之難回。怪有司之不理。尋至地獄殿。見土偶狀極猙獰。公指笑曰。『民既深受愚矣。爾猶矯自做作乎。』顧衆人膜拜之際。揀最兇獍之像。與友各藏其一。回典。聚二三同事。先生乃高坐堂皇。答之數百。置於小便之處。數之曰。『爾無端受民之香煙久矣。今以臭務相委。亦當恪守其職。』越宿。爲司包朱和庭所覺。私囑更司送歸。先生後知之。怒甚。仍袖之以返。碎其形。投之於溺。(瑾)

邑之總管街口。繪有無常鬼之像。香火甚盛。以爲靈應如響。莫敢撻其鋒。先生知之。怒曰。『此魅竟敢崇人乎。』立毀其像。後又見鄉民間卜求籤。亂以治病。公自

度不能以理喻。私將城隍廟之仙方籤。西寺觀音殿之靈方籤。兩易其地位。邑人駭異者久之。而未知先生之爲之也。事雖近乎惡作。劇然先生之一片熱忱。殆將以醒愚俗耳。(瑾)

當前清光緒年間。海外僑胞常受列強污辱。如檀香山爪哇等地。華僑居留地之被焚燒。慘酷異常。當時清廷不顧民艱。更顧不到僑胞。同時國人之覺悟者也很少。僅有上海曾少卿先生發起抵制美貨。以促該國政府之覺悟。惜孤掌難鳴。響應的很少。先兄此時適到湖南看我。聞此消息。卽在湖南浙江會館召集各界開會討論。響應滬上抵制美貨事。當開會前。先兄往邀王正廷吳承齋諸同志。王君答明天要做禮拜。不能到會。先兄說。『如明天什麼地方着火。基督教徒是否不去救火。而去做禮拜呢。』王君答。『當然去救火。』先兄又說。『此次檀香山及爪哇僑民居留地的被燒。甚於平常的着火。你難道還要去做法禮拜麼。』王君聽

了這樣憤慨的話。當即首肯。（藹）

回憶先兄十五歲入石門縣善長當舖爲學徒。至廿二歲還是學徒。其時我赴日本留學。過了五年回國。我到當舖看他。他還是在那處當學徒。（年廿六）他看我出國。看我回國。可是他自己學了十二年。還是個學徒。於是憤而辭職。到上海經營絲業。約有二年（年廿九）當時我在湖南治軍。先兄以我國實業不振。由於政治不良。決計拋棄商業生活。願出洋留學。於是到湖南來同我商量。當時官費殊不易得。遂將我平日積餘的錢。先挪去用。以後再繼續接濟。至所習學科。先兄說：『你從前係習陸軍。我則學警察。可乎？』我極贊成。學科及經費既決定。次年（年三十）即東渡入警監學校。後來我調到南京服務。薪俸較豐。而接濟先兄之費亦較增。我記得有一次。他回國來到南京。我給他三百元。不滿兩星期。他又回到南京。向我要錢。我驚問道：『僅兩個星期。錢都用完了麼？』他說：『我這次到上

海。有一天經過租界。見人叢中聲音紛雜。我駐足探詢。只見巡捕正在梯上去除牌匾。未幾從門內綁出數人而去。我轉詢路人據云。「你還不曉得什麼事體。這裏响學堂的人。因爲欠租。經房東稟告巡捕房。現在派巡捕來封閉學堂。還將當事人帶去。」我聽了這話。便跟到巡捕房。探得該校當事人所欠租金及罰金的總數。適與我袋中所有的錢數相同。我以爲辦學堂是一件好事。於是將三百元悉數給巡捕房了事。可是那個當事人。我也不認識。我們一同返校。商量此後如維持學校。一方令較富有的學生酌量多出學費。一方酌減同事薪俸。學校遂得維持下去。我聽到這一番說話。心裏想有這樣慷慨仗義的哥哥。很是快樂。於是再設法湊集數百元。給他到日本繼續讀書去。（藹）

叔年二十五。授室姚氏。不數年。棄商出洋。奔走國事。鮮通竹報。丁未後。謀革命愈急。嘗有逮捕遇險情事。親友咸爲擔憂。余父有時馳誠。謂「家計益艱。爾當自審

度。毋冒險貽親憂。」叔答以「余所圖乃國事。同志之以身殉者已不乏人。余何忍中途自棄厥責。以負國負友耶。家事賴有兄與弟在。分任之。勉可維持。吾家累世尚儉。謹慎做去。當不致十分竭蹶。惟子姪讀書經費。籌備宜從充裕。無論如何困難。務望注重。」等語。叔出亡多年。雖家書鮮通。然一通書。必提及子弟之讀書爲學。諄諄引進。未嘗憚煩。誠足令後生觀感而興起焉。（果）

叔留學日本之警監學校時。凡校內外具有才智血性之士。以其重然諾。負氣節。莫不推誠結識。樂與之交。遇有重大事故。叔無不與焉。惟生性不屑沽名釣譽。故凡拍電演說。以及外表故示慷慨之事。輒不願列名。外間人知之者少。而悉其平生者。則莫不知叔任事之熱忱。實有過人者也。其時留學界號稱極盛。而人品頗雜。真有愛國思想者。究佔少數。故時有種種怪現象。傳於異邦之新聞紙中。然亦有爲清廷偵探所捏造者。叔知其事有真僞虛實。故凡遇此等事。躬親調查。必得

其真相而後已。苟其事屬實。叔乃聯合同人共攻去之。否則爲之辯誣。雖曠其功課。耗其精神。擲其金錢。皆所不惜也。(果)

英公在日加入同盟會。因思國人革命思想未甚發達。冀辦報紙以爲鼓吹。回國後。遂與余及江蘇蔣士杰等。出資籌辦大陸日報。初擬設立上海。後因滬上已有同志創辦報紙。乃改設漢口。因漢口爲長江中樞。南北交通極便。收羅人才。亦尙稱易。遂於民國紀元前四年(卽光緒三十四年)秋。偕余及蔣君等至漢口。在英租界設立事務所。招集股本。已達四萬。正在計劃開辦。陸續收股。事爲端方所知。電鄂督設法查拘。幸公事前聯絡商會會長盧君。頗有感情。盧得消息。卽趨至報告。並由其代籌川資離漢。未及半日。捕者已至。事敗垂成。損失甚大。(黃競白)

戊申秋。叔爲寧波應氏崇義學校事。與周徐二君往來杭甬。費時累月。乃能成立。雖其後應氏對叔不以德報。而叔之熱忱興學。世所共鑒也。(果)

己酉。叔設江浙機關於滬。天寶棧。同志寓焉。夏間。劉師培變志。充江督端方偵探。其時同志之自東歸集於滬者不少。於江浙兩省將有所圖。叔與同志於某處會商。劉亦在焉。劉以此爲升官發財不可失之機會。密告端方。於是張恭被捕。天寶棧之機關亦破。褚輔成周淡游及某某等均扮商人得脫。叔適以事出未歸。幸免。張既被捕。旋解寧垣。叔密往視察多次。且曉獄吏以大義。遷其囚室。優禮待之。然而江浙之事。因之受其頓挫不少矣。（果）

叔嘗與丁某謝某等在滬同辦中國公報。辦十餘日。經手人宵遁。欠戶來索。他人不顧。惟叔四處張羅以了之。其時有友某君。謂叔曰：「爾何獨爲人負木梢耶？」叔曰：「我不負。使誰負之。我既爲經辦人之一。我豈可如人之棄而不顧耶？」（果）叔好以運數爲譬。謂「人之生死均有數定。非人力所能挽。」故其膽最雄。而對於事業。則實力進行。未嘗有一事委諸運數也。（果）

庚戌。公與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笙等。組織中部同盟會幹部。加入者。尚有鄧道藩。史家麟。潘祖彝。梁整。范光啓。呂志伊。章梓。曾傑。譚毅君。陶詠南。王藹廬。林琛。李光德。姚志强。江鏡清。張卓身。沈琨。陳道。涂潛。陳勒生。張仁鑑。李洽。倪緯漢。胡朝楊。周日宣諸子。以上海江海關造冊處潘君爲通訊。以北浙江路八百廿一號楊譜笙寓處爲祕密接洽機關。集合時。往往借楊君所創辦之湖州旅滬公學。其開辦時之經費。均由到會各同志捐助。最少捐助一元。最多十五元。共計經費不過一百十九元。中部同盟成立後。衆舉公任庶務。有一次公在湖州旅滬公學開會。爲滿探偵知圍捕。幸公機警。先覺有異。設法喬裝自邊門遁出得免。(和)

記者於清宣統二年。始識英公於上海粵華西菜館。現在福州路山東路轉角。今中西藥房及春花樓一帶原址。斯時清廷對待革命黨手段至嚴厲。一切革命工作。無不以極祕密行之。英公主持江浙兩省革命運動。設總機關於馬霍路德福

里。此外則清和坊琴樓別墅。及粵華樓十七號。爲附屬機關。表面則酣歌狂飲。花天酒地。以避滿清之耳目。不知者以爲醉生夢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醞釀於此中哉。一部份黨員每於下午一二時後至粵華樓報告工作。及聽候指揮。晚間十時後。則改至琴樓別墅以爲常。六時至十時。則或餐於粵華。或宴於琴樓。主要人物討論計劃之時也。主要人物則英公而外。尙有王金發君。姚勇忱君。沈虬齋君。王孟南君。沈怡中君。應桂馨諸君。記者以筆札之役。亦時相過從。歷數當年舊遊。今惟王沈兩君健在。餘則流芳遺臭。各有千秋。記者追念英公。又豈特追念英公而已哉。（更生）

辛亥夏。奉化寧海漁民在衢山野鬥。死數十人。各相仇殺。民不安業。英公同予二人。冒大暑赴寧海奉化。作魯仲連。苦口婆心。家喻戶曉。人見其至誠。無不爲之感。動事遂以寢。急急返滬。作種種計畫。而武昌遂起義矣。（佚名）

武昌起義。先生在滬積極謀響應。乃民軍內部意見尙未一致。後受命爲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李燮和所部爲領去運動費支配不均。幾起衝突。予時潛身於警界運動。乃請於先生曰。『時機迫切。如江浙不得同時發動。海上亦當速起。恐夜長夢多。或生枝節。』先生然之。立備鉅款。將予所部循名核實。亦擬給領。以期鼓勵士氣。予則以所部均爲救國而來。已嚴密組織敢死團。生命尙可犧牲。何貴金錢之有。且吾黨當時籌款之艱。匪言可喻。雅不欲重添其負擔。故辭不欲領。先生深韙其言。謂予曰。『識時務者爲俊傑。愛國如兄。今得與伍秩老及平書先生偕來。同舟共濟。大事可成矣。』言時已深夜三鼓。尙喜形於色。越二日。西園集會後。卽分路進攻。轉敗爲勝。慶幸光復。先生被舉爲滬軍都督。大江南北景象一新。而影響於全國者實爲最大。(王文藻)

第一次革命時。先生督率軍隊攻製造局。局中有一部分軍士尙起反對。先生意

在和平解決。奮勇爭先。卒以一時無法調和。反爲所羈。據先生自言。用一鐵索鎖之椅上。此二物光復後存在廠中。可留爲紀念者。今不知猶存焉否也。（濟）

光復之始。在製造局辦公。其時上海之事。或推李燮和（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或推先生。未定也。閱數日。在小東門內海防廳公開大會。乃推先生爲滬軍都督焉。（濟）

辛亥年光復上海之次日。召各路民軍集會於製造局。英士先生方將入席時。突有一衣西裝者。至惡聲厲色。遽以手向先生胸前一推。啣啣不休。大有用武之勢。而先生氣度從容。雖被推倒落坐。猶答之以溫語。斯時余與李平書蕭鳳祥諸人亦在座。目覩其人。卒爲先生所感動。俯首帖耳。自退去。旋得安然會議。（王文藻）

海防廳在上海小東門內不百步。今已改爲市廛。其初室甚汗陋。稍事修葺而居之。時南北對峙。上海交通便利。既設機關。南軍幾以此爲總匯。軍書旁午。而百凡

草創。先生治事。率夜至一二時始出署。甚或遲至三四時者。半月後始稍稍就緒焉。自是先生每晨自馬霍路寓中出。與各方面要人接洽。約九十時到府辦事。晚至十時左右乃出。非有疾病及重要事。率以此爲常。滬上政商界中人類能知之。而當時蜚語遍布。謂先生大事治遊。月置和酒不下數千百次。不肖報紙。日事鼓吹。幾若實有其事者。夫治遊亦何足爲先生病。第有天然之時間以爲之限。更有何法可以每日飲食徵逐。此在稍有科學知識者。當不至爲譏言所惑也。或曰。其時有陳姓者。以贗造鈔幣爲生活。舉動豪侈。對人言輒以先生自託。後乃破案。故當日有此種風說云。(濟)

南京戰役。浙軍滬軍蘇軍粵軍雲集。先生與諸人籌商。公推徐固卿先生爲總司令。以專責成。籌款項餉糈服裝等。日不暇給。而舟車之撥遣。鎗砲之發給。案牘山積。卒用多量之炸藥轟毀寧垣。南北和議始告成功。否則當時漢陽失守。大局岌

岌。民國固未易成立也。其時急電紛來。調撥一切。不論深夜拂曉。派人四出。亟圖集事。此在江浙長官將校。與夫與先生有交涉者。當有多數人知其勞苦。而今之所以報先生者。乃此數丸之鐵彈。家况蕭條。饗殮不繼。語曰「功高不賞」。古今有同慨焉。（濟）

辛亥之役。陳英士先生就滬成立滬軍。擬組飛機隊以佐軍事。由伍廷芳博士之介紹。電召余由英回國辦理。余時已畢業於英國航空學校。歸時攜來奧國愛鐵力血飛機二具。每機裝六十匹馬力。特謀力發動機一。速率每小時七十英里。可坐二人。能飛五小時。駐紮江灣跑馬廳。公卽以余充隊長。滬軍結束。二機均駐南京小營。編爲飛機營。屬交通團。以余爲團附兼駕駛長。時正黃公克強督寧時也。二機旋運北平。屬第三師。繼歸北平參謀部航空學校。至今或尙存在。惟皆破舊不堪矣。（厲汝燕）

南北議和先生與民黨重要人物。多不甚贊同。以爲決不足以始終貫徹其主義。徒以軍精軍械。在在困難。而當時爲強硬之主張。一般國民心理率以爲過甚。不獲已。隱忍出此。而此五年間之怪劇。先生固常嘆息痛恨。而早有以見及之矣。國民之遭劫。亦先生遇害之原也。（濟）

唐少川先生爲北軍代表。與南方議和。未能迎合袁氏心理。袁撤去之。改爲直接電商辦法。孫中山先生適於是時返國。先生乃與民黨各方面協商。推戴爲臨時大總統。於南京建設臨時政府。袁聞之。恐慌特甚。來電屢屢及之。以爲不當。蓋深悉其不利於己。而此重要機關欲消滅之。更大非易易也。促和議之讓步者。此亦爲其原因之一。（濟）

先生對於上海地方。力主和平及開放。在任時。毅然將上海城垣毀去。殆爲全國自行拆城之先聲。而江南製造局之遷移。與夫龍華寺之改爲公園。雖有建議。未

及實行。而先生已去位。忽數年。此二事仍毫無端緒。(濟)

先生於人之賢否。未嘗不明白。而用時輒不甚分別。則先生之蔽也。故開府海上時。雖材俊如林。而名譽乃壞於數宵小之手。是可慨也。先生於事後。未嘗不悔之。故二次革命時。已多謝絕。比年以來。尤斤斤於用人之良否。雖故舊亦不稍假借。乃志未展而生已喪。至足哀已。予嘗謂先生之才之識。出於天授。雖讀破萬卷書。者莫能及焉。於以知資秉之有所限也。第先生生平有短處二。則亦不必爲之諱。一。用人未能悉當。二。自信有時太過。用人之蔽。先生之晚蓋具見毅力。至自信之過。以爲至誠可以感人。不知陷落已深者。一時又何由拔之。故如製造局中之衛兵。鴻豐煤礦公司之夥犯。皆具囚鸞菽鳳之資。而不可謂非先生之誤也。此則大足爲後人之炯戒也已。(濟)

袁世凱第一次違法。在不用內閣副署。而任王芝祥督直。唐內閣因是離京。時各

處都督淡然置之。先生獨致電袁氏。力斥其非。招袁之忌。始此。當時語人。袁愚弄民黨。揮霍成性。民國前途殆不可問。由今思之。其卓識真曠世無比。（濟）

先生主持滬事。素無憑藉。而各方面之要求則沓來紛至。往往一飯當前。擱置二三小時不能下咽。殘羹冷炙。習以爲常。此則來賓所屢見也。先生生前患腦病。患腸胃病。其因多種於此。（濟）

當先生開府於滬上時。世頗有人以其舉動豪侈。揮金如土。爲先生病者。實大謬也。蓋先生固輕視金錢。除接濟同志。暨儘量用之於革命運動外。其治家實甚約。而自奉又極嗇。就余所見。在都督時代。而上海馬霍路福星聚廬賃屋僅兩幢。且絕簡陋。夏季所御僅淡青色生絲長衫。及生紡長衫各一襲。互相替換。且皆半舊。已爲都督。而夫人尙親自浣衣。死難而後。囊無餘金。家無餘資。凡此種種。已可窺見其品德之優矣。舉動豪侈。揮金如土。詎復爲己。抑亦殊覺可敬也。（警衆）

滬軍成立近一年。至民國二年六月撤消。時辦交代者爲蘇督程雪樓先生。各種函電公牘。裝爲十篋。造冊解交督署。今當尙存案也。他年編輯先生事蹟。可詳細檢查之。（濟）

先生一生盡瘁於革命事業。然其心決不以國內之爭競爲然也。故如日本民黨朝鮮安南之志士。與之締交者不少。慨然以東亞之和平爲己任。嘗曰：「我志願太奢。恐及身不能辦到。然此心固真實也。」屢函奉督張。吉督陳。商懇保護韓僑事。遇害之後。多有痛哭失聲者。事實或久而益明顯。編者今日固未能一一宣布也。（濟）

李六更爲一傷心人。在天津有盛名。但常人以狂士目之。民元六更之母病甚重。叔過津聞之。卽令人送醫藥費百金。迨二叔死後。六更特來申弔祭。哭泣甚哀。此可見叔平時周人之急愛人之深之一般。（果）

叔在申與朝鮮人某某等組織一秘密結社。名新亞同濟社。專爲謀朝鮮獨立。叔爲該社之監督。且作物質上精神上之援助。此事極爲祕密。予祇聞叔說起此事。而不知該社名稱。至十五年始向朝鮮友人探得之。(果)

叔對於弱小民族竭盡扶助之力。民國元年底。袁氏促叔出洋考察工商。先匯洋四萬元來申。此款由我代管。但不滿兩月卽用罄。其中大半爲幫助同志。其五分之一。約計八千元左右。爲幫助朝鮮安南印度革命黨人。及朝鮮在中國留學生之學費等。此可知其對於世界革命之工作也。(果)

癸丑討袁。英士先生任滬軍總司令。本不忍輕於用兵以苦人民。豈意曉袁軍以大義。終未得就我範圍。臨開戰前數小時。始決下作戰命令。圍攻上海製造局。而敵方防禦戰備。步哨極嚴密。已不能通過者再。時機緊急。英士先生深慮引起友軍誤會。正躊躇間。余逕前請曰。『我扮作苦力式之旅客。前去送達此命令。或可

通過。」先生然之。遂改易役夫服。請命出發。先生面授機宜。忽謂余曰：「君謹愓機警。予心嘉慰。惟此去須注意敵人之……」繼問：「你的眼鏡能不能去？」至是余始覺悟着眼鏡不類苦力。乃除下。卽出發。冒險前進。竟得通過敵境。達到目的。迨返回報命時。深感激先生之指導周詳。而體念部屬之心。亦無微不至。成全之多。於此可見。（王文藻）

先生素持正義與人道。除欲手刃竊國大盜（如袁世凱）及民賊（如鄭汝成輩）而外。不忍輕戮一人。如癸丑起義討袁。雖至失敗時。德性堅定如常。非若他人之動輒遷怒。以嗜殺洩憤爲快。此役擒獲敵方之奸細等。均審訊原情。一視同仁。不輕殺戮。甚有縱之使去者。先生以人道爲懷之心。可想見一般。或曰：先生愛敵人。正不知先生藉以收敵之心矣。兵語云：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先生之胸中百萬甲兵。運籌帷幄。卽斯之謂歟。（王文藻）

癸丑討袁之役。設司令部於上海南市關橋之舊中華銀行。是時先生萬幾叢勝。既須籌款。又須治軍。更須接洽。奔走烈日之中。寢饋全廢。然司令部猶日必數至。進攻之夕。已近十時。猶親蒞司令部。召前線諸軍之各下級官長至。勉敵致果。救民救國。反覆開導。亘一時半之久。各軍官無不感動而去。迨既開火。先生又親自馳赴火線。巡視陣地。躬予指揮。出入槍林彈雨中。毫不怵怯。其勇敢有如此者。

(警衆)

二次革命失敗後。予嘗與叔相處。叔使予遞信。一日。叔有數信。命予分投。予納於夏布長衫袋中。一一送去。內有致王君一信。因一時覓不到其住處。徘徊於黃浦灘。探問至仁記路口。向袋中一摸。此函竟不翼而飛矣。往返俯尋。終無踪跡。不得已四處探訪其人。告以事情。此時心中慚恨極矣。蓋此時此事。於兩方均有害也。及歸。叔笑問予曰。「信均遞到耶。事如何。」予幾淚下。告叔曰。「一函爲我失落

矣。」此言一出。意以爲叔必厲聲罵我也。而叔仍和顏慰予曰：「汝毋恐。可將失落經過之情形告之。」予一一報告畢。叔曰：「爾衣不善。予給爾多袋之衣。」乃檢一衣給我。并囑予曰：「此信既失。不可復得。函中幸無他要言。我再書一信。爾送去可也。下次衣我給爾之衣。」叔雖無他言。而使予心中感愧滋深。叔之寬厚如此。（果）

李君浩生在東。嘗謂我曰：「令叔對於時間。雖不用表亦能知之。相差不遠。初聞人言。不甚信。後累試之。且試之於睡眠之後。或睡中叫起。所報之時。上下總不出五分。此腦筋之靈敏致之。他友中我未見有此。」云云。徐君忍茹亦言及此。且謂於陰天睡中呼起。所報之時與準表。僅差二分云。（果）

先兄自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東瀛。一則因東南各省防範很嚴。一時不易舉事。一則因身體抱病。於是暫在日本休養。可是時常通信。有時把日本成捲的信紙。

寫完了一大半。常常在數千字至萬餘字。每次信中所談。極力主張家庭教育。并詳談如何實施。如何能使子弟學成救國。時吾浙（民國二年）當局附袁。奉密令派遣爪牙來湖查封我家房產。我因老母年高。不宜受驚。陪侍避滬。家中什物。及先兄來信等十之八九。悉被焚如。殊爲可惜。否則亦是一種有意義的紀念品。

（藹）

叔之一生。最反對敷衍苟安。故三叔在寧讀書時。列入一等。免入講舍。獲益反少。自請改列後班。不圖苟安。則甚贊賞之。清廷不振。叔于致三叔書中。謂係朝廷苟安。將士惜命之故。又三叔留日學習陸軍。擬改習文事。不得。叔去信云。『吾弟改文。諒難如願。足見洋人辦事認真。不容中改。畏難苟安。殊亦非理。』又勉三叔書有云。『凡能立志不苟。斷不致降落人後。』當時湖州府考陳宗師溫厚和平。場規極寬。叔致書三叔云。『照此外強中枯之際。需才孔亟。而督學仍苟安一味。不

以國事爲懷。宜以狗彘目之。」辛亥年後。袁氏作惡已顯著。叔過杭州。某君以維持現狀恢復平和爲問。叔厲聲曰。『惟破壞現狀乃可建設和平。欲維持之。何必革命。欲恢復之。何必維持。苟且偷安。不可也。』此可見其反對苟安之態度矣。

(果)

二次革命失敗後。叔密居滬上三月。家人之陪侍者僅予一人。至陰歷十月初始東渡。於九月廿六日。因天雨。得祕密至海寧路家中一次。(時家中人均自湖遷至海甯路十號) 與家人團集告別。晚間談至十一時始返。叔說。『此次失敗。非袁世凱力強。乃黨人自己太弱。非因人少。實以無團結力。各自爲謀所致。今當奮發精神。期以二年。必能復舉。二年之後。當再與家人團集也。』言次。并慰祖母等。勿以其遠出爲念。臨去。又約以兩年再見。家中幼輩均信之。而長者則疑其言之太易也。至四年四月九日。與三叔會面。而八月初一日。與祖母二孀會面後。家中

人始全體信之。惟弟輩咸望二年後之大團集。不料竟不能成。可哀可恨。(果)
中日交涉事起。袁氏爲賊心虛。造作種種謠言。惑人民之觀聽。時叔來申。人多欲
其作文申辯。叔曰。『今日中國尙無是非。做事人祇求憑良心做去。他勿必問。今
報紙以亂黨詆我。雖百其口以辯。終不及袁氏明令之見信於人也。况我革命黨
做事光明磊落。以救國爲心。安有賣國之理。知我革命黨之性質者。不辯而自明。
不知者。雖辯亦終不能動其心。欲我向誰辯耶。』故叔於毀譽之來。咸不置辯。

(果)

袁氏自民二解散國會後。常想做皇帝。到了民四。有籌安會之成立。時先兄祕密
由日返滬。謀推倒袁氏。但籌安會的進行很利害。袁氏稱帝在卽。先兄以際此危
急之秋。亦卽獻身黨國之日。曾出所擬對聯云。『扶顛持危。事業爭光乎日月。成
仁取義。俯仰無愧於天人。』令舍姪果夫送來。叫我修改。我刪去兩字。改爲『扶

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在先兄之意。以爲當時起義不成必死。先作對聯以爲紀念。詎意現在先兄墓上的對聯。竟就是他自己所擬的。不過不是他親筆寫的。而是我寫的罷了。』（謔）

四年叔到申後。急急謀舉事。而經濟奇困。不能有爲。因設一法。託吳君辦之。吳君以爲太冒險。不敢代謀。故未能成。其法爲何。卽以其自身籌欸也。蓋是時袁政府已知叔至申。而不知其住處。懸重賞以求之。生擒則若干。死則若干。叔知之。且深知鄭汝成乃急欲得此功勞者。而以生擒爲尤榮。擬託吳君覓一外人。趨鄭處報告叔之住處。並與鄭約訂明生擒之費若干。捕到之日付足。一面再由吳君與外人約於賞格之中。提若干酬其勞。餘則盡爲本黨之用。然後指定一日。由吳引外人與巡捕來捕之。至捕去之後。租界引渡與否不可知。而黨中得此數十萬之款。則可以大舉。吳君慮其卽引渡。叔曰。『租界官吏對於我。于二次革命失敗後已

有定議。如捕得。即送出洋。可放心也。」吳君又慮久居牢中。苟獄卒得賄。以毒藥見害。奈何。叔曰。『此雖難防。如擇有出口輪船之日。指捕。當無妨也。果能犧牲。此身以易多金。而有補於救國。即爲毒死。亦無悔焉。今向人謀錢。苦費唇舌。始得若干。而數不多。祇可爲平時維持之用。不能大有作爲。况我此次歸來。早決一死。曾有一生不再作亡命』之誓言。今即因此而死。君亦不必爲我惜也。二次失敗以來。凡有聲望之人。均恨不能以一死拚。我亦當時不死之一人也。我若一死。或能挽救革命黨人爲主義犧牲之舊名譽。辛亥三月廿九之真精神。當能恢復。我本未嘗學問。不過恃一己之聰明與時勢之需要。出而任事。將來建設。自有他人。今日一死。無所恨也。』言畢。又促吳君決定去辦。時予旁聽。囑予守祕密。吳君以其意甚善。而終恐罹于不幸。自己又將居賣友之名。叔曰。『毒死一層。如能做事迅速。想必無碍。君恐居賣友之名。予可給君一證。同志有言。君可布告之。』吳君思

維再四終不敢做。叔快快不樂者竟日。（果）

肇和之役。叔至南市。以預定之司令部未佔據。乃由水道折回。在漁陽里。又幾爲所捕。越屋而出。次早。擬雇舟上艦。甫出門。遇楊虎君自艦歸。知艦已失。不得已暫止。圖再舉。予心不豫。叔曰：「事業失敗。不足畏也。改過再圖。必有成功之一日。惟志不可頹。志頹則永無成。吾輩今後仍當積極進行。成功不過時間問題耳。」

（果）

叔又善於反省自責。二次革命失敗後。在滬寓病中。將事之本末細想一遍。知當時不從孫先生之言。用人不當。辦事遲鈍。皆爲失敗之原因。非敵之強。實己之太弱耳。迨肇和事件失敗後。對於同志。亦嘗責己之過。（果）

叔於民國四年語予曰：「袁心未嘗忘我。惟不能捕我。終將出於暗殺之一法耳。暗殺我之法。爲隨爾輩偵我之住處外。最好設法助我以資。欲我面會。如梁某者。」

定以是法。蓋其曾鬼祟崇。累次託人向我表示願以資助之意。二次在東京。一託西人。一託華人。一次在申。託某過津浦路。借匆忙向某說。某遂轉帳傳來。然我不中其計也。嗚呼。叔知之。而終罹於不測者。是何故歟。彼之智豈高於吾叔歟。抑吾叔別有難言之隱歟。抑國事真無可爲。如吾叔所言。中國不幸。我必見殺於袁。中國有望。袁必見殺於我。之意歟。上所言者。係叔在東京時。袁託人以資五十萬許叔。欲叔仍赴歐美考察工商。不再過問革命事業。叔欲其一次付足。彼祇願分期。叔言。『個人無需此款。欲用此款。無非爲國耳。如能一次交來。可作革命費用也。』彼說。『付君以款。非欲君進行。欲君退耳。君如不用此款。袁卽備此款殺君。君如取之。既有多金。又能保命。豈不兩全。』叔怒曰。『爾以此來賤我耶。余之一生。與中國國命有關。如中國將來有望。我決不能見殺於袁。袁必見殺於我。中國無望。我必死。何惜此身。』此事叔于四年五月間語我。（果）

先兄於四年二月由海外返滬。祕密進行反袁運動。是時我屢接得北京友人函告。袁氏忌先兄甚於孫黃。命我轉告先兄。行動要十分祕密謹慎。一日我去看他。他說：「好極了。我告訴你一件事體。今天上午。有一個同鄉兼帶親戚關係的某君來看我。負有袁氏重大的使命。據云：「袁氏曾匯洋七十萬元在交通銀行。給我出洋遊歷。此款隨時可取。」我說：「現在我們黨裏很窮。供給黨裏用很好。」某君說：「這筆款係給你出洋用的。不作別用。如果你不要。便將這筆錢對付你總之。這筆錢是爲你而用的。」我聽了這話。很憤慨的對他說：「我幹我的事。他聽他的便。」我說了。也不送他。回頭就走。」不料僅隔兩三個月。先兄果被刺於這七十萬元的謀害工作中。（藹）

民國四年。叔派周淡游先生到上海宣布袁世凱賣國密約。祇給日洋七百餘元。周先生竭力活動反袁及抵制日貨工作。分發傳單小冊。人民競相翻印。不數日

普通全市正在全市反袁反日空氣緊張之時。叔乘輪抵埠。次日予詢叔上岸時如何。叔說：「已早由淡游先生布置妥當。故無阻難。」後詢之淡游先生。則答曰：「當日上岸時。同志爲發反日傳單。因反抗被捕多人。捕房不及顧到。袁探亦無暇察及。」此可見當時之工作情形也。（果）

四年夏。叔住在環龍路。不便外出。乃喬裝一工人。衣藍布衣褲。祕密往大馬路日升樓附近遊覽。一小時。幸未遇相識者。次日予往。見藍衣。詢之。叔又復衣之。以示予。並在樓下寫字。不料門外有一人徘徊觀望。後始悟到金絲眼鏡。忘記除下。是日我本備紙。請其寫一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一對聯。因避人目。不得不停止。以後亦始終未寫成。（果）

民國四年夏。黃復生先生在上海虹口被捕。鄭汝成交涉引渡甚急。叔在斯時適籌有款項數千金。備作某項用途。得知此事。卽日爲設法營救。將積蓄之錢。一旦

用罄。向捕房易其名。且易其器械藥品。以絕其證據。卒得釋放。黃先生在日本時。與叔意見常相左。但其在上海被捕。亦爲革命。故叔援救之人。謂叔不念舊惡。勇於助人。以此一事可以想見。(果)

民國四年。第二次來申之前。叔曾約友遊日本某處。劫船過橋下。因水激船覆。幸有橋工多人營救。僅傷皮膚數處。當日卽入醫院。因傳言傷重不能見客。袁探信以爲真。不加偵察。翌日。叔卽祕密乘船回國。(果)

民國四年十月。英士因赴廣東謀進行。由東京經上海。海上同志。以袁世凱進行帝制甚急。民情激昂。而海陸軍之附我者益衆。乃遮留英士在滬主持。英士既留滬。以上海爲全國重鎮。長江咽喉。而袁將鄭汝成擁精卒十餘萬。兼控制海軍。爲袁氏江南屏藩。鄭氏又幹練多材。不去鄭。則上海事發動不易。於是決先刺鄭。而後發難。當時鄭氏亦微聞之。故戒備甚嚴。深居簡出。刺鄭之計。遂屢沮而未得實。

行十一月八日。英士據各方報告。知是月十日爲日皇登極典禮。駐滬日總領事署開會慶祝。鄭汝成爲上海鎮守使。在禮必須往賀。乃調查自龍華至日本領事署之各路線。選敢死之士十餘人。攜武器。分佈各要隘。期必殲鄭。而英租界外白渡橋爲至日領署必經之道。乃擬選最幹練之死士二人任之。以期爲最後之一擊。同志中有諗王曉峯。王明山。沈勇。嫻射擊術。乃推之任外白渡橋擊鄭之任。王曉峯。吉林人。幼讀書。壯營商。年十六。卽入同盟會。從事革命運動。王明山。山東萊陽人。經商於奉天。與王曉峯交甚摯。二君皆長於射擊。沈默寡言。果敢重然諾。是年秋。夏次巖先烈因謀入浙發難。招同志中有勇於赴義者與偕。於是二王聞訊。皆欣然來參與密畫。將赴浙矣。會英士主在滬先發。故止不行。英士既聞二君能當大任。乃於十一月九日招與相見。而告之曰。『討袁。吾人之專責也。袁不死。民國必亡。顧欲倒袁。必先在滬發難。欲在滬發難。必先殺鄭汝成。故殺鄭。卽所以倒』

袁亦卽所以存民國也。二君之意謂何？」二君曰：「公言是也。吾人必誓死以奉公命。」英士曰：「吾聞鄭汝成明日必赴日領署賀日皇登極典禮。吾已於各要隘分佈死士矣。猶慮其疏。然外白渡橋爲鄭氏最後所必經。吾欲兩君任最後之一擊。則鄭必死。以該地警備之嚴。鄭雖死。兩君亦必不免。然民國則由此而存矣。兩君能一切不顧而行之乎？」二君慨然答曰：「諾。吾儕必行。以堂堂七尺之軀。獻之於國矣。」英士曰：「甚善。吾將靜俟公等之成功與成仁矣。」乃別。英士既晤二君。乃招周淡游。予以鄭氏之小影一幀。使往示二君。俾諦審無誤。又分畀駁壳槍二炸彈。二銀幣各若干。爲事先之需。翌晨。鄭汝成遂以被刺聞。而二君從容就義。亦適如英士所預期。（邵元冲）

二次革命以後。英公除力助總理嚴格整理黨務外。對於所部之軍事活動人員。亦一度加以甄汰。以爲非如是不足以固內部之團結。而增加戰鬥力。受淘汰

者懷恨在心。乃羣擁某君爲領袖。另成一派。凡英公有所計劃及舉動。往往加以消極的破壞。以爲快意。某君雖明知之。迄不予糾正。民二以後之英公革命計劃。往往敗於最後一着。此亦爲其一重要原因（實）

肇和之役既失敗。某君忽翩然自香港至滬。與英公商酌大局。英公謂之曰：「上海一方。自癸丑以來。我黨進行不稍懈怠。因知此地重要。非他可比。故吾自來經營。將近一年。陸軍方面。運動成熟者已十分之七。肇和之役雖已失敗。而事正可爲。惟爾我均爲革命黨黨員。卽須服從中山先生命令。吾以上海所有勢力及進行事務。皆願介紹於足下。請爲我繼續辦理。以謀統一。否則此離彼貳。不僅貽笑大方。且爲吾黨之不幸。抑亦大局之不幸。惟足下察之。」某君終以他人牽制爲詞。並無何等確實之答覆。磋商至三。卒無結果。此後凡英公運動已經成熟之陸海軍。有爲他黨所買收者。有爲他黨所離間者。勢力遂分爲二。種種障礙不一而足。

足始定於民四臘月內發動者。因此不能發動。復定於民五二月內發動者。又因此而不能發動。及至三月間。第二艦隊來滬。本已運動成熟。乃復爲他黨收買。以致艦隊司令生疑。亦不能如計發動。五月間。本定先取江陰。由吳淞響應。先固要塞。再襲江南製造局。以握長江門戶。不幸初八日先爲他黨謀攻製造局不成。引起敵軍特別戒嚴。以致軍隊內外消息不靈。而五月十二日所定計劃亦無成就。

(實)

民二二次革命失敗後。予往北平。謀倒袁。事洩。被捕入步軍統領衙門。及釋出。到滬。值陳英士先主由日奉。總理命。歸圖討袁。謀先在上海舉義。英士先生即派二王刺鄭汝成於白渡橋。并聯絡肇和艦起事。後因無援敗退。及聞蔡松坡入滇。立命予回雲南運動。予到滇。即與董鴻勳(字幹臣)鄧泰中(字鶴卿)楊綦(字映波)三人密議。(三人皆係團長。其時爲軍官中之中堅。且董鄧係同盟會同

志)并持英士先生書與之閱。三人皆極表贊同。即松坡抵河口。當局初不許入。三人力爭。方得入。而護國之大計亦方定。是滇省當年興護國之師。名雖松坡來。滇有以促成。實則內中有此一段之重要伏線。蓋非有此伏線。松坡能入河口。與否尙成問題。遑論其他。然此重要伏線。其動力發自英士先生。而今論護國之役者。僅知有蔡有唐。問誰知有陳乎。(楊大鑄)

民國四年的九十月間。陳英士先生約我到老漁陽里五號寓所裏去談話。那時他從海外回來還沒久。一方面正忙着準備討袁軍事。一方面又注意到文字宣傳。因爲那時雖有一張谷鍾秀張耀曾等所主持的中華新報。能作討袁鼓吹。本黨的報紙却從民國二年中斷後還沒恢復。談話的結果。就決定籌備民國日報。英士先生實在是本黨宣傳者的先進。民國紀元前兩年。民立報移在法租界二洋涇橋。我那時從廣東回來。去訪于右任先生。在編輯室裏和宋漁父范鴻仙先

生等正講得高興。英士先生穿着一件雪灰色紡綢棉袍。拖着一枝黃烟袋也來了。那時他是民立報主筆之一。民國元年。有一個太平洋報。全部鉛字是英士先生的。在光復以前。英士先生在馬霍路辦了個祕密印刷機關。到這時沒有祕密的必要。便全送給了太平洋日報。太平洋日報沒有辦好。窮得不得了。英士先生有好幾次像散步一般的推進編輯室門來。笑嘻嘻地說：「楚儉敢又不夠用了。」說着。馬掛袋裏一張支票。一千或兩千。直到關門爲止。民國日報的創立。又全賴着英士先生。連這報名。也是先生手定的。民國日報出版不到一年。英士先生遇害於薩坡賽路。靈爽不滅。他所手創的報。還得繼續英士先生許多偉大紀錄中的一頁。撫今追昔。能無感悼。（葉楚儉）

五年五月十六日。卽叔殉國前兩日。予往漁陽里叔寓所。未遇。乃步行至薩坡賽路十四號。道經蒲石路白爾部路轉角。見三方面均有數人。共約十餘人。內有一

人急急詢問另一人曰：「是不是？」答曰：「是戴眼鏡的。」其餘各人均特別注視予面。予心頓起疑意。既至十四號，仍不見叔。轉至新民里十一號蔣介石先生寓。始遇之。見其形容甚枯槁。精神萎頓。蓋此數日中辦事不順手。經濟又困難。各方接洽事務至繁忙。致睡眠休息時不足。而有此現象也。旋有數友至。乃相與言治胃病之法。予以所聞之良法進言。叔答曰：「我病不可治也。」言時似甚傷痛。在座諸同志亦爲之不歡。嗣叔命予與丁景梁先生接洽某事。遂辭出。竟忘將在路角所遇之事告知。十八以後始知兇手已在附近守候多日矣。（果）

五月十八日下午。叔由漁陽里到薩坡賽路十四號會客。出漁陽里時雇黃包車。車夫問是否到薩坡賽路十四號。似甚熟悉者然。故叔到十四號。即語楊春時先生曰：「今日奇怪。黃包車夫知我到此地來。」叔殉國後。乃知此固兇犯預爲布置者。（果）

(按上列各記載。或係專著。或摘錄各家作品及演說詞。茲爲便於明瞭。英士先生之生平起見。按各軼事發生之先後。分別編列。其文字之體裁。則未能兼顧。請讀者諒之。)



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卷二

遺著

就職通告

辛亥九月

其美忝承軍學紳商開會公舉。責以都督重任。才疏學淺。不克担承。惟當軍務倥
惚之際。一再思維。與其推諉誤事。負罪國民。何如勉策駑駘。共扶大義。夙仰軍隊
諸同袍。志切同仇。心存救國。其美既勉爲其難。諸君必共匡不逮。爲此卽日視事。
特行通告。至祈戮力同心。亟圖進取。所有一切國紀軍律。其美當與諸同袍公共
遵守。倘有違犯紀律者。其美爲大局計。不能稍事姑容也。

致張勳招降書

辛亥九月

少軒軍門閣下。竊維我中華自黃帝以來。繼繼繩繩。已四千餘年於茲矣。一家子。姓。聚族於斯。大好山河。無非祖業。不意朱明失治。漢祚中衰。滿人乘危。入據中國。二百餘年。高自位置。奴使漢臣。慘怨中積於人心者。舊矣。比載以還。專制益甚。假立憲美名。行集權政策。其猜忌漢人之心。亦日以益進。本軍政府爲光復祖國。拯救同胞起見。不得已而出於用兵。合四萬萬人之公心。辦四萬萬人之公事。故義旗所指。海內風從。人事天時。不待龜蓍。頃者北京大變。根本已搖。各省分崩。敗象迭見。是以地方大員之稍明理義者。無不宣布獨立。高掛民旗。一以慰地下二百六十年前爲滿旗誅戮之祖靈。二以復古來四千餘年文明華胄之祖業。蓋忠亦莫忠於此。孝亦莫孝於此也。素仰軍門砥柱東南。盛名久播。而麾下所統兵士。又復久資訓練。均屬健兒。惟彼此本係同胞。羹豆燃萁。賢者不爲。昔曾國藩李鴻章。率湘淮子弟。戰勝洪楊。詡詡自得。而孰知以漢戕漢。坐使滿人安享其成。地球各

國無不騰笑。伏願軍門引曾李之前車。以爲殷鑒。否則兵連禍結。生靈塗炭。執事其忍之乎。想軍門深明大勢。必不至以滿人一姓之興。而置我四萬萬親愛同胞於不顧。還望反逆爲順。共奠神州。如蒙垂亮。本軍政府仍當以江省兵權還屬軍門。立功祖國。鐫名汗青。千載一時。幸毋遲疑。以失衆望。惟高明察之。

檄南京文

辛亥九月

金陵龍蟠虎踞。爲長江下游第一都會。人文鍾秀。冠蓋江南。我明太祖洪武之舊都也。甲申之變。滿虜乘間竊取中原。以少數野蠻之人種。竟陵制我億兆神明之民族。我先民取義成仁。前仆後繼。以是二百六十年間。光復之旗。無代蔑有。然往事之失敗。皆因同胞昏昧。不知大義。甘作漢奸。自殘同種。以至含垢多年。未解奴刼。今天下光復之師。同時並起。我江東革命軍。特於九月十三日。舉義於上海。人民歡迎。健兒踴躍。遂得克復江南製造局。據守吳淞炮臺。地方安靖。不犯秋毫。本

軍政分府正擬上溯長江。恢復江寧。尅日會合武漢皖浙光復軍。共伸天討。誅鋤野蠻之滿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國家。江南素多忠義之士。久抱同仇。定必聞風興起。用特通告。檄文到處。其速響應。樹江南獨立先聲。人民商賈。毋得驚懼。須知本軍政府之起義。乃爲救我同胞。非所以累同胞也。至於駐防旗兵。如有忠心歸順者。概免其死。若有敢抗義軍者。殺無赦。此檄。

檄浙江福建文

辛亥九月

中華民國軍政府起義於武昌。天下雲集響應。而我江浙之間。不聞有舉義旗之聲。實我江東同胞之羞。今滿清政府尤窮兇極惡。倒行逆施。將我浙閩蘇三省土地。科押於外人。我三省人民寧可復因循坐視。以自陷於再亡之慘境。我軍政分府既建立於上海。誓與滿清不共戴天。浙閩皆我兄弟。共同利害。用特通檄知之。希各共抒義憤。早日恢復城池。共興北伐之師。以討滿清二百六十年來滑夏之

罪。而復我民族素賦之光榮。此檄。

議建臨時政府通電

辛亥九月

武昌長沙安慶南昌蘇州浙江太原西安福州廣州濟南桂林雲南貴州軍都督鑒。民軍倡義伊始。百凡待舉。無總機關以代表全國。外人疑慮。交涉爲難。其美承乏上海。地處衝要。東南孔道。餉械根源。外交重任。尤關全局。伍廷芳先生允任外交。經各友邦承認。壇坫有人。全國之慶。其美責重。顧此失彼。夙夜惶急。心憂成瘳。今接湖北黎都督鎮江林都督兩處專電。意謂上海交通稱便。應組織機關。用爲議建政府開會之地。聞命之下。距躍三百。亟當遵照辦理。用特通電貴省。商請公舉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開大會。議建臨時政府。總持一切。以立國基而定大局。如蒙認可。迅請電復。不勝懸盼之至。

呈大總統請取銷滬軍都督名位文

爲呈請事。竊念治國以正名爲先。立法以統一爲貴。當武漢起義。切望聲援。事逾
浹旬。東南如故。南京爲大江都會要地。在所必爭。惟巨寇負隅。急攻難下。不得不
施盤馬彎弓之策。以爲搃吭破鑄之謀。其美等冒死進行。先克上海。得製造局。海
軍源泉。既爲我有。東南電局總樞亦爲我握。江浙兩省。本待南京消息。而後動靜
者。至此乃相繼而下。海軍處亦因之組成。長江流域。脈絡貫通。爰合浙蘇鎮滬之
軍。會攻南京。張人駿。張勳。鐵良。螳臂無能。棄城偕遁。於是沿江各省。悉以光復。範
圍稍廣。消息較靈。其美於上海光復之初。被衆推舉爲滬軍都督。夫上海屬隸江
蘇。地居縣治。都督之稱。何以副實。當時曾力駁固辭。而衆意以爲都督之設。非原
官制。非關地域。但由革命事實而發生。此特設之官。且以戰事方新。急宜策應。得
藉此滬濱一隅。爲海陸交通要塞地。軍需餉械所自出。以扶大局。以繫人心。責任
所在。暫効馳驅。迨江蘇光復後。再辭不許。臨時政府成立後。三辭未准。伏思受任

滬軍都督本爲一時權宜之計。嗣開府後。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各師。皆取道申江。紛紛供應。大之一師一旅之經營。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給。莫不于滬軍是責。且郵電舟車之煩瑣。幾如職掌交通。華洋交涉之艱難。無異職司外部。查辦案件之叢脞。又如職操司法。推之全國海軍之餉。多出滬軍。每月用款之繁。數逾百萬。以一無所知之其美。幾兼交通外務司法軍政財政而獨爲。以四無屬地之申江。幾綜東南樞紐門戶。統籌兼攬於一身。其美覺十餘年來爲革命而出死入生之苦。以今例之。尙不致如斯。蓋上海地處交通。人人得而求備。又居下邑。事事爲人阻撓。卽如參議員。每省各舉三人。而陳陶怡關係在滬。致欲去位。司法界藉口動爭地點。而姚榮澤抗不解申。幾欲漏網。甚至滬上商團之駐紮。滬已批行。蘇復咨駁。硝磺專賣公司。滬已納餉。蘇令取消。對於滬上各機關人員。委任非專。號令不便。管轄上既無統一之權。事實上乃有衝突之勢。牽制如此。無事可爲。

且凡百收入。均被各方面爭之而去。凡百支出。均由各方面諉之而來。縱令巧婦無米何炊。雖竭肝胆塗地之誠。豈能收戮力同心之効。現已精疲腦憊。力疾從公。長此掣肘。非但不能副我初心。轉恐因此而誤大局。自應呈請大總統取銷滬軍都督名位。其美免戀棧之譏。蘇滬無駢枝之謂。仍得以革命軍之一員。奔走共和事業。公私幸甚。伏候准行。

按英公既爲滬軍都督。嫉公者卽捏謠攻擊。或故掣其肘。及袁項城就職。黨袁者益肆掎擊。惟公道自在人心。特附錄孫大總統挽留電。一通及譚戴二氏論調。以證當時攻擊公者之益誣妄也。

附錄

挽留滬都督陳電一、民元二月

孫大總統

現在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上海爲江南要區。非有大將鎮守。不能維持一切。據各處紛紛來電。咸以公爲民國長城。關係全局。力請挽留。人心如此。奚可告退。

望勉爲其難。勿懷退志。總統孫文。

附錄

挽留滬都督陳電

民國二月廿七日

孫大總統

前得辭表。亟電挽留。頃聞執事退志仍堅。政府亦當成執事讓德之美。惟以軍事財政外交交通諸大端言。滬上都督萬難遽行取銷。幸請顧全大局。再行勉爲其難。俟以前諸大端中央佈置就緒後再商。至盼。總統孫文沁。

附錄

爲滬督廢置問題上政府書

民國三月一日

譚人鳳

孫大總統黃陸軍部長鑒。滬督去留頗滋物議。實則一言可決。南北起義。各都督依吾黨夙定之革命方略。當然設置。卽爲軍政時期之法律規定。自非大局救平。斷無解兵之理。不獨滬爲舉事根基。全國樞紐。不得安援。亡清巡撫轄境議裁。卽督督之起義。魯督之以義聲而受地方公推。政府委任。皆不容他人妄議。有敢動搖之者。義軍共擊之。若乃倡義則居人後。毀存則在人先。苟非陰爲

曹馬之地。必其人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事也。共和國竟從何來。豈有此曹容喙之地。乞布告全國知之。

附錄

傷革命

民元七月四日

戴天仇

昨日報載。旅京江蘇人請江蘇公會電江蘇省議會。其文略云。『陳其美盤據滬上。擁兵自雄。軍政府應撤不撤。梗國家之統一。增蘇民之重累。』(中略)橫施構亂。煽惑人心。動搖國本。國賊民仇。不誅何待。』(下略)』云云。此電發否不可知。江蘇公會贊同與否亦不可知。然而悖理至此。非喪盡良心者。決不忍出此語。亦非有心破壞大局。挑起內亂者。不出此。謹準事理痛駁斥之曰。

一。吾人對於陳其美之爲上海都督。當知上海光復與中華民國之關係。武昌起義。長江上下游相響應。上海爲長江總匯。南北樞紐。陳其美非武昌起義後之臨時革命黨也。數載以來。經營革命事業於上海者。陳實其首。漢口既失。

上海尙爲亡清範圍。長江一帶消息隔絕。軍需轉運尤屬困難。上海既下。程雪樓始換幟吳中。而杭州光復亦陳其美之首功。南京之克。其軍需之接濟亦賴上海往事如斯。何可盡泯其天良。而肆其簧鼓耶。

二。共和初成。北都甫定。時政府尙在南京。陳已呈請辭職。袁氏就總統任。陳又電請撤滬軍之缺。事實具在。昭昭然也。且陳被舉爲總長。以中央之高任。與一有名無實之滬軍都督較。相去幾何。而陳之所以不能遽離而就總長之職者。亦以滬上種種未了交涉。不能遽行捨南而北耳。陳其美既非割據一方。又非希圖高位。今並總長而亦辭去矣。何謂梗國家之統一。然則持事強硬而不阿附袁世凱熊希齡者。皆可謂梗國家之統一矣。苟蘇人一推求蘇州所以不血刃而光復之因。自非木石。何遂忍發此狂言耶。

雖然。所謂旅京蘇人。請江蘇公會發電。則爲少數人之所爲可知。至以陳留唐

紹儀之電爲橫施構亂。更一望而知其運動江蘇公會者。亦不過一因反對同盟會。而遂及於陳其美。又可知矣。至謂動搖國本。吾國之國本。共和也。陳其美爲建設共和之人。吾卽知陳爲確定國本之人。中華民國由革命而來者。是中華民國本於革命。陳其美爲實行革命之人。吾更知其爲鞏固國本之人。而此輩乃謂光復中華者爲民仇。爲國賊。是有意破壞民國。破壞共和也。孰爲民仇。孰爲國賊。吾猶憶陳其美之攻製造局也。受縛者一夜。幾死賊手。今日阿諛袁世凱者。大抵於已死之革命黨。則利用之曰。此中華民國之功臣也。於幸而未死之革命黨。則盡力攻擊之曰。妨害治安之罪人也。然而一言以蔽之曰。嫉妒而已矣。嗚呼。吾中國人之道德。而竟墮落至此乎。共和成矣。孫文也。黃興也。胡漢民也。陳其美也。皆宜乎人之攻擊之也。世間無公理。強權而已。天下無是非。成敗而已。舉世皆盜賊。復何言哉。

爲辭職事與共和建設會等二十餘團體書

民元三月九日

敬復者。承書慰留。慨感無戩。其美既任滬督。前又告辭。事近兩歧。羣疑乃動。茲蒙錯愛。敢布腹心。當政府未成立以前。滬上爲戰時樞紐。軍政交通外務諸端。關係全國。遂因事實上發生都督。其美以實行自任。義不容辭。規畫之難。想所同喻。逮南北統一。和議告終。不先正名。無以治國。蘇滬同省。奚庸兩督。况大局粗定。事已不繁。民政交涉各司。分職就理。且中央各部亦已成立。事有專司。既不必兼備。亟籌。又不必如前冒險。辭職之文。於是發布。乃中央不諒。迭電慰留。諸公多情。復蒙雅愛。其美何人。見重如此。夫滬督去留。應觀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事實當留。推之不去。始之擔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挽或推。均非我知。現在代表北上。警變又聞。趾企北方。尙多隔膜。且國都既未解決。項城尙未南來。全局統籌。勢未大定。不得不以其美之軀殼。再延滬都督之靈魂。非敢將順輿情。藉此見好。

且其美以冒險爲天職。此後共和鞏固。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管見所及。無過於實邊之謀。滿蒙回藏。僻處邊陲。地廣人稀。利源未闢。欲將我國躋於強大。先應籌集鉅款。實力經營。利用已集之軍人。拓植未闢之邊地。則富強之基。實立於此。鄙見如此。敢陳左右。於權利所在。最易競爭。其美仍擬本革命時代之手腕。爲共和國民之調和人員。此則其美所敢擔任而希望者。專此奉復。

爲財政事覆熊希齡電

民元五月廿八日

有電敬悉。中央財政有出無入。中外共知。在前清時代。財政尙能統一。擔任借款。協濟邊餉。凡在稍優省分。無不勉盡義務。遵中央之命令。劑大藏之盈虛。况我民國成立。政號共和。苟有人心。苟有餘力。孰忍坐視危亡。自分畛域。但自民軍起義以來。各省響應。募兵購械。糜費浩繁。舉國經濟。爲之大困。亦係實情。然自南北統一。兵已漸減。械已停購。各省秩序。漸可規復。除南北二京及武昌上海。尙有積欠。

外其餘各省向稱財賦之區。苟理財得人。賦稅所入。應有餘羨供給中央。想各都督及民政財政長皆開國偉人。熱心愛國。必有以副公雅意也。美自去秋舉義。待罪滬濱。處此冲繁要地。送往迎來。凡各省運兵運械。及各種之供張。事前祕密之佈置。善後結束之綢繆。無一事不需現款。無一日不坐愁城。百孔千瘡。萬分支絀。而滬上一隅之地。關稅則悉掌於外人。厘賦則多歸於蘇省。此地乃銷金之窖。無處築避債之台。將伯徒呼。巧婦難作。公當洞悉。幸勿責我之方命也。

爲唐內閣辭職通電

民元六月廿八日

總理去職。內閣動搖。疊電呼號。當蒙鑒及其美以爲血淚構成之民國。丁此危疑。痛念先烈。敢佈腹心。溯自去歲廣州失敗。用決大計。規劃長江。幸而武昌響應。重舉義旗。其美因得誓師海上。策應各方。薄海同志。殫精竭慮。以艱難締造而成新國者。對於全局安危。豈容坐視。其美生平。知有國家而已。心所謂危。敢不力圖補

救竊謂內閣不容重組理由至爲充足。臨時政府期間甚短。列邦尙未承認。國政勢如亂絲。忽易閣員。紛更擾攘。坐荒時日。奚啻懼國之成。飲鴆自殺。誰實喪心。演此惡劇。唐總理何負於國。必欲去之。其美生平。祇知崇拜熱心愛國之人。與唐公夙無私交。識面尙在和議定後。而其實心愛國。極堪崇拜。當其代表南來。咸視之如敵使。民軍中人有圖激烈之對付者。驚濤駭浪。舉弗櫻心。抱定共和政體。百折不回。參隨且多疑謗。滿族欲得甘心。終賴定力。和局告成。消弭戰爭。全國之生命財產。保全實多。是其功之不可沒者。卽在今日。出頭樹黨。攻擊最力之官僚。實多受其蔭庇。迨服務民國而後。誠懇篤摯。知有國家。自其美視之。誠一醉心共和之良政治家。欲求代者。當代恐難其選。是非羞惡。無者非人。若逞私見。輕信悠悠無稽之口。聽其託病遠引。其如一經紛更。大局危殆。何其美生平。未賞阿私所好。且爲國家安危之故。尤豈忍以血淚構造之民國。爲徇私交之用。天下興亡。匹夫有

責諸公皆手創民國之人。倘亦如其美之呼競。而共動義聲乎哉。如敢以同黨之故而阿所好。我黃帝在天之靈。其必殛之。血枯淚盡。不知所云。何以救國。度有良謀。至盼見復。臨穎神馳。

爲同盟會辯誣通電

民元六月廿九日

比者黨爭紛紜。竟有誣同盟會行專制攬權利者。語雖卑鄙。適足以挑動惡感。妨害大局。蜚語方興。總理適去。羣情驚貽。莫知所對。美故有前寄電之請問。唐公出京之理由。縱非出於逼迫。而要未可以病爲其假退之理由。熊總長養電所陳之詞。可以具見也。大總統誠掬誠爲國務。請明白宣布唐總理告假之正確理由。務得其復任而後已。俾全國曉然。羣疑自渙。然釋耳。美非阿私於唐公。誠爲今之政局觀。似末可驟以變更者。夫以同盟會員積數十年艱辛締造之民國。毀家捨身。犧牲一切。而不少顧惜者何哉。爲救國計耳。身可殺。家可族。總統且可讓。夫復何

有絲毫權利之見存。苟有能爲國利民福。一任何黨組織。其誰非之。若逞私意以害公道。謠言以誤國。不惟大總統深惡嫉之。當與國人共棄之也。美素不聽信浮言。毀謗之來。恆置不辯。今第爲政局圖維安全起見。不敢緘默。用謹一再陳請以聞。

痛斥參議院議員通電

民元七月十五日

臨時政府轉瞬期滿。正式國會組織在卽。國家命脈將全付託於當選之議員。現參議院議員濟濟閔彥。誠足爲民國矜式。顧以紛亂之際。匆促召集。或非盡出國民公意。其中難免一二濫竽純駁之點。國民共覩。卽如對於其美未能卽就工商總長與取銷滬軍都督事。兩次具書質問其美。最謬者。謂其美擁兵自衛。不知現南京政府成立後。求解職者凡八次。留守府成立。又將軍隊移交管轄。仍行退回。上海收入除租界鹽課月八千元外。一無的款。勉力維持。欠餉日增。求卸不得。光

復之初。臨時政府未成立時。幾以一隅策應全國。加以布置北方軍餉而外。在在需款。商家墊借。達四百餘萬。一日不料理。一日不能成行。且上海爲全國商場樞紐。華洋雜處。一有變亂。動關全局。其美之不能北行就職。與取銷滬都督之遲延。實同一原因。其美處此困境。夜不成寐者已數閱月。種種事實。可質神人。民國成立。纔數月耳。凡事實造成之現象。稍知國事。允宜洞悉本原。乃參議院議員竟有茫昧如述上古。隔膜若處異邦。最可笑者。指上海軍隊有一鎮之多。豈知上海原招軍隊在三鎮以上。統一後陸續裁減。現尙二鎮有餘。建議者豈真不知軍隊編制之人數。乃竟出此無稽之言。且上海地位。在軍興時爲民軍大本營總兵站。又當外交衝要。諸事均須以慎重出之。而竟漠不加察。其關於事理。抑別有揣摩耶。若是而責以審國政。制良謨。難矣。今正式選舉之期將屆。凡吾國民。當知國家爲國民共有。議員爲國民代表。必須慎選穩健之士。固無待言。必其人於吾國過去

歷史。現在事實。將來利害。夙有研究。言可見行者。方爲良選。今參議院既雜有不稱職之分子。雖尙屬臨時。爲禍未烈。然非賴國會議員。其何以救。夫吾國民捐生命。摩頂踵。戰勝專制。造成共和。創造爲國民之功。建設尤國民之責。前途多難。來日方長。宜矢天良。選舉穩健之議員。造成完美之國會。國利民福。於斯是賴。否則不能監督政府。擁護國民。且反以禍國殃民。民國根基。於茲破壞。死者目不瞑。而生者心滋戚矣。其美對於吾新造之民國。雞聲平旦。應有此摯愛之情。復因時局之感觸。惕然而念。存亡之關鍵。在於議員。尤在吾同胞。此次之慎重選舉。應請大總統令法制局。速訂選舉法。提交參議院。妥慎議決。頒行。各省都督。切實監督。毋誤民國前途。實爲厚幸。一得之愚。未敢緘默。同舟共濟。發此哀鳴。全國幸無河漢。

解職宣言

民元八月

竊其美從事革命已十餘年。志在實行。瀕危者數。披革命史。友朋凋謝。豪傑喪亡。

烈士殉身。間多蹈海。居恆悲歌慷慨。憂憤填膺。道路栖皇。祕密運動。惟專制時代。偵騎密布。入生出死。以迄於今。追憶前情。如夢如昨。卽如武漢舉義。事雖出於崇朝。而事前聯絡情形。恐知者甚鮮。比鄂垣既克。切望聲援。乃事逾浹旬。東南如故。其美因躬率戎行。攻克上海。夫革命事業。本因時宜。彼時爲衆所推。遂稱都督。第滬屬縣治。地隸江蘇。都督名稱。深虞不類。故開府至今。時僅十月。先後辭職。共凡八次。當戰事方新之際。軍艦未附。郵電不靈。因聯合海軍。以分敵勢。收回電政。以重軍機。上海本爲總滙之區。電政海軍。歸宿在此。藉茲部署。以資策應。惟時江浙兩省尙未光復。於是聯絡規畫。一致進行。數日之間。次第告捷。然而南京負固。巨寇跳梁。地在必爭。急攻難下。爰合浙蘇鎮滬彙集之師。會攻金陵。張鐵遁逃。南京恢復。由是大江南北。脈絡貫通。往來應援。無虞梗阻。但戰事正熾。大局未甯。援鄂之師。攻徐之役。援皖之舉。攻魯之兵。以及各處之供應。援兵之械餉。外交之處理。

奸回之偵緝。靡不兼籌並顧。且臨時政府將成未成。天下惶惶。咸期統一。西北軍隊雖已贊成共和。東南各方尙未建設政府。上海爲東南重鎮。地適交通。應付各方。日不暇給。迨孫公歸來。豪傑輻輳。草創政府。寧滬分馳。雖不敢謂我獨賢勞。想天下亦有目共覩。嗣當南北媾和。袁使南下。日與各方籌畫清廷退後之條件。與夫五族聯合之方針。奔走往來。不遑寧處。泊乎政府北遷。四方粗定。其美欲退歸田里。力辭工商。祇以結束須時。正在交替。而謗言忽至。謂其美擁兵自衛。欲梗南北共和。是非之來。本不待辯。蓋國家強弱。以人民之程度爲標準。革命事業。以國家之利害爲前提。人民程度若高。則其美之是非自見。不憶乎革匪逆賊之稱。未已。不旋踵而天下皆曉然於革命之不可緩。此卽人民程度今昔懸殊之證。以前例後。則今日詆毀其美者。或亦有曉然之一日。否則不第其美個人之不幸已也。故其美無論處何種流言之日。必以增長人民之程度爲目的。此則其美之天職。

亦畢生之希望。所異者。參議員爲人民之選。程度必高。乃亦以擁兵自衛見責。抑思其美一革命黨員。本無兵柄。所以忽然而有兵者。亦由革命事實上發生。固非有人予之。時當用兵。不予而自有。時當止兵。不奪而自無。予奪之權。不在於人。操縱之機。作用在我。其美以精神爲主宰。以事實爲依歸。以國家之利害爲前提。以同胞之禍福爲準的。故兵可忽然而有。亦可忽然而無。若夫都督之稱。亦仍由革命事業而發生者。既非趙孟之所貴。自非趙孟所能賤。但其美顧恤名義。在被舉之初。固已辭之。江蘇光復後。又辭之。臨時政府成立後。又再辭之。政府北遷後。又四辭五辭。不一辭矣。而卒未允。是知其美欲解滬軍都督之名位。不自今日始。固非因今日詠憂心悄悄之詩。而有所進退也。其美於今日臨去之際。所最拳拳者。是我親愛之士卒。念爾多士。甘苦相共。每因軍需之匱乏。給餉愆期。甚至遲及一兩三月。而始補發者。而三軍之衆。共矢一心。此非涼德薄功之其美始念所及料。

者。今其美既解職而去。則凡茲軍士。悉應歸蘇督程公節制。其美滬軍都督之責任。卽於此文發布之日告終。願天下共鑒之。

果按此宣言在家中檢得。當時是否發出。無從考核。

附錄

歡送陳公頌詞

工商勇進黨

新任工商總長陳公其美。將於日內北上履新。行有日矣。上海各團體之設筵歡送者。乃至爭先恐後。日不暇給。此亦可見陳公與滬人士之感情矣。誠以各省自軍興以來。或則駕馭無方。釀爲兵變。或則內訌迭起。恣爲亂塔。惡風所煽。海內幾無完字。而獨上海一隅。以中外雜處。商務最盛。號稱難治之區。自公蒞任至今。人民則毫無損失。地方則雞犬無驚。無形之中。保全實夥。苟非公之撫綏有序。因應得宜。又曷克臻此。此則凡屬滬人。同深感戴。故於榮節之行。爭爲歡送。以誌勿忘者也。抑更有進者。我國工商。時至今日。竄敗極矣。提倡挽回。實

賴長才。我公久處海濱。情形極熟。凡所以扶助吾工商之進行。輔翼吾工商之發達。我公當已思之深而計之熟矣。此其有關係於吾國吾民。殆非滬軍都督之比。何則。滬軍都督僅一時一地之機關。其責任小而輕。工商總長爲國計民生之樞紐。其責任重而大。公之此行。實挾此重大之責任以俱。然則我公將持如何之政策。而後足以裨益我工商。發達其國貨。使之戰勝太平洋。得與列強商業相頡頏乎。是則滬人士之歡送我公。一方面固以表示其感謝之誠悃。一方面更抱有無窮之希望。本黨力弱願閔。亦謬與於歡送團體之一。不敢爲世俗浮而無當之諛詞。特代表同人進此一言。以爲芻獻。蓋亦深冀我公之不自負其責任。并有以慰吾同人之希望。毋徒視此筵爲尋常之酬酢。則幸甚幸甚。

附錄 歡送陳公頌詞

實業聯合會

糾各路彙集之師。躡長江天塹之險。發縱指示。不旬日而成功者。伊誰之力也。

曰。『惟滬軍都督之故。』以一隅餉械之絀。應全國海陸之需。措辦雍容。不聞有一夫譁變者。又誰之力耶。曰。『惟滬軍都督之故。』滬壘縮轂江海。高屋建瓴。形勢利便。爲四方所瞻視。卽爲全國進北之樞紐。設當日不先規取此地。以固根本。以爲蘇浙倡。則金陵可以不下。戰局可以延長。莽莽神州。果何時定。然則陳先生督滬之功。謂爲今日民國之蕭何可也。先生沉毅剛決。勇於任事。而精誠貫注。一意孤行。固羣疑衆謗所不能撓。亦駭浪驚濤所不能撼。其性行堅卓如此。噫。宜先生柄兵數月。遂以建立新國基礎。而海內外咸仰望其丰采也。元年五月。先生解都督任。將之京。就工商部總長之職。而本會適告成立於海上。同人莫不私相慶幸。以爲先生前此所就者。既偉大如彼。則他日輸其熱誠毅力。所以匡助實業。而使之孟晉者。又當何如也。於是爲文以紀其行。而系之以詩。其詞曰。

峨峨牙纛。開府申濱。鄧侯興漢。方此元勳。武力告終。民生肇始。計學開山。亞當之旨。富強七策。來日新猷。陵歐轢米。被服五洲。

附錄

代表滬防將士送陳公文

李顯謨

憶歲甲辰。謨學於金陵將備學堂。六月某日。入師室。有客衣冠樸陋。目迸注。類儼然塾師者在焉。叩之。則英士陳君也。謨之識英士先生。自茲始。厥後年或一見。月或一見。而於官衙公署。又屢見不一見。似有意謀祿位者。而卒未任一事。沾升斗資也。謨竊怪先生以文人之度。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周遊四方。奔走喘汗。何爲者。丙午以來。稍稍聞先生任職同盟會。設機關部於滬上。組織革命事業。然先生舉止古拙。志慮徬徨。若塾師之失業然。故雖遊說樞機。規畫險要。而人莫或知也。辛亥秋。武昌舉義旗。金陵將士大感奮。顧投鼠忌器。措置大難。固卿徐公密遣謨假道海上。充赤十字會會員。赴鄂見宋卿黎公。約長江上下游。

策應事。旅滬數日。瀕行。遇先生於途。語之故。先生曰。『噫。子休矣。東南命脈。朝不保夕。因人成事。何爲者。子盍從我。謀取南方軍火根據地。以影響全國。』謨遂電徐公從先生。密議者五。九月十三日。攻製造局。先生躬冒艱危。桎梏受辱。旋公民舉先生爲滬軍都督。領袖北伐。謨以桑梓誼。任地方治安。領滬防全軍。無何。和議告成。南北統一。先生任都督。凡十閱月。軍民奉法。滬濱安堵。無匕鬯驚。皆先生力也。既解任。謀遊各國。考求實業。以策富有。夫先生以一介書生。殫心國事。垂十餘年。智勇之士咸樂歸之。遇事輒從容鎮靜。輕裘緩帶。羊叔子何以過之。同盟海外。出險陀城。單騎受盟。郭令公何以過之。手無尺寸鐵。前驅入軍火重地。一身是膽。趙子龍何以過之。創如火如荼之革命偉業。告厥成功。飄然遠引。張留侯何以過之。則先生之勇毅沉遠。爲何如也。嗟乎。急流勇退。人所難能。謨獨不多先生之功成身退。而多先生之以退爲進也。其進也以機。其退

也有待。退歟進歟。神乎其莫可測也。先生行有日。我軍將士三千四百人。念先生之德不忘。屬謨代表一言。以爲此日之別短。他日之聚長。何送爲。秋風鞍馬。珍重長途。精神貫通。天涯咫尺。謨故假送別之文。而爲先生學成歸國時福我國民之預祝。中華民國元年八月。

附錄

上海公民歡餞陳英士先生序

李平書

中華民國元年八月。湖州陳英士先生既解滬軍都督任。將遊東西各國。考察實業。歸以利吾國人。鍾珏等分屬公民。誼同良友。乃假一尊以表依戀之情。相與執卮而言曰。先生之志。可謂宏大而沉毅矣。當其海外同盟。奔走國事。歷十餘年。艱苦備嘗。佗城一域。幾瀕於危。倉皇出險。而志不稍衰。規畫長江。以上海爲樞紐。機關祕密。先生實主之。而人莫知之。武漢起義。滬濱響應。近若蘇杭。遠若粵閩。崇朝光復。乃圖金陵。曾未三月。南北統一。論者咸歸功於先生。而先生

歆然也。溯自開府之初。奮志北伐。此練一師。彼招一旅。屯軍徧地。日需萬金。益以江防要塞。海軍艦隊。秣陵攻堅之師。烟台扼吭之旅。左縈右拂。北討東征。莫不以上海爲餉源。然而海關之稅。既操之權吏。道庫之儲。又授之外人。先生曾無銖兩利權。徒恃二三同志密籌默運。盡力支撐。迄今軍事告終。大都名城。或不免倉卒之蹂躪。而我上海一隅。宴然無匕鬯之驚者。伊誰之力歟。先生固不自以爲功。媚嫉之徒。方且吹毛求疵。造言誣讒。而先生視之漠然。因是而思辛亥九月十三之夜。先生被拘於製造局。同人四顧旁皇。奔走圖救。先生從容自若。與邏卒娓娓談。告以專制之疾苦。共和之幸福。邏卒感動。咸德先生。而弛其繫焉。然則先生刀鋸斧鉞之不懼。何有於宵小之流言哉。聞之先生之言曰。『革命者盡我天職之事。今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建設之道不可無學。吾往外洋求學。歸而襄助建設。亦所以盡我天職也。』大哉言乎。人以先生爲功成則退。

而不知先生之志不渝也。白日之皎皎。巨川之滾滾。孤鶴之鳴九臯。大鵬之息六月。志士不忘在溝壑。幽人遯世而無悶。時而一往直前。時而千迴百折。時而聲施燦爛。時而韜光闇然。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蓋皆有天職在焉。今者一堂酬酢。半屬相從患難之儕。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我同人安不忘危。實同此志。先生往矣。惟祝我民國日益鞏固。我先生康彊逢吉。日增益所不能。讀孟子『天降大任』之章。不禁神往於歐美雄風。而盡消兒女離別之感也。是爲序。

附錄

歡送陳公頌詞

滬防福字營

辛亥九月十三日。陳君其美。字英士。以單騎入製造局。將喻以大義。使該局響應武漢義舉。詎料頑固恃強。抵抗革命。竟將先生扭鎖而牢籠之。維時福彪早奉先生大令。義隊千餘人。四伏環伺。相約一時許不出。卽率隊奮勇進攻。乃該

局牆垣堅固。鎗砲精良。未幾而福彪身受重傷。血流滿地。惟恃此區區熱誠。不知畏避。不計痛苦。不分晝夜。銳志爭先。賴將士之力。在天之靈。而克告成功。福彪身先入該局。尋遇先生。出手刃。斷鐵繩。負先生入商會。多士會議。咸服先生胆識。公舉先生爲滬軍都督。先生既受印視事。研究鎗砲。訓練軍隊。以北伐爲宗旨。當是時。軍政府初立。地方秩序未大定。外之則夷洋交涉。失敗堪虞。內之則軍旅往來。供給不暇。餉需之繁。交際之重。莫不於先生之一身而兼任之。乃無何而南北聯和矣。又無何而同盟罷政矣。而先生亦相繼去位矣。福彪一莽夫耳。何足與談天下事。但就表面上而觀。值此邊疆多事之秋。內地恐慌之際。元氣未復。國本動搖。先生之初心。則人所見也。後此之出處。則非人所能逆憶也。軍政府創設三百餘日。勉其難於始。未見其成於終也。一旦捨去。先生之自爲則善矣。其何以慰國民乎。福彪不文。謹將已往之事實。直錄而記之。而未來

之事功。請還質之先生。願先生以初心爲念。始終一致進行。國民幸甚。民國幸甚。

討袁宣言

民國二年七月

共和政體。首重民意。不圖我國自改革以來。國賊袁世凱。殘害忠良。袒護兇犯。搗亂司法之制。提倡暗殺之風。蔑視國會。干涉憲法。誣陷善類。擅捕議員。私借外債。喪失主權。重人民之負擔。啓各國之干涉。蒙古叛亂。不加一兵。失地喪權。擅締協約。授各國以利益均沾之口實。陷中國於瓜分豆剖之危機。濫擲金錢。日用多至一千餘萬。收買議員。國會遂至一事無成。解散各省聯合會之民意機關。擅設不經議會通過之濫竽官職。約法掃地。奸宄盈庭。白狼騷擾河南。張鎮芳以私人之故。不加懲治。吉林屢次彈劾陳昭常。以官僚之誼。參案留中。藏事日迫。設邊督以掣人之肘。江淮本安。設檢察使以防人之變。司法無費。行政無費。各省幾無一事。

能爲運動有費。賄買有費。誣害可以購人自首。工商海陸等部。則思減政併裁。主張消極。三海皇宮等處。則反繁興土木。不惜鉅資。竭全國之脂膏。供一人之揮霍。諫書朝上。貶詔夕來。令天下人人自危。使國家奄奄無氣。近更派兵南下。破壞共和。擄掠姦淫。漢鄂之同胞。旣已慘遭蹂躪。示威進逼。潯陽之鞀鼓。又復動地而來。奇惡窮兇。實在忍無可忍。不得已共圖討賊。保障共和。振臂一呼。贛蘇皖魯湘鄂。豫奉等省。同時響應。梟首太白。指顧間矣。特將國賊罪狀。宣告中外。願與我愛國同胞共殲之。

二次革命檄北軍文

民國二年六月

照得五族共和。共圖幸福。均有休戚相關之誼。本無南北畛域之分。自袁賊違法殃民。窮兵黷武。勞我親愛之軍界同胞。率師南下。六月行軍。本應盡東道之誼。犒勞從者。祇以有懷未白。敢先布告微忱。查國號共和。端重民意。袁世凱袒護兇犯。

之專制。當戰禍未啓之先。敝國民黨對於宋案問題。大借款違法問題。所爲奔走呼號者。固無日不望諸法律及依政治上之正軌以爲解決。不謂袁氏之魔力橫絕一世。以軍人爲後盾。以金錢爲前驅。劫之以勢。啖之以利。而國會及法院全失其効力。於是袁氏益逞其野心。肆無忌憚。不數日間。擅免贛粵皖三省革命時代。共建民國之民選都督。首先派兵入贛。激成戰事。贛民迫於自救。出師抵禦。於是寧皖粵湘閩川各省。相繼獨立。宣布討袁。而敝軍亦迫於義憤。同時興起。亦足見民黨之不欲首先發難矣。迨至必不得已。而後以武力解決。此誠痛心疾首。無可如何之事也。嚮使民黨早有先發制人之心。卽以滬上一隅而論。袁軍未來。敝軍一起。何難完全占領。豈有圍攻一製造局數日不下者哉。夫民軍之不先發者。非智不及也。蓋國民之對於惡政府。惟以正義及公理折服之。斯可矣。奚以術數及陰謀爲。孰意民黨始終以堂堂正正之師對待袁氏。而竟不敵袁氏之金錢勢力。

及其窮兇極惡殘民以逞之陰謀術數乎。然民黨形見勢絀。猶復出於一戰者。蓋猶冀振興全國之民氣。喚醒全國之人心。以達其排除專制。保障共和之目的而已。民黨之用心若此。其亦可以見諒於天下後世矣。夫勝敗何常之有。拿破崙一世之雄。終歸於失敗而遭放逐。袁氏之才。萬萬不及拿破崙。豈無失敗之一日。民黨守「不自由無寧死」之格言。其心固百折不回。然滬上之戰事。則竟告中止者。非敵軍之力不能再戰也。蓋一時之勝敗已分。既不能挽救現局於萬一。斷不忍塗毒生靈。而且震驚租界。使我友邦之僑民。惴惴恐懼。此鄙人區區之愚忱。固可告無罪於我友邦及敵國諸同志者也。迺者袁氏兇燄彌彰。必欲盡得民黨之首級。以遂其殘殺人民之心。甚且干涉租界。不准民黨容留其間。欲爲一網打盡之計。袁氏之陰毒不足怪。而鄙人竊不解於貴領事團之舉動。亦若有所偏袒者。豈文明國亦且以勢力爲前提耶。鄙人雖未嘗親受貴領事團之公函。而西報所載。固

有貴領事團致鄙人一書。令鄙人遷出租界。此書是否確實。雖未敢遽斷。然報紙刊登必有由來。茲不得不對於此書略爲申辯。以冀回貴領事團之聰聽焉。夫國事犯不能拘交。在國際公法上已成爲萬國公認之慣例。此次敝國民黨與袁氏之戰爭。純然出於改良政治爲目的。雖爲袁氏所敗。然其爲國事犯。固屬毫無疑義。是敝國民黨於國際公法上得享我友邦保護之利益。鄙人謹守公法。未嘗絲毫有所違犯。今不加保護。而乃迫令遷出。無異間接之拘交。於公法殊屬不合。此鄙人之未解者一也。卽曰貴領事團之舉動爲保全租界治安。不得不爾。不知鄙人乃最尊重租界之治安者。試以往事證之。當前者有人謀攻製造局之時。鄙人聞信。卽奔告貴總領事。預爲戒備。又歷來凡有預聞流氓集擾地方之事。而通知卜總巡者屢矣。更遠徵之光復以前。鄙人在滬設立機關。運動各省。贊助革命。歷有八年。從未妨礙租界治安。光復上海後。對於租界若何保護。卽此次敝軍與袁

軍開戰之前。鄙人亦嘗先事報告。迨既戰之後。於租界亦絲毫無所侵擾。是鄙人之尊重租界治安。彰彰在我友邦人士之耳目。似未嘗無一日之感情。乃不以爲德。而反以爲怨。此鄙人之所未解者二也。藉使貴領事團決議如此辦法。然我友邦對於敝國內亂之事。苟於租界無關。按照國際公法。自應嚴守中立。卽如前者工部局之示文。固明明曰：「兩方之人。於戰事有關者。均不准逗遛租界。」是已明示其無所偏袒矣。然何以程德全藏身租界。猶敢親令劉福彪於吳淞謀變。襲擊民軍。豈非以租界爲陰謀密策之地點。而顯然違背工部局之示文乎。何貴領事團不聞驅逐程德全。而獨施之於鄙人也。且聞北及蘇州河本敝國之土地。何以敝軍於閘北設司令部。卽遭各國兵士所毀。而事前並未有正式之通知。臨時復強行解散敝軍士卒。攜去槍砲多件。而蘇州河亦不聽敝軍通過。今袁軍在閘北及蘇州河則聽其行動自由。相形之下。豈得謂平。更聞袁軍之赴江灣。乃藉淞滬

火車運兵。而揭紅十字會旗以爲掩飾。並以車站爲司令部。張勳又藉滬寧火車運兵。且以花車爲司令部。前者張軍敗北。火車相撞。已成不可掩之事實。又如電報滬局。爲袁氏密報軍情之機關。交通中國兩銀行。爲袁氏運動軍人轉運餉項之機關。曾不聞貴領事加以干涉。示文雖曰「兩方」用意專注一面。文明國詎應如是。此鄙人之所未解者三也。又如報章記事。有聞必錄。此憑各方面訪員之報告者也。失實之處。東西各報。亦所難免。此次民軍起義以來。滬上各機關報。各爲本黨張大其詞。記載失實。奚止一家。乃他報未聞干涉。獨對於民黨之中華民報。則捕其主筆鄧君家彥。判以監禁之重罪。無乃太不公允。此鄙人之所未解者四也。謂袁氏之才爲做國絕無僅有之人乎。則袁氏除利用金錢徧植私人外。於政治。上毫無建設。於共和尤屬顯然違背。如謂非扶助袁氏。不能定中國之亂乎。則此次戰事。曾用其全力於南京。且持久而難下。况四川之民軍猶盛。贛皖湘粵。餘

燼未已。勝敗之數。尙未全分。而且此仆彼起。再接再厲。袁氏不去。敵國絕無寧日。况袁氏所倚爲心腹者。均屬民賊。或爲著名之惡棍。或爲擾害之土匪。或爲前清之貪官污吏。或爲今世之宵小奸人。如以寧人所深惡痛絕之張勳。而使之攻寧。以贛人粵人所共拒之汪瑞闔李純。而使之再入贛粵。略舉一端。已足爲袁氏大失人心之證。而嗣後此輩恃功驕橫。各逞其欲。肆毒於民。袁氏且有不能制之。一日。加之議員軍人。以及一切官吏。無不以金錢賄買。道德掃地。廉恥淪亡。大亂必不旋踵。絕無再能立國之理。言之痛心。然則以袁氏爲有定亂之才。而扶助之者。終將自悔失人。而甚且以愛敵國者禍敵國。此尤鄙人所大感不解者也。總之民黨所以尊重租界治安者。以公理非以勢力。方今文明國無不主張公理。尊重人道。貴領事團之在滬上。亦必以公理人道爲重。是以敵國人民所以報我友邦人士者。亦以公理人道爲重。否則以勢力言之。滬上之巡捕及軍隊軍艦。果足以

保護租界之治安與否。恐尙屬一問題。竊願貴領事團勿結怨於敵國人民。勿以愛租界者禍租界。則鄙人所馨香禱祝者也。鄙人前與貴總領事相交頗久。相感以誠。忝有一旦之友誼。用是披瀝腹心。聊盡忠告。尙祈貴總領事轉達於貴領事團。而熟議之。不爲己甚。是所厚幸焉。

致黃克強勸一致服從中山先生繼續革命書

民國四年春

克強我兄足下。美猥以非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每懷德音。誼逾骨肉。去夏征颿東發。美正養疴在院。滿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懷。迺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一面商榷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慳也。日者晤日友宮崎君。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一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思一矣。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譚宋輩。過滬上時。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爲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爲革命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

足下無所增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迨至今日。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徵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爰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一未實行。而經濟支絀。更足以掣其肘。俄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大夫更藉口喪失利權。引爲詬病。究其實實交九七年息五厘。卽有擔保利權不礙。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

得孰失。豈可同年語耶。乃羣焉不察。經受經濟影響。致妨政府行動。中山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阽危。固執偏見。貽誤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於中華民國統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爲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黨之信用。而祛民黨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爲兩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憑藉。方足鏟鋤。專制遺孽。遷地爲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取決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得國民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以

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爲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雖複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二。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爲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碩畫。轉不能表白於天下。而一收其効。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然以上諸事。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宋案發生。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

撥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畫。厥有兩端。一曰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一曰國亞東。於我爲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認聯日爲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中山先生自謂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爲雄。變弱小而爲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於世運。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

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卽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解決。不爲宣戰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畫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四。無何。刺宋之案。率於袁趙之蔑視國法。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違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爲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而取銷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爲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其主張辦法。一方面速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

於五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尙來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爲海軍先發之計。尋而北軍來滬。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爲然矣。足下又以爲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煙臺。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爲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臺。恐將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既表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牢籠矣。嗣又有吳淞礮臺礮擊兵艦之舉。以生其疑。而激之變。於是海軍全部遂不爲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諉及運動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志咸

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爲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乃遷延時日。逡巡不進。坐誤時機。卒鮮寸效。公理見屈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袁氏乃借款人之語。舉二千五百萬磅之外債。不用之爲善後政費。而用之爲購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方。屠戮民黨。攫取總統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卽時獨立。勝負之數。尙未可知也。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聞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聲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鄂湘諸省。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銷之際。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機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貿然反對之。而於足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分厚薄於其間。亦

以識不過人。智闇慮物。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胥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爲近。豈知拘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罔不由此乎。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已覆。來軫方適。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見兔顧犬。機尙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爲何如。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識。與時並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爲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士夫。殆將一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者。理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卽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之。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效。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視察能否了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觀於既往。可驗將來。此

就中山先生言之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業。日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一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極必泰。循環之理。不間毫髮。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亂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闇。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卽見實行。不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爲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會於祕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爲國民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徵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須去害馬。欲事更張。

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機關改組之苦衷否耶。至於所定誓約。有附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由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蓋自辛亥光復以後。國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有緬規越矩之行爲。權利則狃狃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爲從違。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志。納於軌物。庶以統一事權。非強制同志。尸厥官肢。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歧。懸目的以爲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

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許爲同志。而降心相從否耶。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實爲多年患難之交。意見稍或差池。宗旨務求一貫。惟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急進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析疑義。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闊。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尅日命駕言旋。共肩艱鉅。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縈情獨苦。陰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薦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穿墉之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邪許同舟。慷慨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肅求指示。寒氣尙重。諸維爲國珍攝。言不罄意。

大連旅次致勤士藹士書

民國三年

大弟
三弟
如見。久未寄書。時時在念。今棣三兄來。接到三弟及果姪信。藉悉一切。果姪

喜事。美不能躬賀其間。幫理一切。甚憾。果姪完姻後。仍宜趕速出洋入學。能有力
量。携眷渡洋。更好。前知姪媳在滬求學。進步甚速。可喜。其天然美質。正可造就。將
來世界之人類。無論男女。總以學術爲立身。至於齊家治國。尤以立身爲基礎。想
不致有誤也。姪兒女輩就學一層。如力量有不及處。美無論如何。必竭力助之。黼
弟來書。稱學費尙不敷。共七百元。美已復書。允力任補助矣。立夫已進礦學校。高
小班。甚好。認定一門。專攻求進。是學之道矣。果姪因身體太弱。不宜學陸軍。宜改
習他種專門學。現今我國百不如人。將來欲謀發達。須各方面各科學皆求進步。
方可有爲也。美爲視察東省同志。於正月廿六日到大連。不意病發遷延。迄未全
愈。現定十五日動身。回東京調養。料無大害。因宿疾內伏者久。一旦暴發。根盡爲
難也。據醫云。病根已除。差者元氣未復耳。所以知其不難全愈也。家中人儘請放
心。勿以美在外爲念可也。小妾田氏。年幼無知。其家人毫無教育。種種悖理妄爲。

祈勿與之認真可也。美現在亦祇有聽之自然而已。母親暨弟婦前求兄弟好言慰之。感甚。感甚。餘後再寄書敬叩。

母親大人以次萬安。親族長幼均爲致意請安。其美啓。三月十二早。

臺中丸旅次致果夫書

民國三年

果姪如見。疊接來書。並附來各信。均收悉。叔無恙。今密往大連。審度情形。以期有爲。究竟能否進行。尙難必也。叔當忠於國。願以身殉之。無憾。家事叔不能兼顧。田氏妾屬種種無理犯上。叔亦不能遙制。惟心中甚覺不安也。家中諸長前。希姪爲我致意。到彼處後。當有信寄致也。叔美手啓。正月廿三日。書於臺中丸。

致果夫書

民國三年

果姪如見。叔於十五日離大連。今日上午十時半抵馬關。晚車卽進京。病已漸平復。望代稟報祖母。老大人以次。勿以爲念可也。姪結婚大喜。叔不能隨賀。又不能

幫理一切。心實不安也。日後仍須注重學問。爲一身。爲家國。皆非學問不成也。
祖母老大人以次。望代爲請安致意。叔美啓。三月十七日。

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卷二

語錄

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自輓聯)

欲免敗羣。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更絃。(致黃克強書)

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歧。懸目的以爲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致黃克強書)

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

職而又絕無疑義者。(致黃克強書)

徒博浮俗之虛譽。不顧民國之大計。同流合污。求容當世。乃舊政府最無人格之
行爲。豈惟其美所不願。想共和時代人民。亦決不願其美有此種卑下之舉動。

(致伍廷芳書)

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士君子志乎其所志。行乎其所行。學術政見。互有異同。
各不能相強。亦各不能以是爲詬病也。况當民國草創伊始。戮力維持。猶虞不給。
若不務實行以利國家。專事空談以爭意見。如東漢南北黨之分爭。北宋洛蜀派
之攻訐。徒論學理。無補國民。其美雖愚。忍甘重蹈。(致伍廷芳書)

寧爲衆矢之的。不願以道徇人。(致伍廷芳書)

恩怨付之太空。毀譽待之百世。(致伍廷芳書)

美何人。知有民國而已。一身之利害。既非所恤。子孫窮達。更非所顧。惟以公理所

在。不敢不爭。大局所關。不得不辯。（致伍廷芳書）

公權爲法律所許。人民應享之權利。法律所許者。欲剝奪而不能。非法律所許者。欲發展而不得。（指駁開北公民會簡章）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輿論張而專制政體消。袞耀鉞盛。繩愆糾謬。啓發吾民愛國之心。使人人盡其天職。以助教育之普及。則今日之報紙負責尤重。必使紀事信而有徵。著論詳而多要。不以浮夸相習尙。惟切要之是歸。不受私人所利用。惟好惡之公詳。力求名貴。斯文字收功之效。豈特十萬毛瑟而已哉。反是而我見自畫。橫議迭作。則適爲共和國家之蠹。而非輿論之代表矣。（批答民權報謝樹華）

邦交上應有互敬主義。西人既可領照持械。入於華界。華人亦當同請其給照。佩帶軍械入租界。斯爲公平。若徒以惡言哄嚇。止可施之於從前滿清官吏。吾民國官長。萬不敢曲從。（爲扣留德商槍械事復交涉使陳）

與其借助諸人而促亡。何如責求諸己而圖存。(國民捐啓)

保國卽所以保家。保家卽所以保身。國之利。家之福也。家之福。身之肥也。(國民

捐啓)

豈無堅白。要以磨涅而愈瑩。雖有雌黃。須審公私之界別。(致天鐸報)

吾人嚮日作爲。正冒不韙。犯斧鉞。初何敢希冀輿論之贊同。亦惟如鄭大夫所言。

「苟利於國。生死以之耳。」(致袁世凱書)

凡有傾覆共和者。我必反對之。擁護共和者。我當扶助之。(對袁世凱語)

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

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銷沉

之所致也。(自日本赴大連途次寄人書)

二次革命之發生。由於第一次革命之敷衍妥協。而第二次革命之失敗。由於我

黨之不統一。其原因皆由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後之進行。須鑑前車。欲革命之能達目的。非此不可。（對總理語）

輓近以來。賢者皆自愛其死。以故衆人倣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身殉國。一僑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也。（對同志語）

凡立志救國者。當爲同胞謀萬世之幸福。卽不能計一身一時之毀譽。方可貫徹我目的。否則遇挫卽退。勞怨不任。乃永無達到福國利民之目的。豈不辜負自己乎。（致石鰲書）

機會不可待而得之。須造而得之。卽使我人自身不能成功。而可造一大潮流。使中國趨於進化。（對同志語）

袁氏屢以金錢餌我。實則祇能愚小人耳。我輩所求者爲善良之政治。豈在此耶。（對同志語）

時勢所造之英雄。非真英雄也。吾甚愧癸丑以來。凡有聲望者。嘗具假面目以投機於革命事業。不復能犧牲其身命。以致民國孱弱。黨名墜地。至於此極。吾已決心。吾願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之代價。以挽我國之弱風。吾願掃除中國之惡魔。吾願建造世界之平等。(告同志語)

革命者盡我天職之事。今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建設之道。不可無學。吾往外洋求學。歸而襄助建設。亦所以盡我天職也。(對李平書等語)

吾人當恢復古來四千餘年文明華胄之祖業。蓋忠亦莫忠於此。孝亦莫孝於此也。(對同志語)

軍人辦事。能說應卽能行。有實事而無虛言。(對滬軍訓話)

軍人本職。在削平禍亂。綏輯地方。若任意輕舉妄動。輕則貽害地方。重則動搖國本。所謂衛國反以禍國。實爲我軍人之恥。而當引爲大戒者。(對各部隊訓話)

兵士任意外出。三五成羣。招搖過市。駝肩搭背。沿街食物。服裝不整。禮貌不齊。實最足養成驕縱之惡習。對外則貽笑鄰邦。對內則易釀變亂。貽患當非淺鮮。此固兵士未能服從之過。毋亦官長放棄職守。約束不嚴所致。（對各部隊長官訓話）

民國用人不宜因洋人而有所遷就。（致北京電）

總理領導我們。我們都追隨不上。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半山。我這兩年才算認識總理的偉大。却是已太遲了。而許多同志還未覺悟。說我們服從太過。豈不可嘆。（對胡漢民語）

創造爲國民之功。建設尤國民之責。（痛責參議院議員通電）

其美以冒險爲天職。此後共和鞏固。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管見所及。無過於實邊之謀。滿蒙回藏。僻處邊陲。地廣人稀。利源未闢。欲將我國躋於強大。先應籌集鉅款。實力經營。利用已集之軍人。拓植未闢之邊地。則富強

之基實立於此。鄙見如此。敢陳左右。於權利所在。最易競爭。其美仍擬本革命時代之手腕。爲共和國民之調和人員。此則其美所敢擔任而希望者。（與共和建設會等二十餘團體書）

國家之弱。弱於貧。貧與弱。固相因者也。但欲求富。必先從實業上入手。經濟充足。而後練兵教育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國自富且強矣。（對滬軍都督府舊同人語）

人可死。漢家土地不可不保。同胞幸福不可不爭。（追悼國殤會演詞）

專制政治之惡魔不除。繼諸烈士而死者。恐尙大有人在。至足寒心。然寒心亦未嘗於事有補。必也吾人亟起直前。再接再厲。對專制惡魔根本予以剷除。達到真正共和之地位。則吾人今日之追悼。始不爲無意義矣。（追悼黃花崗殉難烈士大會演詞）

凡能立志不苟。斷不致終落人後。（致藹士書）

軍隊之強。不徒在外觀。而在精神。（對藹士語）

寄身海外。睽念祖國現在之狀態。十分恐懼。惟望內外官吏對於政治。勿徒驚虛名而求務實。則可漸漸希望補救。黨派之猜忌實最爲害。值此外侮頻來。合力抵抗。尙多礙難。再自操戈。是速亡也。危乎哉。如履薄冰。每念國事。何敢安枕飽餐。

（致藹士書）

留學界人多品雜。每有種種怪現狀之發生。對之欲哭而無淚也。嗚呼。留學生之責任何等重大。應如何敦品勵學。各勉前程。以盡國民之責任。奈何竟思不及此。而多具惡行。爲種種之荒謬。不勝指摘。且亦不忍說也。兄住之警監學校全校數百人。能知自愛者祇得其二十分之一耳。現在留學總數已達一萬四千人。我不能許其有千人有國家存於腦筋也。可憐哉。（致藹士書）

認定一門專攻求進。是學之道。（致勤士藹士書）

現今我國百不如人。將來欲謀發達。須各方面各科學皆求進步。（致勤士藹士書）

爲一身爲家國。皆非學問不成。（致果夫書）

爲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務其小者近者。爾當教爾弟妹好好求學。立志救國。不可教其爲將來飯碗計而勤學。普通人教子弟。嘗作如是想。吾輩當切戒之。凡存心謀個人者。卽不足與謀。謀國須比謀一身爲重。對於自己一身。但須勉其成爲一有能力可以救國之人足矣。（對果夫語）

吾國當世無人材。遂令我亦成名。使我生於歐洲。則勝我者多。必不得名。或使我生於將來之中國。亦未必能得名。今遭逢時會。致舉世皆知有陳某其人者。此於我固爲甚幸。但爾輩益當奮發求學。須知虛名不足貴也。（對果夫語）

我生性嫉視強權。見有以強凌弱者。必抱不平之鳴。我甚願革世界命。以世界上受不平之苦。如我國者多也。惟此時以中國爲最急。我又適爲中國人。故先著手於我國之革命。俟祖國安定後。再當次第助各弱國及已亡之國革命。務使世界強權剷除淨盡。我志乃達。（對果夫語）

做人不必爲子孫計。所做之事爲人崇拜。卽無子孫何傷。關岳之子孫今何在。而人馨香禱拜之。其他有子孫而生無益於世者。死後如何。試以此例彼。好爲子孫作馬牛者。能勿啞然。（對果夫語）

如有子孫。當使之學。若一味留錢給子孫。最愚。吾罕見國中有三代之富翁也。非爲其子敗去。卽爲其孫敗去。終至連祖墳家祠。亦出售與人。故有子孫者。當使子孫讀書。至其能自立。能急公。乃爲教子之不二方法。（對果夫語）

政府當使人民能自立。猶爲父母者。當使子女能自立也。子女能自立。則生計有

餘裕。及父母年老。乃可以孝養。如子女幼時。父母不教不養。迨其長而責以無力孝養。此爲父母者之過也。亦有強子孫與他人之曾受教育者比。謂非如某人之每月若干孝敬不可。則更糊塗矣。政府不爲國民謀生利方法。而徒課國民多納賦稅。亦猶此糊塗不負責任之父母也。吾人既知其糊塗不當。則當力反其所爲。亦應盡之天職也。（對果夫語）

人之爲子孫計。當注重教育。俾能自立。不當留遺錢財。以墮其志。予前曾詳言之。但爲子孫者。亦當思所以謀自立之法。不應專恃祖若父之遺產。而貪安逸。（對果夫語）

賤值無好貨。無重大之犧牲。不能得真正之共和。（對果夫語）

由汝之言。親友中人多生計維艱者。予心實欲爲助。惟現在大局爲重。經濟缺乏。勢不能有助於個人也。彼無能力謀生計者。實不應責其無心。蓋其未有學術於

先自不能處此生計程度漸高之世。生計程度益高。彼之謀生益難。現在如能書寫者。尙可得噉飯之地。再過數年。恐能書寫者亦將爲餓鬼矣。日本近來有學問而無生計者亦已不少。歐美不問可知矣。而彼猶可殖民於我國。或他處。以謀生也。我如不自謀。彼將盡奪我之固有生計。我更無可以生矣。可不懼哉。故今日而不言學。將來之爲餓鬼。可斷言也。（對果夫語）

將來革命成功。如有餘時。我當提議興湖州之地。以湖人之財力興湖。足有餘也。治水道爲湖州第一要事。水道通。不至有水患。移城市於東南門之外。另築商場。因水利可多辦工廠。築鐵道以通上海。設模範之各種應興事業。如藏書樓。博物館。動物園。商品陳列所。農事及蠶桑試驗場。各種工廠。銀行。商場。學校。改良監獄等等。凡滬上之所無者。於吾湖備之。他處之所無者。於吾湖倡之。至於湖州出產少。人口稀。或足致爾之疑。以爲不易振興。惟此皆人事也。今我尙不能大信於人。

將來革命成功。國民知我之爲人。自能見信。則一言可以興湖矣。湖州出品少。可使之多。人力所能致也。人口稀。可引之多。亦人力所能致也。申地非固有多數之出品。又非固有多數之人民。乃一經外人之經營。人民則僑居之。工商則滙集之。苟無外人竭力經營。則今之十里洋場。恐猶是田園荒蕪也。抑吾之所謂振興湖州者。非欲與交通便利之上海競繁華也。我但求工業發達。教育振興耳。滬地非教育之地。以滬地之教育事業移於湖州。通以舟車。仍不與滬地隔絕。浙江鐵路不久將築湖嘉湖泗。或湖杭等支綫。此等支綫一成。交通何得謂不便。交通既便。廣設學校。以招致遠近求學青年。廣興工業。以所獲贏餘之一部補充教育支出之缺乏。既有工人。又多學子。則其商業亦不興而自興矣。至此學校與工廠商店。皆成引人之機關。自能吸引多數之人至其地。以成繁盛區域。故謂人口稀。恐不足興湖州者。亦過慮也。總之。上有倡者。下有行者。無論何事。皆可以爲。何況興此。

一湖州之市哉。雖百湖州亦可也。國人之性。易與圖成。見滬地善。則盡趨之。不知盡力以另造。一如滬地者。或較滬地更完備者。此國民之所以自甘爲弱國之民也。吾浙有三門灣地方。水深港闊。無意外風浪。舟之不能來申者。可至其地。雖十萬噸之巨艦。亦可停泊。孫先生謂該地如加以工程。可以造成一如紐約之港。與歐美航路可連成一線。非如滬地船到。必須停於口外。不能接近兩岸之不便也。汝不可以滬地爲萬穩之地。再越數十年。如較善於滬地之處一興。則東西商業之中樞。當在彼而不在此也。（對果夫語）

欲救中國。非急起直追不可。今觀各國之進步。猶賽跑然。返觀我國。則且行且止。一若不見人之在我前者。彼跑百步。我當跑百步以上。則若干年之後。或可追及。否則卽行百步。亦望塵莫及矣。何況一步不前耶。吾輩之心。滿擬駕中國於世界各國之上。苟不急進。將何以達我之目的。（對果夫語）

(按上列各語錄大都採自英士先生遺著及其對親朋之談話。)

陳英士先生紀念全集卷四

殉國唁詞彙錄

行狀

邵元冲

公諱其美。字英士。其先陳人也。自胡公滿始封。七十八世。有諱縝者。始徙吳興。是爲公二十六世祖。曾祖諱泰。博學有著述。祖諱綬。以積善長者稱於閭里。父諱延祐。子三。伯其業。季其采。公其仲也。幼而器識岸異。年十五。棄讀習商。時清政敗亂。外侮洊至。舉國嗷嗷。公平居愀然。以爲工商日衰耗。而政教瘝洿。匪變政易俗以求治平。其道無繇。迺薄商不爲。去而忼慨言天下事。間微據其意。雖宿學往往無以難。繇是見異於衆。癸卯。走上海。聞見益博。而夙聞留日本者多。民黨魁桀。思得而友之。丙午夏。遂東渡日本。秋。肄業警監學校。益從事於交遊。當是時。國人疾

清廷之禍國。又有感於美利堅法蘭西共和行政。迺盛唱革命之誼。而香山孫公。尤以唱導最先。爲衆所推。立中國同盟會於東京。號召志士。公先既已與徐錫麟秋瑾張人傑褚輔成諸志士善。銳以改革自任。與諸謀慮。其冬。又入同盟會。因得徧交俊傑謀國之士。明年。改學於東斌學校。先是徐錫麟既歸。丁未夏。以舉事敗。殉於安慶。清廷知人心益去。迺大鉤黨羅織。繼以秋瑾之獄。國內兇懼。公迺於戊申春歸國。既悉連合海上黨人。則徧走浙東。物色能者。復往來京津。以覘北部形勢。及還始。以上海某寓爲江浙革命機樞。二省志士萃焉。己酉夏。密謀於江浙。二省大舉。會黨人劉師培者。陰爲清督端方諜。窺訶黨人祕密。當公等聚議之間。劉亦與焉。既盡得其隱。亟密陳之端方。於是緹騎四出。大索於某寓。得張恭公會外出。褚輔成周日宣皆以變裝得脫。張恭旋收繫江寧。公密往視之。且反復譬喻獄隸。使加待遇。以故得亡恙。然江浙事亦繇此中頓矣。庚戌。與宋教仁譚人鳳諸人共立中部同盟。以規畫長江黨事。秋。與宋教仁于右任勗民立報。盛張革命之說。又勗民聲叢報以輔翊之。津人霍元甲者。武俠士。其技擊之術。睥睨大江南北間。公一日遇之。迺要以勗立精武學校。陽稱昌明國技。實以教育英俊少年。使

諸於軍法部勒。爲後日卒舉事之用。亡何。元甲遭害。以故效未亟著。辛亥三月。趙聲黃興謀起於廣州。招公之香港。會二十九日事敗。志士七十二人皆殉。公迺多出奇計。力脫餘人於厄。所全其衆。趙聲既歿。復悉心爲經營。其篤於爲義多如此。公既歸。以爲南方卒不可爲矣。長江者。襟帶全國。控制中部。而武漢據長江上游四戰之地。上海爲之咽喉。一旦有事。則足以震撼南北。爲兵家所必爭。迺益務致力於此。與三楚豪桀共相提携。秋八月。鄂中黨人既一舉而定武漢。清師大至。亟徧告聲援。公則卽走江寧。謀爲策應。以倉猝難爲。迺復去浙江。衆皆要以淞滬先發。計始得百全。公歸。迺備經營淞滬。不旬日。部署略周。九月十三日。率諸志士進擊江南製造局。以武器勿如未下。公迺留諸人於外。謂將以大義曉之。衆以爲危。爭止之。不聽。往果爲所執。明日。援者大集。製造局下。迺得出。初。公寓上海既久。且多識其賢能。諸紳若李平書輩。咸相褒重。而黨人之舍匿其間。及往來大江南北者。公率與爲周旋。故聲譽藉甚。黨人間。製造局既克。衆議以爲上海長江門閩當江浙之衝。其材氣素裕。能勝繁劇。亡逾公者。且又功最高。因羣推爲滬軍都督。總戎事。公固讓。不可。始受任。而推李平書長民政。迺更說海軍。使之用。

命且收據郵電局。閩閩大定。翌日。江浙皆宣稱獨立。鎮江亦於十五獨立。唯張勳拒守江寧。遂合浙蘇鎮滬諸軍。推徐紹楨爲總司令。會師南京。環攻兩旬餘。卒破走之。南京下。是時湘贛皖秦晉蜀滇黔兩粵皆已獨立。形勢稍定。而上海當四衝之區。簡軍實。料戰具。填撫軍民。處分邦交。其客軍往來行李之供給。以逮援鄂助皖攻徐爭魯諸軍。一切畢湊。唯日不給。公兼籌並顧。應機措置無留事。先是鄂都督黎元洪。以各省應者日衆。因有建立政府之議。遠近交推武昌。事未集。漢陽陷。諸省代表時皆會上海。南京已克。因羣議以南京南北重鎮。宜真政府。議初定。會孫公繇海外來滬。舉國大權。公迺商之諸省。議推孫公主國。是衆意畢協。十一月十七省代表於南京會選孫公爲臨時大總統。翌日。至南京就任。改元中華民國元年。臨時政府既建。庶政草創。萬機畢會。公馳驅寧滬間。所翊贊樹立者尤多。二月。和議既協。清帝解政。南北悉定。大總統孫公尋辭任。參議院選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政府北徙。唐紹儀內閣成。世凱謬欲見好於公。以工商總長畀之。未赴。授以勛二位。亦笑寘之。六月中。唐紹儀以世凱侵越內閣權。爭之不得。遂去。公電世凱詰責之。世凱心益嚴憚。迺徧以流言毀公。挾兵柄撓亂政令。公既見世凱

之難與爲。迺辭工商總長。自請遊歷美歐諸國。世凱許之。時公已悉以滬軍付蘇都督。尋應世凱之招北上。既見。審其權譎。以言微感之。比出世凱陽爲好語於人曰。『英士故機敏者。』遂大甚之。冬。浙江選公爲參議員。二年春。世凱殺宋教仁於滬。教仁者。始以能見疾於世凱。及任農林總長。又不能阿其意。以爭內閣權限。繼唐紹儀解職而去。去又屢譴世凱違法。不少隱。同盟會合五政黨爲國民黨。教仁之力最多。世凱既恚。且慮其勢日張。至是迺嗾趙秉鈞洪述祖賄盜。刺之於滬。公時正儼有遠西之行。聞訊馳視。教仁創劇。旋殞。公心知世凱所爲。迺助租借地警吏大索姦人。越日。盜武士英應桂馨皆得。盡獲諸證據。於是世凱之罪大禿。顧當時多主以國會約法糾治世凱。明正厥辜。國會既亡。可奈何。世凱益肆。擅借五國外債。六月。突以令免贛皖粵三都督職。尋遣李純率北軍入贛。全國大擾。七月下旬。李烈鈞起兵湖口。宣稱討袁。寧粵湘皖蜀閩繼之。公亦以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起兵。初。贛寧軍起。駐滬陸海軍多詣公。謀策應。公信之。遂不爲備。而袁將鄭汝成。時亦陰連結陸海軍。使爲之用。及事迫。衆相顧踟躕。莫肯先發。公知中變。更命蔣介石結合舊日所部衆。踴躍相應。顧倉卒軍不整。已袁軍大至。海軍亦以

心利重賂附之。公知勢已亡可爲。而不得不出於一戰。迺命蔣介石所部進薄製造局。力攻良久。彈竭。介石至幕府乞援。代理參謀長黃郛已走。所部勢不支。遂退。翌日。收聚散卒再進。袁軍合海軍悉力相拒。械精甚。攻者力絀。遂大潰。製造局卒不下。而居正始亦以兵據吳淞。與袁軍亢。徒以久守援絕。亦敗。於是淞滬軍悉解。九月。各省討袁軍皆罷。世凱懸重金大捕諸討袁者。而公猶秘居滬。既見事不可卒爲。迺於十一月東走日本。是時孫公已居東京。議勦中華革命黨。公既見孫公。則爲言往事之失。及所以謀慮方來者。公大感動。迺力贊其所爲。中華革命黨立。公受任爲總務部長。始公之抵日本也。諸黨人以敗喪泰甚。多意沮。以爲匪久。歷歲月。事難可卒圖。公獨已心是孫公言。迺力排衆議。主亟進。以是往往爲諸故人所不說。不顧也。迺計策於孫公。以爲辛亥癸丑二役。以不能直薄首都。故亡以摧敵之根株。彼且得閒暇以謀我。不投其閒隙。兼從事於東北諸省。而專務東南。力難而亡功。三年春。一月。遂與戴天仇至大連。以交結東北諸省豪桀。衆皆踴躍。世凱大懼。諜四出。多方撓之。重困之。以外力。公志卒不行。三月。還東京。夏。歐羅巴戰爭起。日本亦有事於青島。形勢既易。東北諸省。力薄難卒舉。公迺再策於孫

公以爲宜悉力取江浙以東南諸省應之。遂請以夏爾璦規浙范光啓規滬。吳藻華規蘇。尋以余亦歸佐浙事。秋九月。范光啓見賊於滬。夏爾璦謀浙亦敗。它省計亦多挫。四年春二月。公迺親歸滬。主持大計。猶不遂。秋。籌安會起。世凱逆跡益褻。國人大憤。孫公迺電促公行。八月下旬。公之東京。與孫公等協議。公以爲用兵者。蹈隙抵虛。乘人所不備。迺可有功。今袁軍叢聚東南。不如事西南。力省而功什倍。孫公以爲然。迺決從事西南。而以粵東爲之樞樞。衆皆推公主之。十月中。公歸道出滬上。吳忠信等以海陸軍來附者益多。事可爲羣尼公勿南。公察之。信遂留。而招揚庶堪。蔣介石。丁仁傑。余祥輝皆歸。然仍傍助董鴻勛。盧師諦。安健諸人。進規西南。以資用。困。遂後。時公既留滬。以爲制長江輕重之勢。在海軍。海軍不我與。則陸軍氣不張。辛亥之役。得海軍。而長江之形勢定。癸丑海軍抗義。而事遂遽敗。且上海嚮爲東南重。吳淞口及江南製造局皆用兵者所必爭。而袁將鄭汝成負隅其間。不去鄭。事不可卒圖。十一月。迺命王曉峯王明山。誅鄭汝成於滬。陸海軍來通款者日衆。十二月五日。始發難於肇和。先是肇和應瑞通濟諸艦。皆泊於淞滬。艦員多慕義來附。會肇和得海軍部命將赴粵東。時迫。迺遽於五日午後舉。

事命楊虎襲肇和。孫縱橫襲應瑞。孫遇阻不得前。楊虎襲肇和。得之。餘人之襲巡警總局。工巡總局。及諸警局所者。皆有利。公躬率吳蔣周丁諸人指搃其閒。已而袁軍大集。公所部武器弗如。相持良久。敵援益厚。不得已退。楊虎既登肇和。遂礮擊製造局。促餘艦附之。會袁吏楊晟建策於袁將薩鎮冰。楊善德閒。主厚賄海軍。令環擊肇和。翌晨。肇和中礮艦毀。遂敗退。楊虎亦走。免。艦員陳可鈞等被執。死之。是役也。事雖挫敗。而舉國皆震。且以爲袁軍固易與耳。亡何。滇黔護國軍起。公益欲出之百全。以爲淞滬武漢粵東三者皆形勢之區。足以制全國之權。得其一。則東南搖。得其二。則全國畢。震皆定。則舉國從風而靡矣。故仍謀滬不懈。而益旁助朱執信舉粵東。蔡濟民田桐圖武漢。以樹犄角之勢。四月。公命楊虎等發難江陰。已舉而亡。援旋敗。淞滬事亦梗於異己者。屢挫。十四日。命宋振進襲同安艦。未成。宋振殉之。下旬。夏爾璦入浙。爲袁吏屈映光等所收。五月朔。死之時。兩粵軍帥已皆起。應滇黔。袁軍備淞滬益固。公計既屢不遂。資用又乏絕。諜朱光明等詞得之。則大喜。迺命許國霖程子安等陽稱鴻豐煤礦公司者。因李海秋以告公。謂擬以礦地質假鉅金於外商。請公署約居間。事濟。則以什之四爲公舉事資。公允。

之五月十八日午後。公至薩坡賽路客舍。尋李海秋招許國霖等五人皆來。語次。李海秋謬爲未携約稿來者。謂將外覓之。去未幾。突入二人。出勃耶寧槍。擬公連發。聲甚厲。別室諸人。聞聲畢出。欲禽刺客。刺客舉槍狂擊。彈紛飛。丁仁傑曹叔實皆創。遂悉逸去。余祥輝入。公已仆血泊中。頰微動。顧不能言。腦部被數創。須臾遂絕。公殉之翌日。法蘭西警吏大捕姦人。得許國霖宿振芳等。皆承受指使賊公不諱。顧語多涉權要。讞至今未定。公殉又十九日。世凱暴死。說者謂公之靈實爲之也。年四十。娶姚子二。祖華祖穌。皆幼。公平居寬然。與人言語。恂恂若恐傷之。而又一出之以誠。雅尙氣誼。有緩急告者。應之必竭其意。然有挾詐面謾者。亦必爲曉告。無姑息。以是毀譽間出。而其建大計。當大議。剖決利弊。殆無疑滯。間有奇偉可喜之論。聞者始心非之。退而思。亦竟亡以易也。既亡。命日本。追惟往者成敗之故。迺知孫公之識爲不可及。繇此悉屏素見。而曠懷以嚮之。自是數年。以至於殉。亡間。其服義之篤。蓋如是。嘗自言。素未數問。其所爲多憑一己殫思博慮得之。及施之行事。亦往往有與前人合者。乃益慷慨自厲。自癸丑以後。諸計略苟竟行之。未必遂無功。徒以軍事屢變。及扼於外力。費用又不給。故所計往往相迂方。

略遂與之俱移。第以果毅之氣。持之以不懈。則固終始一貫者也。體始伉健。辛亥之際。幕府軍書紛拏。公精力於職。昕夕勞瘁。遂病胃。自居東京。及往來滬上。疾屢作。一發輒數月不止。然仍臥病。延接賓朋。規畫一切。不自休。殤之前數日。疾作。憊甚。特冀事有濟。強起。招李海秋等議之。迺卒。以是被戕。哀已。居嘗語人。以謂「辛亥之役。白徒岔集。一諄而全國立定。癸丑之戰。以數省之地。什萬之兵。而袁軍所過摧破者。黨人精神之盛衰異也。」故屢以磨勵精神及養氣之說相勗厲。又謂「輓近以來。賢者皆自愛其死。以故衆人倣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殤。殉國。一矯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也。」迺卒踐其言。可謂慥慥君子者已。余自壬子始與公交遊。癸丑以後。迺共處患難。公既留滬。余亦參佐其間。與諸謀畫。以是能得其言行之大較。公殤之明年五月十八日。庚申。公族將奉柩歸葬於縣南之碧浪湖畔。迺謹具其平生功行據所聞見。譔錄如次。以俟當世閱碩。表章駿烈。庶昭來禩而垂不朽。謹狀。中華民國六年四月既望。紹興邵元冲狀。

唁電

(依照五筆檢字法序次排列)

團體

浙江參議會一

各報館鑒。陳公英士。十年奔走。締造共和。偉烈豐功。焜耀中外。驅電飛來。風雲變色。慟哭寢門。浙潮嗚咽。和淚濡墨。敬吊先生。浙江參議院張翅。陳時夏。張浩。暨全體議員同叩。彌。

浙江參議會二

上海唐少川。溫欽堯。王亮疇先生鑒。英士先生被刺。普天同悼。乞向各國領事請求通飭協緝正兇。務獲究辦。以舒公憤。而妥英魂。浙江參議會。

浙江參議會三

肇慶軍務院岑撫軍副長鑒。並轉唐撫軍長。貴州劉都督。廣西陸都督。蔡李戴陳總司令均鑒。陳英士先生奔走國事十餘年。共和再造。方與同志擘畫進行。突於本月十八日。在上海法界被刺殞命。劍履甫及。渡河未遑。凡屬同黨。曷勝驚悼。謹電開浙江參議會敬。

神戶華僑

民國日報轉諸同志鑒。英士爲國遭難。哀痛莫名。神戶華僑同人謹弔。

東京中華革命黨本部

孫中山先生鑒。英士捐軀。極堪痛悼。主使爲誰。盼復。先生暨在滬諸友。務處處戒備。持等叩。

兩院浙籍議院

英公再造共和。以身殉國。南天悵望。哀感同深。兩院浙籍議員同人。

怡朗中華革命黨支部

民國日報。轉各報館鑒。陳公被戕。薄海悲憤。誓竭能力。立翦兇仇。怡朗支部。

菲列濱中華革命黨支部

上海共和新報轉各報鑒。世竟無鉅慶。喻公終繼漁父。啣冤中華革命黨菲列濱支部全體哀輓。

菲列濱第二支部

義烈不朽。菲列濱第二支部。

舊金山中華革命黨總支部

孫中山先生鑒。英公遇害。同志憤痛。請嚴防衛。究主謀。唁陳府。舊金山總支部公叩。

甲必地中華革命黨支部

陳烈士痛哉千古。甲必地革命黨輓。

國會議員

陳公英士殉難。以掀天之毅力。盪專制之淫威。同人等以共和再造。天日爲昭。未忘先烈之遺勳。追慟英靈於靡旣。厥電陳詞。藉伸悵惘。國會議員全體。

留日學生總會

各界公鑒。陳公英士。民國殊勳。銳意除奸。終罹毒手。誓殲國賊。早慰英魂。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總會。

小呂宋宿務埠中華革命黨支部

英公死矣。吾輩忍生乎。小呂宋宿務埠支部全體輓。

小呂宋救國團

上海劉民畏君轉中華革命黨各報館各機關公鑒。陳公被害。同聲慟哭。誓死殺賊。期慰英魂。小呂宋救國團馮百勵等叩。

個人

許世英等

英士先生。義烈英風。振鑠中外。世英等。羈於職守。未克躬奠。歉仄殊深。謹電致悼。以伸微悃。許世英。權量。王勳煒。

楮輔成

赤手障東南。追懷昔日旌旗。並世如公。今有幾。青天開霹靂。劇痛數年。縹緲歸來。訪舊已無踪。楮輔成。

王文慶

各報館鑒。陳先生英士。奔走國事垂數十年。備歷艱辛。正期大就。何圖猝爲賊戕。壞我長城。惡耗傳來。悲痛何極。浙江民政長王文慶叩。

黃興

民國日報轉孫中山先生鑒。驚聞英士兄爲奸人所戕。舊同志健者又弱一個。極爲慘痛。共和未固。遽失長城。我公哀念可知。仍望接厲進行。同慰先烈。興號。

范賢方

民國日報轉各報鑒。英公民國長城。革命鉅子。遽遭慘殞。薄海悲憤。方同仇十載。悲何可言。君叔被戕。功竟滅蜀。惟冀速殲元兇。以慰毅魄。臨電涕泣。語不盡哀。浙江高等審判廳廳長范賢方叩。

葉獨醒

上海民國日報鑒。陳公英士。忠心貫日。義氣干雲。慘殉國難。痛哉。舍路埕葉獨醒頓。

呂公望

英公被算。噩耗驚傳。軍民同聲。爲天下慟。掬淚奉唁。臨電愴然。浙江都督呂公望謹。

岑春煊等

英士被害。滬上驚痛同深。傷健翻之先摧。凜仔肩於後死。身後如何。乞爲唁問。爲叩。岑春煊。李烈鈞。方聲濤。林虎。張開儒。章士釗。高爾登。文羣。楊永泰。曾彥。程子楷。李根源。叩有。

黎元洪

孫中山黃克強先生鑒。聞公等爲陳君英士開會追悼。遠風遼聽。惋慟同深。辛亥之役。賴爲聲援。斡旋東南。厥功甚偉。項城卽位。獨振嘍音。百折不回。終殞非命。綜其生平。剛腸義膽。擇途雖激。救國則誠。人之云亡。天胡此醉。範金結感。聞鼓增思。謹致哀忱。用昭公論。元洪歌。

周鳳岐

一月以前。書疏往還。期與戮力。共紓國難。避傳遇禍。傷如之何。嗚呼英士。生英死靈。殞彼元惡。壯志始伸。蕪詞代芻。歛歎不勝。浙江都督府參謀長周鳳岐漾。

居 正等

英士先生。求仁得仁。蹈刃注丸。殉國致身。再鑄民權。重光邦憲。烈魄在天。應復無恨。正等不敏。嘗附追隨。參籌謀畫。共涉艱危。倏焉永隔。心摧如何。後死之責。敢忘負荷。神痛死友。想念前途。人亡國瘁。孰助痾瘳。痛在斯民。豈惟私衷。耿光碧血。涕泗裴回。居正。許崇智。蔣介石。邵元冲。劉灝。劉白。

張 翹

各報館鑒。英士先生爲國奔走艱苦備嘗。十數年如一日。不圖國難方殷。將星遽墮。公義難忘。私交尤慟。臨風涕泣。不知所云。浙江參議會議長張翹。

祭文

(依照五筆檢字法序次排列)

團體

浙江參議會

維民國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浙江參議會同人。謹以清酌庶羞之荐。致祭於前滬軍都督陳公英士之靈曰。嗚呼我公。軒昂磊落。蓋世之雄。生了亂世。而抗想大同。振臂而起。四顧爲空。霹靂一聲。辛亥之冬。出生死。馳驟橫縱。以一介之身。而攬萬乘之鋒。以滬海之局。而扼南北之衝。經營締造。蓋泱泱乎表海之雄風。越歲癸丑。專制餘毒。忽勾而蒙。公曰。捷之始。以法爭。而繼之力。攻。不幸而二次之舉。挫於一篲之功。不然則又何至浸淫孕育。以養成今日病腫蹊整之難。大盜竊國。公歸自東。救民護國。耿耿寸衷。斯人一出。民其呼嵩。蓋前後二十年來。奔走起伏於革命流血之中。而一而再而三。生生死死。惟國爲始。終。胡爲乎天之不弔。而降其鞠凶。民之無祿。而奪我元戎。遂使冤沈大海。血貫長虹。失夷吾於江左。哭君叔於軍中。嗚呼。神州莽莽。長夜夢夢。萬方多難。猿鶴沙蟲。公今之死。盡瘁鞠躬。死而不朽。革命之宗。獨念來者。孰其繼公。隨風洒涕。痛其安窮。哀哉尙饗。

個人

沈澤體

維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姻侄沈澤體。謹具清酌庶羞。祔祭于英士姻伯之靈曰。嗚呼哀哉。公其竟爲奸人所算乎。此不特吾湖之不幸。抑亦中國之不幸也。溯公自髫年入塾。穎悟過人。早歲經商。市廛溷跡。嗣知長生庫非豪傑久羈之地。遂棄而負笈三湘。旋赴東瀛遊學。迨才識既富。端歸祖國。其間拯焚救溺。仗義疏財之舉。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有俠士風。居恆慨清廷執政者多貪酷。一流民不聊生。常存伐罪之懷。欲作弔民之舉。適辛亥武昌起義。公聞之。投袂而起。率健兒攻入上海製造局。其瀕於危者。間不容髮。卒以忠勇奮發。一夜而規復滬江。以公舉難。却遂爲都督。於是各省聞風響應。不數月而專制推翻。共和建設矣。故民國成立。澤體以爲除孫中山黎黃陂二元勳而外。斷推我公。旋以軍事救平。滬督在可裁之列。公卽毅然引退。授工商總長。不就。自願出洋游歷。藉增經驗。詎政府託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公與孫黃等憤甚。以爲以暴易暴。非及早剷除不可。奈天不悔禍。出師失利。同志諸君。不得已退居海外。暫爲養晦。遵時而公則氣不稍餒。力謀進行。數載以來。自浙江福建山東奉天。以及沿江一帶。莫不思樹義旗。而皆不得志。其東渡之舉。不過掩綬騎之耳目。實則往來飄忽。在海內時多。而在海外時少也。蓋公早知袁氏欲以五族共和之國。攘爲萬年傳子之基。故不避艱險。必欲去此元惡。以安神州。不意奸人四布。伺隙而動。今歲五月十八日下午。公在滬上。爲三軍籌餉。猝遭狙擊。遑憫騎箕。誰耗傳來。同深悲

悼。嗚呼。公自二次革命後。政府以公心精力果。百折不回。視爲眼中釘。久欲置之死地。而公亦以求生害仁爲恥。禍福死生。初不介意。故今日之死。雖曰出人意。外實仍在人。意中。然而公已死矣。大局猶未奠定。若遂其負嵎戀棧之狡謀。恐難免豆剖瓜分之慘禍。昔曾文正挽胡文忠云。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勳名。竊欲移以告今日有血性之諸君子。庶公雖死。其猶生乎。尙鑒。

譚人鳳

民國五年八月十三日。譚人鳳恭撰蕪詞。致祭於陳君英士之靈前曰。嗚呼。英士死矣。英士嘗以暗殺死矣。英士不死于疾病。不死于金革。獨死于暗殺。嗚呼痛哉。民國之始。吳綬卿被刺於石家莊。二年之初。宋鈍初被刺于滬寧車站。四年之季。范鴻仙復被刺於上海旅邸。今英士又被刺死矣。之四人者。惟綬卿未得與共事。餘則自組織中部同盟會以來。皆與予共生死。患難者也。年皆小于余。才皆勝于余。數年之中。相繼慘折。獨予以老邁無能之身。屢瀕于危。竟不死。浮沈於世。亦復何益。顧瞻同袍。惟有零涕。國家多難。需才正殷。老者牽于歲年。不克用世。少者或遭喪亂。不能勵其才。或竟其才矣。輒復遭奸人之計。中道夭死。悲夫。悲夫。如使元年之際。綬卿不死。北方兵將。何至驕橫。二年之交。鈍初不死。民國基礎。何至兀臬。四年之歲。鴻仙不死。滬上進行。何至無成。今歲民軍風起之日。袁軍星散之期。英士不死。長江流域。何至毫無影響。嗚呼。英士。我知君死不瞑目也。幸天相民國。奸人暴斃。海內聿新。重造共和。二三子所不能得之於生前者。已可慰之於死後。軀壳已去。精神長存。二三子雖死。猶不死也。余所獨引爲大痛者。民國改造以還。五載於茲。上下擾攘。日曠危亡。庸庸碌碌之徒。竊大名

享厚福者不死。暴戾乖張之士。日爲不善。惟慮不足者。亦不死。而獨取人人所仰望之三數子。一一死之。且死之惟恐不速。豈天之果欲亡民國歟。抑民國不德。不足以育茲才歟。否則如舊說之所謂命歟。英士有知。當與予同茲痛也。尙鑒。

顧乃斌

惟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甯台鎮守使顧乃斌。謹致祭於陳公英士之靈。曰。於乎我公。英姿颯爽。海內之豪。鯤背程遠。鴻翻風高。有爲有守。不屈不撓。貞操亮節。宇宙所褒。天禍中國。時勢多艱。神霄淪胥。於三百年。公乃崛起。解茲倒懸。中流擊楫。人爭祖鞭。帝制疾痼。民權不張。人習韋脂。邑盡豺狼。斧柯不假。况復摧戕。一時名達。海外遭亡。維公致果。再接再厲。胥彼凶殘。誓鋤專制。壯懷枕戈。飢溺隕涕。爲我民族。長城道濟。歲值辛亥。漢水與兵。公亦誓師。滬瀆之城。克紹先德。宰割以平。淮陰登壇。一軍皆驚。維公所部。一時健兒。滬瀆之民。壺漿迎師。曰公令德。惠我子遺。勞來安集。有口皆碑。斯時兩浙。尙淪霾。醫公以桑梓。復出爲計。或犄或角。多所屏蔽。哺髮不遺。以造時勢。以暴易暴。魯難未已。激揚無人。味尺見咫。癸丑之役。誰爲其砥。悠悠衆論。唯所臧否。所謀不成。公適異國。萁豆相殘。國事愈棘。嗟我同袍。相陷不測。以公果毅。不爲所踣。公既歸國。吾道不孤。匡我不德。錫我良謨。水深火熱。衽席是圖。國人之望。後來其蘇。以公識略。讓論不阿。人皆唯否。公呼渡河。公惟卓絕。不避剝磨。始終一德。拱護共和。道高毀來。宜爲人憚。奸人狙擊。逮及於難。殲我良士。斬我國幹。彼蒼者天。誰階之亂。與公相識。于今十年。噩耗傳來。涕泗漣漣。我哭公靈。公靈在天。民之報德。篋豆籩。我哭公靈。匪僅以私。奇才碩德。國之所維。公志未竟。公惠乃垂。我哭公靈。公其知之。伏維尙鑒。

王文慶 張 翹

維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浙江民政廳長王文慶參議會議長張翹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奠於前滬軍都督陳君英士之靈曰。烏虜先生。命世奇傑。少長鄉閭。雅慕游俠。不爲物羈。力自振鬪。遂廣交游。頗喜結客。神州陸沉。索虜僭竊。中山人傑。首倡改革。公預其謀。時畫偉策。爰訂同盟。爰歛行列。義師屢興。公每著績。天亡強胡。武漢獨立。公督滬軍。轉輸尤力。既下金陵。遂定民國。脫屣公卿。終卸旄節。霜鋒百鍊。繞柔亦攝。悲來一鳴。卒脫一匣。癸丑之事。寧非見迫。事敗而亡。固所弗惜。時論悠悠。安知曲直。張眼石人。終辨黑白。公路旣帝。羣疑不釋。滇黔發難。桂粵踵迹。義聲洋洋。爰及兩浙。公本健者。誓討國賊。壯圖方展。偏逢忌嫉。射影含沙。紛來鬼蜮。防衛一疏。遽遭狙擊。嗚乎哀哉。鴻欲翔天。忽罹矰繳。丈夫奮志。動經挫衄。嗚呼哀哉。感念夙昔。盟誓山河。中途鍛羽。驚公網羅。朝夕惕厲。卒興干戈。方期握手。袍澤同歌。人天茫昧。山川蹉跎。國賊稽誅。而陷吾徒。奇變反常。禍由獨夫。嗚乎哀哉。不殺國賊。禍終不已。不報朋仇。安足雪恥。金戈鐵馬。義師大來。醜虜旣馘。遂平巨慝。洪流永奠。莫震風雷。公在雲中。尙其指揮。烏乎哀哉。尙饗。

戴傳賢

嗚呼。今日之中國。非國也。今日之社會。魔鬼之修羅場也。道德墜地。紀綱蕩然。政治腐壞。民不聊生。此有志者之所以不惜輕其生以圖革命也。此先烈之殉國者所以前仆後繼也。烏虜。此英士之所以死也。君死矣。前途果若何耶。逆料君苟不死於賊人之暗殺。而留其生以觀後此之狀況者。或將憂憤而死。君嘗語人曰。『中國必亡。雖有百我。亦未必能揀。然而祖國』

之沈淪。猶父母之將死。明知父母之必死。而盡力以求醫藥者。孝子之心也。明知祖國之沈淪。而奮力以圖改革者。義士之志也。烏虜。此言猶在。而君死矣。烏虜。長江滔滔兮。瀉水揚波。世道衰微兮。么魔何多。風羅羅兮。鷓鴣歌。黑雲暗兮。星日沒。國兮。國兮。可奈何。烏虜。雄魂兮。且勿傷。君所居兮。帝之旁。君之軀壳兮。雖沒。而君之精神兮。與日月爭光。君苟晤諸先烈於天上。可爲之道曰。『從君遊者。且日多。不必苦孤寂也。』尙鑒。

李警衆

在昔。嗚呼。禹甸。胡爲狐兔竊。屛莽莽神州。竟任犬羊屬。處光天之下。魍魎橫行。臥榻之旁。他人鼾睡。土地卽能乾淨。世界染就腥羶。專制淫威。惡獍鬪牙於當道。野蠻政策。怪鯨噴霧於滄溟。五千年漢室江山。久乏專征之方叔。四百兆神明貴冑。盡爲失路之王孫。傷如之何。慨且嘆矣。漆室女聞而啜泣。况屬鬚眉。童汪錡誓以身殉。矧爲壯士。則有與興豪傑。同盟英雄。憤極悲來。酒酣耳熱。慷慨談天下事。陡拍案以叫號。縱橫論當世人。擊唾壺而立碎。數異族蹂躪之慕。指髮狂呼。挽中原沉沒之災。躡踵奔走。倣卜式毀家紆難。當商亦解從公。婢弦高椎牛犒師。賈人猶知大義。作滬濱都督。曲蓋麾幢。率江淮健兒。長槍大戟。寇來不止。我武維揚。百道梯衝。射公孫樓上。千羣火雉。投姚襄陣中。賊壘旣平。省垣已下。義旗早樹。彭翻黃浦之波。羽檄交馳。書報白門之捷。方謂剷除壓制。收回大地山河。且欣恢復自由。重觀漢家儀度。倡平等議。五族熙熙。建共和業。千秋弈弈。祿位不貪。爲己有。爵秩授開。畛域已消化。全無燕京就召。后稷氏明倫教稼。贊化宣猷。衛文公通商惠工。保民懷遠。第見時事日非。世情叵測。嗾奸人以害政治。枉法逞私。和強鄰而許利權。割脂媚敵。重重賦稅。民命何堪。種種陰謀。大局罔

顧先生於是詞嚴斧鉞。怒震雷霆。奮魯陽之戈。下包胥之涕。願探虎穴。誓獨渠魁。陶侃軍中。信旗再舉。田橫島內。死士如歸。昌黎伏廷湊之軍。曉其忠義。文紀入張嬰之壘。激以片言。豹驤陸卒。固皆振臂以回戈。蛟螭水軍。亦復聞風而解甲。并非好爲戎首。實足藉快人心。亡何。孤城有壘卵之危。千里斷壺漿之獻。左驂未駕。三鼓已衰。兩甄既鳴。整弧不拔。風高月黑。將軍之白羽可尋。雪滿冰橫。都護之鐵衣未著。以致南陲莫守。北伐無期。呼渡河者三。抱宗留守之遺憾。待登城者再。貽荀林父之遺憂。是雖人事之不齊。而亦天心之未厭。由是閉關大索。括地窮追。假張祿之姓名。變豫讓之容貌。身羈異域。心念同胞。慨生靈之塗炭。曷有已時。恨帝制之發生。迄無甯日。是非所判。行路皆知。罪惡已深。塗人側目。害早成于附骨。患更甚於養癰。比之秦寇於家。而矯其揖讓。譬諸引狼入室。且責以帖馴。不已慎乎。何可已也。而先生則瀛洲邁返。帷帳運籌。緇燭武以出。鄭郊效田文之越秦境。當宵縱篋。尙思操刺成功。泗水穿舟。不肯遽條債事。可奈豺牙反噬。虺毒潛吹。慘中詭謀。慘竟甚于馬革。忽遭狙擊。冤有類于填波。賁志以終。呼同胞而記取。壯懷果遂。縱飲彈以何妨。嗚呼。噩音所播。黃浦之潮不流。遺愛難忘。屈子之魂可語。警衆忝居友誼。曾屬同袍。讀峴山數尺之碑。慨然有我。掬秦淮一勺之水。聊以荐君。豈其精爽俱溲。星移物換。祇覺英靈常在。山高水長。思渺渺兮水仙。感諸琴夢。望迢迢于太古。遇以羹糲。所願先軫歸來。日月照幽光而愈大。令威無恙。旃檀隔千載而彌馨。爰爲神弦曲以祝其靈曰。

公靈之來兮。想揚金支兮翠蕤。列侍從兮森威儀。掃蕩蕪穢兮開清夷。惟公祐兮鑒茲。公靈之去兮遲遲。屑玉糝兮醴瓊卮。申椒芳郁兮抒所思。倏不見兮心悲。雲車驅兮風馬馳。毋忘紀念兮在茲時。

胡漢民 謝 持 楊庶堪 居 正 廖仲愷 周日宣 丁仁傑 黃復生

余祥輝 許崇智 蕭緞秋 吳忠信

民國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同志等謹以清酒庶羞。奠亡友陳公英士之靈。曰。烏虜英士。君之死烈矣。哀君者。萬人。曠續巨節。滿於士夫口耳。竹帛。吾人亦不自知其何心。自惟勤國事以來。所交之士。不爲不多。願始終進命於一主義。抵萬死不稍顧。其信守也堅。而操勞也劇。豈直君之勇。故乃天下之至難也。今元賊已不誅而死。國是其將大定。不可知。天不姑留英士以爲國助。而乃死若是。吾輩後死。一日未死。必有以安國魂者。烏虜哀哉。尙鑒。

胡碧澄

嗚呼陳公。大智若愚。天禍中國。虺螭載途。人方趨炎之不暇。公批逆鱗而前趨。民國肇興。忽來獨夫。其貪如狼。其狡如狐。師公路而稱帝。戮異己如市屠。公曰嗟嗟。國賊當除。渡橋一擊。賊黨伏誅。肇和發砲。賊心更虛。奈何七十萬金。購公頭顱。求仁害仁。芳臭自殊。所痛者國是未定。妖孽未盡。關張無命。天其知與。其不知與。哀哉尙鑒。

盛碧潭

嗚呼。先生死矣。爲先生哀者多矣。先生在地下。將以哀先生者爲知己乎。抑否乎。近十七日間。與先生長談二次。言詞過謙。而反常。十年來。雖在航海旅行。最寂寞之際。未聞有若是之言論也。嗚呼。先生革命大家。竟以死爲樂。而生爲可哀。抑隱隱然示人有奇變歟。抑以魔鬼當道。正人君子不容于世歟。抑先生之側有魔鬼。將置先生于死地。而先生已知之歟。先生被

一擊而與魔鬼作祟之中國脫離。將來強國歟。亡國歟。先生不置問矣。卽或有靈。吾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吾人日處魔鬼間。欲求一擊之福而不可得。將自哀之不遑。而復能爲先生哀乎。先生將爲我哀也。茫茫前途。浩劫方多。先生有靈。助我服魔尙靈。

范賢方

維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四日。浙江高等審判廳長范賢方。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奠於前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之靈。曰。烏庫先生。間世奇傑。河嶽鍾英。篤生苕水。瑋異蜚聲。朱家好義。少負盛名。任賢結客。有志澄清。虜政失紐。穢毒昭彰。亡秦豪俊。出走扶桑。中山號召。參列同裳。發抒抱負。風雨聯床。辛亥起義。一致經營。東南規劃。赤血熱腸。滬江立幟。一戰鷹揚。南都底定。北伐啓行。黃龍痛飲。士氣方剛。狡哉逆賊。和義主張。詭謀籠絡。餌之工商。惟公卓識。鴻飛冥冥。待時而動。薪胆臥嘗。癸丑而後。逆餒猖狂。斷喪漁父。天怒神惶。公也投袂。出師堂堂。天未悔禍。行矣自傷。東瀛再渡。蹈晦匿光。諏訪相見。豪氣猶常。撫劍長嘯。四顧徬徨。眷念舊侶。相繼云亡。惟僕與公。責任未央。大盜竊國。僭尊稱皇。滇池鼙鼓。響應泉唐。瀛海歸槎。籌謀贊襄。捲土重來。夙志待償。胡天不弔。兇狙爲殃。白日無色。山川悽愴。嗚呼哀哉。國賊稔誅。後顧正長。大星驟隕。狂瀾瞻障。嗚呼哀哉。春申談話。月落琴橫。轉瞬人天。馨歎杳茫。精魂毅魄。芳草斜陽。嗚呼哀哉。丈夫報國。雖死猶生。况在吾黨。先後相望。共和鞏固。食報孔長。千秋萬歲。惟公有光。靈其有知。來格來饗。

蔡寅 袁希洛 朱增濬 周承春

維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廿一日。蔡寅。袁希洛。朱增濟。周承春等。敬以清酌庶羞。致祭於英士陳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罹此慘毒。十步伏屍。萬人巷哭。魑魅喜人。狸貽甘肉。天乎人乎。百身何贖。緬維先生。名世之英。東門長嘯。南洲論兵。戮力鋤清。民國聿成。滬濱解甲。壯士歸耕。朝政不綱。以暴易暴。元元殿屎。師師揚灶。馬昭之心。路人相告。伐山無柯。竊國有盜。先生奮起。甘冒羣疑。連衡吳楚。慷慨誓師。喋血再戰。魯戈空塵。顛沛流離。百折不回。安漢代劉。竟竊大寶。應信哲人。知幾維早。海內健兒。雲合電掃。壯哉先生。共申天討。天胡不吊。愍遺斯人。安危所係。豈惟一身。先生往矣。求仁得仁。遺大投艱。德孤誰鄰。淒涼總緯。清耀遺像。感念平生。低徊疇曩。揮涕奉卮。腸徊氣渴。嗚呼哀哉。伏維尙鑒。

蔣介石

維民國五年五月二十日。義弟蔣介石。致祭於英士義兄之靈曰。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丙午以來。至今十載。其間所共者何如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何如辭。非生死相共之誓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國事未成。誓辭未踐。死者成仁盡義。固無愧於一生。而生者守信踐約。豈忍惜於一死。惟大難未已。兇醜未戮。繼死者之志生者也。繼死者之業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猶生。死者之志未終。而生者終之。死者之業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終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讖語。以守我之信。踐我之約而已。回顧前情。悲多而樂少。思深而恨長。辛亥以前。謀浙謀粵。一事未成。患難日逼。感激日深。幾不知復有彼我之分也。辛亥以後。禍亂相乘。變故百出。若非知感之深。鮮不爲奸者所中傷。癸丑一役。殘敗之餘。從公往來。不離朝夕。曾幾何人。長逝之後。繼公事業。不忘終始。

者。更何人向之趨炎附勢。排我斥我。譏我誣我者。果何如乎。今之幸災樂禍。妒公忌公。譏公刺公者。又何如乎。誠耶僞耶。是耶非耶。不恨生前之中譏。惟願死後之知感耳。噫。赤忱未剖。卒致奸邪乘機。忠言逆耳。竟成今日之禍。悲乎哀哉。而今而後。教我助我。扶我愛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庶無其人矣。休矣乎。休矣乎。吾復何言。世路崎嶇。人情炎涼。顧前思後。徒增寒心。白髮在堂。黃口離抱。奉老扶小。更切苦思。公其有靈。來格來歆。

嚴振聲

維中華民國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後學嚴振聲。謹具清酒庶饈。致祭於陳英士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死歟。先生其真死歟。當辛亥之秋。攻滬上之鐵廠也。奮臂先登。身陷重地。幾于死矣。而卒以成功。民國二年。先生舉師。聲討民賊。詎期天不佑人。師徒撓敗。先生幾于死矣。而卒以脫禍。三年之夏。有謠先生病死于太連者。報紙喧傳。視爲真實。而先生無恙也。是故今之噩耗傳來。亦疑訛言之未確。而何竟若此其真耶。抑豈其夢耶。回憶壬子夏初。先生返節吳興。時聲適辦工黨。蒙見訪。勗聲竭力維持。務期發達。此先生之熱心黨會。而厚望于聲也。秋。聲復設大同社。時總社社長爲今之總統黎公。令各部組織征蒙團。聲被奸妬。致捕于獄。是時先生又駕回河。里。聞聲事。卽爲辯白而出之獄。此又先生之保護同志。而有大造於聲也。嗚呼。而今已矣。先生雖死如不死。而聲終不復見先生也。聲終不復見先生。恐因先生之死。欲後先生而死者。又不僅一先生也。豺狼肆虐。蘭芷遭殃。九原有知。當亦嗚咽。然而天心悔禍。元惡必誅。不出兩旬。遂遭冥譴。先生其亦聞而目可瞑乎。聲非材弱植。淺識庸才。生前既荷陶成。後死未酬厚德。爰陳蕪語。用告英靈。魂魄有知。尙其降鑒。嗚呼尙鑒。

呂公望

維年月日。浙江都督呂公望。謹以清酌庶饌之奠。致祭於前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之靈。曰。欲叩蒼穹以開天兮。天道茫昧而不可知。何人心之險巇兮。白日亦現夫魑魅。忍哲人之罹羅兮。觸余心以傷悲。惟公秉性其特異兮。鍾若晉之靈奇。少市隱於吳門兮。憂國事而載馳。俄負笈於東瀛兮。遂藏器以待時。結海內之同讎兮。望胡塵而裂眦。夫何義旗之飄舉兮。呼江淮之蒼兕。收滬海之神皋兮。氣拔山而騶逝。念輔車之相依兮。軍容屹然以山峙。迨二次之興戎兮。遂分道以揚鑼。悲南風之不競兮。致一范之心切。獨夫肆其痛虐兮。嗟海內之蕭騷。西南赫帥以振旅兮。賦矛戟而同袍。惟公振臂而一呼兮。起地下之林陶。期黃龍之痛飲兮。蔚劍氣之冲霄。胡羣飛之刺天兮。鴟晝鳴而啄鳳凰。薊荆棘之遍地兮。芝蘭萎而不芳。豈耿介之拔俗兮。物以剛而不祥。神州忽其板蕩兮。雖一瞑亦何妨。惟狂瀾之待挽兮。痛來刺而彭亡。大星沉沉其東墮兮。天陰霾而日曛黃。瞻丹旄而愴神兮。涕出泗以盈眶。徒擊楫于中流兮。恨才傑之凋傷。精靈赫其不泯兮。尙來格而來饗。

青丘恨人申 櫟

陳英士先生其美。中國民黨鉅子也。識見精卓。才華煥發。議論縱橫。氣象豪邁。與之遊者。無不覺其人之可愛可敬。蓋先生之才。出於天授。非人力所可企而及也。余與先生訂交在第一次革命時。當日余間關遠道。蘊鬱難宣。而先生乃一見如故。推誠相與。過從稍久。先生之懷抱。因得窺見其概略。蓋先生不徒從事於破壞。而常慮建設事業之不易也。不專注意於中國。而以謀東亞和平爲己任也。其軫念民生之意。時流露於言論間。此外保護僑民。資助游學等。先生之所以厚愛吾儕者。

深有合乎公理正義。固非有私於余一人也。而于余之交誼亦復甚摯。當時事實尙多。予曾一一著之於筆記中。撫今追昔。開卷惘然。及二次革命失敗後。先生東渡。與余交涉較少。客冬先生返滬。乃復聚首。其末次與予通訊。距就義時僅一日。至余之覆函。未識先生能寓目否也。哀哉。

先生之逝。余不獨爲私交恫。爲中國悲。蓋所慨有深焉者矣。爰爲之誄曰。

維公岐嶷。天挺英姿。一身所係。大局安危。過從既久。希望無涯。同心協力。濟困扶衰。何圖蒼昊驕子。是恣公嬰國難。改革乘時。水深火熱。彼黍離離。能力所限。將伯方資。中邦多故。翻其來遲。眷眷厚意。寧棄如遺。事勢所迫。潛焉淚滋。方期來許。慰我渴飢。乃遭妬毒。鬼蜮潛施。賊民之善。薄海嗟咨。鉏魔往矣。忠信疇知。哲人其萎。烏屋興悲。各圖私利。大廈誰支。哀人不暇。行自思維。折翼斷臂。孰爲扶持。陡聞惡耗。劇甚瘡痍。私情公誼。涕泗漣漣。側身天地。况乃旅羈。風雲黯淡。恨無盡期。

錢選青

維民國五年。設奠之辰。表兄錢選青。謹灑酒束芻。祭告于英士表弟陳君之靈曰。於維君之誕降兮。非凡猥之相同。鍾育若之間氣兮。羨姿稟之明通。毓東林之穎秀兮。等申甫之生崧。當垂髫而就傅兮。與伯季而齊鵬。紹家學之淵源兮。陋小技之雕蟲。遂棄儒而服賈兮。復舍買而遊東。知毛錐之不足大用兮。願乘破十萬里浪之長風。迨學成而將歸兮。適會啓乎同盟。惟人傑之謀事兮。殊磊落而光明。既有懷於倡義兮。遂慨許乎羣英。偕奔走而號召兮。復蓄銳而養精。俟時會之交及兮。方相機而發生。憶諸險之備歷兮。悉數之而如聞。鋒鏑之鳴。初瀕於危。奇謀慮設。崗集黃花。廣州鐵血。公憤再激。有志竟成。幾

聲彈響。南服皆驚。危機重蹈。在滬之濱。往說工廠。羈絆其身。外布風聲。壯士羣起。攘臂一呼。勝殘洒恥。偉兮盛兮。我武已揚。取兮守兮。克定斯疆。時黎公之得衆兮。已興起于武昌。鍾兩湖與三江兮。更響應于四方。惟海上之交際兮。宜軍府之特張。問主任之誰良兮。計惟君之克當。既屢辭而不獲兮。狗公論之推詳。會蘇省之程督兮。籌兵餉而徬徨。知有國而忘私兮。昭信用于華洋。化五族以共和兮。仍渡海而周歷。考察夫工商。既踪跡之遠隔兮。復魚雁之鮮經。迄今春而返滬兮。偶數日之暫停。奈伏莽於肘腋兮。竟罹禍於非刑。悲騏驎之入陷兮。憚鵬鷺之鍛翎。湖一身之建立兮。如貫耳之雷霆。維四句之甫度兮。實等壽于椿齡。况仁者之有後兮。徵岐嶷于雙丁。承元龍之豪氣兮。自式廓乎門庭。愧余學之謏陋兮。槍對遺影而莫能摹寫。其遺型。惟君之靈在天兮。仍鋤奸弭亂而呵護保障。我中華萬載于無形。嗚呼尙鑒。

鈕永建 耿 毅 冷 邁 章 梓

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先生殉國以去。友人永建。毅。梓等。謹爲文以誄之。嗚呼英公。名世之雄。突遭狙擊。賈志以終。寧吾道之終窮。抑天理之若蒙。辛亥之秋。公賦同仇。崛起滬海。吳越以收。東南壇坫。公主其謀。餉械轉輸。公運其籌。輪電交通。公督其郵。曾不數月。再奠神州。厥功之偉。孰與比儔。何圖巨慝。乘時而起。我坦彼欺。因緣爲利。人或罔覺。公有先智。好爵厚祿。弗爲所餌。兀岸不羣。獨標一幟。政閔初興。飛電爭議。于事未裨。反遭賊忌。顛倒輿論。詭言備至。嗚呼。此爲死公之第一時期。而公顧怡然不以爲意。泊乎癸丑。賊謀益狡。植其權鄙。以爲爪爪。殺害元良。殘賊正道。公憤所激。同伸天討。天不吾佑。義旌猝倒。逆氣彌天。生氣盡稿。公猶百折不回。苦心焦思。以戰此獠。彼鄙方購公急。懸巨萬之金寶。嗚呼。此爲死公之第

二時期。幸公爲國。善自衛保。籌安會倡。逆跡孔彰。大盜移國。有如探囊。請願勸進。誣民以狂。肇和一役。公實主張。事雖無濟。亦亦有光。曾不旋踵。滇黔奮揚。義聲風動。傑士雲驤。時日之嘆。已決借亡。顧奈百足之蟲。垂死不僵。困鬪之獸。其毒難防。標公爲的。飛矢暗傷。此乃死公之第三時期。而公竟猝罹其殃。元兇未殲。國士先戕。傷哉痛哉。夫此三時期中。永建等言同行。同心同志。同神。同不號。長夜夢夢。寶刀方折。再厲其鋒。而公獨首嬰厥兇。舍生取義於最後之五分鐘。男兒死耳。得先爲雄。追風躡影。渺焉何從。後死者清夜撫躬。能不徬徨而有愧於衷。嗚呼。祝公之氣。化爲長虹。祝公之魂。變爲雄風。其庶幾掃蕩。此意。魔而翱翔乎太空。後之來者。其永永毋忘我先生謀國之忠。

管鵬

維民國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管鵬謹具香花酒禮。致奠于英士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命世之英。胆識卓越。才氣縱橫。國家多難。公實干城。既驅胡虜。誓剿凶人。大星遽隕。天道寧論。嗚呼我公。孔怒我淚。漣洩公竟。長逝國難。誰支。昔我入獄。公營救之。公罹于禍。我坐視之。慚顏哭公。淚竭聲嘶。嗚呼。復公之仇。後死之責。繼公之志。誓殲國賊。鵬也不才。豈敢志越。修我干戈。而搗冀北。梟破逆首。懸之太白。哭奠公靈。尙其瞑目。嗚呼哀哉。尙鑒。

先生之友

嗚呼。毒霧彌天。風雲變色。日見慘淡。悲哀充塞。吾最敬最愛之民黨鉅子英士先生。竟遇仇逆而長逝矣。嗚呼。吾與先生。本未一面。先生一生之德行。吾固不能知。吾惟知先生二十年從事于革命。其于此二十年中。忍辱負重。艱苦備嘗。出生入死。

不知若干次。而百折不回。抱志益堅。辛亥之役。民氣不張。其中毅力不堅。依違兩可者。或自首改志。投身自贖。或良心消滅。反賣同志。傷心病狂者。何可勝數。而先生始終不惜一身。留爲國用。今則竟因此而犧牲其命。誰謂先生有權利思想者乎。有權利思想者。其肯如此乎。嗚呼。是非不明。于今爲甚。先生之是非。今日蓋棺論定。吾人可得而言矣。人有言曰。破壞易而建設難。吾則以爲中國今日之情形。非但建設難。而破壞亦不易。非有震雷掣電之手腕。孰克當之。有之者。其惟先生乎。今先生死矣。民國何如。瞻望前途。傷心何極。雖然。先生死而精神不死。則雖死其身。而吾國或因此而不死。先生英靈。當瞑目乎。嗚呼。哀哉。

喬紫陽 董效西

嗚呼先生。不死於槍林彈雨之下。而竟畢命于賊人之暗殺。聞者莫不爲先生哀。爲中華民國前途悲也。在先生雖曰慘死。先生爲救同胞而死。爲擁護共和而死。亦可謂得其死矣。吾未死之同志。宜如何起而繼先生未竟之志。使先生瞑目九泉下也。泣告先生。陰靈鑒之。

向 楚

天挺雄秀。漸江之水。知與不知。曰陳其美。辛亥之秋。公乃崛起。提兵犯庫。抵冒萬死。遂領滬軍。負海而學。南方一壁。以有君子。曰軍曰民。中外之市。小大萬殊。待公而理。一脊四肩。兩手百指。誹譽逐來。不置怒喜。民國既立。公請解兵。勇退亦讓。羣喙歇聲。加命工商。公辭不行。息景觀變。凡我同盟。不操利權。不藉名聲。日昃星微。嶄然光明。閣命顛覆。元惡朕露。暴之國人。不

稍諱護。而膳民權。一朝改步。越法貸幣。盜殺宋父。公挈滬軍。再起再仆。百折不回。誓不返顧。浮海走遼。兇聞遍布。乃接孫公。追維過去。成事百端。鑄此大錯。重召黨徒。銳身搆助。舉國內外。動以萬數。五九之辱。公書四馳。與黃抗論。大放厥辭。成敗利鈍。亡羊補籬。曰辛曰癸。悔何可追。外侮方藉。起籌安會。羣逆煽氛。改元稱帝。公于是時。再接再厲。謀運萬方。經月隔歲。病不及療。勞不得憩。先衆討賊。屢與義師。大江之南。首數公最。護國軍起。民氣怒張。曰滇黔粵。而蜀而湘。首忌公者。公孫子陽。陰買刺客。睨伺公旁。潛作蜚語。謂公死亡。竟遭狙擊。遽爲國殤。桀桀二孤。有親在堂。夫人生離。乃聞君喪。往詆公者。謂公淫荒。又曰。贖貨充乃私囊。繫繫謗書。萬口雌黃。犧牲令名。隨人中傷。烏乎今日。直道乃彰。我不識公。與公一面。楊子先容。不遺鄙賤。相見大驩。開懷談燕。感時發憤。以掌抵案。偉略雄才。其詞侃侃。推襟送抱。誨我不倦。沈毅有爲。敢死好戰。天下英雄。公乃其選。知公此去。百無留戀。所不暇者。國基未奠。前途之責。踵起之彥。民賊誅夷。公不及見。哀我鮮民。誰其尉薦。哭之此辭。以當弔唁。

徐朗西

嗚呼。惟公之死。吾不知淚之所自至。以公之忠。足以勵薄俗。而挽頹風。蠅營者求。而公優遊。竊國者侯。而公同仇。公之行事。伊誰勿思。公之本末。惟我能知。公之誕降。遭世仇離。漢家故國。願與護持。元元憔悴。夷禍蔓滋。國將不國。瘡痍若鬣。公則椎心泣血。誓復故國。屋清社。而以法美革命之偉績自期。我少公年。實惟六載。度實我容。能實我甲。縱論國是。嘉謨堪法。謀合道同。載盟載歌。鄂水滔滔。漢江秋老。霜戈千隊。鱗鱗萬艘。時公在滬。延攬英豪。繼鄂而起。奔走劬勞。躬襲武庫。斧鉞身膏。厥

功良偉。厥志堅牢。羣相翼戴。乃炳戎韜。時清族猶未殲。公則思仗十萬健兒。北撻滿韓。清室驚駭。引咎自退。遽言和議。哀
以身代。公固不爲瓦全。寧爲玉碎。而顧瞻民生。心有不忍者。在大局粗安。公乃搢謙。自除兵柄。退居林泉。星使在道。不欲再
遷。薄視仕祿。矢志彌堅。雖盡瘁于社會事業。然舉措一以愛國爲先。政府萬惡。政成以賂貪官。載道奸吏。要路民不堪。命如
在禁錮。公乃崛起。誓除此蠹。溼民望。公怨公來。喜戎伍基佈。奪取兵庫。乃吳天不弔。竟困于財而不能起民沉痾。憤公積素。
嗚呼哀哉。天降喪亂。促我義師。賊戮志士。惟恐或遺。尸積如邱。皆我健兒。改顏彈冠。多于亂絲。公雖蒙難。不爲所移。黃白纍
纍。賊曾獻之。閉門不納。壯節瑰奇。故我之景仰高山者。不在彼而在茲。嗚呼哀哉。物換星移。賊惡愈肆。竟私天下。盜竊大器。
吾黨功勳。敗于若輩。時公在東。聞之墮淚。擘畫新猷。欲圖大事。規畫周詳。返國傲備。斯舉存破釜沉舟之心。人民有食德飲
和之賜。不圖賊使兇徒。戕公于廬市。令我砥柱中流之陳公。賈志以終。吞恨以死。嗚呼哀哉。天道如何。吾欲叩關。公死之日。
天地爲昏。萬人空巷。爭哭于門。我失同盟。淚乃涌溢。公身已死。賊尙生存。國家大計。疇與我論。嗚呼哀哉。血染斑斕。吾不知
是墨瀋抑淚痕。吾惟願繼公之志。而慰公之忠魂。

滌塵周瑾瑜

嗚呼。公死矣。公竟遭暗殺而死矣。公之生也。全球推愛。公之死也。薄海同悲。愛公者。愛公之才。愛公之志。堪以挽既倒之狂
瀾。整未來之國步。悲公者。悲公之壯志未遂。而身先死。不死於鐵血雄飛疆場戮力之時。而死於區區暗殺一夫拼命之手。
雖然。公不死。則排袁之目的可計日而待。以英武特達之才。當討逆誅賊之舉。如大風之掃落葉。猛虎之搏羣羊。未有不立

見其勝也。公死則羣英憤激。事在必成。繼公之志。大有人在。爲共和開無疆之業。爲民國立不拔之基。可憐左券矣。由是觀之。公之死也。雖死猶生。蓋身雖死而名不死。身雖滅而名不滅。使千載下論共和之元勳。懷懷有生氣存者。舍公其誰屬哉。嗚呼。公今死矣。人但知愛公敬公。痛公惜公者。爲公之知己。而不知忌公嫉公者。亦爲公之知己。害公殺公者。尤爲公之知己也。彼愛公敬公與痛公惜公者。重公之奇才偉略。仔肩國事。而以身命爲犧牲。置生死於不顧也。若夫忌公嫉公與害公殺公者。亦深知夫公之才堪大用。志在鋤姦。公一日不死。則若輩一日不安。不得不忌公嫉公也。必欲公死而後已。昔諸葛武侯之言曰。「漢與賊不兩立。勢固然焉。」嗚呼。公其長逝矣。當民國肇興。共和發達。公以匹夫而肩東南半壁。開府春申。威鎮吳會。何其壯歟。生爲奇男。死爲雄鬼。九京之下。遺憾獨存。濼誼切同鄉。忝爲同志。爰爲文以爲祭。

居正

中華革命軍總司令居正。謹委鍾冰祭告英士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有言。時無英雄。豎子成名。藐茲七尺。其憚爲幟。其憚爲牲。猶飄飛天。鬼雨幕地。蚩尤晝鳴。饑饉戴月。封狐嘯野。雷霆夜驚。氣吞八九。夢中伸脚。踏破孤城。一脚翻踢。一拳摧碎。龍拏蛟螭。五濁惡世。猶黑子耳。搗爲微塵。有大建設。須大破壞。地義天經。衆生苟安。華嚴不現。如經宿醒。不入地獄。誓不成佛。與君同盟。造化小兒。顛倒作弄。多敗少成。菩薩低眉。金剛努目。無情有情。長安賣藥。燕市屠狗。有名無名。踏天磨刀。銜石填海。擎柱不傾。烹龍爲醢。叱虎使馭。呵護百靈。世界衆生。一切平等。庶幾康寧。世界強權。草薶禽獮。無使苗萌。宋寃不雪。魯難未已。覆轍陳陳。一網打盡。一丘同盡。茫茫千春。與生俱來。與生俱去。以何緣因。嗚呼哀哉。事尙可爲。國匪無人。先生之靈。在

帝左右。庶幾式憑。浩浩之劫。點點之血。化爲祥星。烏鵲南飛。大江東去。耐此碧醞。尙饗。

弟其文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下浣。四弟其文。謹具清酒時蔬之奠。致祭于英十二兄之靈。曰。嗚呼哀哉。兄竟爲國捐軀。棄其文而長逝耶。兄竟爲賊所算。一瞑不視耶。其文欲哭無淚。言不成聲。涕泗橫流。愴懷曷既。其文無狀。愧負實多。追憶前情。能無悲梗。癸卯之歲。兄以舟來。言在里不可終身。彼此亟宜變計。其文乃離烏鎮。往湖南。入經正學堂。翌年甲辰。兄亦由石門至上海。縱尙廁身商界。而已籌辦學社。提倡科學。蒐羅賢俊。以植始基。當其文背井離鄉之日。正我兄從事革命之初。兄長我僅八齡耳。識略懸殊。宛如霄壤。乙湖南派生出洋。其文以浙籍未獲與選。致書相告。兄勸東游。無力措資。則由藹哥補助。斯時其文東渡。而兄往湖南。手足天涯。不見者又經年矣。丙午。兄東來學警監。重復相聚。戊申之夏。其文以學成畢業。歸省。權任湖郡中學校教職。而兄則奔走國事益急。雖同時內渡。固未嘗朝夕相依也。己酉正月。其文以赴考高工。再往日本。暑假回滬。見兄於民聲報社。謂其文曰。『弟年尙輕。當堅心嚮學。以備建設時代有所措施。』嗚呼。兄之期望於其文者深矣。庚戌歸來。見時甚暫。辛亥之役。雖非一手足之烈。而兄之績爲多。顧天禍中國。民賊未除。癸丑之師。功虧一簣。夫大義未伸於天下。國家方倚爲長城。何期薪膽十年。流血五步。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嗚呼哀哉。回憶其文以川斧赴西洋。及歐戰既興。對思補助。兄之友愛于其文者至矣。甲寅。繞道美洲。見兄于日本病院。斯時也。兄病已深。而天相吉人。卒占勿藥。乙卯。其文任浦東學務。兄亦言歸。惟恨相見無期。咫尺有河山之感。泊乎被害之前四日。握手相見。殊慰私忱。乃一面之餘。竟成永訣。嗚呼。

哀哉。夫復何言。其文之希賴於兄者。而今已矣。惟有以兄平昔殷殷期望於其文者。銘諸腹心。勉益加勉。並望華蘇二任。將來成立。以繼我兄之志。得以復振而已。此外復何望乎。嗚呼。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我兄生前。既英其名。而又英其實矣。我兄死後。獨不靈其氣。而更靈其靈耶。嗚呼。哀哉。尙饗。

兄其煩

維中華民國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從兄其煩。謹以清酌庶羞。奠告於英十二弟之靈曰。嗚呼。道大莫容。才高多忌。行年四十。其幾死而不死者屢矣。辛亥之春。廣州之役。黃花崗上。烈士殉身。烽火餘生。艱危出險。此不死者一。泊乎秋仲。起義武昌。振臂一呼。滬江響應。衝鋒陷陣。被困重圍。瀝胆披肝。說降達旦。敵人悔悟。卒至成功。此不死者二。由是歡聲雷動。中外傾心。業紹春中。勉任開府。運兵籌餉。心血爲枯。和局告成。五族一統。然猶陰謀詭計。猜忌頻生。哀哉。遜初。北遊殞命。若非事阻。同墮術中。此不死者三。若夫癸丑。出師聲言討賊。槍林彈雨。挫折炎天。肉薄血飛。流亡枕藉。嗟彼醜虜。荼毒性成。懸賞重金。妄圖殺害。潔身高蹈。幸脫網羅。此不死者四。至於妒鬼奸人。城狐社鼠。忍心暗算。肆口流言。以訛成訛。幾成事實。死不一死。自昔及今。推原其故。要皆不畏乎死。而致瀕危於死耳。嗚呼。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浪滾江湖。遷流奚極。際茲時局。其奔走呼號。而處于何地耶。抑犧牲身命。而力可回天耶。余于是魂夢縈懷。而冀緯地經天之有。以大其成也。何至今而以飄耗聞耶。時則有徬徨相告曰。『噫。道路遇仇。致肇變禍也。』而余不信也。謂無輕舉若此也。未幾。又有咨嗟而道曰。『吁。門牆送客。忽遭變禍也。』而余亦不信也。謂無疏虞若此也。鵲鳥淒鳴。狐疑團結。臨風揮淚。拔劍悲歌。旋接魚鱗。方知鬼蜮。其蓄心也已久。

其毒手也何堪。國賊謀。令人髮指。託機關爲礦務。驅大盜于戶庭。黑霧烏雲。暗無天日。神號鬼哭。慘失陰陽。嗚呼已矣。河山終古。一別千秋。蓮幕文章。柳營經略。昔年今日。天上人間。手足有傷。痛關全體。然而求仁得仁。雖死不死。元惡已伏。冥誅共和行將恢復。焚香祭告。用慰英靈。弟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嗚呼哀哉。尙鑒。

孫文

民國五年六月廿一日。孫文謹以清酒庶羞。敬奠故都督陳君英士之靈。曰。烏煒英士。生爲人傑。死爲鬼雄。唯殤於國。始與天通。亡清季年。嘯號奔走。瀕死者三。奇功卒就。東南半壁。君實鎮鑰。轉輸不匱。敵胥以挫。孤懷遠識。洞燭奸宄。好爵之廢。避之若浼。罪惡既淫。更張義師。奔雖云殿。自訟責辭。愆後懲前。文厲主張。彼甚文者。謬詆爲狂。君獨契文。謂國可掾。百折不撓。以明所守。疾疢彌年。未嘗逸暇。我志鬱伊。賴君實寫。君總羣豪。與賊奮搏。百怪張牙。圖君益渴。七十萬金。頭顱如許。自有史來。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欹巷哭。我時撫屍。猶弗瞑目。曾不逾月。賊忽暴殂。君儻無知。天胡此怒。含笑九原。當自茲始。文老倖生。必成君志。嗚呼哀哉。尙鑒。

輓額

(依照五筆檢字法序次排列)

爲國捐軀
遺恨綿綿

沈渠汀
沈應鑾

長才未竟 長風凜冽 將星連隕 長才未竟 關君誰國 涓水長流 涓陽望杳 自足千秋 布諾心勇 以身殉國 哲人其萎 悲同失怙 壯猷未竟 千秋不朽 爲國流血

沈樹人

沈在善

沈毓麟

湯化龍

湯復和

潘國華

錫章瑜笙

譚荷青

許玉農

俞祥輝

顏冠三

馮祖瑛

王寵惠

趙伯康

劉民畏

夏之時

馮啓民

尹咸

廖仲凱
謝持

楊虎
馬伯麟

李超
孫縱橫

汪洋
鄧家彥

周浩
李固

爲國捐軀
慘遇誰何
死而爲靈
死榮生哀
萬方一慨
氣壯山河
痛失長城
喪我元良
捐軀報國
來歎同悲
天道何存
鐵血英雄
痛紹彭亡
名譽不死
碧血丹心
正氣千秋
名垂千古
殉國成仁

丁仁傑

楊伯泉
楊兆鑒
楊兆鑒
蕭煊
戈朋雲
虞和德
呂公望
呂公望
史庚身
吳必昌
吳思豫
吳學堯
吳學堯
閔詠沂
俞肅癩
朱介生
伍廷芳
徐樸誠

爲國捐軀
見義勇爲
宋岳齊賢
青史昭垂
五族含悲
毀譽由人
殺身成仁
爲國捐軀
求仁得仁
山河變色
名滿東南
成仁取義

姚文哲 文明

徐棠 劉松齡 張書紳 張子敏 文鼎 姚本泉 陸樹基 陸同源 弟其采 姪祖鎔 陳季封 孫文

輓聯

(依照五筆檢字法序次排列)

團體

巨星隕矣衆士同悲萬淚湧流黃歇浦
大風起兮四方誰守千秋遺恨未央宮

淞風警務同人聯合會

十載雅周旋魚書無阻勝轍先標方期貫澈共和豈獨功勳昭渥濟
三淩謬稱許狙獯何爲大星忽隕差喜歸來靈爽已除根本奠京華

湖州旅滬公學

數十年經營慘澹赫赫著英名方期再造共和普天同慶
幾百輩奔走呼號轟轟揚士氣怎奈竟遭狙獯擊寰海舉哀

浙江憲兵第四連全體士兵

血灑滬濱名傳天下公真不朽矣

率我虎賁殺彼狐妖國其可弔乎

浙江警廳全體職員

爲國事奔走忘身若論光復首功故應南方樹銅像

恨民賊橫行未已料得將軍餘怒定當北伐展靈旗

浙江第六師副官處

歷艱難險阻有年百折不回何意慘聞迎白馬

結生死交遊幾輩九原可作尙期痛飲擣黃龍

浙江省議會全體

挾政府淫威謀殺個人數見不鮮是之謂賊

盡我浙全力刺去元惡萬衆一致所以報公

浙江參議會全體

真英雄不殺英雄想孟德雖奸猶優待關壯繆禮讓劉使君卒致天下三分青史流傳稱鼎足

死豪傑能勵豪傑恨元兇肆虐竟狙擊宋先生殘害陳英士行見義師四起白旄高建獨夫頭

淮屬旅滬同人

爲共和而遭罹凶謀目其不瞑

拚生命以再造民國魂猶有靈

寰球中國學生會同人

一死何辭爭漢鼎

百身莫贖詠秦風

新浙江報社

被難與鄭汝成相同此流芳彼遺臭
其人爲袁項城所懼前漁父後先生

競立公學全體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繼宋漁父足千古

競雄女學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與秋瑾卿同一流

是大義士是大英雄救國戕身薄海人民齊下淚

越南東京同人

具真誠心具真魄力致死討賊他年青史永垂名
妖霧竟彌天痛中原擾擾紛紛孰稱帝孰稱王救國忘身有滇黔列省倒戈何恤一死
將星驚墜地慨衆口悠悠忽忽誰爲譽誰爲毀蓋棺論定視陶宋諸君殉節並足千秋

嘉興王江涇鄉自治職員全體

白社黃壇一慟人琴成疇昔

丹心碧血百年宇宙肅清高

南社同人

視鈍初同一國殤故鬼定向新鬼哭

與逆賊不兩立者公警吏比私警深

中華革新報社

詐術逞狙公數年來策劃東瀛吾黨同聲推孺子
避凶繼漁父五步內血流黃浦重洋揮淚哭先生

中華革命黨口裏支浦梁 愚暨全體同人

五年經百戰

一死著千秋

中華將校招待所

抱捨身救國心腸不辭暗殺

具旋乾轉坤手段再造共和

知有國不知有身早拼一死

立其功並立其節自足千秋

漁父捐軀我公殞命共和代價鉅哉由辛亥迄癸丑由癸丑迄丙辰拼折英雄幾許始克挽大廈

將傾鐵血鑄山河功烈永垂民國史

名弗可羈利弗可誘羣小詭計窮矣因猜忌起謀害因謀害起慘殺於彼刺客可誅最可痛昊天

不弔將星沉滬瀆淒涼怕聽浦江潮

民軍方告成功痛人情鬼賊先壞長城地下若逢宋鈍初往事何堪重提起

學界同聲追悼况吾校維持久叨大惠天不慈遺陳仲舉後生從此失依歸

血淚灑江頭公憤私仇責在後死

義聲遍宇內雲風馬魂兮歸來

碧血注彈丸一例英雄歸浩劫

青山蕪俠骨平生事業殉共和

關北慈善團

關北紳商學界

鐵道協會同人

復旦公學全體

民意報同人

民信報同人

個人

子陽乃井底蛙一鳴詎堪驚祇痛公既逝繼者質難念絕命遺言固不效兒女悲亦不免太短英雄氣
元濟爲砧頭肉待燻已有日尤幸武相云亡其人尙在看醫師載道會當飲黃龍府更相將縱觀路易台
咄咄小妖魔突如其來自書竟能作祟

游運斌

轟轟奇男子渣然長逝中原幾見斯人

沈漢

攬樽共澄清風雨飄搖攜手敢忘艱鉅日

沈濟清

蓋棺長痛惜河山依舊招魂空感別離天

沈宏顯

碧血洗河山宗澤終難忘北伐

沈祖章

素車裹窀穸羊曇何忍過西門

沈祖綿

東島聚萍蹤記病榻連番會共先嚴商國是

沈士達

南州壞梁木正新邦再造敢忘後死挽時艱

表姪沈其泰

其愚不可及

表姪沈其來

視死竟如歸

沈聯桂

護國有雄心瀛海十年滬江百戰

祭公無別物同胞萬淚路易一頭

榮戟快瞻依憶養時名震神州且幸菰城留雅望

堂陪容寄託慨今日夢遊仙島那堪瀟灑送歸魂

生死本尋常幸殄滅妖氛地下遍傳應瞑目

沈聯桂

治平咸仰賴痛摧殘民望天涯遙拜倍傷懷

沈聯桂

以鐵血救國以共和救民雖死已償夙願

沈聯桂

野史不足憑浮議不足信將來自有公評

沈聯桂

隻手挽垂危經幾年造成五族共和民黨推為巨擘

沈聯桂

雄心原未死不數旬竟爾元凶殞命我公猶有餘靈
推翻專制建設共和偉績著當年北斗高懸誰不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大名垂後世南宮忝附亦彌榮

百折不回英雄本領

萬方多難後起何人

衆口鑠金誰知真相

蓋棺定論畢竟英雄

憶當年推翻帝制邦陸聞帝制復生肯使奸邪成帝制

思兩度同居新民里驚聽新民被害還憑英烈作新民

儒將本風流笑罵適成其輕薄

蓋棺始論定首難不愧爲英雄

千古心傷往事緬懷來君叔

一朝兵解成仁不讓宋鈍初

生死非所惜成敗非所論當年誓殄嬴秦幸有頂劉能崛起

利祿不可移鼎錢不可懼今日未除元濟那堪表武竟先喪

無惡政府我公不死

有諸君子民國復生 (弔英士先生暨諸烈士)

痛英雄慘招狙擊

沈醉僧

姪婿沈在善

沈鈞儒

沈鈞儒 金兆棧

沈耕莘

表姪沈積詠

表兄沈秉模

沈毓麟

沈仁壽

願士庶急起直追

胆識並冠時當年滬上屯軍退邇孰非欽偉烈

死生原大數此日林間布網神明早已示先機

革故鼎新曾繼黎黃陵而奮起

舍生取義且借宋漁父以同傳

先生擬造民國保障共和正義壯河山堪恨詭計陰謀毒手猝遭變劇禍

吾黨未奏膚功猶存元惡大星隕滬濱無論私交公誼同聲痛哭失長城

計十九日重見二天應料先生難瞑目

義首三民還我五族追懷遺像最傷心

爲民國而生爲民國而死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

志在誅鉅蠹神姦不圖大事未成利那間反遭毒手

願與矢臥薪嘗胆誓必共和再造黃泉下告慰英魂

噩耗傳來若懷東南半壁予小子亦決心先驅殺賊

天神垂怒頓除西北元凶慨同仇未戮首致祭英靈

隻身任怨勞是國之柱石是黨之楨幹

兩間留俠義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

與公同挽沉淪都督當年欽雅望

沈俠民

襟弟沈彙源

沈承源

汪洪芝

汪誠耀

汪庚年

汪庚年

汪遵遠

汪克銘

忠我無非賞識黨人千古立豐碑

汪齡生 韓東海 朱鶴笙

死之日身無餘財以聞執讎惡者口

生所在隱若敵國余出師未捷而何

無非當道豺狼狐狸自爾擇肥而噬

有是同仇熊虎蛇豕行將置俎以烹

逝矣先生憶曩時歌浦誓師綠水曾參王儉幕

死爲厲鬼問何日燕京殺賊白旗高揭受辛頭

可敬可惜可憐爲國犧牲在公早拼一死

不淫不移不屈蓋棺論定當世會有幾人

無分憂天且代蒼生一揮淚

大家祈死可憐白日我空過

天縱奇才擬古差宜游俠傳

士伸知己佐成未上治安書

共和肇造記曾鐵血洗腥羶經武有奇猷滬海雄軍歸慷慨

祖國防危蓋爾么麼爲鬼域倉皇生變故黃江濤浪泣英風

高臥百尺樓獨有元龍湖海聲中許國士

橫磨十萬劍相隨漁父鏡塘江上湧悲潮

生不願帝秦是以千里言歸伸其大義

湯增璧

湯武爲

湯濟汜

湘君

洪兆麟

江鏡清

汪子周

汪蘭舉

死猶期殺賊果然二句甫屈滅此元兇

湯金

共和運命險斫五年喜天心竟殞項城大亂胥平此後我公當瞑目

涂恩澤

吾黨功魁又弱一個倘地下相逢漁父班荆道故應譔為國共捐軀

徐德芬 陳 翰

浩氣長留世間遺大投艱後起者殊難為繼

潘潤祥

公論自在天下成仁取義徵斯人其誰與歸

潘謀光

百戰弔河山愛國救時半壁東南懷道濟

潘慶熙

十年艱薪胆成仁取義六軍縞素哭岑彭

潘月樵

若雲鍾靈崛起豈無俊傑湖自締交瀛島建節申江夙蒙徐孺子下榻傾談持急進以擁共和生為千古死為千古

妹婿潘國楨

滬淞扼險坐鎮端賴賢豪何竟功敗垂成禍遭不測復抱陶先烈中彈遺恨昭丹心而流碧血東浙一人西浙一人

表甥潘國華

憤專制以興義師光復滬江咸欽偉略
捧訃書而觀慘狀忝居同巷敢奏高歌
為平民政治而死

是國家元氣所鍾

五族共和南北統一君其造之
四海咸欽中外歡迎公惜逝也

滬濱下榻幸隸岍幃九閱月坐鎮雄城十里洋場齊頌德
瀛海歸槎恨投羅網一霎聞脫離濁世千秋史冊永垂名

唾手燕雲不幸先生盧賈志

傷心誓水敢忘後死切同仇

不哀人意哀天意

罷弔征魂弔國魂

一志不移堅定拯民負責

數年未見轟傳報國捐軀

在陣敢戰在事敢言數當今幾輩人才公真健者

吾友慘死吾弟慘殺算經過一生憂患僕本恨人

忌君怕君故殺君吞槍飲彈方顯英雄丈夫笑上斷頭台民黨首一流端推此輩

拷死拘死後刺死鋤蕙焚芝幾無噍類滬上重揮知己淚宋公第二個又哭先生

墨家巨業傳襄子

銅像千秋鑄壯侯

國賊肆陰謀彈雨槍煙瀉瀆風雲多變色

英雄遭暗殺丹心碧血浙潮嗚咽亦吞聲

誓搗黃龍擒國賊

齊揮血淚哭英雄

老大傷悲方知後死身非福

壯懷憂鬱欲哭先生淚已枯

潘綱

梁興業

梁國棟

梁鍾漢

任少泉

宋輯先

宋徵儀

家華

劉海珊

宛廣潤 金少侯 翟雲舉

共和忠僕民黨健將豺狼當道正待夷芟何圖鬼蜮含沙竟壞我長城也毒霧漫江天聽輿論童謠共惜是
任怨任勞師出未捷身先死

行間推心帷幄抵掌馳逐中原方期提挈誰教白龍魚服坐陷賊詭計乎爾耗傳領海只生芻絮酒最難忘

同聲同氣言無不聽計必從

曾爲新民國作督滬江再造河山推巨擘

竟繼宋漁父同歸泉壤一時若雲賦招魂

百戰無功餘血淚

萬方多難失雄才

瑜瑾長無點

松筠自有操

千秋滬水悲黃歇

八月江湖怒伍員

鬼蜮劇難防穢我良人誰領公路冢中骨

燕雲猶未定知君遺恨應作子胥江上潮

鞠躬盡瘁是古名臣

殺身成仁爲今志士

以書生奮武立功中外傾心千載榮名垂不朽

爲同胞捐軀致命忠誠報國一腔熱血令難忘

安健

張肇治

張鎮

章炳麟

章世嘉

章世嘉

表叔章彬

章增森

茫茫長夜

悠悠蒼生

爲天下哭君私交猶其後也

願來者繼起中國庶有豸乎

應武漢軍肇共和業偉烈著春秋若誓鍾靈光宇宙

埋豐城劍擷魯易戈毒鋒擢五月灑江流血黯風雲

誓死衛共和百折不回此身早非己有

與君同患難大勳未集殺賊全在吾儕

成仁黃浦江頭爲國捐軀俠烈不殊宋漁父

設奠白衣寺裏撫今念昔將才遽奪漢岑彭

國賊未除身爲賊賊

哲人其萎淚咽人人

未能誅魯易

先見折岑彭

以七十萬金殺君碧血長埋與遜初同恨

有四百兆人討賊靈旗未遠看路易登台

書生肩半壁東南十餘年國事馳驅惟覺良工心獨苦

狂寇壞共和保障四百兆人民血淚重傷知己我尤悲

章 墨

章保世 吳木石

章乃焜

章堯山 鄧恢宇

章杭時

章晏球

章保暄

譚心休

譚惟洋

二三子主持中部同盟忍教次第摧殘偏我先生留後死
六十翁不顧前途險象但祝英靈呵誰斬他逆首快民心

妖霧漫乾坤正仗砥柱中流重光民國恨彼神姦巨猾密布網羅青手狠心傷鉅子
義聲溢寰宇指顧雄師北掃恢復共和看渠元惡羣兇難逃斧鑕剖心灑血弔先生
求仁得仁先生當無所遺恨

以志繼志後死者責有攸歸

焚民賊骨剝民賊皮如此方足慰先烈

振英雄氣灑英雄血不然而何以奠共和

與惡社會搏戰十年竟以身殉

爲真共和服從一黨繼起人難

勞怨不辭艱虞回避真革命男兒方期壯志易酬討賊終能成大業

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是吾黨本分太息將星忽隕出師未捷有餘哀

公眞爲海內英雄出死入生賸有此十年亡命

我便是江東子弟前仆後繼誓必報九世深仇

任勞弗避任怨弗辭念載歷艱辛與賊俱生終不願

相遇偏遲相須偏切九原哭知己嗟予後死倍愴懷

死生非志士經心造民國立軍功黃浦灘頭佳話在

慷慨是英雄本色解私囊扶女校白蘋洲畔頌聲多

譚人鳳

譚樹勳

許文紹

許雲亞

許世欽

許成

許農

許崇智

許德宗

廣譽令名無遠弗屆

俠腸義胆視死如歸

我公遺忘漁父云亡舊恨新愁催我老

膚室成墟袁氏破胆耳聞目見似君稀

身命輕塵乎拼身家謀民國民國未定遑爾亡身身雖亡志猶在况留將十百世馨香惟先我乃常有我

死生平等耳以死力爭共和共和垂成偏遭慘死死誠慘心已甘且贏得千萬人哀悼欲弔君轉宜賀君

公真民黨健者百折不撓維持國是

我爲先生慰矣元兇作惡畢費天誅

弱一個庸庸何傷但恨魚爛亡梁安心自賊

陰四方靡所聘寧作鴟夷死越挂目看人

殺人無忌漁父云亡舊恨新愁催我老

揭穴成功將軍魂返斬頭瀝血奠公來

滬濱揚武瀾海論文經革命三番俠骨嶙峋黃歇浦

警水名家太邱望族歎偉人千古傷心嗚咽伍員潮

子彈無辜戕國士

申江有幸葬英魂

天柱折地維缺先生竟去

前人仆後者起吾黨再來

許繼祥

謝雲璣

謝震

新嘉坡謝碧田

謝大湖 邱正廷 畢相賢 王英華 江漢

謝翰聲

謝鼎

卞永璋

高一某

漁父淚竭又哭君憶當年坐鎮東南勞苦功高蕭相國
袁賊罪盈翻肆虐願此日同申義憤風雷武怒岳家軍

問誰狗是何心肝醉金錢濫戮血毀國良於一霎時間我欲訴無詞欲哭無淚沉沉碧海悠悠蒼天反郭解
朱家之所爲足使忠義減色

怪沐猴別具頭腦誣衆志成獨夫後將軍僅一餘日死人惜公太早惜彼太遲楚些大招虞歌在旅恨秦檜

呂蒙雖已朽終逃律法顯誅

身殉共和數民國完人有幾

名垂竹帛爲吾鄉歷史增光

大助未集悲流血

正氣猶在此鑄魂

剝奪民國偉人平地慘遭魔鬼算

未了東南戰局淒風愁聽杜鵑聲

亡友隔山河忍淚敢寬後死責

英名在江表論功欲作中興看

元惡未除此去知君難瞑目

餘生尙在敢將報國託空言

十餘年爲國馳驅智竭身殲地下知吾宋漁父

四百兆聞風涕淚素車白馬軍中痛哭漢來歎

高亞東

高頤孫

高錢瑜

高仰山

高小劍

魏懷

郭城

皖郭以元
萬竹泉

賊殺公賊亦死

國重民國始昌

恨莫與京爲小人算

死不足惜奈大局何

痛我公夙願未償竟遭狙擊

空同志枕戈以待誓與復仇

事弗必成敗相論百折不回公死獨蒙萬民弔

世已許共和再見五族無恙我生始獲快心期

我豈足語同年念英華半爲國癘流血正殷吾黨星雲今又弱

君真無負平日慨犧牲最關時局隱憂徒切前途變幻事尤非

天步正艱難方賴先生作砥柱

賊人何慘毒忍令孺子淚風塵

逆賊何心可憐哉我元助祇落得遲死廿日

先生不朽堪嘆宏茲志願徒剩有亡命三年

正是合羣討賊時何圖人道荆榛未戮叛國元兇先戕吾黨巨子

誰爲燃犀燭奸者且待共和復旦明申適當法紀幽慰壯烈靈魂

國事不可爲撒手萬緣公去了

人心如此險放聲一哭我來遲

龐元激

應夢卿

應 磐

應兆松

廖 能

廖劍公

吳 立

唐 毅

唐支履

唐乃康

生質足欽神奸誓翦曹瞞慨我賦同讐敢忘鐵血豐功灑淚橫江盟白馬
死誠堪哭舊侶若逢漁父憑君傳捷報為道惡魔伏法高歌早日飲黃龍

岑繼堯

象岡樓中武士翰章成國寶

染玉家裏文君際會盡公恩

文富杉浦鐵

成仁足繼平生靈光直達將來事

小別竟餘後死飲恨當完未了心

顏立才

到此尙何言願我公化千萬英靈死死生討國賊

從今有餘痛望大家毋再三隱忍轟轟烈烈掃妖氛

顏也愚

頭顱價自革始以還無第三者

民國史繼遞初而後又多一篇

方漢城

萬死總尋常祇今國事艱難又弱東南一個

十年共奔走太息朋儕蕭瑟空餘血淚千秋

方 潛

一擊成仁為國前驅真豪傑

萬方多難繼公後起是丈夫

方 滄海

英傑出吳山千載豐功願吾黨三思健者

訃音來歌浦兩行清淚為民國一哭先生

方 滄海

革命是何事至於再至於三縱教視死如歸宗澤渡河虛北伐

執友有幾人囚者囚殺者殺所冀在天默相鍾離去晉慰南冠

吳文瀾
沈文華

方於節
龔寶銓
徐 涵
沈仰高
陳思成

臨大節不可奪
雖百死其何傷

北伐編師曾隨麾節東游勵志雅荷陶甄數年來甘苦相依恨莽莽神州熱血未酬知己感
波掀粵海纒失智囊星隕滬江又摧砥柱四億兆精魂不死看恢恢天網深淵忍聽毒鱗潛

目的在共和一己存亡關國運

血流遭暗計千秋功烈繫人心

聲名是郭翁伯一流榮寧有幾

頭顱倍項霸王七百死亦足豪

我亦愛共和縛虎奇勳愧未執鞭從滬局

天何多劫運元龍豪氣忍教殉國比漁公

恨權奸肆虐於西北

哭元良剝喪乎東南

世間豺虎何多可憐身爲國殤家爲國毀

吾黨人才有幾那堪前日哭宋今日哭君

雨覆雲翻權奸亂國

天愁地慘上將歸神

德建名立死亦無憾

梁摧棟折生者何堪

方震歐

施方白

表任施 偉

玄嬰

凌祖壽

凌 霄 王 度

凌 强 陳 一 我

姜 涓 董 繩

姜憲武 梅 傲 夏秋堂 馮玉仁

十年薪胆備嘗公真健者豈知功未竟志未酬吾道未行忍看寰弘化碧先軫歸元使我低徊袍澤硯痕空揮血淚
百戰江山餘劫天亦如昏當此內有奸外有虜中原有賊問誰劍客慙恩少年報士相與慷慨椎埋挺擊共雪仇讎

鄭憲武

黃龍未飲白馬先驅倘公九原有知將必與宋遼初助吾殺賊

芸窗如舊袍澤猶新留此七尺何用恨不同王廣齡爲國捐軀

昔年留學日本警監學校都凡二百餘人均鬱鬱不得志于時今公又與王君礪吉先後死于國事既悼逝者行自念也
憶王君二月終猶邀弟返學助理警務以艱于資不成行良以爲憾弟此次來滬被讒以後公猶遣人寄語戒以慎重將
事豈圖君竟不自保嗚呼悲乎

鄭憲武

先生誠特出英雄暗算明攻多使賊奴授首

鄭守祥 詹斌 丁能讓

吾黨亦不少豪傑前仆後繼莫令死者寒心

浩氣長存死而不死

苟安如故生者虛生

殺身成仁近追漁父

鄭權

伏節死義遠媲彭咸

死後尙遺亡國恨

生來未復戴天仇

鄭師德

國事尙可爲何期壁畫方殷遽遭慘變

人心存直道共惜籌謀未遂竟被摧殘

鄭際平

一死勳關天下局

千秋論定黨人碑

表弟馮汝良

憶昔湘南游學會，倚舟車迫丁未以還天各一方情重涓陽恩莫報
慨今滬北旅居忽遭鋒鏑自丙辰而後名傳千古魂歸泉下氣常留

甥馮祖鑾

賊燄愈張民氣愈憤先生雖慘死誰不是陳英士

內亂未靖外患未銷匹夫當有責我勉爲顧亭林

馮遜

袁賊兇殘更甚莽操羿篡

我公魂魄已成河嶽日星

會尙武

先生已爲平民政治而死

吾黨豈能安樂自由以存

會鏞

君方去兮賊隨亡雖在九原亦含笑

功未成而身先死殊教千古應同悲

會牖

先生竟慘死矣數十年奔走國事担負艱鉅望政治修明會演三次大革命
吾輩曷勝悲哉幾千萬強健同胞多蒙庇蔭胡昊天不弔又喪一個老成人

河南會傑 李自範 陳坤 謝雲生 劉健 張漢德 鄭重 謝凱 趙培國 高彥成

爲國求利爲民求福痛先生素志未償而竟長逝
公憤誓伸私讎誓報願吾黨同心討逆以慰英靈

自足千秋風雨淒涼悲故舊

會貫吾

又弱一個江山破碎哭英雄

顧忠深

之江數政黨若者羈留遠道若者抑鬱長終魍魎竟何心狙擊又驚戕國士

顧宗祝

滬海樹軍威惟公一戰成功惟公更番舉義英靈倘不味燕喜早已殛神奸

復仇大九世之義誓取蚩尤之醜商紂之頭董卓之膺巨君之體以佐我黎酒豈難魂兮來歸白馬素車追伍相

顧餘

識公於三年以前每因阮藉之狂長孺之癡曾參之謗原憲之貧曲施其飲食教誨天回此醉淒風苦雨哭彭侯

我公卓識夙著早知民賊篡國鋤暴誅奸原恐共和歸泡影

顧鐸

吾輩壯志未伸方期與師振旅去莠安良不使專制見中原

與公爲髣髴交早知抱負非凡海上建牙造民國

表姊婿顧企韓

痛君遭她蠍毒逆料英靈不遠幽都揮刃斬元凶

奔走國事備歷艱辛方期壯志克伸翊贊共和成邦治

顧乃斌 韓紹基

蘊蓄宏猷將圖展布何意奸人伺隙倉皇構難赴泉台

偉烈控江淮痛板蕩神州底定待歸華表鶴

祝震

義旗炳天日數英雄心事斬除不僅澤中蛇

遺恨在千秋未斬賊頭遭賊手

祁耿寰

提戈馳萬里待殲元惡奠元勳

公不少留淒絕黃龍虛左席

祁本初

吾將安仰回思白馬泣殘盟

公爲革命中堅殺身成仁又繼滬地海珠洒熱血一腔爭光民國
我本無名下走轉戰不死遂從蜀江楚水挾怒潮十丈來哭先生

平 垓

吾黨巨子民國偉人與先生公誼私交莫不傷心悲慘劇

元惡未除逆謀益熾願後死犁庭掃穴互相協力慰英靈

雷家駒 朱自強

存意救國難英雄肝胆

具志扶民危菩薩心腸

白衣寺僧慧菴

公眞手造共和自辛亥起義以迄今茲奔走累年費多少赤心熱血

我幸躬承知遇記滬濱相從俄成往昔淒涼千古猶髣髴烈士英魂

王漢江

愛國血空拋長使元龍留姓氏

其和魂不死應逢漁父話滄桑

王漢強 徐家昌

生爲賊殺死殺賊

時不公與天與公

王寵惠

夫卮氏畢竟非奸雄不敢以英才資敵

天下人自然有公論又何必諛慕爲文

王 銜

憶吾公歸自東瀛革命奪先聲逆賊驚惶遂下這般毒手

與漁父重逢泉壤關懷談往事紀元洪憲問他總不寒心

王章頌

一生志業付東風何甘投筆抽刀不眠神明終含視

甘載交情消浙水行矣素車白馬未溫舊醞竟長辭

王文慶

救國偉人今又弱去一個

感公知我不禁泣下數行

爲國爲民供犧牲而不惜

其人其事與日月以爭光

公以鐵血捐軀魂招敬浦

我爲同胞慟哭淚洒之江

辛亥以還東西響應大功告成方期永福同胞莫安民國

癸丑之後南北奔馳立志討賊詎料血流漚漚痛切渭陽

憂國切其生前百折不回心惟大義獨傳竹帛

伸志期於身後九原還注目願共和再造河山

快刀斷亂藤一拳碎黃鶴剷除莠政端賴斯人方今破壞告終公應瞑目

闕海縱魚躍天空任鳥飛促進共和責在我輩痛念人才凋謝我倍傷心

先生不死數元兇殞命運公二旬夜台猶殺敵英魂毅魄總長留更應崇拜

小子何知痛予父殉身早君一載天上倘交遊舊事新愁重聚能爲報平安

先生揚鞭禹域憤虜箠之縱橫以公理爭更以鐵血爭萬里戈揮方冀雲霄騰瑞旭

吾輩灑酒吳山慟英鋒之摧折爲斯民惜尤爲國家惜九州鼎沸那堪風雨失長城

勵志建共和三次豐功傳史乘

大星悲隕落一腔熱血趁江潮

王文藻

王慶庭 馬有山

王炳日

表甥王 煥

王 震

王正廷

王克華

王桂林

王樹枏

元惡未除天有憾

先生已去國何堪

戰事起澄江愧吾輩無謀未能極力進行除斯國賊

驚耗傳滬地痛我公竟死誰使兇徒肆虐殲此良人

哀乃國之仇大家當努力殺賊

癯哉病且死外間尙有人圖償

不殺盡國賊民好何能告慰先烈

須有此忠肝義胆方足垂範後生

英雄視死如歸殺身竟成仁痛吾黨又弱一個

志士臥薪嘗胆前仆更後繼看天下終誅獨夫

振臂一呼打消奸雄皇帝夢

撒手長逝滋蔓宵小官僚毒

生則爲民請命死而爲國捐軀熱血付長流地北天南齊向春江揮淚眼

公從瀛海歸帆我適滬濱作客贈言猶在耳撫今思昔頻聞鼙鼓黯傷心

共和萌芽幾被剷除賴公等力培種子

全國樑棟竟遭狙擊使斯民徒哭偉人

祝中華三次革命除彼大慙

痛先生一意孤行罹此鞠凶

王連德

王有才 姜錫朋

王貞安

王觀光 壽競歐

王則民

王國棟 汪興鏞 劉珉 金西

王公衡

王延初 丁鑄祥

王仲清

一擊成仁爲國前仆真豪傑
萬方多難繼公後起是丈夫

關中王 健

十數年志士同仇具眞血性拚好頭顱天可問乎最傷心慘禍親遭茫茫黃浦波掀射影含沙爲鬼蜮
念二省賢豪復聚身自東來師興北伐事猶昔耳忍回首共和手削渺渺碧湖浪咽素車白馬弔英雄

浙江內河水警第一區長王鳳飛 隊長閔荆山 林 杰 胡連昌 鄒陞高

共和不死先生不死

國家干城名教干城

王民貴

壞我萬里長城狙擊突來滄海客

湖公一生偉業哀聲慘動滬江湖

王 績

沈鬱頓挫於今三年熱血總難消樓頭猶壯元龍氣

蹈厲發揚在此一日驚纒眞不測海上偏爲落鳳坡

王維鏞

犯難臨危我公首推健者

喪身贖國吾黨繼起有人

邢鍾翰

生死尋常事

眞誠今古難

于 三

大厦將傾尤恨管樂有才關張無命

哲人竟萎誰令豺狼當道狐鼠憑城

于均生

十年薪膽餘亡命

百戰河山弔國殤

于右任

憶馬霍路訂交已酉重逢辛亥再逢每回必扼腕長吁幸是同盟會早復三江歇浦之間開督府
自牛大王作古彤伯初逝鳳朝繼逝無歲不傷心短命奈何護國軍才聯五省鈍初而後有先生

趙文衡

問魯仲連一流人中原有幾

蹈宋漁父之覆轍千古同悲

趙祖望

生爲英死爲靈衆論爲雄君應無憾惟期諸公不改前盟早蕺大功誅國賊
母在堂兒在抱孀妻在室我見何堪好教同氣共肩鉅任佇看雙壁振家聲

表叔趙志陸

國難方殷竟遭慘劇

軍威所在不負英靈

趙英育 潘 藩

半生來國事奔馳祇民族觀念無利祿思想胥天下泯泯莽莽浙東西若霄流域尙有人否

五步內宵小猝發利專制殺身造共和授命大丈夫磊磊落落曹孟德司馬仲達可奈公何

趙 巖

是民國第一次元勳方冀專制永除長資柱石

爲江浙擔兩省重任豈料共和未復遽隕台星

趙念伯 高漱淞

逆士一擊哲人頓萎哀哉先生竟續漁父鴻仙共成三烈

豺狼當道荆棘塞途嗚呼後死誰仗龍泉虎牙同掃羣魔 趙筱軒 于春如 馬俠男 馮岷源 顧狀華 葛玉齋

滬海自成軍待看大定中原錢氏東南旋納土

工商辭作長悔不勤求實業漢家西北事屯田

趙毓鎰

共和五族應推我兄無雙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憶去年痛念邦家豈意竟成讖語

表弟趙 備

主義三民又弱鈍初一個死者已矣生者奈何願後起殲除窟穴斷勿徒託空言

君真現世金剛有精進無懈怠

趙鵬飛

身摧大力魔鬼雖煩惱亦菩提

趙鵬飛 曾尙武 吳綱玠

先生竟與宋漁父一樣

正氣足共黃歌浦千秋

趙壁 路 程 王 鼎

卿不死孤不安想國賊審己審人必除其敵

前者仆後者繼望吾黨再接再厲誓撲此獠

彭澤民 田輔基

未除國賊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彭養光

竟嗣雲夢桃源而死人哭先生我哀民國

誓仗命戈鐵馬之靈活擒首犯剖祭烈士

彭養光

早知世局將來該打算海上田橫死友

倘有仇人法外總辜負漢家來歎生前

彭泰元

烈士殉名身當國難

羣魔射影死作鬼雄

神奸待殛鬼禍先乘儘云曲逆陰謀道家所忌

彭素民

文範同推黨碑盜與追欺太邱功德總服相哀

賤子神交幾四五年曩時共策進行不忘國賊

大俠身價值七十萬此後論功追報忍哭元勛

袁毅 謝德民

公其革命元勳爲國捐軀因民流血想當年海外經營喚醒中原志士

我亦同離未介甘心後死束手偷生趁今夕江干布奠慟哭東亞英豪

袁開科 周子瞻

睢陽正氣爲雄鬼

歎浦英魂鬱怒潮

袁希洛

導國民以有勇知方死難居然同子路

成任俠之舍生取義招魂從此向申江

戴天球

不敷衍不調停不畏人言一副俠骨妬煞宵小

爲民福爲國利爲謀革命全身熱血保障共和

戴傳賢

偉哉十載經營壯志未全伸不期竟死鉏麈手

遭此一場慘變衆情愈激奮起同仇國賊心

耿毅章 梓 冷 遙

大慙未除火滅烟消悲劍化

斯民何託風腥雨慘痛舟沈

耿我文

側身天地更懷古

收淚新亭要有人

燕翼

憶昔年咫尺雲泥久仰仁聲資保障

痛此日慘遭狙擊何堪義舉失斯人

黃守正

新胆痛嬰心公是會稽勾踐

河山愁舉目我悲江左夷吾

哭公三度墮淚千行回思薪胆棘心殊不減會稽勾踐

去國四年歸程萬里憑弔英雄事業最難忘東島西鄉

六月三日哭公于日本鶴見總持寺十一日又哭公于東京衛生會今爲三度矣國士之痛詎有已時

漫書微言上奉靈次

辛亥授卿癸丑漁父良朋結果都如此搔首問蒼天我淚既乾我聲既竭

同學三載共事八年後死責任有攸歸剔心嘗皎日君誓當復君志當伸

大智若愚大道不器

爲民請命爲國捐軀

繼漁父鴻仙遭毒手大勳未集元惡猶存宜使君不能瞑目

爲南溟西粵作先聲豪傑際時英雄造勢知國賊早已驚心

獨立蒼茫死遺多難乾坤在

千秋黨籍生惜冤禽海國歸

路易縱兇終是斷頭歸泉壤

君叔雖死長留浩氣壯山河

殉志得捐生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先憂而後樂公之末日民之紀元

游俠一生英靈千古

黃實

黃實

黃競白

黃應遠

黃天評

黃元秀

黃志鈞

黃椿福

公能知我妾不負人

黃鬢因

脫幘攬賢殷早知狙伺來狂客
橫刀向天哭如此艱難負使君

黃興

蛙井竟稱尊殺賊當思慰來歎

黃興

海天待歸櫂故人何處覓陳遵
血肉相搏我不如君竟成讖語

尊俎折衝世無知己誰復歡迎

黃中慧

魔王稱帝最忌魯連再思仗義與師身率三吳子弟

大盜不仁竟傷來歎賸此殘軀殉國涕零四海英雄

黃人杰

百戰弔河山何物鉏麈竟促英雄完大節

十年共新胆尙餘秦鹿誓修矛戟報同讎

黃鄂

憶昔日建牙滬濱我非景略認許談兵際茲大義復伸方期重賦同誓永安華廈

痛今朝撒手塵寰世無鉏麈竟賊民主所幸人心未死誓當滅此朝食上慰英靈

黃鄂

喜賢豪得死恨國賊偷生死重泰山願衆人腦系中毋忘英士

殺俊傑無功戕民意有罪功高華夏知我公魂界內不容獨夫

黃金鎔

終身與民賊爲仇拚將碧血丹心還我河山完我責

死事比遜初尤烈蓋爾羅錯吉網損公軀殷益公名

黃毓材

以性命賭博共和爲公夙願惟念獨夫尙在國難方殷殺氣起申江天地有情應墜淚

置死生實行革命本黨同欽詎料民賊未殲哲人先殉噩耗傳香海瀛雲遙望益增悲

黃伯羣

囊金俸賤子生還相期殺賊有功載歸林野

飲彈亦吾人樂事最苦出師未捷遽失干城

黃復生

收拾海上風雲半壁河山誰砥柱

刺有江東子弟萬人涕淚拜祠堂

黃絨 許灼照

皇帝八旬耳入皇帝魔丁皇帝厄地下相逢也應嗤皇帝一鼻

先生千古矣忌先生才戕先生命精靈不朽且益成先生之名

杭愛山

禍豈盡因停戰停戰貽禍實多光陰虛擲夫黃金兇逆竟能逞辣手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俊傑痛埋於碧血吾黨何以慰英魂

杜天健

爲國捐軀三次運籌名垂宇宙詎料無辜遇害悲哉哲人已逝烈哉英魂尙在

救民殉道百戰當鋒功高雲漢明知暗殺難防嗟乎大局不平惜乎壯志未已

杜醫生

英雄丁厄運生也

斯人竟如是死乎

杜英

際出師未捷之時痛哉先生遺憾長留黃歇浦

循與子同仇之義勉旃後死聞聲速着祖生鞭

杜師牧

公死自千秋異日春申應有祥徵型范伯

我來爲一憫明朝端午更無餘淚哭靈均

杜師預

爲民族自由而爭一意孤行頭可斷志不可奪

值共和再造之會，賈恨長逝，願足償死，亦足安。

當仁不讓

林世傑 江上青

視死如歸

林世傑 謝天錫

萬里歸來精靈若接

林森

百年論定功烈在人

湖海識元龍，劍胆簫心曾一世。

桃源憶漁父，青燐碧血共千秋。

隻身肩半壁，東南功罪平情青史在。

徒手搏一時，怪傑恩仇快意古人嫌。

殺賊慰公靈，是在後死。

林學衡

成仁價壯志共勵此生

林德軒

辛亥兩役英豪直播，寰中小醜仍跳梁，拔劍期澄清禹域。

嗚咽一聲血肉橫飛，海上大樹竟凋謝，惟心誰不問昊天。

楊文郁 劉大芳 李鴻景 張子英 林芳濤 王价藩

求仁而得何悲

賊民之主不忠

賊之所忌，民之所思，先憂胡云獲樂。

公爲其勞，我爲其逸，後死何以娛生。

楊文蔚

楊庶堪

國賊未除一旦圖儂竟有許
舉人斯得九京餘恨失吞吳

艱苦克成漁父志

芳馨長著黨人碑

四塞干戈難一瞑

十年皮骨殉千秋

遺空後逝漁父先傾大局總愁人淚眼又驚喬木萎

歲易新亡黎沙遽頹撫脾思前哲傷心怕向滬濱過

握手許心知共願前驅誅國賊

驕箕驚噩耗更爲天下哭斯人

義務恐居人後權利甘讓人先自問毅力不如公而淡志冲懷忝承夙教

死生本委諸天毀譽豈憑諸口鍊得苦心惟爲國乃毒謀詭計頓斲元良

漢土重光畢竟斯人爲未死

素心難見如何使我不淒涼

鴻儀久闊欽仰彌殷方期握手談心聆公偉論

噩耗飛來驚慟欲絕何物妖魔鬼怪壞我長城

湖革命戰功黃花岡石頭城唯滬爲最

紀偉人殉國宋漁父湯覺頓得公而三

楊燧

楊雪卿

楊天驥

楊超

楊擘

表姪楊愷

楊長元

楊映章

表叔楊山立

壯志未成身遽死，磊落三九欲得終天血恨。
忠魂雖渺氣猶生，英雄一世放出天地光芒。

平生未了心期，倘靈爽式憑，請看漢死黃龍魏防黑獺。
中表只談家事，願殞孤繼，起更勝香林紹杜通國承蘇。
共伯得人心力造民邦，作嚆矢。

嬴氏亂天紀，魂從漁父入桃源。

偉功傳一代，備歷艱辛痛此去，恨事綿綿應與宋公談地下。
共和方再造，又遭狙擊，惟遙望愁雲慘慘快礮元兇肆市曹。
忘身存國，國存身乃無存，轟轟大名自有千秋直筆在。
奸人死公公死人亦遽死，茫茫泉路相逢一笑不言中。

英士志士

友仁成仁

英士表阮別字友仁，其志在千古而今果成仁矣，爰以八字輓之。

以戚鄰而附同人，念年公誼私交，相往還，知君最早。

本犧牲豈云无妄，一生百折不撓之氣，概舉世無多。

鴻儀久闊，欽仰彌殷，方期握手談心，聆公偉論。

噩耗傳來，驚慟欲絕，何物妖魔鬼怪，壞我長城。

生與獨夫仇死而傳不朽。

楊企孚 趙 璧 丁 修

表弟楊公偉

表叔楊季重

楊作榭

表姪楊伯泉

表叔楊兆鑒

表叔楊兆崑

楊象離

上爲民國慟下以哭其私

十萬金購賞何爲只因袁氏遲亡禍生一旦

三百里悲音驟至若與宋公台傳名並千秋

是何人魔力橫施敢射影含沙壞我長城萬里

爲吾黨憤聲集點會廳旄伏鉞殄茲牧野獨夫

一身贖民意

三次擲頭顱

兩度共和資偉畫

一腔熱血灑神州

結客如鄭當時任俠如郭翁伯犯難如霍義公昔年杯酒談交送抱推襟十載風雲革命史

黃岡哭趙丹徒石莊哭吳雲夢歇浦哭宋桃源今日將星又隕人亡國瘁萬家涕淚自由神

繼宋漁父而被戕民黨論才又弱一個

佐孫中山以革命捐軀爲國自足千秋

袁賊天誅先生瞑目

祖國地在後人一心

漁父恨未忘今又哭公天太忍

國民心不死從茲殺賊膽尤雄

國基未固正賴維持何上吳無靈速使大旱沈碧海

表弟楊乃榮

表叔楊紹蘭

楊子霖 吳秉乾

樓聿新

柏文蔚

柳樂疾

李 鑾

李六更

李文蔚

顯耗陡傳莫名驚駭嘆陰謀奇險枉將恨事問青天

十載賦同讎半壁東南懷道濟

一朝罹慘禍六軍縞素哭岑彭

國賊何心戕害四千年名世

海濤多淚憑弔最碩大偉人

歷困苦艱難手造民國功成不居惟英魂有此大度

處危疑震撼力挽共和才奇遭嫉使天壤頓失偉人

來日正艱難殺身成仁早化沙蟲卽天幸

大名垂宇宙費志以歿永留歌哭在人間

大戰方酣未抵黃龍悲少保

元凶未殛先化碧血作蓑弘

與逆賊不俱生縱嗟盜殺元衡總遂鷄鷄殉國志

自古人誰無死獨恨身殲諸葛正當辛苦出師時

舉世知陳湖州其毅力堅持不使盜國者有回旋餘地

愧我非李北海惟實心改革務令後來人同誅討元兇

公竟逝耶逆料不昧之英魂定當爲厲

我後死者誓合羣力以討賊弗與戴天

大局如斯遑爾息肩難瞑目

李煒章

李雲夔

李雲卿 劉淇

李春和

李玉昆

李元白

李執中 黃德元

李黃

李恭

元兇負固終教授首慰靈魂

羊碑墮淚見遺愛在人無端重觀奇
冤飲彈竟隨宋漁父
馬革裹屍是男兒本分同此一瞑不顧藏
弓偏陋鄭汝成
遜初之後又弱一個

民國再造太息斯人

類馬志尼歷盡艱辛不復真共和此去九原難瞑目

賊來君叔是誰鬼賊願殺盡凶醜歸來一奠快同仇

愧我樗櫟無能努力願爲殺賊之一

傷公事業未了見危猶呼過河者三

元凶雖殄餘孽猶存我不欲生難瞑目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公竟慘死卸仔肩

國幾亡君賈恨國終未亡公可無恨

刺而死人爲之不刺亦死天實主之

偉業冠羣雄未克再奏奇助辜負了熱血滿腔反遭慘死

斜曠辭我輩但看終何結局猶冀顯靈精一片回估蒼生

辨奸在五年以前討賊誓師凜凜森森春秋大義

正氣薄九州而外成仁得所轟轟烈烈天地網維

殺身成仁可歌可泣

李 鋈

李桂芳 陳 瀨

李乾玉

李次九

李成暉

北海李振亞

李叔謙

李華棠

李國定

苦心孤詣爲國爲民

時局未甯多隱患

先生一死自成仁

功罪有何常當年仗義執言瘠口曉音誰共諒

是非原見底此日蓋棺論定羣疑衆謗渙然消

求仁得仁雖死不死

可已弗已無成有成

公爲革命完人終痛早死斯須未覩獨夫暴隕

我亦同袍分子深維平時指授敢負一德初衷

戮力同心庸才亦是先生友

弔民伐罪大責今歸後死人

爲國民出死入生壯志未酬史有大名垂宇宙

看億兆痛心疾首義旗所指天誅巨愆慰英靈

救國具本懷豈肯貪百萬錢財曲從帝制

捐軀誠小事寧拚此一腔熱血力挽民權

祇聞君叔遇盜未見路易斷頭遺恨到千秋舉國英雄同隕淚

我方令威重來公如漁父慘逝告成差一面殘生涕泗益銷魂

嫉豺虎蛇蝎同仇誅惡鋤兇先生之天性若此

李顯謨

李鼎新

李鍾珏

李鍾珏

李仁壽

李徵五

李維賢

來偉良

歐陽豪

蹈斧鋸鼎鑊不避成仁取義後死者責任如何

歐陽振聲

賊猶存焉問何時掃穴犁庭殲除元惡

公竟去矣看今朝素車白馬憑弔英魂

東武劍郎

於新紀元時代特起偏師廿載經營常使英名留海上

為護國軍聲援正呼將伯霎時分別頓教遺恨到天南

桃源曹斌

東南半壁光復功高及今三次起兵討賊固宜遭賊忌

上下千年英雄名震值此四方多故救民應更繫民思

桃源曹斌

命終酷似鄭彰威孰是鴻毛孰是泰山公道在人心史筆自能分袞鉞

地下若逢宋漁父或為繭絲或為保障同盟聯舊會英靈猶可鎮山河

曹祖彬

袁兇一手遮天普天同憤

先生為民而死雖死猶生

曹亞伯

斷臂無以救公惟千萬年行矣

假手於彼上帝後十八日惜哉

曹篤

殺漁父而狂殺先生而亡我知賊其未滿志

論一時則酷論千秋則足如此世何樂永年

曹任遠 邵崇德

君方返棹東瀛三浩共和誰知愛國心腸竟以飲九死非命

我亦濫竿南社屢彈專制篤念斯文骨肉那禁揮淚讀遺詩

曹鳳笙

從宋鈍初作地下遊天不祚華三載春申星兩隕

與徐錫麟爲越中傑身均殉國九泉知己志同神

我已拚一擲頭顱恢復祖國

乃不料陡摧肝胆痛哭先生

辛亥不死癸丑不死義旗遍西南滬上何來滄海客

殉國可哀賢志可哀悲聲慟天地靈前空賦招魂篇

其魄至弱其魂至強死者亦有知豺狼當道豈能久

爲道太厚爲身太薄天下正多事麟鳳非祥奈若何

爲國爲民痛遭慘死

而今而後何必重生

荆卿縱有秦庭死

莽賊終歸漢室誅

骨埋碧浪續顯春申勝地著英靈湖海有公生色澤

轟烈生前淒涼身後成名讓孺子短長任爾肆雌黃

崇拜者有人贊揚者有人鉅子偉人看後起

政治界如故軍事界如故鼎新革故負先生

起義繼黎公至於再至於三革命救民無二志

傷生同宋子一在先一在後捐軀殉國共千秋

螻屈龍信成敗皆英雄事業

曹鳳儀

粟無忌

左世炎

胡漢民

胡玉珍

張撻軒

胡朝陽

胡恩

胡仁清

胡聘臣

表兄胡維金 維新 維章

天驚石破生死繫時局安危
熱血博共和我國不亡我公不死

胡承翼 何 飛

千秋凜生氣維湘一宋維浙一陳

歷一三二次樹革命旗革命幸成功先生乃竟先死嗟嗟暗殺陰謀徒使豪傑留名獨夫定罪

夏之時

為四百兆人流共和血共和餘紀念英士弗媿英雄也咄咄偵探狙刺不敵公仇衆報國賊天誅

隻手挽中華百折不磨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捨己救民罹飛禍至今日生榮死哀公亦無恨

夏 琦

助名震歐亞千秋共戴碑長立史長載銅像長存英魂烈魄攝巨姦願往後際艱肩鉅乃屬何人

夏壽華

僞臨朝慣施盜賊行為壞我長城萬年徒覺留餘臭

奇男子如願犧牲性命更誰支廈億兆同聲哭國殤

夏尙聲

半生事業如流水

是日風雲薄海天
惟救國故殉國嗚呼我公則竟死矣繼今救國是在後死

誓殺賊乃殺身吁嗟我黨何用生為其速殺賊以慰先生

夏國鈞

天道無知忍使仁人遭毒手

民心不死誓除國賊慰忠魂

夏鍾澍

先生乃東南長城無端惡耗驚傳空回首鐵血精神英雄淚恨

我父亦捨身殉國倘使重泉相見應傷心梅花碑冷黃浦江寒

夏 純

逆賊未除君去重泉難瞑目

英雄不死我來執紼最傷懷

始皇忌才殺豪俊

中原無福託先生

爲立法得人曾記英名今曠昔

痛捐軀滅賊更奮士氣於目前

憶當年血戰成功拯同胞於水火救華夏於淪亡先生蓋亦偉矣

慨今日捐軀爲國蹈元兇之妖謀遭奸賊之慘擊哲人豈不哀哉

後天下樂先天下憂痛域中黯雨愁雲正聲征討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合海內賢豪健者共哭將軍

血戰立奇勳百折不回興大漢

殺身以殉國千秋遺恨惜斯人

矢志殲元凶決心毅力孰如公者

昨宵驚噩耗素車白馬甯堪我乎

義士血將軍頭縱有千秋不堪一慟

石家莊滬甯站何期四載遽殲三良

丁惟汾

張瑞萱

史擇咸

于均生

彭占元

于恩波

盛際光

杜凱之

魏丹書

董毓梅

養士齊春申公子霸才並江左夷吾不恤人言似王安石恨逆賊壞我長城邦國垂危傷殄瘁
滇黔據天南險阻魯奉爲薊北雄區秦晉巴蜀均扼要害看各地會師直隸妖魔授首慰英靈

丁造

韓恢

盛碧潭

盛邦彥

丁文龍

丁士杰

丁其燮

丁克濤

是漁父同樣犧牲惟浙惟湘雙毅魄
憶往日馳驅國事一生一死見初心

隨鈍初於地下死而無怨

任公路在塚中生亦何顏

生前事業光青史

死後榮哀詎素心

我亦爲鬼擲揄始作俑者應無後

君乃鞠躬盡瘁如何可贖百其身

毀譽奚足論任憑桀犬吠堯蓋棺自有定評也

死生何所惜果爲厲鬼殺賊報國不當如是哉

懸七十萬金購逞陰謀來歛頭顱眞值得

願四百兆人共伸天討元龍豪氣未銷沉

鐵血驗平生手造共和歌浦雲留思烈士

節旄看儒素心先憂樂中原飢溺弔羣民

生爲英死爲靈留貽榮譽永金箋

前者仆後者繼鑄造共和皆鐵血

士方飽馬方騰人望咸歸舍君誰任

莽未誅操未死天胡不弔奪我將星

丁建南

裘紹

悼華館主

上官邦彥

上官邦彥

馬名驥

卓觀瀾
司徒瑞

虞和德

盧治安

奔走國事十餘年艱苦備嘗奈何黃浦江翻大局未平身先死
効力旌麾三兩載慇懃款待對此白衣寺古哲人其萎吾安歸

真神州多故又賊英賢使人情何能已已

數仙島舊儔半登鬼錄問天道只是蒼蒼

先生是黨中健者任勞任怨百折彌堅除惡在目前何期未斬賊頭偏遭賊手
兇徒真國內叛民何德何仇一心從逆作悞供指使須識克伸天討當受天誅

總長藐工商差伍狗羣芳留萬古

中途辭新會猝遭狙擊悲動九州

何物狂奴使宇宙偉人橫遭慘禍

英名蓋世歎東南同志頓失長城

元惡未除一彈飲恨

大才遽折四海同悲

公爲民國偉人十數載慘淡經營總達到共和目的

若是匹夫登賊六七位莠言亂政欲尊崇帝制頭銜

救國有心甘破產

出師未果痛捐軀

民國數英才碧血丹心公爲仲舉

渥濱傳噩耗素車白馬我愧巨卿

盧相湯

盧鍾嶽

盧佛眼

裴宗益
裴宗高

裴定一

裴奇僧

悲憫生

悲憫生

范宗城

時局感艱難秣馬厲兵何日蕩平天下亂
君才著豪俠成仁殉國英風怒滅浙江潮
刺客爲何來是專制共和之激戰

先生雖長逝願前仆後繼以竟功

民國不幸民黨尤不幸

先父被戕先生亦被戕

俠義奮無前當年義起滬江全是英雄本色

壯懷傷未泯此日喪傳歇浦大爲志士寒心

民權民族六七年成敗者三義氣薄雲霄大局可爲公不祿

同歲同仇十八人死亡過半識言憶諷訪先生又去我安歸

自先生首創共和惜有志未伸壯歲那堪爲國死

在民黨首推俊傑奈遭時所忌同袍處此倍神傷

盡心革命盡忠共和百折不撓謀民福

國家干城國賊勁敵千秋遺恨縱元凶

掃滅胡塵千里走歸歇浦青眸垂加傾心感國士相期

賊殘元良同儕念及燕城血淚揮灑定手梟獨夫之頭

未央宮內留操莽

破賊軍中失范韓

范鴻仙之子天平

范昶

范雷

范樸

范賢方

華彥雲

華彥雲

華玉梁

葉覆南

祝遺軀變作彈雨硝烟徧布南北賊巢擊殺一般老不死
願英魂化爲電流以太輸入人民腦海鑄成十萬陳先生
象齒本焚身問立德立功死難豈輸諸烈士
蘭薰容易折是爲民爲國英豪不讓宋先生

心跡炳千秋不朽自同宋漁父

頭顱行萬里失計應嗤袁本初

何來蜀盜十載故人悲永客

誰無趙孤一舟秋雨泣歸魂

公真能舍生取義

人何可沒世無名

流血五步縞素三軍英靈在日星河嶽

崎嶇半生遺恨千古涕淚遍南北東西

殺賊事本拚一死

招國魂惟有三號

西子湖畔俠士挺生大義可千秋秣馬厲兵除奸賊

黃浦灘頭毒烟倏發共和方再造鞠躬盡瘁竟誰人

實行主義百折不回吾黨無如公者

冒險精神千慮一失普天同悼斯人

葉健夫

葉騰

莫永貞

莫永貞

莫若痴

葛敬恩

葛敬恩

葛傳賦

葛尹

置身于共和革命以來慘澹經營十餘載

殉國在森嚴租界之地慷慨悲歌五大洲

畢生以討賊為心大義炳然是關岳一流人物

吾輩亦倚公若柱元兇肆虐失東南萬里長城

死也何悲已覺大名垂宇宙

鬼能為厲應伸素志掃妖魔

又弱了一個救世英雄萬夫哭獨夫笑大丈夫行為問誰砥柱中流放開吾輩眼光去圖國事

敢告我同胞復讎主義張我旗整我旅固結我團體而搗幽燕腹地斬得元兇首級來奠先生

未誅奸賊羣民權愧在此中為後死

且借英雄愛國淚偷從忙裏哭先生

十萬頭顱死公豈自今日始

大千事業殉國最為天下雄

吾黨又弱一個

先生自足千秋

餘事等遞初獨任勞怨多三載

遺恨如諸葛若論艱危甚數分

擁護共和百折不回是大丈夫義當如是

董灑

董福開暨江西全省同志

董亞舒 封 堦

董持嚴 程文楷 董修發

蔡濟民 查光佛

蔡寅

蔡公時

蕭炳章 劉 權 歐陽晞 羅士傑

吁嗟民黨一個又弱願吾同志立竟其成

魯仲連恥生與暴秦爲伍卒使漸臺新帝不能高枕以臥

孫討逆竟死於小人之手遂令吳會子弟未得渡江而西

我欲哭殷仁風雨飄搖爲國竟同漁父殉

天不亡中夏河山洗滌弔民應念魯陽揮

不死于賊卽死于小人其靈氣足驅鬼神以光河嶽

旣悲吾國又悲吾社會願同志宜先公義而後私憂

結二十年刎頸之交最堪傷是海外歸來憂患此餘生地下故人應憶我

爲四百兆同胞請命所不免者生前毀譽頭顱真有價神州男子幾如公

浙地篤生賢豪恨獨夫戕我國士

歌補永留紀念哀吾黨失此奇人 莊桂榮 陳銀年

陳維貞 林德仁

朱立茂

王仁生

葉得標

陳耀升

喚起共和魂民族民權民生革故鼎新君自謀深慮遠

誓除專制毒一次二次三次東征西討我嗟棟折榱崩

義幟峙春申湖當年首贊共和百禩流芬應不愧造時豪傑

危機遭夏午看此日光爭先烈九原含笑最可嗟勸進奸邪

同志復同庚傷心舊雨十餘人強半身家殉國難

憐公亦憐我痛念成仁前夕話忍教零落哭忠魂

昊天不弔

蕭光禮

蕭髯公

蕭鍾俊

蕭仲祁

莊之聲

莊景仲

蔣清瑞

蔣着卿

吾道何孤

蔣天穎

元首倏星移倘當初誤中副車福國利民資佐理
精靈如日炳想此後大書史冊仁人志士獲榮褒

蔣萃琛

天道無知苦思公十年舊雨

中原多故乃壞汝萬里長城

蔣介石

滄海橫流相期砥柱頽風爭回人格

將星忽隕會看犁庭殺敵掃蕩妖氛

同濟

漁父而後有先生兩美爭輝流血不曾慳一死

黃坡既出當大任萬端待理招魂何日返重泉

嚴守銘

持顛扶危仁且武

捨身救國死猶生

嚴振家

我非郭汾陽被囚遇救恩難報

公又宋漁父爲國捐軀死自生

嚴振聲

始而排滿繼又排袁方期五族共和還我河山真面目

誼切同鄉情深同硯痛此一腔熱血那堪申浦弔英魂

嚴葆仁

民賊尙在禍首尙生生不與同中國

殉黨而死殺敵而死死有重于泰山

嚴 華同翰東同志

幾番殺賊未成壯志未酬反爲所中

如此多才罕觀元兇猶在誰荷斯肩
流熱血造共和論功業公真不死
泰山頽天柱折爲國家我痛斯人

史建本

張維垣

翻雲覆雨嗟時局

摩頂放踵悼偉人

喻澤霖

經文緯武爲天下才忍教一簣功虧大星先隕
斷頭流血是分內事獨恨九州鼎沸劫運誰回

喻兆元

得失見生平卓識向無三喜愠
求仁成事實曬痕長此遍東南

哈在田

三島歸來鬻掃淨中原妖孽

呂衷和

一個弱矣可憐我民黨偉人

別具苦心革命三次

呂樹藩

何來毒手平地一聲

滬漕一星沉忍聽鳳落彭亡益令我傷邦國瘵

呂公望

吳門雙目在儘算龍爭鹿遂終教君見盛平時

不世英才餘一死

未完事業屬何人

呂公望

獨夫尙存公目未瞑

共和復活身死何妨

呂衡 沈劍生

霹靂一聲人生到此

呂月屏

頭顱十萬公死亦豪

國賊垂誅胡來極惡窮兇壞我長城甘助逆

吳天不弔若說禍淫福善結此大錯是何心

吳江左

辛亥識荆癸丑判襁首尾計三年於中英社典籤派軍佐幕雖羣賢齊萃而愛我獨多承以腹心委寄肝胆相依知己感深
恩推食解衣懷往事

帝制復活共和被雜存亡垂一線幸有演黔嘯起桂粵景從但半壁東南端惟公是賴何期壯志未成陰謀竟陷霎時遺狙

吳瀚

擊哀思誠慟全球

論英雄能有幾人頃霎間彈雨飛來先生挾國運俱逝
痛時世不堪回首從今後枕戈待旦藐躬與賊子偕亡

吳文龍

開府建牙冒鋒鏑造共和百折不回公真健者

誓師殺賊遭螻蛇傾壯烈一靈未泯魂兮歸來

吳炳生

阿瞞不過殘喘苟延蠢矣雞鳴狗盜之徒尙思助逆
傑士會當同歸於盡痛哉漁父鴻仙而後又哭使君

吳永博

討賊在三年以前可謂料事如神見機獨早

流血於五步之內徒使奸仇快意親友傷心

吳玉

天意杳難評一再摧傷烈士極恢廓本懷殉國猶多遺憾在

英靈其弗爽兩句殄滅獨夫論掃除始念歸魂可慰壯心無

吳堪

誓雪國仇未搗黃龍慚後死

慘遭人賊一揮清淚弔先生

吳丙生

三次革命樹旗有殊功革命元勳垂大名于新中華史上

再造共和流血爲代價共和殉義留紀念在薩坡賽路間

吳大洲 馬紀廷

看餘孽猶存嗟我無才治俗徒抱杞憂僕僕風塵誰識淮陰胯下

恨蒼天不造嘆公壯志未酬竟遭慘劇浩浩大劫孰起諸葛隆中

僕等生不逢辰豺狼當道半生落魄壯志未伸十載天涯知音難得久欽陳公英士心堅金石百折不回洵我同

志中傑出之人才也嗚呼今陳公逝矣繼公起者更有何人深願我同志諸君不以利祿爲懷思所以竟陳公未

竟之志爲我同志增光也僕等庸陋才疏固不足邀諸君之青睞爰撰一聯以誌感悼爲我民國前途深痛惜也

吳尚修 錢秉均

英雄結局竟如斯聞者傷心見者慘目

烈士殉身惟不愧孟曰取義孔曰成仁

吳光

游子悲故鄉錢塘應有潮聲咽

英雄造時勢黃浦猶餘戰血腥

吳駿英

萬方多難爲國捐軀果見憑樓傾百尺

獨夫當誅成城衆志何須掛劍表千秋

吳藻華

國無可爲後有千秋且勿哭

死皆不免今弱一個庸何傷

廉泉吳芝瑛

肝胆照人鐵血金錢收壯士

犧牲報國青天白日慘靈旗

吳芝瑛

征旌既返仰先生擘劃正期燕市屠龍白門搏虎

噩耗忽傳自漁父魂歸重哭江南化鶴海上啼鶻

吳觀瀾

我公既去如蒼生何國未靖哀未除此身雖亡雄心未死試問賊子肝腸日暮淚沉黃歇浦

吳夢駒

魯難方長有慶氏在海可枯石可爛獨夫當磔逆倭可誅倘教英魂作厲江頭怒湧伍員潮

痛幾輩前仆後繼慷慨爭先所志尚未成地折天傾公被賊

吳忠信

記三平出死入生患難與共臨危無以報海枯石爛我同仇

元勳雖死毅魄猶生急起直追來者責

徐廷樞

吳鳴庚 馬 炎 陳 勳 季祖蔭 黃學葵 周繼羣 錢心澄 朱保真 李仁壽 楊民聲

脫劍情深百身莫贖生何補

蓋棺論定千載彌昭死益哀

吳景濂

應天順人勳猷忤堪垂後世

功成名就音容恨未入凌烟

吳昆三

結俠士樹義旗報國捐軀先生無憾

掃羣凶誅元惡為民請命後起何人

吳 巍

千秋功罪留青史

十載交情感白門

殺身成仁公自大名垂宇宙

出師未捷我來何處哭先生

能融洽乎統一黨同盟會之間此才可欽此衷可亮

得追蹤于吳祿貞宋教仁而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本胞與以爲懷愷料及許谷蘭王介帆等同類相殘到處防身如甲帳

恨目的尙未達竟借與吳祿貞宋教仁諸先烈并列滿腔熱血灑申江

流血痛生前歎革新家忽喪元勳竟使彭亡逢絕地

快心俾死後復共和制祇遲廿日遽聞項蹶在遼天

惟不要命乃不要錢爲國犧牲軍民同聲一哭

甯死于賊勿死于病出民水火湖山永祀千秋

與魔王決鬪數年壯志不遺劍氣直冲三海外

爲民族同心一哭出師未捷鼓聲遽遏五丈原

生固幸生逢不幸恨海未能填欲挽狂瀾幽燕北

死何惜死正足惜長城方有賴痛遭狙擊滬江南

旋轉閱六年一已存亡關國運

艱難經百折千秋功烈繫人心

吳錫永

吳鍾鎔

表兄吳學堯 學澄

表弟吳學釗

八十五叟壽民氏吳筱舫

吳佩璜

吳皋民

吳殿揚

吳繼元

與鈍初共罹非命喪身虛同胞期望統義師直擣黃龍府之顛
彼元惡已伏天誅何憾恨獨夫未曾受國法親上斷頭台而亡

吳陵 任關東

民黨不生奸雄不滅但祈一致進行自能掃却
公歿於前賊亡於後倘得九泉相見勿可赦之

時寶官

為民請命為國殺身吾黨數英才自當先孫黃汪胡以鑄銅像
圖混不成圖蘇又敗數天繡帝制憾不繼蔡唐劉陸而起義師

易宗夔

撫劍正尋仇功首摧殘千古恨
伏尸徒泣血元凶猖獗萬方愁

易宗周

勝慨哉平天冠戴公僕謗叢到死後云何可憐青塚黃昏荒煙蔓草餘枯骨
以告者皇帝服更臣門望重既生前功大所幸黔疆黎庶俎豆馨香共鞠躬

易家鈞 張元熙

十餘年國事奔馳攻製造局劫擺渡橋詎小醜敢思逞想薄海同胞疾首痛心悲吾先烈
數百萬義師憤發保障共和剷除專制恨大勳猶未集望中原豪傑奮呼振臂滅此窮凶

畢靖波

勸先生為國捐軀留得英名垂青史
願吾輩同心努力共殲逆賊慰忠魂

畢焯

獨夫後先生而即逝知九泉申討有人忠魂竟補前身志
哀聲偕和議以俱來折一副調停假面義憤養成此日功

羅鈞

生耳死耳勳業已耀千古於公個人可謂了事暫且莫論中國前途結輔車盟同志已多年相期共造生靈福
夢耶真耶哀聲忽起四方問彼老天究竟何心不堪重過新民故宅接郵筒簡計時纔一日豈意遽成永訣音

吳綬卿宋漁父生與齊名死與同歸壯志未遂留取丹心照千古
大革命真共和制之維艱久之靡定萬方多難空餘熱血到重泉

睨觀 曹晴蓑 尹耘崖 濮南坡 申獻民 洪可人 韓一舟 鄭朝宗
白隱溪 安澄 嘯 印 金輝兒 申鐵兒 金晚湖 金枕

壯志未酬令人長洒英雄淚

國仇不報替爾終身逆豎頭

休管他棘地荆天爲革命來爲流血去

但願得凶神惡煞以鈍初始以英士終

報國矢精忠夙期痛飲黃龍府

出師未奏捷其奈傷心落風坡

厲吾兵秣吾馬方將大會孟津詎國賊未除竟遭其毒手

若是人遇是難如此不平世界問寇仇何在願得而甘心

和平遺禍竟噬臍淚眼看河山膽子直欲悲天喪

家國未安難瞑目癡心說靈異殺賊猶判作鬼雄

昔時遊學東瀛披談胸臆心存爲國爲民三次造共和百折不回手挽狂瀾于既倒

漢日襄成廣慈惠及生靈念切同仁同志一朝遭慘劇千秋遺恨眼看繼起又何人

一生勇力勝人求得安邦定國

睨觀

鄭朝宗

田桓

田桐

田稔

田毓衡

思痛

閔浩

數次血心削逆幸完烈士英雄

甥閔祖培 祖鏞

追隨三載奔走四方念先生茹苦含辛總期橫掃逆魔共飲黃龍始罷手

元惡未殲哲人先萎惟後死赴湯蹈火決誓殄滅醜類同盟白馬慰英靈

閔鈞

武庫獸攻擊光復漢家已建勛名留澗上

元衡長賚志瞻言吾鄙還憑靈爽挽江東

關麟書

筆伐口誅痛罵民賊

東芻杯酒哭奠先生

崔仰之

成名以滬始殉國又滬終嗚咽感歸潮千古難淘悲憤氣

矢志與袁讎賚志先袁歿共和方轉局一時嘆少仔肩人

羅榜辰

多難失英魂黃浦無情來跼客

同讎期幕府白衣垂淚有山人

春初聞余亡至滬上屬張石奇兄約傑任職討袁傑不願尸名以白衣參議應之茲聞慘耗人亡國瘁不勝痛悼

羅傑

鐵血健男兒方期壯志能伸直搗賊巢同痛飲

英雄成大夢憶到仇讎未復縱死泉下不墜心

羅得勝 孫朝選

禍水遍橫流黃浦江潮齊咽恨

英雄多遇害梅花碑淚共銷魂

憶辛亥督師癸丑討賊公建大將旗鼓血戰滬濱赫赫若前日事

金淦

恨神奸竊國元兇殺人我祝先生靈魂還歸天上冥冥默佑吾民

金治培 莊守華 朱立禮 王金壽

何以家爲得中山任血留言挂劍未忘同甫墓
是可忍也與漁父後先賈志投鞭猶咽子胥潮

金會同

恨哉袁賊未除

惜乎我公竟去

金鐵軍

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大丈夫捐軀報國那畏彈丸痛此地前有漁父後有先生幾番頭血橫飛看銅像巍巍

常令兩間留正氣

我不入地獄又誰入地獄數年來拚死勤奸多承偉畫恨今日元兇未除狂論猶鼓差幸頭顱如故撫實刀灼灼

金維繫

誓清羣小慰忠魂

矢志擎天一代英魂能殺賊

賣恨入地三吳士子共愴懷

金維南 唐世鏞

黃浦灘頭英雄流血

錢塘江上志士傷心

錢潮

矢志靡他正當經心國運挺身庭穴

立功未遂那料鐵血魂消非命瀕濱

錢剛

一朝爲國死

萬世仰仁名

錢少蓮

萬國知名一朝成烈

弁峯峙峻滬水長流

黃浦舉義造共和幾歷干戈灑盡先生熱血

碧海歸帆刺專制是何妖孽摧殘民國偉人

正在合謀滅此公敵

無端遇害弱吾偉人

英雄豪傑所爲焉論成敗

志士仁人事業不問死生

誓不怨號烏子夜魂應歸杜宇

海天思逐鹿胥濤聲更泣田橫

燕北未除國賊

江東痛失雄才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短折漫言兇儘有中華四百兆同胞揮戈誅項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報讐知不遠請看路易十六世末日登台斷頭

我公雖死目其瞑乎鬱怒總難平陰相共卽當作鬼雄殲醜虜

世道如斯心滋痛矣生靈究何罪遽摧砥柱欲持杯酒問青天

革故鼎新躍湯武以救萬衆

成仁取義與關岳並耀千秋

人誰無死今死矣千古不朽

表兄錢選青

鍾鴻鈞

表姊婿鍾憲欽

鍾冰

鍾玉田

鍾英

鍾山

鍾劍

甥鈕家齊

才原見忌此忘也萬姓同悲

毀譽不計利鈍不知一意孤行求仁而得何怨

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苦心卓絕至死不變爲強

天意竟如何逝者慘隨漁父去

此公終不死魂兮怒逐浙潮來

誰爲國賊背叛國家國賊未討國難方殷倭爾命傷殊可痛

若是浙人奔走浙事浙人起義浙局告成縱然身死莫含悲

痛民黨又弱一個

頌先生從此千秋

一槍沉俊傑魍魎賊干城此後垂危國事憑誰挽

十載費精神崎嶇傷世路到今未死人心抱不平

七十萬懸賞殺黨魁毀宋又施新伎倆

四百兆同仇除禍首倒袁何事更躊躇

國賊未除哀我先遭狙擊

人心不死願諸君永保共和

以鐵血購共和捲土重來正擬先鞭追祖遜

爲江山惜英傑出師未捷如何中道殉周郎

盟誓已十年正期協力進行真共和達到目的

鈕家蓀

鈕永建

余光凝

余贊衡

余冠澄
沈世鎬

余性良
朱筱材
何春芳

俞濤

俞淵

俞煒

哄咚忽三響從此捐身長逝老同志能不心傷

揮淚哭英雄憶光復前過從四年中宵起舞午夜談兵慷慨勵前驅此景此情如昨日
傷心論事業痛遭難後啜雖兩載貝錦讒多魚書烹左籌謀空借箸斯人斯世有餘悲

是真爲烈士生涯身經九死

莫輕視書生文弱心雄萬夫

羣謗蜉蝣撼大樹

苦心精衛填滄溟

烈士來乎壯志捨身爲國死

英靈去耳誰人殺賊拯民生

憤無謂議和金馬銷嘶抵死三呼北渡

似者番流血錢塘怒吼又高百丈南潮

痛英公爲國流血功業昭彰不愧傳芳千古

願我民繼後承先精神振作自當大衆一心

魯難方殷禍發狐鼠值正義已張一痛哲人繇此死

元助論定功蓋寰宇是求仁大節千秋浩氣應如生

江東大業悲孫策

獄底餘生哭晏嬰

小子何知猶勉我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俞景朗

俞鳳韶

俞鳳韶

俞鳳韶

僧希能

公孫長子

翁耀僧

管應啓

管朋

大局未定尤賴公生而爲英死而爲靈

億萬年英名赫耀震今燦古

千數百士夫疏附知我惟公

元惡未除誰爲繼者

帝閣可叩我欲訟之

吳結苦勞情逾骨肉湖經年居同室食同庖盟約指山河忍教慘禍獨遭痛失知音慙後死

手狝民國身殉共和看他日史留芳跡留像助名垂宇宙可惜元兇自斃誓殲餘孽慰先生

功並黃克強以書生推倒滿清還我大地河山屈指英雄能有幾

事同美林肯在滬瀛慘遭擊刺失此擎天柱石傷心世變竟如斯

憶當年保障滬江七粵不驚功在生民非係予個人私言固深人父老心懷無間

迄今日挽回民國干戈未息端資偉略又詎料忌才暗算殊足令後人肺腑摧傷

不能殺賊必遭賊殺瀛島宣言成讖語

欲免亡國遂爲國亡遜初合傳有先生

身在袁賊先亡天下惜之

駕隨漁父後去滬上休矣

廿年革命空冤海

蓋世雄心作怒潮

願雄師及早渡河魂兮歸來忍痛且看刑白馬

竺鳴壽

朱海山

朱宗良

朱良才

朱幅恩

朱元嶽

周承春

朱惠瑛

朱光斗 鄭炳垣

恨鼠輩作此惡劇男兒死耳傷心只未搗黃龍

大志未酬遽遭賊害先生其何瞑目

羣妖復現又曰共和吾輩豈敢灰心

十年來管鮑論交猶記歌浦鏖兵榆關攬轡風爽英姿如昨日

一霎時關張無命忍看甫誅元惡負隅羣醜陰霾殘局尙今朝

識奸先羣子同志屬中堅當一髮千鈞之際遽壞長城天心未厭亂也

宏艱荷子身茹苦排衆口樹青天白日之旗猶存趙軼遺恨其誰平耶

衆怒益深賦之心抑何拙也

國仇未復公之目其能瞑乎

百折不同以夸父爲公爲志

千秋定論在田橫劇孟之間

同渡日本海擊楫放歌壯志未酬犧牲一身勵後進

宜傍宋公祠范金鑄像英魂不死風雲常爲護神州

我公志豈小耶遠海重來方期躍馬先登一掃千年專制毒

奸賊計亦左矣哲人雖逝從此橫戈繼起益堅四海滅仇心

想當年爲種族政治民生而革命明張捷伐是何磊磊昂昂赤手挽回殘杯局

悲此日舉幸福名譽權利以犧牲暗遭戕害抑太悽悽慘慘碧血空餘報國忠

前謀宋漁父共恨奸雄之毒

朱卓文、馬伯麟

徐瑞霖

朱光奎

朱葆康

朱繼章

朱劍俠

朱廷燮

朱重明

朱自強
雷家驥

毛福全

今害陳英士難寬逆賊以和

西土虛騷一生知己

東都來數千古同悲

孤鴻已杳漁父長辭兩三年國瘁人亡幾輩英雄酒毒

黃浦江寒梅花碑冷十八日憤橫悵肆誓憑鐵血掃凶殘

幼學肯苦壯行耐苦苦心問世志向彌堅困苦而得大名當世

成功是天受挫亦天天道扼人死有餘憾何天之不善後斯人

碁局已全局邊角無端遺一劫

國魂終不死共和正軌永千秋

知壯士靈魂莫息念嘗時血甲身披恨哉未嘗洗銀河怎得安心五族

悼先生大命已殂追昔日汗馬勳勞惜乎不及飲幽燕終難瞑目九泉

故國江山手造何年酬夙願

中州戎馬身先范恨哭英雄

重洋游學政見獨高億當年瀛海初回革命大功垂祖國

壯士熱忱俗情多忌奈遭此狂奴一擊奇冤終古寄申江

生爲人傑死爲鬼雄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爲黨魁亦鬼雄雲車風馬猶聞驚塵說陳蓮

先生之友

稽如沖

程天蓬

程思洛

程壯

香山老人

南亞人黎揖遜
張佩公

魏斌

魏夫

重然諾輕死生據圖洞胸安得敵國若劇孟

帝制已推翻共和未鞏固衆英雄嘆前輩臨終一根
偉人雖遇害元惡遭天誅諸烈士迎先生含笑九原

社會尙餘專制孽是責在後死

刺客迺非共和民何獨賊先生

天道本難論堪嘆危巢尊燕雀

士心終不死可憐大野厄龍蛇

殺身成仁大義昭然垂日永

英靈未泯元兇先已伏天誅

公是民國偉人方今北虜未除如何瞑目

我乃先生傷部此後南鍼莫錫無限傷心

磨刀自待向羊折棟崩榱萬口皆爲天下惜

燒被原關怨蟲登車攬轡同袍一洒古今讎

爲民爭共和一身鐵血繼以死

痛公罹慘禍異地英魂招之來

設非停戰元惡將偏戰之不遑何暇殂茲良士

如再議和逆軍益因和而行詐且虞覆我中華

帝制發生吾輩生不如死

魏子浩

喬烈五

焦忠祖

傅文郁

傅范翔

傅典藩

傅鑫

傅仲三

天雄傅丹如

共和復活先生死猶是生

何唐志義

此先生彼先生先生重矣因而死先生倘復有先生其人先生猶未死
前弔恤後弔恤弔恤爲何都是空弔恤能勿以弔恤了局弔恤乃不空
意見苦難融道義無傷原不愧

何玉龍 張子開

人天真永隔恩仇未報欲何如

何天炯

興邦端賴奇才數丙辰妖孽半辛亥英雄痛矣神州變幻無常同活劇
革命誰爲健者重道義若山視金錢如土瞻言吾黨低徊不盡到先生
誓剪元兇慘同君叔

願爲雄鬼首鋤本初

何嘉祿

大聲喚渡河者三出師未捷身先死

慘殺與鈍初爲二救國何妨血再流

何亞希

海濱又見鉏鷹劇憐良友云亡哲人其萎

地下若逢漁父就說元兇未滅國難方殷

何成濟

節旄念馳驅可堪開府前勳此日臨風寒歇浦

琴書餘慕戀那更河梁追憶當年挽轂惜燕雲

何錫康

相知最深戮力同心嗟不竟

後君而死復仇繼志矢無忘

邱子奇

逆謀賊來君義取仁成莫便心灰敢死士

大胆驚伯約身藏志決欲招魂返再來人

任錫藩 金曾同 蔣宗昌

欲固國基必堅心地公本自願犧牲爲民造福安天下
大功未成一身先死我亦追隨雄志驅魔殺賊報先生

滇人倪寄生

袁世凱懸賞七十萬

倪劍吼

王介藩未落一文錢

公真百戰軍威胡爲來歎未殊五族蒼生同抱痛

仇鸞變

我亦三年囚禁今幸箕子纒釋一揮紅淚有餘哀
何物奸徒竟摧擊天柱石

樂挺志 徐佩琛

有誰鐵漢不哭捍國長城

自黃鶴高樓義旗標舉先生瀝血披肝造成民國詎料專制魔王以虐政殺人以淫威殺人以金錢運動

殺人英傑被摧殘天墮德星沉潁水

射陽烈士後裔

歎元龍豪氣慘劫銷磨同志椎胸頓足慟失雄才試念共和陰翳有復辟思想有保袁思想更有紛爭割據
思想濁潮將沸漲誰爲砥柱障橫流

鄧振磐

建虜忌公魔王忌公十餘年薪胆措身出死入生幸留此英雄骨倔強頭家國一肩資荷負
辛亥不死癸丑不死剎那頃風雲變態樓崩棟折今試問浙西東江南北河山半壁孰支撐

血痕

元惡未除重後死者之責

九原可作微先生其誰歸
岳少保班師偏遭秦檜

陳公台失策不斬曹瞞

向瑛 徐士文

精神殉國財力殉國聲名殉國繼之以生命殉國使國中多有數人於乎天下定矣
大盜忌公小盜畏公羣盜圖公因而遣他盜殺公知公早拼就一死大哉君子息焉

向楚

哲人云亡邦之不幸

共和復活民何能忘

西湖白雲庵德山意周

造化竟難言胡爲白日青天遽驚霹靂

人心終不死會掃妖氛毒霧藉慰神靈

徐濤

辛苦鑄共和在革命史中自有定論

聲名滿天壤於宋遜初後又哭先生

徐宗鑑

夫惟大勇能無懼

是謂救國在捨身

徐謙

我公雖死精神在

吾黨重來賊膽寒

徐一龍

當年依附鞭箠我亦軍中敢死士

同志半登鬼錄誰爲天涯急難人

徐霽生

世間擾攘盡餘子

天下英雄惟使君

徐琳 黃宗幹

黽勉復讎責在後死

因循袖手愧對先生

徐樸誠

同艱難締造共和忽遭帝孽猖狂熱血慘隨江水去
願犧牲剷除專制今幸民權恢復君魂應傍國旗飛

吉人徐功金

西浙起元龍浩劫哀哀烟霧當樓人寂寞

南州奔白馬故情戀海天下榻我何如

徐振中

救國未成恐民國前途國將不國

大公無我聽至公輿論公死於公

徐步丹

及汝借亡願假餘哀走仲達

蘇誰而死誓除元惡報伯仁

徐蘇中

具攘夷大志萬姓推崇憶曩時風雨同舟偉論雄談猶在耳

徐景驥

抱愛國熱忱十年奔走分此地湖山一席拈花酌酒與招魂

徐則恂

狙擊何人歇浦風波慘流血

精靈不死鏡江夜月賦招魂

國賊未除全賴我公殲元惡

將星遽隕忍令老友哭英雄

爲國始捐軀國事未寧身遽殞
衛民甘犯難民靈見誅恨不知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徐嘯

徐思防

國士遇我義不獨生

徐劍秋

先生爲平民政治十數年煞費精神豈料遭賊害

吾黨謀共和幸福三五載進行積極意圖滅羣兇

徐公覽

率東南豪傑恢復共和壯志馳驅經百折

恨西北魔王摧殘功首盟心撻伐未千秋

徐稚秋

一劍永墜定有虎牙堪付託

九原可作願呼漁父共招魂

徐行 盧振颺 蔣之駿 徐復

英名不朽

士林同悲

豈造物忌才痛被奸人狙擊

徐翼任 寅 劉堯

今共和復活空餘夢寐追隨

黃鐘毀棄瓦缶鳴古今有同慨

徐豫發

我陷繲綯君委命生死見交情

屯豺虎於一室公不死賊賊不生公浩氣總難磨毀譽何妨聽史直

徐建侯

共患難者十年爲天下哭爲知己哭大難猶未復頭顱且莫殉田橫

徐忍茹

奔走國事十餘年不圖竟有今日

屈指故交三五輩何堪又弱一人

徐紹楨

投袂志中原鼙鼓驚天烈烈寒風思壯士

征袍餘落日干戈滿地滔滔波浪情歸魂

神奸敢壞長城賊祖來公悲漢運

大厦忽摧梁木共傷羊叔看豐碑

爲所難爲令人歌泣

死而不死蓋代英雄

友真吾友師真吾師驅策七年猛追思餘涕淚

誓是國讐賊是國賊艱難百戰縱失敗亦英雄

八旬妖氣終消鐵血真共和代價

一世雄才誰似苦心爲國事犧牲

義士散千金獨無靈楓

縣門抉雙目已壞長城

痛先生真節篤修存濟四兆同胞再將國賊推翻一旦遺留千古恨

願吾輩養精蓄銳堅擊百折不磨始慰英靈地下中華永固萬年基

陳英士留芳百世

袁世凱遺臭萬年

吾道何堪傾泰斗

英靈從此伴湖山

天道尙何論竟使偉人遭慘禍

徐承庶

常熱殷振亞

劉鴻材

劉瀛

劉韻琴

劉三

劉世傑

吳鐵珊

劉樹楷

劉世傑 曹冲 張一鳴

海潮多怒吼誓吞羣賊慰精靈

患難見孤忠共事數年早論定泰山生死

英雄遭暗算千秋片刻竟追尋漁父衣冠

國兇未除此身竟死管子真天下霸才其存亡繫中原輕重

民命不堪我輩何生曹操乃亂世奸賊以捷伐鋤害苗蠹

我獨有二天訓育深恩未圖報

人生誰百歲庇蔭中折最愴神

十年營新胆祇博得今茲彈丸三飲遭慘死

千古留英名會當看後來公論百般慰先生

辛亥三吳革命軍功首共推滬都督

癸丑二月上海站捐軀同弔宋先生

大局如斯公死誰爲檀道濟

賊風大惡我來痛哭武元衡

公胡不肖竟遭逆黨陰謀神州遠折中流柱

家無餘蓄迴想平生俠義斯人何待蓋棺論

妖氛塞中原誰爲後死

勳名足千古我羨先生

空山無人獨彈古調惟公行事似之

劉若華

劉英

劉英

劉思英

劉創民

劉學詢

雲南旅滬人劉德澤等

劉德裕

劉少舫

彼蒼若夢奪此英才下走有餘慟矣

公將赤血殉吾國

我爲蒼生哭此人

契我近三年心同救國責共誅奸海內外追隨將事頌晝時聆知林肯奇才旋轉乾坤非異任別公方七日河東未雨海上隕星暨湖南震動遙歸靈筆詣拜讀杜陵警句淒風涼月有餘哀

具鐵石心腸督大業告成虧一篑

傳驚耗中外使同人感慨祝千秋

抽刃慟來岑燕北茫茫自大井蛙能幾日

同舟希李郭滬南寂寂歸來海鶴又何年

一生以殺賊爲心天斂此功而去

三日不發汗亦死吾欲稅駕何繇

揭自由旗解專制厄春申浦上早留名記功應有民權史

獨夫蠶國志士隕身揚子淖頭都是淚哭公奚啻故鄉人

角立傑出是徐程前身肇造共和世界不知歷幾番組織數次挫磨誼屬同人咸仰赤忱盟皎日投筆從戎具班超壯志競傳當代偉才孰意被宵小銜心梟雄側目災罹无妄何堪飲恨在黃泉

自辛亥癸丑丙辰皆爲健將而起革命失敗不較成功不居猛烈進行其人本國賊所最忌

舉權利生命名譽並作犧牲以殉共和獨立不移至死不變堅苦奮關其事較遜初乃尤難

蹈刃不辭公真健者

劉強夫

劉民畏

周應時

周文烈
俞福元

周斌

周善培
溫宗堯

周之棟
周之彥

周肇昌

周震麟

蓋棺論定吾與斯人

奪我元良從此神州淪浩劫

無多眼淚又來淞浦痛英雄

我公竟遭狙擊憶到國賊未除應知人心傷渥渚

一夫徒施暗算致令將星忽隕那堪血淚洒淞江

扶桑遊學已逾十年幸得交締元龍敢拜下風俠骨義腸誰與比

滬濱談心僅隔一日何意慘同漁父驚傳噩耗私情公誼我何堪

十年來患難相從方期策此駑駘佐公跋涉

五步內宵小猝發安得殲彼醜虜齧我神州

噩耗傳來故里親朋同一哭

全功未竟共和締造仗羣才

田橫不復定齊長使英雄淪海島

孫策方謀襲許忽驚奴客伏箠箠

遺恨到重泉寶劍未能誅國賊

英風照千古寒潮應共咽江天

煙雨淒迷蒿里名花凝血淚

音容寂寞青溪流水是哀聲

使元惡早除先生可以不死

周珏

周來之 江贊惶 鄧鼎封

周友樸 張旺波 張啓新

周駿彥

周日宣

周思鎬

表姑壻周廷華

周竹三 陳備三

周伯馨

只國是未定九原應有餘哀

時事不可爲何物魑魍竟壞我長城萬里

公心奚以慰如斯豪傑祇博得銅像千秋

流君叔血必由此賊

斷路易頭卽以報公

共和從鐵血兩字得來百折不撓與瑪志尼革命歷史如一

隻身爲東南半壁所繫雙丸驟至聞宗汝霖長呼渡河者三

大事未終吾黨忽驚梁木壞

得仁何怨感悲誰念哲人貧

其生也有自其死也有爲亦榮亦哀此日歎浦侍遇害

謂民國功臣謂項城逆黨誰毀誰譽他年董史侍定評

一旦成仁千古不朽

手造民國功在河山

君原一介書生惟不避艱辛不憾浮言竟令元惡震驚羣奸側目

我本同儕故舊賢無餘濁垢無辜素志藉慰英雄遺恨烈士孤忠

大廈此誰支言神州烽火連天勒馬揚鞭思哲士

招魂原野說中原半蛇匝地臨風灑淚倍傷心

君心誠然君子本其所謂死更無所謂賊

周佩箴

周從聖

周鳳岐

詹大悲

詹子仁

表弟包廷樞

表弟包廷佩

熊克武

尹子遠

天眞未欲平中國既速奪我友又速奪我讎

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

亡命歸來流血也深漁父恨

罪人未得招魂應咽浙江潮

百年專制特產英雄想當年車馬盈門更教販報女郎同呼鮑叔

十里洋場款來暴客恨爾日血流幾步頓使感恩知己有愧隱娘

衆生無所託

一死自成名

國難未消我公遽死

英才遭狙天道寧論

忍淚硬無言愧我難完知己志

招魂滋隱恨奠君尙歎獨夫頭

前功未竟棄甲復來三戶速秦亡春申浦上先生力

殘局誰收酸辛靡旣九招歌楚些西子湖邊故國魂

時事尙多難倍令我儕懷國士

先生原不死遙呼英魄問前途

天道豈難論何遽奪我元助大好男兒弱一個

居正

槃子

臧汝鑫

張淡烟 辛素貞

錫山張 潔

張浩

張浩

張海濤

張宗海

人生誰無死不應中他毒計長逝魂魄恨靡窮

張之權 汪成教

黎氏處僞命廿九條繼承地位方今約法未還後死當然做去

袁逆遲我公十八日已伏天誅料得冥途相見先生必不容他

殺先生七十萬

張心蕪

奠民國億兆年

張心蕪 宋石林

公德舉天下景從私交蒙東瀛垂注痛我公捨身救世亦如耶穌直軼乎儒釋道宗教中之無偶獨一

三民既未得其半五族又不能成全恨國賊異己鋤賢猶若漁父那堪比葡法美共和史於並駕齊驅

張啓垣

追隨數載永訣一朝剩有功勳垂後世

德感三吳威振全國而今涕泣弔先生

張祥三

偉業著乾坤看數千年專制蕩除愧非深源宵甥無忌似舅

大名垂宇宙逝二十日妖魔漸滅足見人心不死天理難容

甥張祖詩

數年來勿冒險勿貪功矢志回天貫金石於不朽

紀念間不矜才不使氣熱心愛國與日月而常昭

張永森

先生雖死猶存吾黨宜繼先生志竟先生事先生縱死死亦何憾

獨夫作孽自斃國民應粉獨夫身碎獨夫骨獨夫餘孽孽在必除

張永森

爲國駐滬江救貧困濟患難支卵呼庚常演貧富均財術

遺軀歸越土光河山表勳業生榮死哀誰憐風浪共舟人

張元齡 周震

克己爲仁大事業從新民做起

舍生取義真名譽自熱血得來

甥培張 達

禍亂未足平歿而有知風馬雲旗靈爽在

名譽本不死天乎何酷隻鷄斗酒故人來

張嘉森

百折不撓吾儕人才推健者

萬方多難中華民國失長城

張棟

爲國捐軀輸君先着

上馬殺賊任我後來

張東野

當年倡義黔疆共慶東南起儒將

數載同讐滬海忽驚華夏喪元良

張百麟

一死動舉國悲狙擊何人此羣肉寧足食

餘事爲吾黨責雞鳴不已故鄉魂兮歸來

張翹

日月與爭光卽今數當世偉人公真不朽

風雲忽變態此後過陸坡賽路我獨何堪

張翹

破產不爲家遺恨長留博浪鐵

殺身乘浩劫英魂怒咽滬江潮

張才斌

先毀公名後毀公身宵小設奸謀事到今朝得大白

但知有國不知有家英雄造時勢功垂千古足流芳

心存祖國歷試諸報大盜未除公飲恨

張熙

志切同讎頓遺奇變十年追溯我何堪

生死關邦國

事功卓古今

生有何能當玄黃水火之交早識董卓僭位

死無他恨乘風馬雲車而下特看路易登台

知己重感恩溯頻年海上追隨氣誼之投箴規之擊誠堪刻骨銘心不圖小別經旬伏枕一函悲永訣
如公安可死嘆今日域中擾攘元兇未滅羣逆未殲正待犁庭掃穴詎料猝演慘劇同胞五族哭先生

為聖賢難為英雄亦難英雄而造時勢則更難惜乎奇才多遇害

痛宋公死痛先生又死先生之在今日安可死傷哉天命竟何如

結豪傑起義師人感赤心去專制

慰英靈造民國天教逆賊還歸真

試問蒼天果贖乎以陳公素忱憂國事計民瘼鴻志未酬竟赴荒原驚未死

但望幽泉瞑目矣有後生趨步掃妖氛殄元惡大功告竣再尋黃土慰先生

第一次同志第二次分手第三次喪身心力交疲祇為我四百兆同胞請命

不死於庚戌不死於辛亥不死於癸丑頭顱大好能如公七十萬價值幾人

公志有餘哀值國事多艱方期再展宏猷扶植共和趨正軌

予心增慟慟恨人琴俱杳除却個人情好頻添老淚哭蒼生

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史筆秉千秋袁氏豈容同日語

張 晴

張昭漢

張人傑

張人傑

懋弟張金鎔

姪婿張鍾濂

張 岳 竺 崖

張伯岐

張德全

何莫非成仁何苦非救國先生拚一死宋公以後此傳人

張兆辰

革命閱六年胸有成竹自舉白旗起義早著賢聲氣概冠羣雄入手建功降鐵廠

聯姻經五載面不識荆何圖黃浦潮來遠傳哀耗血衣昭大烈傷心遺憾對金陵

張書紳

竊國者漢一部春秋誅亂賊

有功則祀大江南北弔將軍

張翠

鉏麈刺趙盾不忍柱石傾頽許谷關此輩何人敢望觸槐存社稷

秦檜忘岳飛頓使長城墮壞袁世凱將來遺像也應鑄鐵跪先生

張紹先 郭超 王松柱

一別五年方期海外歸來與子同仇抒積憤

重洋萬里詎料途中聞耗於今含淚對遺容

張承權

英雄傷末路倘神魂不滅呵護師徒看他年海國旌旗掃穴犁庭憑後死

砥柱折中流痛北伐未成遽遭慶算贖此日人天哀憤落花啼宇哭先生

費公直

至行無間然孝子親弟信于友朋惟知獨先機因不惜犧牲一己生命名譽再三高逆嘆悠悠衆口

郭解觀公畢 郭氏難慮始

吳天何不帶公死被囚未死陷陣未死奈慘遭狙擊驟視此腥血遺衣屋梁顏色涕淚沾襟嗟耿耿夙心

漆園老我守如物論已忘齊

英士同志余妻之從母舅也視余妻猶女而與余爲刎頸交壬子冬日公過杭余以時論維持現狀恢復

和平爲問公厲聲曰惟破壞現狀乃可建設和平欲維持何必革命欲恢復何從維持二者不並立也時

人多不信且有以此毀公者遂因循以貽禍于今嗚呼至今猶有毀公者抑又何也吁余自癸丑以來卽

以漆園書自娛哀樂之不動于中者久矣何聞公之喪而遂不克自持耶
來日大難飲恨無窮誰憑橫流奠滄海

甥婿韋以黼

碧血猶殷哲人其萎空餘肝膽曬乾坤

邵元冲

遼瀋扼直隸咽喉方期剋日興師邀公北上誅國賊

滬濱爲逋逃淵藪不意開門遇盜令我南來哭黨魁

邵兆中

志排異族手定共和績著滬江干縱國賊未誅君已大名垂宇宙

內兄姚文哲 文明 文鼎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光爭宋漁父看道場生色我來何處哭英雄

爲共和建樹胚基詎期大功未竟遽遭狙擊

姚霽

是吾黨羣英領袖惟有忍悲敵愾冀慰先靈

於民國爲元勳恨蠹賊破壞共和至再至三終革命

內兄姚志道 忠道

與漁父本同志在滬濱遭逢慘殺或先或後並成名

賊已伏天誅頑鐵鑄成長跪岳坟成例在

姪婿姚正孚

公應安地府精銅造像咸欽禹甸大名垂

國尙可爲有人能盡後死責

姚雨平

公其且瞑在天長作自由神

功成開創績懋元勳赤手挽狂瀾方將重見共和滅此奸雄力扶民國

志在保障軍興革命素心存鐵血詎料慘遭暗害嗟我弱妹淚湧滄江

內兄姚樂道 承道

借子白建共和痛君已死

繼漁父殉民國造物不仁

接戰不死遺疾不死談笑啓戎心先生已矣

爲國太息爲身太息英雄遭慘劇大局如何

應天順人勳猷自足銘鐘鼎

功成名就身世何妨等羽毛

我本憂患餘生懼大厦將傾屏息海濱報知己

公遭慘禍而死痛狂瀾莫挽欲爲天下哭斯人

問魯仲連其人中原有幾

蹈宋漁父覆轍千古同悲

宋如山重鄭比毛輕同然魄碎魂全名姓流傳一死如公亦千古

袁已閔俘孫猶道長際此內訌外患人才凋謝九州以後更孤危

剜骨難忘天留肝膽

出師未捷淚灑英雄

猗歟潮與君聲應氣求屈指于今剛十載

傷哉歷念爾成功失敗捐軀若此足千秋

仗義合羣英鐵血造全民主國

成仁嗟志士槍聲慘聽滬江濱

傷心哉持危扶顛一身殉國

姚復學

繆啓賢 沈延祥 闕懷珍

陸鴻

陸壽章

陸熙成

陸同源

陸學文

陸頌橘

陸重光

苦志矣舍生取義百世流芳

霹靂一聲星隕天上

風霜甘載功在人間

同心國事痛飲黃龍猶在耳

獨首蓬山運馳白馬更傷神

碧海大星隕

牙旗落日悲

十餘年茹苦含辛正期馬躍戈揮蕩滌妖氛光日月

數千里望風洒淚共說山頽木壞空留浩氣壯乾坤

爲國亡身公乃第一流人物恨吾輩回生乏術

恃財害命賊本是千古奸雄想同志誅滅有方

先生擁共和受此這般苦况畢竟是垂名百世

逆賊謀專制費了無限心機總不免遺臭萬年

百戰敵妖魔逆刃竟戕身斯人被賊公孫述

十年同患難分金嘗濟我何處招尋鮑叔牙

天道何知公以賊死

魯難未已吾與誰歸

爲國捐軀大誓未復日難瞑

表兄姊婿陸乃大

陸費達

陳漳

陳滋

陳海南

陳寄浮

陳寄浮

陳家鼎

陳文選

臨歧握手舊遊不忍首重回

大業廢中途子陽竟使戕君叔

惡因無善果慶緒行將死祿山

辛亥革命之初半壁東南非滬軍竭力撐持何以造成茲民國

癸丑獨立而後一羣鷹犬爲北虜效忠奔走早將加害於我公

淞滬兩舉義旗均受祕書職任追思往事憤慨深今茲噩耗傳來適以職務羈杭未能親獻生芻撫棺

一慟弔知己之長終恨元惡之未翦悲憤交集不知所云

創義造民邦衡慮困心到此鞠躬方盡瘁

推恩及猶子深情厚誼每當回首總含悲

爲國盡忠爲民盡義爲一己盡仁心知我叔念念在茲何莫非後生榜樣

任勞弗避任怨弗辭任艱危弗苟免使吾黨人人若是豈猶患中夏沉淪

地下逢漁父

國內有狙公

是偉人自圖偉功暗箭難防慘哉首領

蒙奇謗斯有奇譽蓋棺定論魂也英雄

爲民討賊爲國誅仇廿載冒烽煙那堪鐵血飛丸海上招魂皆感喟

以德服人以忠觸禍一朝喪往石此後銅型青史人間回首總淒涼

民國未成民國垂成但期此日紛紛到京各議員集真意產生憲政

陳方度 郁聘農 沈怡中

陳榮 覃振

陳炳華

姪祖瑤

姪祖燾

陳一夔

陳素卿

陳志潛

我公竟死我公不死應統以前烈烈殉身諸志士結英魂擁護共和

十數年憂患餘生捲土重來畢竟斯人真健者

新大黨中華革命拚身一擲不堪遺恨滿塵寰

天下事尙可爲乎自往歲清廷失政甲午倭寇戊戌黨爭及庚子則列國聯軍愈現鉅變令錦繡河山沈

淪莫返有志者臥薪嘗胆力任扶持周蘇秦發篋陳書晉祖逖渡江擊楫待乘風破浪薄海會從將數千載

帝諦皇煌盡歸改革掃除專制建設共和中華非異族堪私自手整乾坤鏢古震今成偉業

大丈夫當如是也嘆頻年世局紛更辛亥興師癸丑討賊茲丙辰又由東旋滬進圖恢復何乃暗施網羅詭

譎難防喪心人極惡窮凶忍相殘害漢關羽悲鳴赤兔宋岳飛淚灑黃龍第禍首罪魁鬼神憤怒閱二旬

勾魂攝魄就伏冥誅此獨流芳彼終遺臭時勢固英雄所造丹忱昭日月空前絕後顯精靈

傳家承曲逆遺風舉辛亥義興癸丑師國事縱難爲知謀在人成在天落落胸懷澄清長擊渡江楫

革命抱共和宗旨由海東歸遇滬南害賊心何太險願前者蹶後者起依依手足奮發同揮返日戈

一世幾知音手足提攜慚我在

千秋有定論心胸坦蕩繫人思

棄賈卽從戎一十年艱苦備嘗爲改革不遺餘力

同胞偏異趣千百語殷勤相勸須明哲可以保身

闊別已三年回思逆旅相依置腹推心謀地主

舍生纔廿日畢竟神明有鑒罪魁禍首伏天誅

別老母拋妻兒兄弟不相見箠箠踴踴哥胡爲者自棄商就學負笈東瀛早經許國以身好示我同胞榜樣

陳志廣

陳去病

兄其煊

兄其煊

兄其林

兄其業

弟其器

弗苟取重然謂勞怨復無辭益落落人能道之乃銳進疏防舍生南溟卽此遺衿濺血已足表共和精神
弟其采
淚眼望河山何大造不仁忍教當道豺狼噬我生靈戕我手足

捨身報國家恨餘功未竟應助同舟豪傑固厥邦本復厥民權

共和成後復辟縱然遏絕帝制偏爾發生救國具私衷適返思爲滇粵應

警耗傳來始也猶冀子虛繼乃竟成事實連枝遭慘害主謀合受鬼神誅

終其身與獨夫爲讎魂兮歸來迅執醜虜

公之死非正義所許天胡此醉遽陷大星

雄傑首推君爲國殉身誰抱偉才支大廈

虎牙慙屬我遺言在耳願除餘穢靖中原

革命在破墻建設造物以破墻任我不以建設賦我與先生三島相逢快聆藎籌當時車站晤言將逆黨揭

穿使我同行均感慰

救國須金錢鐵血神奸以金錢傾公卽用鐵血害公恨饑生離索兩年未承壽色遼爾泉台永隔看中原紛

擾問公大事屬何人

同志悲哉共和前途受一創

先生去矣東南半壁失長城

殺身成仁迺爲朕所忘

矢忠報國莫謂秦無人

以血造乾坤以血造山河以血濺是非嗚呼公真無愧

弟其采

兄其佐

兄其熊

葉楚倫

陳惠時

陳南陽

張述堯

陳揆

為民謀幸福為民驅蠹賊為民拋性命嗚呼我忝有生

陳紫楓 沈維心

世本無太子丹胡為七見國窮歷屢蛛絲馬跡

公竟繼宋漁父可恨前車後轍茫茫地棘天荆

陳莘 韓瑞

大憝未除九原不瞑

將星遽隕萬口同哀

陳英

宵小尚憑城死者應難瞑目

朝廷方側席諸君毋託空言

陳時夏

天末盼歸魂鐵馬血腥

江流成遺恨玉鯨旗鼓槍雲雷

陳明善

元惡未除先生竟死

哲人其萎吾黨何依

陳鑑

惟君能回日補天方期伐罪弔民再望共和還五族

於吾兼私情公誼安得誓師雪恨手梟路易慰重泉

陳欽安

碧血丹心天人共鑒

鋤奸除暴神鬼咸欽

叔廷凱 姪祖鎔

黎總統銅筋鐵骨擔保共和可憐美里幽囚乞呵我佛何如公落鞴起免百折勿回眼看洪憲天殤獨夫命

慷慨行撒手

宋漁父鼓吹鐘歌犧牲小已儻料軹井盜賊重刃先生始知此殺身成仁殊途同轍試捫約法光芒三民主

義印入靈魂

陳白

狙擊窈何因竟讓我公成大節

逐鹿豈無定終歸吾黨秉鈞衡

陳自新 戴修章 邢少梅等四十六人

中原待汝靖妖氛此死何名空有英靈弔朱鳥

海外聞君來惡耗同心一哭從今痛飲罷黃龍

陳民鐘

公係溺世人應該如此公係拯世人胡爲如此天下人痛公慘淡經營但知護國衛民是健全份子

隱農

我亦羞時事不識誰何我亦憤時事莫可誰何黨中事愧我未嘗參預祇恨窮兇極惡彼慘忍獨夫

鬼計殺人問公理何在

孫江

婆心救國舍夫子其誰

孫洪伊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生平肝腸如雪一意孤行精氣作山河公有千秋原不死

和交半載相別兩朝竊地浩劫成灰費志以隕荆棘滿天地我傷時局欲何之

孫濬

義不帝秦寧赴東海死

身能殉國大似北方強

孫涵 范聿新 俞琨 沈廷誥 孫乃澍

爲國效馳驅三年前語水來遊備聆崇論宏議

望風常景仰五月間滬濱遇害益彰碧血丹心

孫文彬

生死本無期魄散雲天勞鶴弔

英雄遭末路魂飛冥府振鴻機

是誰階厲爲梗至今國命已無魂餘氣尸居胡不死

與子同讐方期後效出師猶未捷英雄結局竟如斯

孫武

愛一國民鍊百戰身生無慚色

表弟孫志僅

起義武漢成仁滬浦沒有令名

賊黨何為幕將長城萬里摧殘滬濱想當時彈雨迸飛捫心應惱悔為什麼袁鶴焚琴被罵奸徒逞毒手

孫鼎

偉人死留有信史千秋燿燿寰區看此日精魂歸去掬泪共悲哀都緣是傾樑折棟關懷大局自憤神

孫貽棠

書生面目俠士肝腸革命救時艱屈指如君推巨擘

孫伯康

業媿黃歇開府滬江一怒安民至死不二

孫乃泰 梁一槐

慘繼逃初含怨瀛海千秋配享得公成雙

國賊未除遺恨聲吞黃歇浦

功人被害同仇怒鼓伍胥潮

錢塘慘劇纔經過

歇浦哀潮何又來

十年枕劍聽雞豪氣蓋東南可憐壯志未酬忽焉長逝

一旦傾心倒海丹心照日月猶願英靈不昧永護共和

輓詩

(依照五筆檢字法序次排列)

團體

孫繩武

孫繩武

南洋中學同人

流血男兒志。嗟君殆踐言。浮生本蘊露。慘劫又桃源。警毀憑公道。悲涼爲國魂。元龍湖海士。豪氣定長存。
辛亥義師起。滬墻投袂興。題糕纔四日。拔幟竟先登。海甸屹雄鎮。虜廷驚土崩。煌煌民國史。奮績一揚鷹。
每慨從公者。憑高競佔權。急流看勇退。兵柄釋夷然。敵屢工商長。浮雲富貴天。書生自本色。民義獨仔肩。
中原有巨祟。何物沐猴冠。約法弁髦等。清時行路難。同聲哭漁父。討賊總師干。佞鬼紛紛是。英雄蹭蹬歎。
慷慨滇雲起。同仇賦澤袍。蒲騷天不假。路易法難逃。養虎詎遺患。亡羊卽補牢。匹夫各有責。救國肯辭勞。
此志貫金石。眼中無幾人。好修變蕭艾。晚節失松筠。肘後印如斗。天涯德有鄰。共和先進國。臭味自相親。
萬方今一概。相與濟時艱。黨見消除際。旂常指顧間。波翻黃歇浦。星隕奠千山。不信人心死。寶朋熱淚潛。
逝者如斯矣。鉏麈爾太殘。含生家茹苦。興學士騰歡。此語非諛慕。斯人已蓋棺。秋風秋雨畔。俠骨萬年安。

個人

湘君

棄擲魂歸接大荒。猶餘皮骨積悲涼。萬家巷哭終何補。一面苦譚却久償。九死艱虞付功罪。半生出處繫存亡。不須感逝揮
餘淚。祇合蒼茫得自傷。

潘公展

仰天我欲問英魂，仗劍何時叩帝關。十日未聞元惡死，九原豈畏帝王尊。險夷不問功勳冷，毀譽難憑血汗溫。未識鄉賢千古恨，四年前事忍重論。

此日忍從漁父去，百年誰復有縱橫。海天涕淚添新塚，風雨江山剩後生。徒有虞姬看寶劍，不容楚帳泣殘兵。素車白馬悲風起，江上鼓聲萬里聲。

汾南漁俠

星隕滬江濱。來客又一人。渡河新宗澤，驚座失陳遵。憤地有餘慟，問天何不仁。九原遇漁父，誓志共沾巾。

許蘇民（輓詩同南洋中學）

高爾登

國瘡片刻傳千里，屈指英雄又一人。殺賊未成身已死，齊名竟與宋同仁。從今龍虎無消息，終古河山有淚辛。功罪他年憑史論，長餘遺恨歇江濱。

滬城往役相攜手，南海今朝慟客心。日白天青維柱折，水深火熱大星沈。千秋君又成名去，萬里吾猶抱痛吟。從此浦江風雨裏，不堪回首再登臨。

二韓學生鄭素兒

公死爲國死，公死是榮死。公雖死不死，我願如公死。

馮成蹊

霹靂滬江上。西南霽色開。奸雄悲霸業。斗室死英才。鶴去蒼天憤。鴻飛萬里哀。彼蒼仍未醒。誰復繼登臺。

邢鍾翰

何堪國是倉皇際。邊毀干將百鍊鋒。舉目燕雲無限恨。願憑魂魄殲元兇。回首當年多偉畫。東南砥柱重申江。而今又是必爭地。安得公來拓舊邦。犯難臨危無餒色。蒼涼豪氣遍神州。庸知已觸奸人妬。大好頭顱早購求。沈沙心事忽成空。願矢同仇繼我公。他日金甌還故主。共和重建報崇功。

燕翼

已死蒼天喚不醒。更從何處獻英靈。大呼北渡無留守。慘說中原陷將星。臨命未忘心胆苦。裹尸猶帶血花腥。一杯未了誰收拾。合借潮聲訴與聽。

樸庵

怪底鉏耨見刺君。從茲國事更紛紜。死生有命原無畏。陰險如斯奚足云。吾黨可憐亡健者。元兇自喜奏奇勳。數行清淚宋園路。紫纒孤墳對夕曛。鈍初被刺某君云。當覓一空曠地。爲民黨埋骨所。二年以來。繼鈍初死者纍纍。念及此言。有餘痛焉。

查左青

我聞生王頭。不若死士腹。死有鴻毛輕。死亦泰山重。元惡蜀山厄。公爲蜀青擁。苛政猛於虎。鼠輩均闖茸。忽焉帝制生。蜀蜀先得隴。予恨秦皇來。亡國又亡種。公侯出其門。妾婦得其寵。服人不以德。猶謂衆星拱。妬我賢大夫。誰爲始作俑。公意在鋤奸。公志在奮勇。賊生公必死。聞者毛髮竦。一朝燭其奸。英雄無遺冢。徐福渡東瀛。脫身人事冗。今從海外歸。豺狼皆驚恐。黃金七十萬。羣小乃接踵。吁嗟乎心香一瓣魂。分來前仆後。起如潮湧。死者有靈願供奉。

柳棄疾

披髮呼天那可聞。從知此世有煩冤。十年新胆關青史。一夕風雷怒白門。（建郡未下。知公不瞑目也。）生負霸才原不忝。死留殘局更何言。莫弘化碧宗周燼。忍向黃瀟檢斷魂。

李勁

身後慘傷類遼初。一生功業有誰知。十年革命摧心膽。百戰中原累簡書。時事積瘤君撤手。滔天洪水我其魚。東南半壁堪回首。士女江淮淚滿裾。

李警衆

淚珠點點血斑斑。黃浦潮寒去不還。百尺樓頭驚化鶴。元龍含笑別人間。梅花五月落江城。一彈橫飛萬竅鳴。苦雨淒風雲黯淡。漢家不幸失陳平。

胡仰維

浩劫籠天地。微軀戰硬蓬。涼螢啾故鬼。冷露入新楓。一死肩長負。餘生淚尚豐。余懷蘇何寄。江樹暮雲中。
仲子吾儕健。中原未易才。挽瀾斯共濟。歷劫願同灰。風月於陵冷。波濤黃浦哀。弭招陳桂酒。魂些可歸來。
爲購共和局。頭顱雲雨飛。英雄終芻狗。星月扶靈旗。暨哭期龍死。平蕪召鶴歸。草疑清淚化。蕭瑟賴人稀。

盛春浪（集定菴句）

情向龍泉祝一回。眼前二萬里風雷。文章風誼細評度。何日重生此霸才。
風雲材略已消磨。光影猶存急網羅。枉說健兒身手在。江河俠骨恐無多。
吟到恩仇心事湧。二分梁甫一分騷。遙知法會靈山在。驅逐狐狸賴爾曹。
虎豹沈沈臥九關。雌披秋霞委黃昏。九泉肯受狂生譽。來叩松山夜雨門。
歌泣無端字字真。爲誰出定亦前因。一簫一劍平生意。何處容他啖肉人。
寥落吾徒可奈何。秋風張翰計蹉跎。迢迢望氣中原夜。獨倚東風涕淚多。

嚴庸

欲沈浩劫拯生靈。談笑樽前落大星。回首督師滄海上。那能瞑目爲鋒青。
半生事跡壯江東。擊楫商量舊學同。分袂前期希大隱。誰教遺恨血流紅。

男兒死耳果何爲。把劍徒增季札悲。直筆終緣棺蓋定。哭君無淚有誰知。
楓青寒黑夜如年。憂患餘生莫問天。到此人生寧欲論。秋風原上表新阡。

明舜居士

故國河山駭豆分。覆巢猶自泣同羣。申江潮怒搖天地。誰繼斯人整緒紛。
蛇蝎當車忍復論。誓承壯志整元元。好憑公憤三軍氣。招得英魂與國魂。

朱之洪

英士先生被刺後一日有懷不寐。率成五律四章。聊以寫憂。

一死驚天下。羣生鼎沸中。此行肩重任。發憤未全功。夥涉首聲討。泰山無黨誑。莫因成敗論。萬古泣英雄。
智勇誰能及。深沈大有爲。元兇嗟束手。同志待揚眉。鹿逐中原際。鶻號首夏時。齊聲悲嬖孺。况復在相知。
連日傷心事。分明泪滿巾。親朋生死憾。吳蜀亂離身。自棄唯衰病。交疏合隱淪。何堪掬老淚。繼起痛斯人。
執手東瀛語。光榮悲國殤。共和真建立。先死受馨香。兩次誅操莽。千秋惜欽彭。後來皆有責。浩氣還太蒼。

劉筠

湖海元龍氣正豪。黨碑姓氏自清高。雞鳴風雨憂邦國。躍馬中原試寶刀。
仲宜去國猶思漢。蹈海魯連豈帝秦。十載英名聞海內。丹心一片有誰倫。

壯志如雲氣不驕，令人垂淚想青標。風淒月冷關山黑，渺渺孤魂何處招。
飄耗遙傳意自驚，中原今日墮長城。江流似解人間恨，嗚咽濤聲夜夜鳴。
江聲嗚咽弔英雄，前哭桃源今哭公。可奈老成凋謝甚，年年遺恨總難窮。
吟到楚些腸已斷，杜鵑聲裏月黃昏。瓣香爲把英雄弔，悽絕神州滿淚痕。
浦江逝水日滔滔，難洗胸中滿鬱陶。別有傷時無限意，頭顱亂世賤鴻毛。

槩于

九死重來鬢未皤，飛書殺賊敢蹉跎。功能仇命全生少，才儻驚華積毀多。
炯炯一心照天地，涔涔雙淚灑山河。歸魂應逐潮聲咽，江上何人夜枕戈。

張心蕪

識荆海上亦因緣，把酒霜天月正圓。說劍談兵親領略，不堪回首十年前。
樓，豪情拔劍猶在目前。

羣豪畢集在西湖，憑弔山陰大丈夫。（孫中山先生來浙，先生偕勇忱、惠生諸君同來，臨秋墓一哭。）此後秋風秋雨夜，不堪回首認斯圖。（憑弔後即攝一影以誌哀感，同影者有陳佩忍、徐寄塵等數十人，余亦與焉。及此次獨立時，棄浙之朱屈兩人。）

一肩家國公之責。半担琴書我一人。多謝臨歧好珍重。不堪回首醉和春。余此去承先生在醉和春召宴。座中有漁父勇
忱右任青城惠生慧芷哇立羣翰諸公臨別。先生關心燕曰。『此行珍重。』

英雄末路成名士。寧太一句。患難餘生氣自豪。同是小車飛疾過。不堪回首八仙橋。

人生自古誰無死。爲國犧牲死亦豪。功欲成時公已瘁。不堪回首是今朝。

姚汝霖

胡塵瀕洞日無光。誰抱夜珠照元黃。中山亡命克強繼。種族大義爲之彰。局創數奇未得志。奔走隻身窮八荒。斯人崛起奔
峯隈。吞胡意氣山崔嵬。短衣執銳車飛電。風雲齊上滬江台。運籌帷幄麾旆出。保障東南半壁來。重陰披豁露春色。會與中
原少異才。真龍未見蛟螭吼。匝地張羅鴻飛哀。東瀛萬里片帆渡。補天無功驚石破。犯難吞聲氣無回。捲土重來志未墮。沈
淪異域幾經年。神州藻火紛烽煙。健兒身手朔方婉。殺氣憑凌上九天。荆軻政不敢闖。黃龍痛飲直顧盼。豈知鬼瞰笑譚
間。圓窮匕首心腹患。雙丸激射好頭顱。大星陡落春申潤。模糊血額面猶生。死未啖賊雙目撐。悲君此意爲君詠。筆落靈旗
風雨驚。死士之靈自千載。雖未成仁亦有名。

石谿詞客（調寄臨江仙）

一夜西風秋夢冷。春申江上斜陽。劇憐時事變滄桑。嶺南爭逐鹿。塞北嘆亡羊。流水落花春去也。依然戰血玄黃。天心人
意總茫茫。元凶雖已斃。餘孽尙猖狂。